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

编委会

主任：

王富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翼健 国家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
吉林教育学院教授

委员：

艾丽辉	陈岩	康震	康伟平	刘朝忠
刘洪涛	李明生	沈庆利	时昂	史建筑
桑海	宋子江	王富仁	王鹏伟	王云峰
温泽远	邢岩梅	肖家芸	阎苹	赵谦祥
张翼健	张玉新			

编者的话

一、“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研制的背景

2003年4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按照教育部高中课程改革的推进方案,从2004年秋季开始,部分省市将陆续进入高中课程改革实验,至2007年秋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将进入高中课程改革。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学生对语文教育的不同期待,高中语文课程必须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与以往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较,增强选修课程是本次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结构和实施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目的在于既要保证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遍获得进一步提高,也要为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有选择地学习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奠定基础。

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规定,高中语文必修课程为5个模块,共10学分。选修课程分为5个系列,即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每个系列可以设计若干模块。各个学校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实际情况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有选择地开设选修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未来学习和就业的需要,

选修若干课程模块。对于选修课程,课程标准提出了两个层次的建议:“对于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建议从5个系列的选修课程中任意选修4个模块,获得8学分,加上必修课的10学分,共计可获得18学分;对于语文学习兴趣浓厚并希望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建议在此基础上,再从这5个系列里任意选修3个模块,这样一共可获得24个学分。”从中不难发现,如果从学时方面进行计算,24学分的课时才相当于目前现行高中语文课时,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语文、数学、外语在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多数学生大量地选择语文选修课程模块也成为必然。

事实证明,相对于其它课程而言,语文选修课程更容易体现出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这为语文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和选择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选修课程的设计提出了挑战。另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于课程结构的设计,必将促使高中语文教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家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都会加强选修课程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版权等众多因素,有些出版社很难甚至无法出版一些原典性的选修教材;同时又由于教材开发成本等问题,有些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数量也将极其有限。因此,在高中语文课程实施过程中将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即实际教学中有限的选修课程教材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选择和教师开设多种选修课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学生愿意选修完整的小说、传记、文化论著等方面的内容,又由于版权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这样的需要。

为了解决选修教材数量有限和原典性内容匮乏的问题,以适应高中语文课程共同基础和多样选择相统一的要求,从而满足高中师生开设语文选修课程的迫切需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诚合作,充分发挥二者在中学语文课程改革、语文教材开发的丰富经验与

版本资源、品牌优势,为学生和教师打造了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以满足高中师生多样化选择的需要。

二、“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研制的过程

这套选修课程资源系列从2002年年末开始酝酿,2003年初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基本结束时正式启动。

研制“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必须解决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在把握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趋势的前提下,选择哪些适合作为高中选修课程的内容,即选择什么和选择多少的问题。第二,能否编写出便于学生和教师使用的学与教的建议,以解决选修课程的可操作性问题,并保证选修课程的质量。特别是在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初期,如何帮助教师开发选修课程和帮助实现选修课程的目标,成为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难点。

为了解决选修课程内容的质量问题,保证选修系列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实用性,对于书目的选择,我们充分征求并尊重以下四方面人员的意见。第一,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权威人士,即国内研究文学、语言方面的著名学者,以及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和文化界领导人;第二,语文教育研究方面的专家;第三,全国著名高中语文特级教师和教研员;第四,高中各年级学生。(前三方面人士共百余人,高中学生千余人。在提供的600余种备选篇目中,选出认为适合作为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内容,并提出在此之外的应该增加的具体篇目建议。)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一些著名的学者不仅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而且针对一些具体内容做了重新编选的工作,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对所有篇目提出意见后,为了使所选择的内容更加适合高中学生的实际,承担了《鲁迅杂文选读》的编选工作。

为了保证选修课程系列的书目质量,在研制的前期还做了

大量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工作。除了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广泛征求意见之外,还召开了很多次研讨会,甚至专程登门拜访年事已高的老专家学者,听取对每个内容的具体建议。所以,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的开发,凝聚了几十位人文社会学科专家学者的智慧,体现了全国上百位特级教师、教研员对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理解和追求,反映了各地上千名具有代表性(调查了城市和农村、重点和普通学校的学生)的高中学生的期待和希望。

特别是在具体研制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更加体现出了专家学者和教研员、教师的精诚合作。如何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同时,又能够便于学生和教师的使用,必须集中这两方面人员的力量和智慧。毋庸置疑,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在学术性、专业性方面的特点是较为鲜明的,但是高中选修课程有其特殊性,不能照搬大学选修课程;同时,在充分体现教研员和教师极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如何保证学术方面的准确和精到,以及开阔的视野,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每个选修课程的课程设计都凝集了专家学者和教研员、教师两方面人员的心血。无数次的研讨和磨合,甚至多次的推翻重写等,保证了选修课程的学术质量和使用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担任主要组织和设计工作。在研制的过程中,还多次征求了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其他核心成员的意见,并召开研讨会进行商讨。

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依据课程标准5个选修课程系列的要求,精选了几十部编校精良、版本权威的原典性作品,作为课程模块的主体,弥补了现有语文选修教材数量有限和原典性内容匮乏的不足,充分保证了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选择性。每个课程模块,配有高质量、可操作性的课程设计,实现

了原典性作品和课程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套目前国内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基本上可以满足开设高中语文选修课的需要。

这套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具有权威性、实用性、兼容性等方面的特点,可与各版本的必修、选修教材配套使用,也可直接用作选修课教材,同时还非常适合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和教师的教学参考用书。

三、课程设计方案

为方便广大高中学生和教师使用本套选修课程资源系列,现将学与教的课程设计方案介绍如下。

1. 课程设计方案的基本思路

针对目前开设选修课程的师资现状和选修课应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特点,把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该课程学与教的活动设计,进行自主学习;第二是在参考资料相对匮乏或课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提供精要、必需的参考资料,以满足学生学习的基本要求。此外,本着选修课程应该培养学生主动探究意识和能力的原则,课程设计方案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

2. 课程设计方案遵循的基本原则

(1)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从学生自学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视而不见的问题。课程设计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示探究方向、提供相关信息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出发,因此本课程设计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导读”。

(2)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学什么”和“怎样学”。针对传统课程设计忽视后者的问题,本课程设计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提出“动态学习过程”的设计理念。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设计课程,而不是从教师教学的角度设计。转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变静态的接受性学习为动态的主动探究。

(3)注重合作的学习方式。从选修课程师资现状和学生自学实际来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合作交流不仅是教学理念问题,也是一种客观需求。学生在自学中遇到的困难应该主要通过自主、合作的方式解决,学习的成果也应该主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这将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体现为动态的“活动”过程。

(4)提供精要、必需的参考资料。除了文本自身资源而外,精要、必需的参考资料是本套资源系列的亮点之一。这对于解决参考资料匮乏的实际困难和引导学生把握基本内容方面有着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完成基本内容的学习,而不是将时间大量耗费在查阅文献等方面。

3. 课程设计方案的结构

(1)学习指要:着眼作品的核心问题,选择切入点,或从宏观的角度提纲挈领,或从微观的细节引发思路。其作用是激发学习兴趣、引导自主学习的方向。

(2)背景知识:提供有关作者或著作的主要材料(尽可能提供原始参考资料),以供自学参考。

(3)学习活动设计:从学生自学的角度和实际需要出发,突出选修课程的特点。题目设计涵盖面广,充分考虑学生在自学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会关注哪些问题,会忽视哪些问题,给老师和学生以选择的余地。每个题目后面提供两个以上的参考资

料,节选有关的权威评论或提供可以比较的相关作品章节。提供不同观点的评论,让学生自己甄别判断,进而诱发学生自己的独到见解。资料是参考性的,并不是问题的答案。

(4)教学与评价建议 教学建议体现新课标精神,充分考虑选修课特点。评价建议主要提供学习结果呈现的方式,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有较强的操作性。

(5)参考文献 每个课程模块提供约10种主要参考文献索引,供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指导教学查阅。

高中语文课程的改革是艰难而漫长的,课程资源的开发是改革的重要环节,既需要学科专家和课程专家的广泛合作,同时也需要广大中学教师和中学生朋友的广泛参与。除了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和学生的努力之外,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对于语文教学而言,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虽不敢说是必由之路,毕竟是一条公认的可行之路。这套选修系列所遴选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应该算是“好书”。即使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读一读,将其暂且放下,也具有保存的价值,因为经典一般很少有贬值的风险。另外,能够按捺住浮躁的心态,脚踏实地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也应该是一些出版机构的责任和使命。

当然,这套“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可能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也许我们的期待带有理想化色彩,也许我们所做出的尝试还很幼稚,但是我们毕竟在努力着,因此学界同仁和广大中学师生的批评,将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

目 录

课程设计	(1)
中国二十世纪戏剧选读	邹红 编选
压迫	丁西林(1)
获虎之夜	田 汉(18)
雷雨(第四幕)	曹 禺(45)
北京人(第二幕)	曹 禺(86)
茶馆(第一幕)	老 舍(129)
狗儿爷涅槃	刘锦云(144)
李白	郭启宏(203)
棋人	过士行(279)



课程 设计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你喜欢戏剧吗?你常去剧场吗?都市剧场里那紫红色的大幕,乡间空场上那简陋的戏台,是否曾经撩动你的好奇,是否曾经带给你难以言说、难以忘怀的喜悦?戏剧美的魅力,究竟从何产生?古今中外的美学家、文学家常用最优美的语言来比喻戏剧,将其称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黑格尔认为:“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戏剧就像是一束五彩的花卉,它从绘画借来色彩,从舞蹈借来神态,从音乐获得韵味,从文学获得形象,它综合了其他艺术的长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美。戏剧是一首交响乐,剧作家给它作曲,演员将自己的心灵、形体作为乐器,而导演便是那身着燕尾服的指挥。戏剧是人生的写照,是现实生活的投影。戏剧是假的,假的才叫戏;戏剧又是真的,真的才令观众心醉神迷。而戏剧的魅力,也就存在于这虚实真假之间。

欣赏一部戏剧,应该从那里入手呢?对于成熟的戏剧来说,离不开文学剧本,这是一出戏赖以演出的基础。正所谓“剧本

剧本，一剧之本。”就让我们从文学剧本开始领略戏剧之美吧。

【背景知识】

一、戏剧之魅

一出精心结构的戏，诙谐的部分给予观众娱乐；严肃的部分给他教益；剧情的发展令他惊奇；穿插的情节添他智慧；诡计使他增长见识；鉴借促他醒悟；罪恶激起他的义愤；美德引他爱慕。

——塞万提斯

原始的抒情诗可比喻为一泓平静的湖水，照映着天上的云彩和星星；史诗是一条从湖里流出去的江流，反照出两岸的景致——森林、田野和城市，最后奔流到海，这海就是戏剧。戏剧既像是湖泊，照映着天空，又像是江流，反照出两岸。但只有戏剧才具有无底的深渊和凶猛的风暴。

——雨果

（摘引自顾春芳：《戏剧交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二、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发展概况

1. 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形式——话剧，是一种自西方舶来的戏剧样式。开始曾被称为“新剧”和“文明新戏”，自1928年始采用剧作家洪深的倡议，定名为“话剧”，并沿用至今。以接近生活本来面貌的对话和动作取代戏曲的“唱、念、做、打”，是话剧与传统戏曲在艺术表现形态上的主要差异。

2. 十九世纪末到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中国话剧的萌芽阶段。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春阳社在上海演出的文明新戏，正

式宣告了中国新兴戏剧——话剧的诞生 ;《黑奴吁天录》(五幕剧 ,曾孝谷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的中译本改编)标志着中国话剧的开端。

3.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年代末 ,是中国戏剧的现代化逐步实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话剧 ,由于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参与而不同凡响 ,如胡适的《终身大事》、丁西林的《压迫》、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获虎之夜》等 ,或取材于现实生活 ,或寓意于历史故事 ,在艺术上较前一个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

4. 三十年代是中国话剧在曲折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时期 ,出现了一批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历史性地位的优秀作品 ,如田汉的《回春之曲》、曹禺的《雷雨》、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田汉的“热烈”、曹禺的“凝重”、李健吾的“轻柔”、夏衍的“清新”等 ,说明了现代戏剧文学不同风格的形成。

5. 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戏剧成为文学艺术中成绩最显著、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个部门。首先是历史剧的创作得到很大发展 ,如郭沫若的《屈原》等战国史剧 ;其次是喜剧创作别开生面 ,如陈白尘的《升官图》 ;再次是取材于抗日斗争的剧作摆脱了初期的宣传剧路子 ,艺术上有了突出长进 ,如田汉的《丽人行》等 ;此外 ,一些三十年代优秀的戏剧家具有高艺术水平的剧作继续涌现 ,如曹禺的《北京人》等。

(以上参见《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陈白尘、董健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话剧的战斗历程》,欧阳山尊著 ,《新文化史料》1997 年 5 月)

6. 五六十年代是戏剧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继续得

到强调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话剧的创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后由于接连不断出现的文艺批判运动,给当代的话剧发展造成了无形的阻力,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影响了话剧的创作,致使这个时期话剧创作数量虽多,但思想和艺术的上乘佳作并不多。这一时期比较优秀的话剧文学剧本主要有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田汉的历史剧《关汉卿》等。

7. 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是话剧在危机与困境中不断调整自身并呈现出强劲的革新和探索势头的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话剧从一片废墟上再生,现实主义戏剧传统恢复并取得了重要成就。除了涌现出《狗儿爷涅槃》、《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李白》等传统话剧文学精品外,以高行健为代表的一批从事“实验话剧”创作的戏剧家的出现,为中国话剧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上参见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三、剧本文学界说

剧本是一种侧重以人物台词为手段、集中反映矛盾冲突的文学体裁。剧本可以分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场次划分,还可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等。它的基本特征是: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集中地表现矛盾冲突、以人物台词推进戏剧动作。

(摘引自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学习活动设计】

思考与探究 1 :喜剧杰作——《压迫》

“‘五四’以来 ,全心全意写喜剧的 ,丁西林先生是惟一的一个”。这是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当年对丁西林的评价。如今放眼二十世纪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领域 ,丁西林仍是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喜剧创作并独树一帜的剧作家之一。

《压迫》一剧是丁西林创作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压轴戏 ,被洪深誉为“那时期的创作喜剧中的唯一的杰作” ;另一同行熊佛西则风趣地将其比喻为“鸡汤面” :“颜色虽清淡 ,意味却深长”。你觉得《压迫》写得有意思吗 ? 它带给你的审美体验与以前读过的悲剧作品有什么不同 ?

学习资料 1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见《鲁迅全集》第 1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学习资料 2

喜剧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譬如 ,按审美风格 ,它可以分为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机智喜剧、趣剧(或曰滑稽喜剧)、闹剧、荒诞喜剧、黑色喜剧 ;按题材与内容 ,又能分成政治喜剧、风俗喜剧、爱情喜剧……尽管种类不同 ,但就其审美本质特征而论 ,则是相近的 ,即 :寓严肃于嬉笑的人生批评之中 ,直面现实人生。喜剧以其严肃的批判精神抨击社会黑暗 ,治疗人生病态 ,兢兢业

业地尽着“社会清道夫”的崇高职责；而寓严肃于嬉笑，则赋予喜剧“笑着谈真理”的独特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魅力。

——隗芾：《中国喜剧史》，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学习资料 3

闹剧是一种感性的感受，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感性的感受可以不假思索，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根据观众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演员的表演，而和剧作家发生共鸣。闹剧只要有声有色，而喜剧必须有味；喜剧和闹剧都使人发笑；但闹剧的笑是哄堂、捧腹，喜剧的笑是会心的微笑。

——丁西林：《孟丽君·前言》，见《剧本》1961 年 7、8 月号合刊

学习资料 4

丁西林在喜剧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自然。他的剧作情趣盎然，不矫饰，不做作，不为刺激观众而生造关目。人物描写自然，剧情结构自然，语言的提炼和运用也是自然的。在这一点上，二十年代的喜剧创作，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丁西林是物理学家，不像陈大悲等专门的戏剧家那样专从“戏”上做文章。因此，他的喜剧不追求表面的、有刺激性的笑料，也不单纯追求剧场的强烈效果，而是以平淡而又巧妙的剧情，机智、幽默的语言，真实描绘人物性格和人的心理秘密，在引人发笑的同时能促人思考，有时叫人笑过之后有无穷的回味。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

思考与探究 2 :为何称丁西林为“独幕剧圣手”?

丁西林在中国话剧史上享有“独幕剧圣手”(语出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之称,你觉得他当得起这个称号吗?如果让你写一个独幕剧剧本,你觉得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丁西林的《压迫》能够提供给你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学习资料 1

丁西林喜剧的人物不多(独幕剧三至五人,多幕剧十人左右),线索单纯(多数单线,个别双线),场次也不繁复(独幕剧多至四、五场,少则一、二场),但情节结构富于变化,波澜起伏,而又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其关键在于作者巧于运思,富于布局。戏剧是激变的艺术。丁西林善于从主题的中心直入,仔细分辨剧情开始的时机。他往往不是在冲突微波涟漪而是将要发生根本变化时,开始他的戏。

——庄浩然:《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学习资料 2

丁西林曾说:“独幕剧在结构上贵乎精巧,它常常只是表现生活中的某个片断,有时,一个独幕剧的艺术使命,甚至只是为了突出地描写某种气氛,某种情调,或是抓住一两个人物的个性,表现出来些生动的生活情趣和感受”。

——吴启文:《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见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年版

思考与探究 3 :《获虎之夜》为何感人

田汉是我们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和卓越的剧坛领袖,被郭沫若称为“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获虎之夜》是他创作于二十年代的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悲剧。你觉得这部剧作感人吗?你能不能结合自己的体会,谈一谈这部剧作有哪些打动你的地方?

学习资料 1

……同时,田汉又是现代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作为开创浪漫主义流派的创造社与“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的南国社在戏剧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引领了一种以诗化的浪漫主义为其风神的戏剧派别,开创了与写实派风格不同的戏剧创作路向。他的浪漫主义与郭沫若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比起郭沫若的热烈豪放、夺人心魄,更显出幽雅温馨、引人入胜的韵致。

——庄浩然:《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学习资料 2

黄大傻当然是一个被“诗化”了的人物,他那大段的抒情台词与其说是出自一个山村流浪儿之口,不如说是从青年田汉心中唱出的诗篇。……剧中所穿插的魏福生谈易四聋子打虎的故事,作者对那个获虎之夜的生活氛围的渲染,以至人物对话的某些山野气息,都充满浓厚的乡土民情。即使在黄大傻那被“诗化”了的语言中,也包含着某些山村生活的剪影,——如他诉说

与莲姑的恋爱史时讲出的“摘些山花给莲妹戴”，“秋天里我捉得许多萤火虫儿，莲妹把它装在蛋壳里”，那样富有山野气息的生活细节。所有这一些，都使《获虎之夜》在二十年代初的剧苑里别具色香。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年版

思考与探究4：《获虎之夜》的悬念

田汉的《获虎之夜》捕到的是一只什么样的“虎”？刚看到题目的时候，你觉得《获虎之夜》可能会写些什么样的内容？结果让你意外吗？悬念是戏剧艺术的魅力之源，你觉得这部戏的戏剧悬念设置得巧妙吗？

学习资料1

戏一开始就将两个问题悬置在观众的心中：一是今晚能否猎到虎，二是莲姑和父亲的矛盾将如何解决。在一片盼望获虎的欢乐的氛围中，只有莲姑觉得即将捕获的老虎“是催我的命的”，因为这与她的被迫出嫁有关。而在作者的构思中，这“催命”的悲剧性更有甚者。当山中铳枪一响，在一片扰攘中抬上来的“虎”，谁也没想到是受了重伤的黄大傻。他思念情人，上山遥望莲姑房间的灯光，踏动了机关被铳枪打中。第一个“悬置”的揭底引起巨大的“惊奇”，加重了第二个“悬置”的分量，并推动着戏剧冲突向悲剧的高潮发展。猎虎伤人的偶然性反映了一对青年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爱情悲剧的必然性。黄大傻带着重伤（心灵上的重于肉体上的）自杀了，莲姑在父亲的暴政下作不屈的挣扎。第二个“悬置”不需揭底，把观众引向沉重的思

考。《获虎之夜》结构巧，“戏味”浓，这标志着田汉在戏剧艺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年版

学习资料2

戏剧有种种加重势力法，而“悬望法”(suspense)最佳。英国作家柯林(W. Collin)曾说一篇小说要吸引读者注意须有三种能力：就是“使他们笑，使他们哭，使他们等”，这话也可以用于戏剧。不过对于剧场观众，如果你没有暗示，使他们知道朦胧地等的是什么，你就令他们等，也是无益。剧作家之对于观众，就和我们拿一个线球，吊在小猫眼前，等他跳起来抓时，又把球扬开了。一剧有一剧的“主要场面”，看了一剧的前面情节，知道这个场面迟早要出现，假如悬望的成分，安置合宜，即能使观众在这一场面未来之先，老早就盼望着，那就达到加重法的效果了。但田汉的《获虎之夜》、《颤栗》等观众所悬望之“主要场面”完全不是预期之“主要场面”。如《获虎之夜》中魏福生布置圈套猎虎前，初则告妻黄氏必猎虎之理由，继则安排他的朋友李东阳、何维贵特从城中赶来看虎；又让他谈论了许多猎虎的经验与猎虎的故事，这样，把观众全副精神都摄引到“虎”之一字的焦点上去了。大家都拉长颈子，预备看那最后一幕“虎”的出现了，谁知最后一场，众猎户七手八脚抬进来不是“虎”而是“人”，大大给人一个惊奇，可谓更进一层的写法。

——苏雪林：《田汉的剧作》，见《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思考与探究 5 :曹禺的杰作《北京人》

《北京人》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原野》之后创作的第四部杰作 ,也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曹禺戏剧艺术的巅峰之作。你读过曹禺的前几部剧作吗?你觉得《北京人》与前几部戏剧相比有哪些特点?你更喜欢哪一部?为什么?

学习资料 1

《北京人》写出了封建旧家庭中“一群废物”的形象 ,从曾皓、思懿、江泰、文清的生活态度 ,显示没落阶级无可挽救的衰亡 ;同时也由瑞贞、愫方的出走 ,表现对新生活的追求。剧本于平淡自然之中见真实深刻 ,以浓烈的诗情写出人们心灵的撞击。这出戏风格清新 ,意境深邃 ,结构完整 ,语言精粹 ,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是这位为旧家庭、旧制度唱挽歌的戏剧大师创作上的高峰。

——葛一虹 :《中国话剧通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学习资料 2

这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生命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生命的转变 :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 ,更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 ,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只有在《北京人》里 ,曹禺才实现了他“走向契诃夫”的宿愿。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学习资料 3

在戏剧结构方面,从《雷雨》到《北京人》,曹禺走过了一条由激烈紧张到自然平静的路。……写完《雷雨》之后,曹禺对它“太像戏”的结构就表示了厌弃,在“试探一条新路”的《日出》中,他试图向仰慕已久的契诃夫靠近,追求一种能够平淡中见深邃的戏剧风格和自然平静的戏剧结构,由于作品主题和主体心理的影响,他未能如愿……到了《北京人》,他终于进入了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北京人》采用顺序的结构,全剧不再有激烈紧张的戏剧冲突和张牙舞爪的人工痕迹,在舞台上流动着、转换着一些日常生活场景:拜节、过寿,乃至穿衣、煲药等细节,很显然,曹禺在这里追求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效果。

——夏逸陶:《身不由己的回归》,《戏剧》1991年第4期

思考与探究 6: 愫方的性格和命运

曹禺在《北京人》中以饱蘸深情的笔墨为我们塑造了愫方这样一个如诗般美好的女性形象。如果说《雷雨》中的繁漪激情似火,那么愫方则是沉静如水。你是怎样理解愫方这一艺术形象的?

学习资料 1

愫方不同于陈白露之处,在于她那富有人情美的忧伤而坚韧的闪光灵魂中倾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愫方是旧时代的优秀女性,她沉默忧伤,处处忍受。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忍受旧家庭中袭来的种种不堪。她爱上了曾文清这样一个废人,面对种种无望的境遇,她的忍受顺从,反映出她所承负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因袭重担,更是封建家庭中腐朽丑恶势

力与精神统治在善良人心中投注的阴影。剧本进而揭示了愫方惊人的耐力,从逆来顺受的外观挖掘出她内心坚毅的性格力量。她的沉默无言决不意味她对凌辱的低头,她心中怀着对生活的执著追求。……愫方一旦震醒,就会走上追求新生活的现实道路。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年版

学习资料 2

在“静默”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愫方)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一个(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空壳。心灵本就相隔“天涯”,“若比邻”云云只是自欺欺人的虚词,这是不能不引起透骨的悲凉之感的。而愫方竟是为着这样的无用的生命做出无私的奉献,更使人感到,人的美好的感情、追求是多么容易被无端地扭曲和捉弄。曹禺式的“残忍”观念因此而得到更深刻的阐发。但在愫方的感受里,这梦幻般的追求的破灭是既悲凉又能给人以温馨的,因为这是毕竟有过的真诚的追求。因此,当愫方述说着:“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忍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时,她是在表达着对日常生活中真正诗意的深切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北京人》称为曹禺“生命的诗”。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学习资料 3

就愫方的性格发展而言,她并不可能真正从“家”中出走,

瑞贞的感觉是对的：“她(瑞贞)和愫姨，是两个时代的妇女。她怀抱着希望，她逐渐看出他的将来不在这狭小的世界里，而愫姨的思想情感却跳不出曾家的围栏。”愫方并不比文清更坚强，更勇敢，而只是更能忍受。文清既然飞不出去，她又怎能出得去呢？瑞贞的感受可以说是代表了曹禺对愫方性格的理解，也暗示了愫方本来的结局。她最后的出走，也许是由于曹禺的不忍，也许是现实生活使作家对笔下的这一人物有了新的认识所致，但这个安排并非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归宿。

——邹红：《家的梦魇》，《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思考与探究7：《茶馆》的民族风味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老舍的名剧《茶馆》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正是凭借这部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剧作，中国话剧第一次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八十年代北京人艺《茶馆》剧组出国公演，被欧洲戏剧界誉其为“东方戏剧舞台上的奇迹”、“现代戏剧的精华”，美国评论界盛赞其为“中国的《推销员之死》”，日本观众则认为其乃“中国的戏宝”和“继梅兰芳访日演出之后的第二次轰动”。想一想，这部剧作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它的民族风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学习资料1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

学习资料 2

茶馆老板王利发(《茶馆》),几乎可以看作古老商业传统的人格化。作为旧式生意人,他几乎是太完美了。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合于礼仪规范,不合于这种社会对于一个商人的道德与行为要求。他即茶馆。茶馆的风格、面貌,几乎只系在王利发的个人风格上。

.....

我想到中国的“茶馆文化”。茶馆或非中国特有,在中国却也算得上无分南北普通人群集的通俗形式。茶馆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沙龙文化和现代的俱乐部文化——结构与功能都不同。当然更不同于咖啡厅文化和夜总会文化。至于其中气氛或许倒近于日本的小酒馆:陌生的熟人,临时性组合,乡土情调,和洽而又平易的气氛。

——赵园:《北京 城与人》,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学习资料 3

《茶馆》于五六十年代创作、演出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代表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艺术的成就和风格,一向被称扬为“人艺风格”的典型。.....这一戏剧风格,首先表现在执着地追求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把塑造民族性格放在首位,从社会生活、政治气氛、文化传统、心理素质、风情民俗等多方面开掘,从编剧、导演到演员、舞美,都尽量做到民族化,务求使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

——冯光廉:《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思考与探究 8 :《茶馆》的戏剧结构

戏剧文学的一个基本特性是浓缩的反映生活,虽然从雨果戏剧《欧那尼》的上演开始,欧洲古典戏剧要求时间、地点、情节高度整一的“三一律”创作规律已然被打破,但戏剧仍然是高度浓缩的艺术。认真分析一下,老舍先生是怎样把近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浓缩在《茶馆》短短三幕剧的艺术篇幅中的?《茶馆》的戏剧结构有什么样的特点?

学习资料 1

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

——老舍:《答复有关 茶馆 的几个问题》,见《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学习资料 2

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 1898 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 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 19 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

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他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的时代风貌的场景中。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学习资料 3

在戏剧的结构安排上，老舍的话剧彻底打破了纯戏剧性的结构模式，把人物命运安排在一个较长时间里，着眼于人物命运的渐变过程，采取一种包容量大的开放式结构。……1957 年创作的《茶馆》，对开放型戏剧的追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茶馆》采取的是叙事体诗的形式，时代更移与剧中人命运沉浮相承，整部剧作就是由无数张人物速写组成的一幅幅时代生活剪影。而一个个场景独立开来就形成一个个戏剧小品。这些戏剧小品既相对独立，又互相映衬，完全打破了传统剧作“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模式，形成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生活节奏，虽不有意制造悬念，仍然具有高潮迭起的剧场效果。这种艺术表现以自由开放的精神，多视点、多层面、全方位地把握生活、观照社会，大大提高了戏剧艺术审美的深广度和整体效应，满足了现代人从艺术中摄取大量的信息、从而达到多方面审美愉悦的接受要求。

——汪开寿：《论老舍话剧的美学特征》，《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1999 年 7 月

思考与探究9 如何理解狗儿爷这一农民形象

《狗儿爷涅槃》是刘锦云的代表性剧作，也是八十年代优秀剧本文学的代表作。剧中塑造的狗儿爷形象是中国话剧史人物画廊中最为成功的农民形象之一。你是怎样理解这一艺术形象的？他与你在生活中或是小说、影视剧中所了解的农民形象有相似性吗？

学习资料1

我不是直白地发几句牢骚、咒骂极左路线对农民的坑害，而是着意嘲笑和批判小农意识中的因循守旧、妄自尊大、报复心等特征，生活中忠厚善良与愚昧保守的混合，赋予了剧中人有多侧面的立体感。

——刘锦云：《踩着收获的泥土，注视农民的命运——三人谈狗儿爷涅槃》，《文汇报》1986年12月5日

学习资料2

剧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历史发展的动态与现实生活的原貌入手，一方面挣脱了种种僵死模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则以清醒、冷峻，而又不无悲悯温情的笔触，深入地剖析了这位几乎被人们忘却了大名叫陈贺祥的贫苦农民狗儿爷的灵魂，既写出了他作为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善良、朴实的一面，又写出了他那小生产者的自私、保守、狭隘、短视的特点；写了他对土地的深情、眷恋以及失却土地的痛苦的合情合理，又写了他对土地的痴迷、依附，以及对土地之外一切的一无所知，而成为土地的“奴隶”的愚钝与可悲。这就不仅使这个人物性格生动感人，丰富多彩，

具有立体感 ,而且还获得了历史的深度和广泛的概括性。

——李万钧 :《中国古今戏剧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学习资料 3

狗儿爷却不是这样 ,就连他的名字也带有小农经济影响下的农民灵魂悲剧的深刻印记。他勤劳又自负 ,他唯一的生存理想就是要赛倒地主祈永年。为此 ,他费尽心思 ,从暂时发家到精神失常 ,到最后亲手焚毁了作为发家象征的高门楼。作者以峻冷的眼光来审度这个半疯半醒的农民所熏染的悲剧色彩 ,显示出峭拔的人性力度与鲜明的时代特征。

——惠雁冰 :《论当代文学史中农民形象的三度整合》,见《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 年第 5 期

思考与探究 10 :诗中的李白与剧中的李白

李白斗酒诗百篇 ,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
自称臣是酒中仙。

——杜甫《饮中八仙歌》

这是李白好友、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眼中的李白。李白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诗人 ,我们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李白的若干诗句。你心目中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 ? 他是否真的像杜甫形容的那般狂放不羁 ? 他除了“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去还复来” ;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等诗句中展示的潇洒之外有没有“潦

倒新停浊酒杯”的一面？郭启宏的《李白》将引导你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一个更立体、更丰富也更真实的李白。认真读一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月下独酌》、《与韩荆州书》等作品，体验一下这些诗中的李白自塑形象与你在郭启宏《李白》一剧中所感觉到的形象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性？你觉得《李白》一剧的李白塑造得成功吗？

学习资料 1

李白的大幸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的大不幸在于“达”不能兼济，“穷”不甘“独善”，于是，他使自己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冲突中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

——郭启宏：《太白飘然乎》，《新晚报》1992年1月12日

学习资料 2

于是，我们在《李白》中看到的，再不仅仅是一个超然物外、飘逸潇洒的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胸怀济世之志，却命运多舛、悲患忧戚，终身抑郁不得志的封建文人。对于观众来说，这自然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形象，但正是这种陌生化的处理，使我们洞见了李白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被那诗人的飘逸外表所遮盖的内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黄精忠：《文化化生命化的历史》，《韩山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学习资料 3

郭启宏则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历代知识分子，《司马迁》、《王安石》、《卓文君别传》、《南唐遗事》、《李白》、《天之骄子》六

部剧作是他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文化性格为思考对象、描写对象的系列作品。……由于司马迁、王安石、卓文君的个性特征只在与环境冲突、对立的层面上展开，其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失之于平面化、单纯化，这是我国传统戏剧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共同弱点。郭启宏前期的史剧创作在这一点上并未出现较大的突破。就创作精神而言，他对郭沫若的《屈原》、田汉的《关汉卿》更多的是继承，而不是超越。到了后来的三部剧作：《南唐遗事》、《李白》、《天之骄子》，郭启宏对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历史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入，从而在形象的塑造上为当代史剧提供了许多新质。这三部剧作所选择的主人公：李煜、李白、曹植都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杰出成就的诗人、词人，但在政治事功方面，他们又都是失败者。由此，郭启宏引申出了对才性禀赋与人生位置、人生追求相错位的思考。

——林婷：《论郭启宏史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福建论坛》1999年第5期

思考与探究 11：《棋人》的寓言味道

过士行是活跃于九十年代剧坛的一位坚持将话剧当作“寓言”来创作的颇具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家。不论是由《鱼人》、《鸟人》、《棋人》组成“闲人三部曲”还是《坏话一条街》，他的代表性戏剧作品都具有意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我们既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单纯的、饶有趣味及震撼力的“闲人故事”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关于我们生存的寓言来读。你能读出《棋人》的寓言味道吗？你从“棋人”这一“奇人”兼“闲人”的人生选择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生活感悟？

学习资料 1

……所以我找到一群闲人来表达我对现代社会的忧虑。这些人的存在是对现代的一种嘲讽。但是不能把他们当作英雄来写,那样就写不出陌生化来。他们生存的年代不是竹林七贤的年代,他们比别人更尴尬,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却依然执迷不悟。他们的困境在玩本身。……在《棋人》里,娱乐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在他们对“闲”前赴后继的追求中,他们已经被异化,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不难看出,同是一个异化的主体,不是通过“忙”来表现,而是通过它的对照物“闲”来表现的。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王国。这也证实了我的一元论的观点,忙和闲都不是对立的,他们都在被自己所钟情的事物异化。

——过士行:《我的戏剧观》,《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学习资料 2

何云清的终于向世俗低头,表明对终极价值的寻找终于无法超越时代的世俗生活,表现出在历史转型期,在以往的人与社会的价值体系崩溃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困苦;同时,也显示了当下社会终极意义的缺乏。剧本阐释与表达的,仍是人与世界存在的虚无,是对人的终极追求的根本否定。曾经自高自大的棋人,曾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棋人,曾以救世主姿态自居的棋人,在当下社会的滚滚红尘中,在酗酒后的迷狂中,在导游女黄媛媛的肉体中发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发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这形象地说明世俗化社会中世俗力量的强大,人无从抵御它的诱惑。

——蔺海波:《九十年代中国戏剧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学习资料 3

过士行剧作有一个特征,即寓言化。他的剧作可以作为寓言进行各种解读。我们可以从“棋人”、“鸟人”、“鱼人”等称谓中联想到“文人”。我们总是抱着一种神圣的态度从事着文化学习和研究,我们总是像《棋人》中胡铁头等人崇拜围棋大师何云清一样地顶礼膜拜“文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文化“围城”中迷失了自我?有没有产生“文化”自恋而不能自拔?

——《以悖论的眼光看待人的生存困境》,《剧本》2002年第5期

学习资料 4

过士行不是采用一般的“寓言”和“道禅”的方式来概括生活,而是努力发掘生存状态的悖谬。他说:“我最喜欢《罗慕禄斯大帝》和《天使来到巴比伦》。悖论是迪伦马特戏剧中的瑰宝,他的嘲弄逻辑、反讽历史的奇想无不来源于此。”过士行的戏剧也是采用悖论的方式来思考生活。表现在剧作中,他发现了生存状态的悖谬。……在《棋人》中,何云清和司炎的最终对局,是一盘“绝命棋”,是为了以后不再下棋。但是最后司炎在输掉了这盘“绝命棋”以后,化作鬼魂来和何云清复盘,发现他的棋并没有死,而人已经死了。这是生死意义上的悖谬。

——胡志毅:《在先锋与传统之间》,《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教学与评价建议】

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对这门课的实践性给予充分注意,尽量避免那种只是书本对书本的教学模式,形式力求活泼多样。有

条件的学校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话剧社团或者话剧兴趣小组，开展与话剧有关的各种活动。戏剧不同于诗歌、散文、小说的特点在于它是综合艺术，戏剧演出等综合性实践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提高其感悟人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而且不同角色之间的协调分工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为他们将来进入成人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下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谨供参考。

一、演出形式

(一)台词分角色朗读：台词是剧本文学表情达意的核心要素，欣赏剧本文学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体验和感受台词背后的“弦外之音”。选择本书中的某些精彩片段，进行分角色朗读，充分体会台词背后的人物性格。

(二)独幕剧演出或多幕剧片段演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在台词朗读的基础上组织学生排演独幕剧或是多幕剧的某个精彩片段。如能在学校或当地联欢晚会进行化妆性舞台演出，一定能够使學生更充分地领略到话剧艺术的无限魅力。

二、创作形式

(一)剧本创作：选择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有趣味、有意思或者有启发、有意义的故事创作一个精短的独幕剧，注意写人物台词时要尽量使其性格化且“话中有话”。如能就社会生活尤其是校园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写成讽刺喜剧或幽默喜剧，效果会更加理想。

(二)剧本改写：选择一个你最熟悉或喜欢的剧本，改动其

中的某些人物台词或者整部剧作的结尾,体验一下其审美效果会发生哪些变化。

(三)剧本改编:选择一部自己熟悉的篇幅较短、故事性较强的小说改编成独幕剧,体验一下改编的乐趣。

三、观摩、讨论、剧评相结合的形式

创造条件安排学生观摩一场话剧演出,即便不能进入剧场实地观看,最好也能安排其集体观看一部话剧录像或光盘。看完演出后让学生就剧作冲突、人物形象、台词等某一具体问题写出书面报告(剧评),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四、讲座、报告形式

所在城市有剧团的,可以请剧团的编剧、导演或演员做现场报告,与同学们就戏剧创作的某些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

五、小论文形式

(一)就读过的剧本中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形象分析。

(二)就读过的剧本中选择自己认为台词写得最妙的一部,进行台词分析和鉴赏。

(三)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剧作家,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其相关资料,尝试撰写研究性论文。

【参考文献】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

黄会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张炯：《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版

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庄浩然：《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新民：《中国当代戏剧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田本相：《中国话剧》，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年版

孟京辉编：《先锋戏剧档案》，作家出版社 2000 年版

蔺海波：《九十年代中国戏剧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翠艳 编写）

压 迫

纪念刘叔和

丁 西 林

叔和：

这篇短剧是供献给你的。这剧里主人的一种可爱的特性，是否受了你的暗示，我不敢说，但是这剧的情节，是由你发生的。去年的冬天——大约你还记得罢——你想离开我们自己找房另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火炉的旁边烤火，讲起这件事来，我们和你开顽笑，说你如果不结婚，你一定找不到房子。因为北京租房，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铺保，一是有家眷。那时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味，对你说，我要替你写一个短剧。这事已隔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之内，多少次我想把这剧本写出，都没有成功。现在这篇剧本都算勉强脱稿，但是你已经死了！以前我写的那几篇试验的作品，都曾经先由你看过，然后发表。这一篇特别为你写的东西，反而得不着你的批评，这是很令人感伤的一件事。

这篇短剧不过是一种幻想。没有“问题”，也没有“教训”。然而因为你的死，它倒有了特别的意义。你是怎样死的，你知道么？你的病，是瘟热病。你的死，是苍蝇咬死的。苍蝇不会咬人，但是你住在医院的时候，你的朋友每次去看你，都要在你的床上，你的身上，你的牛奶杯上替你打死好多的苍蝇。你处在那

种无人看护的情境 ,说你是苍蝇咬死的 ,总不算太不理智吧。因此我想到 ,你真的找房的时候 ,如果能和这剧里的主人一样 ,遇到那样的一个富有同情的人 ,和你“联合起来” ,去抵抗——不但“有产阶级的压迫”——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负 ,我相信 ,你是一定不会死的。

你是一个很有 humor 的人 ,一定不会怪我写一篇喜剧来纪念一个已死的朋友。我的生性是不悲观的 ,然而你可以相信 ,我写完了这篇剧本 ,思念到你 ,我感觉到的只是无限的凄凉与悲哀。

西林 十四,十二,七

人 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东太太

老妈子

巡警

布 景

一间中国旧式的房子。后面一门通院子 ,左右壁各一门通耳房。房的中间偏右方 ,一张方桌 ,四围几张小椅。桌上铺了白布 ,中间放着一架煤油灯及茶具。偏左方 ,一张茶几 ,两张椅子 ,靠壁放着。一张椅子背上担着一件雨衣 ,旁边放着一个手提的皮包。后面的左边靠墙放着一张类似洗

脸架带有镜子的小桌 ,上面放着一个时钟及花瓶。屋内尚其他的陈设 ,壁上还有一些字画 ,但都很简单而俭朴。

〔开幕时 ,一个着粗呢洋服 ,长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边的一张椅上抽烟斗 ,一个老妈子立在门外 ,将手伸到屋檐的外边去试验有无雨点。

老妈 (走进屋来)雨倒不下了 ,怎么还不回来?(从桌上拿了茶壶 ,走到茶几边代客人倒茶)

男客 (不耐烦 ,站起)唉 ,你先弄一点东西来吃 ,好不好?

老妈 东西倒有在那里 ,不过这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客 吃东西也得等太太回来?

老妈 (叹了一口气)是的 ,吃东西得等太太回来 ,房子的事情 ,也得等太太回来。

男客 好吧 ,等太太回来吧。横竖是那么一回事 ,太太回来也是那样 ,太太不回来也是那样。(复坐下)

老妈 (摇头)看那样子 ,太太不像肯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客 不把这房子租给我?谁教她受我的定钱?

老妈 是的 ,那只怪小姐不好。其实——唉——太太的脾气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这样的人 ,有什么要紧?深更半夜 ,屋里有一个男人 ,还可以有个照应。

男客 这房子以前有人租过没有?

老妈 这房子已经空了有一年多了 ,也没有租出去。

男客 这房子并不坏 ,为什么没有人来要?

老妈 没有人要?谁看了都说这房子好 ,都愿意租。这房子又干净 ,又显亮 ,前面还有那样的一个花园。

男客 这样说为什么一年多没有租出去呢?

老妈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 ,告诉你也没有什么要紧 ,你知道 ,我

们的太太爱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边。家里就只有我和小姐两个人。有人来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没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应，等到太太回来，一打听，说是没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这样不要说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客 怎么，像这一回的事，以前已经有过么？

老妈 也不知有过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过平常小姐不敢作主，这一次她作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钱，所以才生出这样的事来。

男客 她如果早作主，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妈 是的，不过平常租房的人，听说房子不能租给他们，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不像你先生这样的……

男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们太太的脾气太古怪了，我的脾气也太古怪了，这一回两个古怪碰在一块儿，所以这事就不好办了。不过我也觉得这房子不坏，尤其是前面的那个小花园。

老妈 看你先生的样子，一定也是爱清静的。这里一天到晚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离你先生办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里替你先生想……

男客 你替我想怎么？

老妈 ……就说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过几天才来，这样说，太太一定可以答应把这房子租给你。

男客 好了，如果过几天没有家眷来，怎样？

老妈 住了些时，太太看了你先生什么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客 不行不行，一个人没有结婚，并没有犯罪，为什么连房子都租不得？

老妈 喔,我不过觉得你先生这样的爱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里一定不舒服,所以那么瞎想罢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这大概是太太回来了。(走到门口,高声)是太太么?(答应外边)是的,在这儿。(走出,客人也站了起来,少停,房东太太由后门走进,老妈跟在她的后面)

房东 对不住,劳你等了。

男客 我对你不住,打搅了你。我教你们的老妈子不要去惊动你,她没有听我的话。

房东 那没有什么。(从一个皮夹子里拿出一张票子)啊,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钱,请你收起来。

男客 啊,对不住,我今天是到这边来住宿的,不是来讨定钱的。

房东 怎么?昨天我不是对你说明白了么,说这房子不能租给你?

男客 啊,是的,你说的很明白。

房东 那么今天你还教人把行李送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

男客 (高兴得很)因为教我不要来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答应你说不来,我答应了没有?

房东 (渐渐的感到不快)你这话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说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应,是不是?

男客 喔,不是,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应。不过,既把房子租了给我,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应。你知道,现在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问题,是退不退的问题。

房东 (渐渐生起气来)我这房子是几时租给你的?

男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钱,这房子就算租了给我。

房东 真是碰到鬼!我几时受你的定钱?那是我的女儿,她不懂事。

男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东 喔 ,现在这些废话都不必讲 ,我这房子并不是不租 ,我是
要租一个有家眷的人 ,如果你先生有家眷来同住 ,我这房子
租你 ,我没有话说。

男客 你这话说的毫无道理。你租房的时候 ,说明了要家眷没有 ?
我骗了你没有 ?

房东 (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时候没有说 ,可是我昨天已经
对你先生说过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男人.....

男客 (停止她)唉 ,唉 ,我问你 ,你租房的时候 ,你家里有男人
没有 ?为什么现在才想到 ?

房东 你这人一点道理不讲 ,我没有这许多工夫来和你争论。

老妈 (想做和事老)喔 ,太太 ,今天时候也不早了 ,天又下雨 ,
现在要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 ,也不大方便 ,可不可以让这位
先生暂时在这儿住一宵 ,明天再想旁的法子。

男客 (固执)不行 !这话不是这样讲 ,如果我不租这房子 ,我
即刻就走 ,既是受了我的定钱 ,这房子就非租给我不可 !

房东 那么我告诉你 ,你今晚非走不可 !

男客 (冷笑了一声)哼 ! (坐了下来)

房东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

男客 不走 !

房东 王妈 ,去把巡警叫来。

老妈 喔 ,太太 !

房东 你去叫巡警来。

男客 巡警来了又怎样 ?巡警也得讲理呀。

老妈 太太 ,我想.....

房东 我叫你去叫巡警去 ,你听见了没有 ?——你去不去 ?

老妈 好吧。(由后门走出)

房东 要他即刻就来 ! (由后门走出 ,用力将门一关)

男客（没有了办法。袋里摸出烟包和烟斗，包里的烟又完了，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烟罐，开了一罐新烟，先把烟包装满了，然后装了烟斗。正想抽烟的时候，忽然来了敲门的声音，厉声的）进来！（仍然背了门立着）

女客（推开门，轻轻走进。身上着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只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伞。一进门就开了口，一开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势子）啊，对不起，请你原谅。（男客人急转过身来，这时他才看见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很无礼的，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你们的大门没有关，我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答应，所以只好一直走进来。

男客（气还未平，但没有忘记把衔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放在桌上）你有什么事？

女客 我？我是到这边大成公司做事来的。今天刚从北京来，下午三点的车子，直到六点钟才到，九十里路，走了两个半钟头，你看！现在我要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在火车站上，我打听了好几个地址，一连走了三四家，都没有找到一间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诉我，说这边还有几间空房……

男客（遇到了对头）啊，你是来租房的！

女客 是的。不知道这边的房子租出去了没有？

男客（狠心地回答）你的运气不好，这房子刚刚租出去。

女客 啊，你说我运气不好，我的运气可真不好。碰到这样的天气，这乡下的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湿了。两只脚走得发酸。（叹了一口气）唉，我可以借你们的凳子坐了歇一回么？

男客 对不起，请坐。（气全没有了）

女客（放下皮包雨伞）谢谢你。（坐在茶几里边的一张椅上，向四边观察房里的一切）

男客（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张小椅上）刚才你说你是到大成公司来做事的，不知道在那边担任的什么事？——啊，也许我不应该问。

女客 不应该问？那有什么？这又不是不可以告诉人的事。前两个星期，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要聘请一位书记。那个广告，什么报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点了一点头）

女客 上星期五，他们又在报上登了一个启事，说“敝公司拟聘书记一席，现已聘定，所有亲友寄来荐书，恕不一一作复，特此声明。”这个启事，你看见了没有？

男客（又点了一点头）

女客 那位聘定的书记就是我。你没有想到吧？——你没有想到是一个女人吧？

男客 这倒没有想到。

女客（得意得很）不过现在怎样办呢？你替我想想，后天就要到公司里去接事，现在连住的地方还没有找到！从六点半钟一直走到现在，就没有停脚。不瞒你说，我连饭还没有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镜子的前面照脸）

男客（好像很同情的样子）饭还没有吃？那怎么行？这一层说不定我或者可以帮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客 谢谢你，我不过是告诉你。我不是来骗饭吃的。

男客 喔对不起！——好，请先喝一杯茶吧。

女客 谢谢。（复坐原处）

男客（袋里摸出纸烟盒）你不抽烟吧？

女客 我不抽烟，不过我并不反对旁人抽烟。（喝了一口茶）

男客 谢谢你。（放回烟盒，收了烟斗，背转了身，燃火抽烟）

女客（摸到她的脚）喔，天呀！你看我的这双脚，还像是人的

脚么……

男客 (急转过身来)怎么样?

女客 不仅是水,连泥都走进去了!

男客 (殷勤起来)那真糟。要不要换袜子?如果要换袜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

女客 谢谢你,我不要换袜子。就是换袜子,也用不着把你赶到外边去。

男客 不要紧,如果袜子没有带,我还可以借你一双。

女客 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换它有什么用处?反正是要到水里走去的。

男客 要到水里走去?——干什么要到水里走去?

女客 不到水里走去有什么办法?这样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还分得出哪里是水哪里是路来么?

男客 (若有所思)

女客 (又喝了一口茶,叹了一口气,起身告辞)啊,打搅了你,对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伞,预备走出)

男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回儿。——刚才你说,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客 (面向了他)怎么!我说了半天,你还没有听懂么?

男客 听是听懂了。不过……唉,你看这三间房子怎么样?

女客 怎么,你不是说已经租出去了么?(放下皮包)

男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过也许可以让给你。

女客 (高兴起来)可以让给我?真的么?(放下雨伞)

男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客 (坐下,接了茶)谢谢。不过为什么可以让给我?是不是这房子如果我愿租,你就可以不租给那个人?

男客 (摇头)

女客 不然 ,你刚才说的是句谎话 ,这房子就没有租出去 ?

男客 不 ,我说的是实话。这房子是已经租出去了。现在也不是不租给那个人。我说可以让给你 ,是说已经租好了房子的那个人 ,自己愿意让给你。

女客 那我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愿意把房子让给我 ?他连见都没有见过我 ,为什么要把房子让给我 ?

男客 那你不用管。

女客 这房子闹鬼不闹鬼 ?

男客 怎么 ,难道你怕鬼么 ?

女客 喔 ,我是不怕鬼的 ,我说也许那个人怕鬼。

男客 喔 ,那个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没有鬼 ,让我们来看看房子 ,好不好 ?(从桌上拿了灯引她看房)这是一间睡房。(开了右壁的门 ,让她走进)芦草的顶棚 ,洋灰地 ,洋式床 ,现成的铺盖。窗子外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一清早就可以听到鸟的声音。白天撩开窗帘 ,满屋里都是太阳。(女客人走出。又把她引到右边的耳房)这边也是一个睡房。铺盖家具也都是现成。房间的大小 ,和那边一样。就是光线差一点。一个人住的时候 ,这里可以做睡房 ,那边可以做书房。(女客人走出)中间可以吃饭会客。(放下灯)这屋子又干净 ,又显亮 ,一天到晚 ,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这里离你办事的地方又近。我看这房子是于你再合适没有了。

女客 这三间房子租多少钱 ?(坐下)

男客 喔 ,便宜得很。这样的三间房子 ,只租五块钱一月。

女客 房子倒不错 ,房价也不贵。(想了一想)这房子真的可以让给我吗 ?

男客 自然是真的 ,为什么要骗你 ?

女客 不过今晚就来住 ,总不行吧 ?

男客 行 ,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不过——你结了婚没有 ?

女客 (跳了起来 ,挺了胸脯 ,竖起眉毛)什么 !!

男客 (还要补一句)你结了婚没有 ?

女客 (怒了)你这话问的太无道理 !

男客 太无道理 ?

女客 简直是一种侮辱 !

男客 (高兴起来)“侮辱” ,对了 ,一点都不错 ,我也是这样说。但是现在有房出租的人 ,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结婚没有。

女客 我结婚没有 ,干你什么事 ?

男客 是的 ,一点都不错 ,我结婚没有干她们什么事 ?可是她们一定要问 ,你说奇怪不奇怪 ?

女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客 谁说你懂 ?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过你不要性急 ,让我告诉你 ,你就会懂。——刚才你说 ,你是到这边大成公司来做事的 ,是不是 ?……

女客 你这人的记忆力真坏 ,怎么刚说过了的话 ,即刻就忘了。

男客 不要生气。我不过是告诉你 ,我也是到这边大成公司来做事的。

女客 你也是到大成来做事的 ?

男客 是的。你没有想到吧 ?

女客 你在大成做什么事 ?

男客 我在这边当工程师。

女客 这样说 ,你并不是这里的房东 ?

男客 谁说我是这里的房东 ?我说了我是这里的房东没有 ?你

看我的样子 ,像一个房东么 ?

女客 (抢着说)啊我知道了 !你是这里的房客 !这三间房子是你租的 ,现在你觉得不合式 ,想把它退了。

男客 想把它退了 !谁说我想把它退了 ?

女客 刚才你不是说这房子可以让给我的么 ?

男客 是的 ,我是说可以让 ,没有说要退。

女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 ,你既不想退 ,为什么要让呢 ?

男客 你真的不明白么 ?

女客 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客 因为——我看了你……喔 ,不是 ,因为房东不肯租给我。

女客 为什么房东不肯租给你 ?

男客 啊 ,就是这婚姻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到题目上来了。一星期以前 ,我到这里来看房子 ,碰到了房东小姐。一见了她 ,她就盘问我 ,问我有没有老太太 ,有没有小孩子 ,有没有兄弟姊妹 ,直等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她我是没有结过婚 ,她才满了意。连房价也没有多讲 ,她就答应了把房子租给我。

女客 懂么 ?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个工程师 ,她想嫁给你 !

男客 真的么 ?这我倒没有想到。——昨天下午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 ,她们老太太告诉我 ,说如果我没有家眷来同住 ,她这房子不能租给我。她明明知道我没有家眷 ,她把这话来要挟我 ,你说可恶不可恶 ?

女客 为什么没有家眷来同住 ,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 ?

男客 我不知道啊。她说她们家里没有男人。

女客 笑话。

男客 这简直是一种侮辱 ,是不是 ?

女客 是的。——后来怎么样 ?

男客 后来我把她教训了一顿。

女客 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没有？

男客 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一过了四十岁，他脑子里就已经装满了旧的道理，再也没有地方装新的道理，我告诉你。

女客 现在怎么样？

男客 现在？现在我不走！

女客 她呢？

男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客 叫巡警？叫巡警来干什么？

男客 叫巡警来撵我！

女客 真的么！

男客 为什么要骗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会儿巡警就要来，你自己看好了。

女客 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过巡警如果真的要撵你，你怎么样？

男客 你没有来之前，我不知道怎样。现在我有了主意。

女客 你预备怎样？

男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顿，让他把我带到巡警局里去，教房东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就都有了住宿的地方。

女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客 那为什么不行。

女客 你还是没有出那口气。——唉，我倒有个主意。

男客 你有什么主意？

女客 （少顿）让我来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客 什么！！

女客 喔，你不用吓得那么样，我不是向你求婚。

男客 喔，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我——因为我实在没

有想到这个方法。

女客 这是最妙的一个方法。她说你没有家眷同住,这房子就不能租给你。现在你说你有了家眷,看她还有什么话说?

男客 她一定没有话说。不过——你愿意么?

女客 我为什么不愿意?这于我有什么损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客 喔,谢谢你!

女客 你不要把我意思弄错。我不是说做了你的太太,我就有什么损害,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男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你帮我把租房的问题解决了,我总应该向你道谢。

女客 嗤!道谢,无产阶级的人,受了有产阶级的压迫,应当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侧耳静听)

男客 不错,不错。

女客 我听见有人说话。

男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是没有家眷的,现在怎样对她们讲?

女客 就说我们吵了嘴,你是逃出来的,不愿意给人知道……

男客 (巡警已经走到门外,急忙地点了一点头,教她不要再讲话)吁!

[男客人坐在方桌边,装作生气的样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边。后门由外推开,走进一个巡警。手里提了一个风灯,后面跟了老妈和房东太太。她们看见房里来了一个女人,非常的惊讶。房里来的这个女人,见她们来了,起了一回身,向她们行了一个很谦和的礼。巡警将风灯放在桌上,与那位生气的先生行了一个礼。

巡警 您贵姓?

男客 (不客气地)我姓吴。

巡警 (把头点了一点)喔。——府上是？

男客 府上？我没有府上。

女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屈的太太来)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这位……贵姓是？

男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为难,他只好起始做起依旧赌气的丈夫来)我不知道。你问她自己好了。

巡警 (真地问她自己)您贵姓？

女客 (很高兴地)我？我——也姓吴。

巡警 喔,您也姓吴。

女客 是的。

巡警 (再也想不出别的话)府上是？

女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楼太平胡同关帝庙对面,门牌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啊,你把它写下来吧,等一会儿你一定要忘记。

巡警 (真地摸出一本小簿子来)北京……(写字)

女客 西四牌楼太平胡同。(让巡警写)关帝庙对面。

巡警 门牌多少？

女客 三百七十五号。电话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警 (写完了)谢谢您。(藏好了簿子,又转到男客)您是来这边租房的,是不是？

男客 不是！我是来这边住宿的,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警 (难住了。没有了办法,又转到女客)您是来这边？……

女客 我？我是来这边找人的。

房东 (不能再耐了)你到这边找什么人？

女客 (很客气地向她点了一点头)我到这边来找我的男人。

房东 找你的男人？谁是你的男人？

女客 我想你么该知道吧？——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给他。

房东 怎么！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么？

女客 我不知道。你问他好了，看他承认不承认？

老妈 (也不能再耐了)太太，你看怎么样！我老早就对您说过，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警 (糊涂了)怎么？刚才你们不是说这位先生没有家眷，怎么现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妈 不要糊涂吧，刚才这位太太还没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如果这位太太早来这里，还可以省了我在雨地里走一趟呢。

女客 对你不住。这实在不能怪我，五点钟的车子，六点半钟才到这里。

老妈 请您不要多心。我不过是说给他太不懂事。

巡警 这话可得要说明白了，太太要我到这边来，是说这位先生租了这三间房子，要一个人在这边住。这屋里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个人在这边住，很不方便，是那么个意思，现在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来了，这事就好办。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这边同住，那就没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这边住，这件事还得……

老妈 不要瞎说吧。太太自然是在这边住。——一看还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事，闹了一点意见，你不来劝解劝解，还来说那样的话。太太不在这边住，到哪里住去？——好了，现在没有你的事了，你赶紧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风灯送到他手里)走！走！

巡警 这样说，那就没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见，再见。

女客 再见。你放心好了 ,哪一天我不在这里住的时候 ,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警 对不起 ,打搅 ,打搅。

〔巡警走出。老妈兴高采烈地拿了茶壶走出。房东太太承认了失败 ,看了她的客人一眼 ,也只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客 (关上门 ,想起了一个老早就应该问而还没有问的问题 ,忽然转过头来)啊 ,你姓什么 ?

女客 我——啊——我——

——幕下

(选自《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获虎之夜

田 汉

时 间

某年冬夜

地 方

长沙东乡某山中

人 物

魏福生(富裕之猎户)

魏黄氏(福生妻)

莲 姑(福生独生女)

魏胡氏(莲姑之祖母)

李东阳(邻人,甲长)

何维贵(李之亲戚,农夫)

黄大傻(莲姑表兄,贫颠行乞)

屠大,周三(魏家所雇之长工)

布 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乡人饭后的休息室,客来时的应接室,冬夜的围炉向火处)。开幕时魏福生坐炉旁吸水烟。其母老态龙钟坐围椅上吸旱烟。福生之妻正泡茶。莲姑十八九岁好女子,虽山家装束而不掩其美。将泡好的茶用盘子托着先奉其祖母,次奉其父,次托茶四杯出“火房”送给其家的佣工。福生目送其女出去,对其妻低语。

福生 我们这孩子嫁到陈家里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样多的媳妇,我都看见过,单就人物讲,很少赶得上我家莲儿的。

黄氏 (感着一种母亲样的夸耀)前几天罗大先生也是这样说的呢。可是也不知道费去我多少心血才替她挣了这样多的嫁奁。不然,单只模样儿好,嫁奁太少也还是要遭妯娌们看不起的。

祖母 但也当感谢仙姑娘娘,难得这几年家道还好,新近又连打了两只虎。不然的话,你有这样顺手吗?

黄氏 铤已经装好了没有?

福生 早就装好了。可是还没有上线。等到稍晚一点,把线上好,今晚是准有的。

黄氏 再打了一只时,我的莲儿又可以多一样嫁妆了。我还想替她到城里去买一幅锦缎被面,买一个绣花帐檐哩。没有几个日子就要过门了。不赶快办,恐怕来不及。

福生 我这次若打了一只大点儿的,也不必抬到城里去请赏,最好把皮剥下来替莲儿做一床褥子,倒也显得我们猎户人家

的本色。我打了第一只虎的时候 ,就有这个意思。莲儿 ,你……(回头不见莲儿)莲儿怎么不进来？

黄氏 她大约听得说她的事 ,不好意思 ,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吧。

福生 像她这一向还好 ,从前她真是不听说 ,真把我气死了。

黄氏 我不也是很气吗 ,听她晚上那样的哭 ,我又是恨 ,又是可怜……那颠子还在庙里吗？

福生 唔 ,还在庙里。住在那戏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驱逐出境 ,怎奈地方人见他年纪又轻 ,又没有父母 ,也不过有些傻里傻气 ,并不为非作歹 ,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办 ,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说出来。

黄氏 不过近来也没有看见他走我们门口过身了。

福生 大约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骂 ,不敢再来了吧。那种颠子单骂他两句 ,他是不怕的。

祖母 可是那孩子也真可怜啊。你骂他两句不要他再来了就够了 ,打他做什么呢？

福生 你老人家哪里晓得 ,那孩子看去好像很颠 ,可是他对莲儿一点也不颠 ,我起初以为他是颠子 ,所以莲儿和他玩耍 ,我也不大管他 ,后来人大了 ,他还天天来找莲儿谈笑 ,莲儿也仿佛非他很不快活 ,我方晓得这事不是玩的。那时候他的母亲刚死不久 ,我好好地对他说 ,我荐他到田家墩一家农家去看牛。他说他不愿到那样远的地方去 ,又说他虽然无家可归了 ,但怎么样也不肯离开仙姑岭。从那时起 ,他就在庙里的戏台底下过日子。可怜也实在可怜。但是一想到他会害得我的莲儿不肯出嫁 ,真是可恨。

黄氏 好了。现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为他的缘故 ,使我们替莲儿选了现在这一家好人家。

福生 (忽然想起)喂 ,前天莲儿到哪里去来？

黄氏 同下屋张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机匠师傅家里去来。我要她送几斤虎肉去,顺便问他那匹布织完没有。

福生 以后要屠大爷送去好哪,姑娘们不要到外面跑。我仿佛看见她走那一边岭上下来的呢。

黄氏 你为什么问起这事呢?

福生 莲儿有好久没有出门,我恐怕她又跑到庙里去。

祖母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有什么要紧?

福生 到庙里去敬敬菩萨自然没有什么要紧,我只怕她又去会那颠子呢。

黄氏 有张二姑娘跟着决没有那回事。并且莲儿自从定了人家,也早已把那颠子忘了。

福生 唯愿得如此才好。

〔此时外面有人声对语。李东阳带何维贵来访福生。屠大迎之。〕

屠大 (在内)哦,李大公来了。请进。

李 (在内)哦,大司务,福生在家吗?

屠大 (在内)在火房里坐。请进。

(登场)客来了。(退场)

〔李、何登场,福生等起迎。〕

李 魏老板!

福生 哦!甲长先生来了。请坐,请坐。这位是谁?

李 这是舍亲,姓何。住在坳里。(长沙东乡称田野间为“坳”,山谷间为“冲”。)

福生 原来是何大哥。几时进冲来的?

何 就是今天下午来的。

李 他是今天下午进冲的。他家几代住在坳里务农,很少有到冲里来的时候。他是我的侄郎的哥哥。前回我到坳里去办

事,在他家歇了一夜。谈起冲里过得怎样的有趣,柴火怎样的多,坡土怎样的好,晚上怎样可以听得老虎豹子叫。把这位老兄喜欢得不亦乐乎。又谈起你家新近打了两只虎,于今一只抬到城里请赏去了,一只还关在笼里让人家看。他家里人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个个都想来看看。这位老哥,尤其动了意马心猿,一定要同我来。他家的父亲说这几天事忙,要他隔几天来,所以今天才来。我也今天才从春华市回来。

何 (忽听得什么叫,忙着扯住李手)这是不是虎叫?

福生 (笑,同座皆笑)这不是虎叫,这是我家后面猪圈里猪叫。

何 怎么冲里的猪叫法不同?

李 冲里的猪和墩里的猪原是一样叫的。恐怕是你的耳朵作怪吧。……第二次打的虎也抬到城里去了吗?

福生 抬去四五天了。

李 怎么你没有去?

福生 我没有去。要老二送去了,顺便办一些货回。我在家还有些事情要做呢。

李 那么,维贵,你来得不凑巧。你那样要看虎,及至进冲来,虎又抬去了。

黄氏 (一面献茶与客)真是。何大哥,若早五六天来还可以看得到哩。噯哟,没有抬去的时候看的人真不知道多少啊。就是抬去之后两三天还有许多人赶来要看的,都看个空回去了。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太太从城里回,也来看虎,她逼近笼子侧边站着,听得虎一叫,人往后面一退,两手望前一拍,把手上戴的一对玉钏子也打得粉碎了。

何 噯呀。好凶!

李 (笑了)你家捉了虎的事,真传得远,连春华市那一边都知

道了。那地方的都太太都想来看一看呢。可惜你们家就把它送到城里去了。

福生 不要紧。今晚若是运气好的时候 ,还可以打一只。不过恐怕捉不到活的罢。

李 什么 ,又装了陷笼吗?

福生 不是陷笼 ,是抬枪。现在等人静一点 ,就要上线呢。

李 装在什么地方?

福生 装在后面的岭上。

李 那地方没有人走吗?

福生 这样的晚上有谁要跑那边岭上去 ,并且谁不知道昨天已经发了山。

李 那么恭喜你今晚一定打一只大虎。明天还要请我喝一杯喜酒呢。

福生 那自然啦。正应请甲长先生喝喜酒的。我的莲儿就是这几天要过门了。今晚若是打了一只虎 ,我要把喜酒更热闹地办他一下 ,请甲长先生多喝几杯。

李 哦 ,不错 ,听说莲姑娘就是这几天要过门了。我还没有预备一点添箱的礼物哩。

黄氏 暖哟 ,大公不要又来费心。前天承大娵 飏(祖母之意。读若 í ji)送来了一个布 ,两个被面 ,我们已经不敢当得很。

李 哪里的话。应当的 ,正应当的。陈家几时过礼?

黄氏 初一过礼。

李 你们这头亲事真说得好。真是门当户对。不要说我们的门前上下 ,就是我们这镇里都是少有的。

黄氏 你老人家说得好。

〔屠大登场。〕

屠大 大老板 ,我们可去上线了吧。

福生 (时房中久已点灯。炉中柴火熊熊 ,福生起视窗外)可以去了。你们要小心些呀。

屠大 晓得的。

李 你们家这位屠司务真是个好人。

福生 哼。他很可靠。

黄氏 有一句讲一句 ,屠司务真是个老实人。他在我家做了五六年长工从来没和我们家里闹过半句嘴。哦……说起又记起来了。你老人家家里的二姑娘不也是不久要出阁了吗？

李 唔。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鸡坡侯家里去。

黄氏 侯家里！那真是好人家呀。三十几人吃茶饭 ,长工都请了七八个。二姑娘嫁到那样的人家真是享福啊。

李 嗨 ,分得她们有什么福享 ,不过可以不挨饿罢了。他家的媳妇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早 ,睡得晚 ,纺纱织麻 ,斟茶煮饭 ,浆衣洗裳不在讲 ,还得到坡里栽红薯 ,田里收稻。一年到头劳苦得要死。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烦了。

黄氏 不过也要这样的人家才是真正的好人家。越是一家人勤快 ,越是兴旺。

李 是。我也正是取他家这一点 ,才把我的二女看到他家去。她的娘疼爱女儿 ,听说侯家里是那样的人家 ,起初还不肯回红庚呢。

祖母 福生 ,你叫胡二爷到柴屋里去弄些硬柴来。今晚若是打了虎还有好一会耽搁呢。

福生 我自己去吧。(起身出门)

李 娵驰 ,你老人家真健旺得很。

祖母 唉 ,讲给大公听 ,到底年纪来了 ,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结实啊。

何 你老人家今年几十岁了？

李 你猜猜看。

何 我看……和我的娣驹上下年纪吧？

黄氏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纪？

何 今年七十五岁。

黄氏 那么比我的娣驹还小一岁呢。

李 他的娣驹也健旺得很。我早几天在他家里，还看见她老人家替她的孙儿绣兜肚呢。

黄氏 我的娣驹眼睛不如从前了，可就是脚力好。仙姑殿那样陡的山，她老人家还爬得上去。从半山到正殿去不还不有一百二十来级的石台阶吗？她老人家一气走上去还不费多大气力，反把我走得脚软手麻气都喘不过来。

李 我们后班子真不及老班子啊。（班子即辈之意）

黄氏 是啊。

祖母 我们算什么，你没有看见你的公公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哪一个不说他健旺。八十岁那年还和后班子赌狠，推起两石谷子上山呢。

何 噯呀，我都做不到。

祖母 你们十八九岁的人，是“出山虎子”，正是有劲的时候，有什么做不到。

〔福生抱柴来，放在火炉弯里。〕

福生 你们讲什么？

李 我们正谈起现在这班少年还不及老班子的有劲啊。

福生 这是实在的话。就拿我们猎户讲，现在的猎户哪里及得从前的猎户的本事高。不过打猎的器械和方法都比从前精巧些，也不必费从前那样多的力了。

何 魏老板你府上从前那两只虎是怎样打的呢？

福生 说起来,也很有趣,我们去年也还打过几只,可没有今年这两只来得容易。第一只尤其来得容易,那时我家刚做好一只陷笼,还没有抬到山上去装置,就把它放在猪圈后面,把笼门打开,原指望万一关一两只小小野物。不想睡到半夜忽然听得猪圈里的猪大乱起来,接连听得几声扯锯子似的大吼。我们爬起来,拿了猎枪,虎叉,掌起灯,望猪圈后面一看时,原来笼子里早陷了一只小牛似的猛虎。那只虎走我们屋边过身,听得猪圈里有猪叫,想来吃猪,没有别的路可以进来,便走那笼子里钻进来,用爪子猛力去爬猪圈,不想机关一动,后面的门就关下来,再也别想出去了。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木笼,比前一个更加精巧得多。抬起装在那条岭上的乱树中间。四周围都用树枝盖好,只留一条进路。笼子后面又放些猪羊鸡鸭之类,都替它们缚了腿子,让它们在乱树中间乱弹乱叫。冬天里的饿虎,走岭上过身,听得乱树中有生物叫着,哪会不进去找食物的咧?果然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又装了一只老虎,这就是五天前抬上城请赏的那一只。

何 打虎就这样容易吗?

福生 哪里。这不过我的运气好罢。遇着难对付的还是要费无穷的气力。你不看见仙姑岭下有一个长坡吗?那里原先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光坡,却是一带深林。因为近处的人知道中间是猛虎的巢穴,所以都不敢到那近边去砍柴,为的没有人敢去砍柴,所以那一带深林越长得不见天日。但是最初虽不敢去砍柴,却也没有别的事。到后来里面的虎渐渐多了,常常出来捉近边人家的猪和鸡吃,晚上吼声不绝,近边人家都不敢安心睡觉。后来索性把长坡易四聋子的儿子咬去了。易四聋子是我们镇上有名的猎户。他们夫妇的膝下只有这个儿子。那时他刚从城里回来。听说儿子被虎咬

了,痛不欲生,赌咒要杀尽那坡里的虎。他还有一个朋友姓袁,也是个有名的猎户,诨名就叫袁打铳,也愿帮忙来除掉这地方的大害。易四聋子每天背着猎枪,提着刀,到那坡里去寻。有一天果然给他寻出一条路来。照那条路走去,就到了那虎窝里。一看母虎不在家,只剩了四个小虎在窝里跳。易四聋子看见很觉得好玩。再一寻时,看见那虎窝旁边还剩下些小孩的头腿,易四聋子不看犹可,一看见了这些头腿,只恨得咬牙切齿。一阵乱刀就把那些小虎都杀死在窝里。易四聋子知道母虎回来看了,一定要寻仇。第二天就邀袁打铳和许多猎户来围山。那天那母老虎回来看见自己的儿子都杀死了,果然怒吼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围山时,它坐在窝里等。

〔忽闻许多猎犬声,屠大和二三伙友从山上回来。〕

〔屠大、周三登场。〕

福生 装好了吗?

屠大 全都装好了。

福生 山上没有人走吗?

屠大 这时候有什么人走到那样的岭上去?

黄氏 屠大爷,周三爷,快来烘一烘,冷得很哩。

周三 也不怎么冷。

〔黄氏折些带叶的干柴,烧起熊熊的火来。屠、周二人烘着。〕

李 屠大爷你的衣袖烂了呢。

黄氏 昨天我要他交给莲儿替他补一补,他又不肯。

屠大 我的衣哪里敢烦莲姑娘补呢?横竖在山里做活的人休想穿一件好衣,就有好衣,到山里去跑两趟,铁打的也要扯烂。

李 我多久就劝屠大爷讨一个大娘子,他总不听。不然,你的衣

烂了,不早有人替你补起了吗?

屠大 甲长先生,你也得体恤民情呀。你看我们养不活自己的人还能养活人家吗?

李 话虽是这样说,老婆总是要讨的。也没有见单身汉子个个有了钱。也没有见讨了老婆的个个都饿死了。我还是替你做个媒罢。

周三 我也替你做个媒罢。

屠大 (笑向周三)你替我做个什么媒呀?你有什么姑子要嫁给我呢?

周三 说起来没有一个人知道,却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就是后屋朱太太的大小姐。

屠大 后屋有什么姓朱的太太?

〔福生和黄氏早笑了。〕

周三 就是那猪婆的大小姐呀!

屠大 (打周三)你这小坏蛋。

福生 喂,屠大爷,你快去把那些器械安顿好。等一会就要用呢。

屠大 好。周三爷你赶快替我磨刀去。

〔两人下场。〕

李 今晚上一定又该你发财呢。

福生 哈哈,这些事是要靠运气的。法子总得想,能不能到手可说不定。

何大 第二天又怎么样呢,魏老板?

福生 (突如其来,摸不着头脑)第二天?第二天什么事?

何大 第二天他们去围山,捉到那只虎没有呢?

福生 啊,你是讲刚才说的易四聋子打虎的那件事啊。好,我索性对你说完了罢。第二天易四聋子邀了袁打铤和本地方好

几个有名的猎户去围山。易四聋子和袁打铳奋勇当先。其余的猎户只远远的包围着，易四聋子又让袁打铳做他的后援，他由他昨天发见的那条路，一步步逼近虎窝里去，等到相隔不过一丈来远的时候，他早由树后面瞧见那母老虎磨牙擦爪地在那里等他，他不待它先来早装好猎枪，朝那老虎头上一枪打去。那老虎听得枪一响，照着枪烟，一个蹿步扑起来。易四聋子本来想等它扑来，举起刀去刺它的肚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老虎扑到他的头上来了。他丢了枪刀，趁那当儿一把抱住那老虎的腰，把头紧紧地顶住它的咽喉，把两只脚紧紧地撑住它的后腿，任它怎样地摆布，他只死命地抱着不放。这时易四聋子的好友袁打铳和其他许多猎户看了这种情形，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还是袁打铳隔得比较近一点，爬到一枝树上，觑得准准的对那老虎连发了两枪，那老虎打急了。候他第三枪到来时，它就地一滚，那枪子却打在易四聋子的腿上。虽然没有打中要害，但痛得他把腿一缩，那头上也不由得松下来。那老虎趁这个机会，转过气来，大吼一声，把易四聋子的脑袋咬了半边，挣脱了易四聋子的手，几跳几蹿地跑出重围去了。那些猎户哪一个敢挡它的路。袁打铳虽然接着连发了几枪，但是已经救不了他的朋友。他一面收拾他朋友的遗体，一面也发誓要除掉那只老虎替他朋友报仇。从此以后袁打铳常常一个人背着枪，去找那只老虎，后来虽然也打了好几只虎，但始终不是咬他的朋友的那只。他有一个儿子，叫和儿，十四五岁了。他恐怕他死了之后他的朋友的仇就不能报了，所以他常常把母老虎的样子对和儿说，叫他长大了也做一个猎户，务必寻到这只虎，把它打死，把皮骨去祭他朋友的灵，才算孝子，因此和儿心目中常常有这么一只虎。

何大 他的儿子后来打到这只虎没有呢？

福生 你听哪。第二年春二月间，和儿和几个邻居的小孩到枫树坡去寻惊蛰菌，这个坡里也因为林子很深，许久没人砍动，地上木叶落的多。所以每年结的菌子也最多。这些小孩越取越多，越多越高兴，越高兴就不顾危险越往林子深的地方走去。正取得高兴的时候，忽然一个小孩吓得叫也不敢叫出来，拚命地扯起他们跑。他们问有什么。他说：“有虎！”那些小孩子听得有虎，大家都往外跑，把取下来的菌子丢满了一地，踹得稀烂，但他们跑了好一阵，却没见什么东西追出来，细瞧有虎的那边的林子，一点响动也没有。他们都很诧异。内中有大胆的就依然跑到那边林子里去探看，袁和儿便是一个。一看那深林中间，却有一块小小的空地。这空地上果然坐着一只刚才吓起他们乱跑的猛虎。嘴里咬着一块什么东西。两只眼珠睁得有茶杯大小，望了使人家两只脚自然要软下来。可是一宗，哪怕他们两次访它，它不但不动，连哼也不哼一声，仔细一听，连气息都没有。袁和儿胆子最大，捡起一块石头照那老虎的尾上轻轻打去，它依然一丝也不动。袁和儿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好气性儿的老虎。一看它的头上还有一两处伤痕，心里早已断定是他父亲时常对他说起的那只老虎。他对他那些小朋友说了，他们依然没有人敢拢去。还是和儿跑拢去把那老虎一推，哗啦一声倒了，原来那只老虎自从咬了易四聋子，带了重伤逃出重围，就躲在这地方死了。如今只剩得皮包骨头。肉早已烂了。口里还咬着易四聋子的半边脑袋。

何大 那么为什么还坐着呢？

福生 你不知道呀，这叫做“虎死不倒威”。后来和儿回去把他老子喊来一看，果然是那只老虎。袁打铳把易四聋子那半

边脑袋交给他家里和遗体一起葬了。把老虎的皮骨祭了他的灵,才算完了他一桩心事。……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山上抬枪一响。〕

福生 吓!

屠大 (在内)枪响了。大老板!我们快去罢。

李 福生,你的财运真好。这次包你又打了一只大虎了。

祖母 若是只虎,那么莲儿又多一样嫁奁了。

福生 唯愿是只虎也就可以了我一桩心事。不要打了一只什么小的野物,那就不值得了。

〔屠大携猎枪、虎叉之类登场。〕

屠大 不会,一定是只大虎。别的小野物不走那条路的。

福生 我也这样想。

何 我们也去看看罢。

福生 何大哥要去看看也好。

李 我也同去看看。

福生 (对黄氏)你赶快去烧好一锅水,等一下有好一阵忙呢。

黄氏 我早已预备好了。

周三 (在内)喂!去呀。

福生 屠大(同声)去呀。

〔各携器械退场。〕

黄氏 唉!你老人家去睡去罢。

祖母 还坐一会也好。等他们把虎抬了回来再睡去。等一下有好一阵忙,我在这里烧烧火也是好的。

黄氏 啊呀,炊壶里没有水了。莲儿!

莲姑 (在内)来了。

〔莲姑登场。〕

莲姑 妈妈,什么事?

黄氏 你去添一壶水来。等一会他们回来 ,要茶喝呢。

莲姑 是。

〔携壶下场 ,一忽儿 ,携一满壶水登场。依然把壶挂在火炉里的通火钩上。〕

莲姑 妈 ,又打了一只虎吗 ?

黄氏 屠大爷说一定是只虎。别的野物 ,是不走那条路的。并且昨天不是发了山吗 ?

祖母 若是只虎 ,你爹爹不知道多么欢喜。他说这次若打了虎 ,不抬到城里去请赏 ,要把皮剥来替你做一个铺褥子 ,把虎肉留下来办喜酒呢。

黄氏 日子近了。你那双鞋子还不赶快做好 ?

莲姑 我不做。

黄氏 蠢孩子。你为什么不做 ?

莲姑 我不要穿鞋子了。

黄氏 你为什么不要穿鞋子了 ?

莲姑 我不要活了。(哭)

黄氏 你为什么不要活了 ?

莲姑 爹妈若是一定要我嫁……

黄氏 你嫌陈家里不好吗 ?

莲姑 不是。

黄氏 嫌陈家里的三少爷不好吗 ?

莲姑 (摇头)……

黄氏 那么为什么又不愿意去了呢 ?

莲姑 ……我只不愿意去就是了。

黄氏 我的好孩子 ,你先前说得好好的 ,怎么这会子又翻悔呢 ?这样的终身大事岂是儿戏得的吗 ?人家已经下了定 ,你又不愿意去了。就是我肯 ,你爹爹肯吗 ?就是你爹爹肯 ,陈家

里能依吗？你总得懂事一点。你现在不是二三岁的小孩子了。放着陈家这样的人家不去你还想到什么人家去？

祖母 是呀。像陈家那样的人家在我们镇里是选一选二的。他家里肯要你，真是你的八字好呢。你不到他家去还想到什么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更好的人家，他不要你也是枉然呀。

莲姑 我什么人家也不愿意去。我在家里侍候娣妈妈好哪。

黄氏 你这话更蠢了。哪里有在娘边做一世女的呢？我劝你不要三心两意的了。你只赶快把鞋子做起，别的嫁奁我也替你预备得有个八成了。只候你爹爹打了这只虎，替你做床虎皮褥子，还要二叔在城里去买一幅绣花帐檐，锦缎被面子，就要过礼了。你刚才这些话我原晓得你是和我淘气的。你要嫁了，你妈还把你怎样吗？只等一下别对你爹爹淘气，你爹爹若听见了这些话，你是晓得他的脾气的。

祖母 是呀。你爹爹他若听说你不愿意，你看他会怎么样气。

莲姑 我不管爹爹气不气，我只不去就是了。

黄氏 好。你有本事等一下对你爹爹说去。我懒得和你说。我要到灶屋里去了。

莲姑 （至祖母前）娣，我……

祖母 （抚之）傻孩子。你哭什么？你的命不比你妈你娣都好吗？

莲姑 不。娣，我是一条苦命。（隐约闻外面人声嘈杂。猎犬吠声）

祖母 你听。你爹爹和屠大爷他们抬虎来了。你出阁的时候又要添一样好嫁奁了。并且你可以早些到陈家里去享福去了。你还不赶快到大门口去看看。

莲姑 不。我不要去看。我怕这个老虎。

祖母 你又不是才看见过老虎的。怕它做什么？以前捉了活的

还不怕，此刻是打死了抬回来的更不必怕了。

莲姑 我怎么不怕它。它是催我的命的。

祖母 你看。你又和黄大傻一样的发起颠来了。

莲姑 挨。是的。我是和他一样颠的，我时常怕我会变成他那一样的颠子呢。

祖母 你越说越傻了。好好的人怎么会颠？（人声狗声愈近）好。（站起来。众声嘈杂中闻甲长之声“抬进去”“抬进去”）你听，虎已经抬到门口来了。快去看看。

莲姑 不。我不要看。虎进屋了，我便要出屋了。

〔人声，脚步声，猎犬吠声，已闹成一片了。〕

屠大 （在内）顾三爷，你把大门推开些，推开些。

福生 （在内）堂屋里快安顿一扇门板。

李 （在内）你把脚好生抱着，抬进去。

祖母 莲儿，虎抬进来了。快去看看。

莲姑 不。我不要看。

〔人声、脚步声愈近。〕

福生 （在内）抬到堂屋里去。

李 （在内）不。抬到火房里去。

祖母 你快去开门，虎要抬到火房里来了。

福生 （在内）何必抬到火房里去。

李 （在内）天气冷得很，非抬到火房里去不可，快去安置一下。（火房门开了，李二进来把左壁大竹床上的东西挪开，铺上一床棉褥，把衣服卷成一个枕头，放好。李甲长进来，把椅凳移开。在莲姑和她祖母的错愕中间，福生和屠大早半抬半抱地抬进一只大虎（？），咳，不是，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褴褛少年。腿上打得鲜血淋漓。此时昏过去了。让他们把他死骸般地抬起来放在那大竹床上）

祖母 怎么哪 ,打了人 ?

福生 咳 ,还有什么说。

李 你老人家快把火烧大一点。房里很冷。福生 ,你要赶快去请一个医生来。

福生 这时候到哪里去请医生呢 ? 槐树屋梁六先生又上城去了。

李 不 ,立刻要去请一个来 ,他伤得很重 ,弄出人命来可不是玩的。

福生 屠大爷 ,那么你到文家冲文九先生那里去一趟 ,任如何请他老人家今晚来。李二爷你也同去 ,好抬他的轿子。

〔屠大、李二匆匆退场。〕

〔黄氏急登场。〕

黄氏 打了人 ,打了谁呀 ?

福生 你说还有谁 ,还不是这个晦气。

〔黄氏与莲姑娘的眼光都转到那褴褛少年脸上。〕

福生 他晕过去了。快烧碗开水灌他一下。(忽注意到莲姑)莲儿快进去 ,不要在这里。

莲姑 (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面色灰败的少年 ,似没有听得她父亲的话 ,旋疑其视觉有误 ,拭其目 ,挨近一看) 嗳呀 ,这不是黄大哥 ? 黄大哥呀 ! (哭)

黄氏 当真是那孩子 ,怎么瘦到这样了。(起身 ,烧水去)

福生 不识羞的东西 ,他是你什么黄大哥 ? 还不给我滚进去。

祖母 (起视) 当真是那孩子吗 ?

福生 还不是那个傻东西 ,这时候谁肯跑到那样的岭上去送死 ? 我们背时人偏遇着这样的背时东西。

祖母 打了哪里 ?

福生 打了大腿。只要打上一点 ,这东西就没有命了。

李 现在还是危险得很 ,怎奈血出得太多。我们走到他近边的时候还以为是只虎 ,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他在那里乱滚。

福生 他那时伤得那样重 ,见了我还对我道恭喜呢。这个混帐东西 !

祖母 快替他收血 ,把他喊转来。可怜这孩子已经是个颠子了 ,不要又弄成一个残疾。

福生 (伏在少年腿旁作法收血) 功程太大了 ,不容易收。我去叫下屋李待诏(理发师别名)来。甲长先生 ,请你替我招扶一下 ,我去一下就来。

李 可以。你去。这里我招扶。

莲姑 (挨近少年身边寻着伤处) 哦呀 ,伤得这么重 ! (摸一手的血) 出了这样多的血 ! 噯呀 ,怎么得了 ! (哭。忽悟哭也无益 ,急起身进房 ,闻撕布声)

李 (对何维贵) 今晚来看虎 ,不料看了一个这样的虎。你先回去。我要等一下才能回。(送至门口) 你出大门一直走 ,走到那株大樟树那里转弯 ,进那个长坡 ,就看见我的家了。你看得见吗 ? 拿个火把去罢。

何 不消 ,我看得见。

周三 我带何大哥去好哪。我还要顺便到一下李家新屋 ,问他家要些药来。

何 那么更好哪。你对大娵𨔵说我等一下就回来。

〔何、李退场。〕

莲姑 (携白布和棉花一卷登场 ,就少年侧坐 ,为之洗去血迹、绷裹伤处。少年略转侧微带呻吟之声。莲姑细声呼少年) 黄大哥 ,黄大哥 !

少年 (从呻吟声中隐约吐出一种痛苦的答声) 唔。

李 壶里的水开了。快灌点开水。

〔黄氏冲一碗开水，俟略冷，端到少年身边，祖母拿枝筷子挑开少年的口徐徐灌之。〕

李 好了，肚子有些转动了。

祖母 这也是一种星数。

莲姑 （微呼之）黄大哥，黄大哥。

少年 （声音略大）唔，暖哟。

祖母 可怜的孩子，他这一气痛晕了呢。

少年 （呻吟中杂着梦呓）暖哟，莲姑娘。痛啊。

黄氏 这孩子这样痛还没有忘记莲儿呢。

莲姑 （抚之）黄大哥。

少年 （睁开眼四望）哦呀。我怎么在这里？我怎么睡在这里？

李 你刚才在山上被猎枪打了，我们把你抬到这里来的。这会子清醒了一点没有？

少年 清醒了一点。哦呀，李大公。哦呀，姑母，姑婆，莲姑娘。莲姑娘，我怎么看见你，我只当我还倒在山上呢。（拭目）我们不是在做梦吗？

莲姑 黄大哥，不是做梦啊，是真的。你睡在我家火房里的竹床上。

少年 是真的。……但是我可没有想到我今晚能再见你啊。你要嫁了。听说你要嫁了。是这几天要过门了。我想来贺喜，可又没有胆子进这张门。我只想，只想到你出阁那天。陈家一定要招些叫化子来，打旗子的。那时我想去讨一面旗子打了，也算是我一点子的敬意。……是，是哪一天？日子已经定了没有？

莲姑 黄大哥……（哭不可抑）

〔福生急上。〕

福生 李待诏不在家，找了一个空，血止了一点没有？

李 止了一点。莲姑娘替他裹好了。

福生 (见莲姑)莲儿还不进去。进去！

莲姑 (踌躇)……

福生 还不进去。你这不识羞的东西。

莲姑 爹爹。我今晚要看护他一晚。我这一辈只求爹爹这一件事。

福生 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定要你看护他，他受了伤，我自然要想法子替他诊好的，不要你过问。你还不替我滚进去！

李 让她招扶一下何妨呢？病人总得姑娘们招扶才好。

福生 甲长先生，你不大晓得这个情形。……我是决不让我的女儿看护他的。第一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时候要跑到那样的山上去送死。

李 心里不大清白的人，总是这样的。

福生 不然。你要说他傻吗，他有时候说出话来一点也不傻。我只不懂他为什么总要寻着我家吵。

少年 姑爹，我以后永不要你老人家操心了。我永不到你老人家的府上来了。今晚就是最后一次。我本没有想到今晚能到你老人家的家里来的。更没有想到会像受了重伤的野物一样倒在这个地方。我只想能在后山上隐隐约约看得见这屋子的灯光就够了。

福生 你为什么今晚要来看我家的灯光？

少年 姑爹，不止今晚。除了上两晚之外，我差不多晚晚都来的。我自从在庙里的戏台下面安身以来，晚晚是这样的。哪怕是刮风下雨的晚上都没有间断过。我只要一望见这家里的灯光，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我的什么苦楚都忘记了。

祖母 咳！没有爹娘的孩子真是可怜啊。

福生 你既然这样想到我家来 ,何不好好对我讲呢 ?

少年 我晓得我就好好地对你老人家讲 ,你老人家也不见得肯要我到这家里来 ,并且我是挨过你老人家的打骂的呀 ,我也不愿意进来。

福生 我打你骂你 ,都是愿你学好。谁叫你那样不听说呢 ?我要你学木匠去 ,你不去。学裁缝 ,你也不去。后来我荐你到田家冲去看牛去 ,你也不去。偏要在这近旁讨饭 ,叫我如何不恼呢 ?

少年 是的 ,我情愿在这近旁讨饭。我情愿一个人睡在戏台下面 ,我不愿离开这个地方 ,哪怕你老人家通知团上要把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驱逐出境 ,我也不愿离开这个地方。

福生 我是怕你不务正业才要驱逐你呀。假如你是学好的 ,我何至如此。

少年 嗨 ! 贫穷人家的孩子总是要被人家驱逐的。不过你老人家何尝是怕我不务正业 ,无非怕我害你家的莲姑娘罢。

福生 你们听 ,我早知道他是装傻的。

少年 姑爹 ,我实在是个傻子 ,我明明晓得没有爱莲姑娘的资格 ,我偏不能舍掉她 ,我怎么不是个傻子呢 ? 我和莲姑娘从小就在一块儿 ,那时我家里还好 ,你老人家还带玩带笑地说过 ,将来这两个孩子倒是好一对。其实不待你老人家说 ,我们那时的小孩子心里早模模糊糊有这个意思了。后来我爹爹不幸去世 ,家里亏空不少 ,你老人家已经冷了一大半。及至我妈妈也过了 ,家里又遭了火烧 ,卖尽田产 ,还不够还债。我读书的机会自然没有了。就是学手艺吗 ,也全由别人作主 ,今天要我去学裁缝 ,我不愿意 ,逃出来 ,挨了一遭打骂之后 ,后天又拖我去学木匠 ,……我那时早晓得莲姑娘不是我的了。我去学木匠那天早晨想要找莲姑娘说句话都被你老

人家禁止了。我只怨自己的命苦，屡次想打断这个念头，怎奈任如何也打不断。上屋里陈八先生可怜我，叫我同他到城内去学生意。我想这或者可以帮助我忘记莲姑娘的事。但是我同他走到离城不过几里路的湖迹渡，我依然一个人折回来了。我不能忘记莲姑娘，我不能离开莲姑娘所住的地方。多亏仙姑庙的王道长可怜我，许我在庙里的戏台下面安身。我时常替他做些杂事。他遇着我没有讨得饭的时候，也把这些吃剩的斋饭把我充饥。我就是这样过一年多的日子。

莲姑（哭）……

少年 一个没有爹娘，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小孩子，日中间还不怎样，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睡在庙前的戏台底下，是多么凄凉，多么可怕的境况啊！烧起火来，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起歌来，哭起来，只听得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间上顶可怕的不是虎豹，也不是鬼怪，就是寂寞啊！

莲姑（泣更哀）……

少年 我寂寞得没有法子，每到太阳落了，山上的鸟儿都归到巢里去了的时候，便一个人慢慢地走到这后面的山上来望这个屋子里的灯光，尤其是莲姑娘窗上的灯光。我一看了这窗上的灯光，好像我还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妈妈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这边山上来喊莲妹出来同玩，我拚命地摘些山花给莲妹戴的时候一样，真不知道多么欢喜，多么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细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灯光，远远望起来越显得朦朦胧胧的，又好像秋天里我捉得许多萤火虫儿，莲妹把它装在蛋壳里一样，真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面痴想，每每被雨点把一身打得透湿，还不觉得，直等那灯光熄了，莲

妹也睡了 ,我才凄凄凉凉地挨到戏台底下去睡。

莲姑 (啜泣)……

祖母 可怜的孩子 ,那不会受凉吗 ?

少年 受凉 ?没有爹娘的孩子有谁管他受不受凉呢 ?并且寂寞比病还要可怕。我只要免得我心里一刻子的寂寞 ,也顾不得病了。我受了一年多的风霜饥饿 ,身子早已坏了。这几天又得了一点病 ,所以有两晚没有来看这边窗上的灯。我自己恐怕到我爹妈的膝下去的时候不远了 ,又听说莲姑娘就是这几天要嫁到陈家里去 ,所以我今晚特再到这边山上来再望望我那两晚没有望见 ,也许以后永远望不见的灯光 ,不想刚到山上便绊着药绳 ,挨了这一枪。……我盼望那一枪把我打死了倒好 ,免得还要受几点钟的苦痛。……不过因为这个缘故 ,我居然能再见莲姑娘一面 ,我这一枪也挨得值得 ,就死也死得值得。莲妹 !我的伤受得很重 ,并且身子又病了。你招扶我一下罢。只要你的手触我一下 ,我的病就会好了 ,我的痛也可以忘记了。莲姑娘你招扶我一晚 ,我只求你这件事。

莲姑 是 ,黄大哥 ,我一定招扶你。

李 有莲姑娘招扶他 ,他的伤一定好得快些。

祖母 可怜的孩子 ,不想他这样爱着莲儿。

黄氏 看起来他这一枪还是为莲儿挨的。可怜病得这样子又受了这样重的伤。他的娘若在世 ,不知道怎样伤心呢。

莲姑 (抚着少年的手)黄大哥。你好好睡。我今晚一定招扶你。

少年 (安慰极了)啊 ,多谢。

福生 (暴怒的口吻)不能 !莲儿 ,快进去。这里有我招扶 ,你不要管。你已经是陈家里的人 ,你怎么好看护他。说起来

成什么话！

莲姑 我怎么会是陈家里的人？

福生 我把你许给陈家里了，你便是陈家里的人。

莲姑 我把我自己许了他，我就是黄家里的人。

福生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不懂事的东西！你怎敢在你父亲面前强嘴！（见莲姑还握着少年的手）你还不放手，替我滚进去。你不要招打。

莲姑 你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放手。

福生 ……（改用一种慈父的口吻）莲儿，你仔细想想，你爹爹不是因为很爱你才把你许给陈家里吗？你爹辛苦半生，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因此不想把你胡乱给人。好容易千选万选，才选了陈家里这样的好人家。还怕陈家里嫌我们猎户出身不大愿意。算是看得你人物还不错，才应允了这门亲事。只望你心满意足地到陈家里去，过半生快乐日子。生了一男半女回门来唤唤外公也算我没有儿子的人的一种福分。不想你这不懂事的东西再三推托，后来经我和你妈仔细劝你，你才回心转意，亲口应允了。……

黄氏 是呀，莲儿你自己还应允了的呀。

莲姑 我因为爹爹再三逼我，我没有法子，只好应允了。原想找个机会和黄大哥商量在过门以前逃到别的地方去。

福生 唔。你居然想逃！

莲姑 想逃。我多久想逃，只是没有机会。第一次打了虎的时候到我家看的人很多，我就想趁那时候逃。刚走到半山遇着屠大爷，我只好转来。后来隔过门的日子越近，你老人家越不肯叫我出去。前几天借着送虎肉才同张二姑娘到仙姑殿去了一回。因为有张二姑娘同走，不好问人，没有找着黄大哥。

福生 找着便怎样？

莲姑 找着了 ,我便约个日子同他跑。

黄氏 安排跑到那里去？

莲姑 跑到城里去。

黄氏 找谁？

莲姑 找张家大姐介绍我到纺纱厂做工去。

福生 唔。

莲姑 不想我没有找着他 ,他倒先到我家来了。像受了重伤的老虎似的抬到我家来了。身体瘦到这个样子 ,腿上还打一个大洞。……流这许多血。黄大哥 ,可怜的黄大哥。我是不离你的了。生 ,死 ,我都不离你。

福生 我偏要你离开他。偏不许你……。你这种不孝的东西。

(猛力想扯开他们的手。但他们死力不放)

莲姑 爹爹！

祖母 (同时)福生！

李 (同时)福生！

黄氏 (同时)噯呀。莲儿 ,你放手罢。

莲姑 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间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

福生 我能够！(暴怒如雷猛力扯开他们的手 ,拖着莲姑望房里走)你这种畜生 ,不要脸的畜生 ,不打你如何晓得厉害。(拖进房里闻扑打声抗争声)哼！你还强嘴不？你还发疯不？你还喊黄大哥不？你还要气死我不？(每问一句打一下)

大家 (同时)福生 福生 ,噯呀 ,不要打。

[皆拥到后房去。台上只剩少年一人 ,死骸似的倒在竹床上 ,闻里面打莲姑声 ,旧病新创一齐裂发。

少年 噯呀。我再不能受了。(忍痛回顾强起取床边猎刀)莲

姑娘 ,我先你一步罢。(自刺其胸而死)

〔里面福生 ;“你还不听说不 ?你还要喊黄大哥不 ?你做陈家里的人不 ?”之声与竹鞭响声 ,哀呼“黄大哥”之声益烈 ,劝解者号哭者的声音伴奏之。

——幕徐下

(选自《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雷 雨(第四幕)

曹 禺

人 物

周朴园——某煤矿公司董事长 ,五十五岁。

周蘩漪——其妻 ,三十五岁。

周萍——其前妻生子 ,年二十八。

周冲——蘩漪生子 ,年十七。

鲁贵——周宅仆人 ,年四十八。

鲁侍萍——其妻 ,某校女佣 ,年四十七。

鲁大海——侍萍前夫之子 ,煤矿工人 ,年二十七。

鲁四凤——鲁贵与侍萍之女 ,年十八 ,周宅使女。

周宅仆人。

景

周宅客厅内。半夜两点钟的光景。

〔开幕时 ,周朴园一人坐在沙发上 ,读文件 ;旁边燃着一个立灯 ,四周是黑暗的。

〔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 ,雨声淅沥可闻 ,窗前帷幕垂下

来了,中间的门紧紧地掩了,由门上玻璃望出去,花园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里,除了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光,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一瞬又是黑漆漆的。

周朴园 (放下文件,呵欠,疲倦地伸一伸腰)来人啦!(取眼镜,擦目,声略高)来人!(擦着眼镜,走到左边饭厅门口,又恢复平常的声调)这儿有人么?(外面闪电,停,走到右边柜前,按铃。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

[仆人上。

仆 人 老爷!

周朴园 我叫了你半天。

仆 人 外面下雨,听不见。

周朴园 (指钟)钟怎么停了?

仆 人 (解释地)每次总是四凤上的,今天她走了,这件事就忘了。

周朴园 什么时候了?

仆 人 嗯,——大概有两点钟了。

周朴园 刚才我叫帐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他们弄清楚了没有?

仆 人 您说寄给济南一个,一个姓鲁的,是么?

周朴园 嗯。

仆 人 预备好了。

[外面闪电,朴园回头望花园。

周朴园 藤萝架那边的电线,太太叫人来修理了么?

仆 人 叫了,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明天再来。

周朴园 那不危险么?

仆 人 可不是么？刚才大少爷的狗走过那儿，碰着那根电线，就给电死了。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圈起来，没有人走那儿。

周朴园 哦。——什么，现在几点了？

仆 人 两点多了。老爷要睡觉么？

周朴园 你请太太下来。

仆 人 太太睡觉了。

周朴园 (无意地)二少爷呢？

仆 人 早睡了。

周朴园 那么，你看看大少爷。

仆 人 大少爷吃完饭出去，还没有回来。

[沉默半晌。]

周朴园 (走向沙发前坐下，寂寞地)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

仆 人 是，老爷，一个人也没有。

周朴园 今天早上没有一个客来。

仆 人 是，老爷。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有家的都在家里呆着。

周朴园 (呵欠，感到更深的空洞)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

仆 人 是，差不多都睡了。

周朴园 好，你去吧。

仆 人 您不要什么东西么？

周朴园 我不要什么。

[仆人由中门下。朴园站起来，在厅中来回沉闷地踱着，又停在右边柜前，拿起侍萍的相片。开了中间的灯。]

[周冲由饭厅上。]

周 冲 (没想到父亲在这儿)爸!

周朴园 (露喜色)你——你没有睡?

周 冲 嗯。

周朴园 找我么?

周 冲 不,我以为母亲在这儿。

周朴园 (失望)哦——你母亲在楼上。

周 冲 没有吧,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她的门锁着。——是的,那也许。——爸,我走了。

周朴园 冲儿,(周冲立)不要走。

周 冲 爸,您有事?

周朴园 没有。(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周 冲 (服从地)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周朴园 你今天吃完饭把克大夫给的药吃了么?

周 冲 吃了。

周朴园 打了球没有?

周 冲 嗯。

周朴园 快活么?

周 冲 嗯。

周朴园 (立起,拉起他的手)为什么,你怕我么?

周 冲 是,爸爸。

周朴园 (干涩地)你像是有点不满意我,是么?

周 冲 (窘迫)我,我说不出来,爸。

[半晌。

[朴园走向沙发,坐下叹一口气。招周冲来,周冲走近。

周朴园 (寂寞地)今天——呃,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

(停)你知道么?

周冲 (冷淡地)不,不知道,爸。

周朴园 (忽然)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你,你不怕么?

周冲 (无表情地)嗯,怕。

周朴园 (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

周冲 (悔怨地)那是我糊涂,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
〔半晌。〕

周朴园 (恳求地)后天我们就搬新房子,你不喜欢么?

周冲 嗯。
〔半晌。〕

周朴园 (责备地望着周冲)你对我说话很少。

周冲 (无神地)嗯,我——我说不出,您平时总像不愿意见我们似的。(嗫嚅地)您今天有点奇怪,我——我——

周朴园 (不愿他向下说)嗯,你去吧!

周冲 是,爸爸。
〔周冲由饭厅下。〕

〔朴园失望地看着他儿子下去,立起,拿起侍萍的照片,寂寞地呆望着四周。关上立灯,面向书房。〕

〔蘩漪由中门上。不做声地走进来,雨衣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发鬓有些湿。颜色是很惨白,整个面部像石膏的塑像。高而白的鼻梁,薄而红的嘴唇死死地刻在脸上,如刻在一个严峻的假面上,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心内的疯狂的火,然而也是冷酷的,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她像是厌弃了一切,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

〔她看见朴园,他惊愕地望着她。〕

周蘩漪 (毫不奇怪地)还没有睡?(立在中门前,不动)

周朴园 你?(走近她,粗而低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了?(望着她,停)冲儿找你一晚上。

周蘩漪 (平常地)我出去走走。

周朴园 这样大的雨,你出去走?

周蘩漪 嗯,——(忽然报复地)我有神经病。

周朴园 我问你,你刚才在哪儿?

周蘩漪 (厌恶地)你不用管。

周朴园 (打量她)你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脱了它?

周蘩漪 (冷冷地,有意义地)我心里发热,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周朴园 (不耐烦地)不要胡言乱语的,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周蘩漪 (无神地望着他,清楚地)在你的家里!

周朴园 (烦恶地)在我的家里?

周蘩漪 (觉得报复的快感,微笑)嗯,在花园里赏雨。

周朴园 一夜晚?

周蘩漪 (快意地)嗯,淋了一夜晚。

[半晌,朴园惊疑地望着她,蘩漪像一座石像地仍站在门前。

周朴园 蘩漪,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

周蘩漪 (冷冷地)不,不,(忽然)你拿的什么?(轻蔑地)哼,又是那个女人的相片!(伸手拿)

周朴园 你可以不看,萍儿母亲的。

周蘩漪 (抢过去了,前走了两步,就向灯下看)萍儿的母亲很好看。

[朴园没有理她,在沙发上坐下。

周蘩漪 我问你,是不是?

周朴园 嗯。

周蘩漪 样子很温存的。

周朴园 (眼睛望着前面)

周蘩漪 她很聪明。

周朴园 (冥想)嗯。

周蘩漪 (高兴地)真年轻。

周朴园 (不自觉地)不,老了。

周蘩漪 (想起)她不是早死了么?

周朴园 嗯,对了,她早死了。

周蘩漪 (放下相片)奇怪,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周朴园 (抬起头,疑惑地)不,不会吧。——你在哪儿见过她吗?

周蘩漪 (忽然)她的名字很雅致,侍萍,侍萍,就是有点丫头气。

周朴园 好,我看你睡去吧。(立起,把相片拿起来)

周蘩漪 拿这个做什么?

周朴园 后天搬家,我怕掉了。

周蘩漪 不,不,(从他手中取过来)放在这儿一晚上,(怪样地笑)不会掉的,我替你守着她。(放在桌上)

周朴园 不要装疯!你现在有点胡闹!

周蘩漪 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周朴园 (愠怒)好,你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周蘩漪 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

周朴园 (严肃地)蘩漪,你走,我叫你上楼去!

周蘩漪 (轻蔑地)不,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暴躁地)我不愿意。

〔半晌。〕

周朴园 (低声)你要注意这儿,(指头)记着克大夫的话,他要你静静地,少说话。明天克大夫还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周蘩漪 谢谢你!(望着前面)明天?哼!

〔周萍低头由饭厅走出,神色忧郁,走向书房。〕

周朴园 萍儿。

周萍 (抬头,惊讶)爸!您还没有睡。

周朴园 (责备地)怎么,现在才回来?

周萍 不,爸,我早回来,我出去买东西去了。

周朴园 你现在做什么?

周萍 我到书房,看看爸写的介绍信在那儿没有。

周朴园 你不是明天早车走么?

周萍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有一趟车,我预备现在就走。

周蘩漪 (忽然)现在?

周萍 嗯。

周蘩漪 (有意义地)心里就这样急么?

周萍 是,母亲。

周朴园 (慈爱地)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

周萍 这时走,明天日初到,找人方便些。

周朴园 信就在书房书桌上,你要现在走也好。

〔周萍点头,走向书房。〕

周朴园 你不用去!(向蘩漪)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

周蘩漪 (看朴园,不信任地)嗯!

〔蘩漪进书房。〕

周朴园 (望蘩漪出,谨慎地)她不愿上楼,回头你先陪她到楼上去,叫底下人好好地伺候她睡觉。

周萍 (无法地)是,爸爸。

周朴园（更小心）你过来！（周萍走近，低声）告诉底下人，叫他们小心点，（烦恶地）我看她的病更重，刚才她忽然一个人出去了。

周萍 出去了？

周朴园 嗯。（严重地）在外面淋了一夜晚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怕这不是好现象。——（觉得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

周萍（不安地）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严重了，事情就会过去的。

周朴园（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不该，再有什么风波。（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蘩漪持信上。〕

周蘩漪（嫌恶地）信在这儿！

周朴园（如梦初醒，向周萍）好，你走吧，我也想睡了。（振起喜色）嗯！后天我们一定搬新房子，（向蘩漪）你好好地休息两天。

周蘩漪（盼望他走）嗯，好。

〔朴园由书房下。〕

周蘩漪（见朴园走出，阴沉地）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

周萍（声略带愤）嗯。

周蘩漪（忽然急躁地）刚才你父亲对你说什么？

周萍（闪避地）他说要我陪你上楼去，请你睡觉。

周蘩漪（冷笑）他应当叫几个人把我拉上去，关起来。

周萍（故意装做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蓼漪 (迸发)你不用瞞我。我知道,我知道,(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周萍 (心悸)不,你不要这样想。

周蓼漪 (奇怪的神色)你?你也骗我?(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周萍 (镇静自己)你不要神经过敏,我送你上楼去。

周蓼漪 (突然地,高声)我不要你送,走开!(抑制着,恨恶地,低声)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地,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个疯子上楼。

周萍 (抑制着自己的烦嫌)那么,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周蓼漪 (不明白地)你上哪儿?

周萍 (不得已地)我要走,我要收拾收拾我的东西。

周蓼漪 (忽然冷静地)我问你,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周萍 (敌对地)你不用问,你自己知道。

周蓼漪 (低声,恐吓地)到底你还是到她那儿去了。

[半晌,蓼漪望周萍,周萍低头。

周萍 (断然,阴沉地)嗯,我去了,我去了,(挑战地)你要怎么样?

周蓼漪 (软下来)不怎么样。(强笑)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你不要怪我。我只问你走了以后,你预备把她怎么样?

周萍 以后?——(贸然地)我娶她!

周蓼漪 (突如其来地)娶她?

周萍 (决定地)嗯。

周蓼漪 (刺心地)父亲呢?

周 萍 (淡然)以后再说。

周蓁漪 (神秘地)萍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周 萍 (不明白)什么？

周蓁漪 (劝诱地)如果今天你不走 ,你父亲那儿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周 萍 不必 ,这件事我认为光明正大 ,我可以跟任何人谈。——她——她不过就是穷点。

周蓁漪 (愤然)你现在说话很像你的弟弟。——(忧郁地)萍 !

周 萍 干什么？

周蓁漪 (阴郁地)你知道你走了以后 ,我会怎么样？

周 萍 不知道。

周蓁漪 (恐惧地)你看看你的父亲 ,你难道想象不出？

周 萍 我不明白你的话。

周蓁漪 (指自己的头)就在这儿 ,你不知道么？

周 萍 (似懂非懂地)怎么讲？

周蓁漪 (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第一 ,那位专家 ,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 ,要我吃药 ,逼我吃药。吃药 ,吃药 ,吃药 !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 ,守着我 ,像看个怪物似地守着我。他们——

周 萍 (烦)我劝你 ,不要这样胡想 ,好不好？

周蓁漪 (不顾地)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 ,“小心 ,小心点 ,她有点疯病 !”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 ,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 ,不敢见我 ,最后铁链子锁着我 ,那我真就成了疯子了。

周 萍 (无办法)唉 ! (看表)不早了 ,给我信吧 ,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周蓁漪 (恳求地)萍 ,这不是不可能的。(乞怜地)萍 ,你想一

想 ,你就一点——就一点无动于衷么 ?

周 萍 你——(故意恶狠地)你自己要走这一条路 ,我有什么办法 ?

周蘩漪 (愤怒地)什么 ,你忘记你自己的母亲也是被你父亲气死的么 ?

周 萍 (一了百了 ,更狠毒地激惹她)我母亲不像你 ,她懂得爱 !她爱她自己的儿子 ,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周蘩漪 (爆发 ,眼睛射出疯狂的火)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么 ?你忘了就在这屋子 ,三年前的你么 ?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 ;你忘了 ,我们——(突停 ,压制自己 ,冷笑)哦 ,这是过去的事 ,我不提了。

[周萍低头 ,身发颤 ,坐沙发上 ,悔恨抓着他的心 ,面上筋肉成不自然的拘挛。

周蘩漪 (她转向他 ,哭声 ,失望地说着)哦 ,萍 ,好了。这一次我求你 ,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 ,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 ,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哀婉地诉出)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 ,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 ,是整月 ,整年地 ,以至到我死 ,才算完。他厌恶我 ,你的父亲 ,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 ,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 ,是疯子 ,萍 ! ——

周 萍 (心乱)你 ,你别说了。

周蘩漪 (急迫地)萍 ,我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没有一个可信的人 ,我现在求你 ,你先不要走——

周 萍 (躲闪地)不 ,不成。

周蘩漪 (恳求地)即使你要走 ,你带我也离开这儿——

周 萍 (恐惧地)什么。你简直胡说 !

周蘩漪 (恳求地)不 ,不 ,你带我走 ,——带我离开这儿 ,(不顾

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周萍 (惊惧地望着她,退后,半晌,颤声)我——我怕你真疯了!

周蘩漪 (安慰地)不,你不要这样说话。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你什么我都清楚。(诱惑地笑,向周萍奇怪地招着手,更诱惑地笑)你过来,你——你怕什么?

周萍 (望着她,忍不住地狂喊出来)哦,我不要你这样笑!(更重)不要你这样对我笑!(苦恼地打着自己的头)哦,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

周蘩漪 (酸楚地)我这样累你么?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了。

周萍 (痛苦地)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么?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闹就因为自己恨——恨我自己么?

周蘩漪 (冷冷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郑重地)萍,今天我做错了,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

周萍 什么?

周蘩漪 (清清楚楚地)叫她回来还来得及。

周萍 (走到她面前,声沉重,慢说)你给我滚开!

周蘩漪 (顿,又缓缓地)什么?

周萍 你现在不像明白人,你上楼睡觉去吧。

周蘩漪 (明白自己的命运)那么,完了。

周萍 (疲倦地)嗯,你去吧。

周蘩漪 (绝望,沉郁地)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

周萍 (惊)什么,你刚才是到鲁家去了?

周蘩漪 (坐下)嗯,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

周萍 (悔恨)什么时候你在那里？

周蘩漪 (低头)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

周萍 (急切)你呢？

周蘩漪 (无神地望着前面)就走到窗户前面站着。

周萍 那么有一个女人叹气的声音是你么？

周蘩漪 嗯。

周萍 后来,你又在那里站多半天？

周蘩漪 (慢而清朗地)大概是直等到你走。

周萍 哦！(走到她身旁,低声)那窗户是你关上的,是么？

周蘩漪 (更低的声音,阴沉地)嗯,我。

周萍 (恨极,恶毒地)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周蘩漪 (抬起头)什么？

周萍 (暴烈地)你真是一个疯子！

周蘩漪 (无表情地望着他)你要怎么样？

周萍 (狠恶地)我要你死！再见吧！

[周萍由饭厅急走下,门猝然地关上。

周蘩漪 (呆滞地坐了一下,望着饭厅的门。瞥见侍萍的相片,拿在手上,低声,阴郁地)这是你的孩子！(缓缓扯下硬卡片贴的相纸,一片一片地撕碎。沉静地立起来,走了两步)奇怪,心里静得很！

[中门轻轻推开,蘩漪回头,鲁贵缓缓地走进来。他的狡黠的眼睛,望着她笑着。

鲁贵 (鞠躬,身略弯)太太,您好。

周蘩漪 (略惊)你来做什么？

鲁贵 (假笑)给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周蘩漪 (镇静)哦,你刚才在门口？

鲁贵 (低声)对了。(更秘密地)我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

我——(假笑)我就没敢进来。

周蘩漪 (沉静地,不为所迫)你原来要做什么?

鲁 贵 (有把握地)原来我倒是想报告给太太,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们家里去。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那我就不必多说了。

周蘩漪 (嫌恶地)你现在想怎么样?

鲁 贵 (倨傲地)我想见见老爷。

周蘩漪 老爷睡觉了,你要见他什么事?

鲁 贵 没有什么,要是太太愿意办,不找老爷也可以。——(着重,有意义地)都看太太要怎么样。

周蘩漪 (半晌,忍下来)你说吧,我也许可以帮你的忙。

鲁 贵 (重复一遍,狡黠地)要是太太愿意做主,不叫我见老爷,多麻烦,(假笑)那就大家都省事了。

周蘩漪 (仍不露声色)什么,你说吧。

鲁 贵 (谄媚地)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积德了。——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饭吃。

周蘩漪 (不高兴地)你,你以为我——(转缓和)好,那也没有什么。

鲁 贵 (得意地)谢谢太太。(伶俐地)那么就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周蘩漪 (爽快地)你们在搬了新房子后一天来吧。

鲁 贵 (行礼)谢谢太太恩典!(忽然)我忘了,太太,您没见着二少爷么?

周蘩漪 没有。

鲁 贵 您刚才不是叫二少爷赏给我们一百块钱么?

周蘩漪 (烦厌地)嗯?

鲁 贵 (婉转地)可是,可是都叫我们少爷回了。

周蘩漪 你们少爷？

鲁 贵 (解释地)就是大海——我那个狗食的儿子。

周蘩漪 怎么样？

鲁 贵 (很文雅地)我们的侍萍,实在还不知道呢。

周蘩漪 (惊,低声)侍萍?(沉下脸)谁是侍萍？

鲁 贵 (以为自己被轻视了,侮慢地)侍萍就是侍萍,我的家里的——就是鲁妈。

周蘩漪 你说鲁妈,她叫侍萍？

鲁 贵 (自夸地)她也念过书。名字是很雅气的。

周蘩漪 “侍萍”那两个字怎么写,你知道么？

鲁 贵 我,我,(为难,勉强笑出来)我记不得了。反正那个萍字是跟大少爷名字的萍我记得是一样的。

周蘩漪 哦!(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来对上,给他看)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鲁 贵 (看了一会,抬起头)不认识,太太。

周蘩漪 (急切地)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她的么?(略停)你想想看,往近处想。

鲁 贵 (摇头)没有一个,太太,没有一个。(突然疑惧地)太太,您怎么？

周蘩漪 (回思,自己疑惑)多半我是胡思乱想。(坐下)

鲁 贵 (贪婪地)啊,太太,您刚才不是赏我们一百块么?可是我们大海又把钱回了,您想——

[中门渐渐推开。

鲁 贵 (回头)谁？

[大海由中门进,衣服俱湿,脸色阴沉,眼不安地向四面望,疲倦,憎恨在他举动里显明地露出来。蘩漪惊讶地望着他。

鲁大海 (向鲁贵)你在这儿!

鲁 贵 (讨厌他的儿子)嗯,你怎么进来的?

鲁大海 (冰冷地)铁门关着,叫不开,我爬墙进来的。

鲁 贵 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去看看你妈,找四凤怎么样了?

鲁大海 (用一块湿手巾擦着脸上的雨水)四凤没找着,妈在门外等着呢。(沉重地)你看见四凤了么?

鲁 贵 (轻蔑)没有,我没有看见。(觉得大海小题大做,烦恶地皱着眉毛)不要管她,她一会儿就会回家。(走近大海)你跟我回去。周家的事情也受了,都完了,走吧!

鲁大海 我不走。

鲁 贵 你要干什么?

鲁大海 你也别走,——你先给我把这儿大少爷叫出来,我找不着他。

鲁 贵 (疑惧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你要怎么样?我刚弄好,你是又要惹祸?

鲁大海 (冷静地)没有什么,我只想跟他谈谈。

鲁 贵 (不信地)我看你不对,你大概又要——

鲁大海 (暴躁地,抓着鲁贵的领口)你找不找?

鲁 贵 (怯弱地)我找,我找,你先放下我。

鲁大海 好,(放开他)你去吧。

鲁 贵 大海,你,你得答应我,你可是就跟大少爷说两句话,你不会——

鲁大海 嗯,我告诉你,我不是打架来的。

鲁 贵 真的?

鲁大海 (可怕地走到鲁贵的面前,低声)你去不去?

鲁 贵 我,我,大海,你,你——

周蓁漪 (镇静地)鲁贵,你去叫他出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鲁贵 也好,(向大海)可是我请完大少爷,我就从那门走了,我,(笑)我有点事。

鲁大海 (命令地)你叫他们把门开开,让妈进来,领她在房里避一避雨。

鲁贵 好好,(向饭厅下)完了,我可有事。我就走了。

鲁大海 站住!(走前一步,低声)你进去,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哼!

鲁贵 (生气)你,你,你——(低声,自语)这个小王八蛋!(没法子,走进饭厅下)

周蓁漪 (立起)你是谁?

鲁大海 (粗鲁地)四凤的哥哥。

周蓁漪 (柔声)你是到这儿来找她么?你要见我们大少爷么?

鲁大海 嗯。

周蓁漪 (眼色阴沉地)我怕他会不见你。

鲁大海 (冷静地)那倒许。

周蓁漪 (缓缓地)听说他现在就要上车。

鲁大海 (回头)什么!

周蓁漪 (阴沉的暗示)他现在就要走。

鲁大海 (愤怒地)他要跑了,他——

周蓁漪 嗯,他——

[周萍由饭厅上,脸上有些慌,他看见大海,勉强地点一点头,声音略有点颤,他极力在镇静自己。

周萍 (向大海)哦!

鲁大海 好。你还在这儿,(回头)你叫这位太太走开,我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

周萍 (望着蓁漪,她不动,再走到她面前)请您上楼去吧。

周蘩漪 好！（昂首由饭厅下）

〔半晌。二人都紧紧地握着拳，大海愤愤地望着他，二人不动。〕

周萍（耐不住，声略颤）没想到你现在到这儿来。

鲁大海（阴沉沉）听说你要走。

周萍（惊，略镇静，强笑）不过现在也赶得上，你来得还是时候，你预备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鲁大海（狠恶地笑一笑）你准备好了？

周萍（沉郁地望着他）嗯。

鲁大海（走到他面前）你！（用力地击着周萍的脸，方才的创伤又破，血向下流）

周萍（握着拳抑制自己）你，你，——（忍下去，由袋内抽出白绸手绢擦脸上的血）

鲁大海（切齿地）哼？现在你要跑了！

〔半晌。〕

周萍（压下自己的怒气，辩白地，故意用低沉的声音）我早有这个计划。

鲁大海（恶狠地笑）早有这个计划？

周萍（平静下来）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

鲁大海 误会？（看自己手上的血，擦在身上）我对你没有误会，我知道你是没有血性，只顾自己的一个十足的混蛋。

周萍（柔和地）我们两次见面，都是我性子最坏的时候，叫你得着一个最坏的印象。

鲁大海（轻蔑地）不用推托，你是个少爷，你心地混帐，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

周萍（看出大海的神气，失望地）现在我想辩白是没有用

的。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平静地)你把你的枪或者刀拿出来吧。我愿意任你收拾我。

鲁大海 (侮蔑地)你会这样大方,——在你家里,你很聪明!哼,可是你不值得我这样,我现在还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

周萍 (直视大海,有勇气地)我想你以为我现在是怕你。你错了,与其说我怕你,不如说我怕我自己;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我不愿做错第二件事。

鲁大海 (嘲笑地)我看像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刚才要不是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宰了你!(恐吓地)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心里。

周萍 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辛酸地)你以为我怕死,我不,我不,我恨活着,我欢迎你来。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

鲁大海 (厌恨地)哦,你——活厌了,可是你还拉着我年轻的糊涂妹妹陪着你,陪着你。

周萍 (无法,强笑)你说我自私么?你以为我是真没有心肝,跟她开开心就完了么?你问问你的妹妹,她知道我是真爱她。她现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

鲁大海 你倒说得很好!(突然)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娶她?

周萍 (略顿)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环境太坏。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

鲁大海 (辛辣地)哦,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跟她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你的董事长爸爸。他们叫你随便就丢掉她,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对不对?

周萍（忍耐不下）我要你问问四凤，她知道我这次出去，是离开了家庭，设法脱离了父亲，有机会好跟她结婚的。

鲁大海（嘲弄）你推得很好。那么像你深更半夜的，刚才跑到我家里，你怎样推托呢？

周萍（迸发，激烈地）我所说的话不是推托，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我现在看你是四凤的哥哥，我才这样说。我爱四凤，她也爱我，我们都年轻，我们都是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她，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方。

鲁大海 这么，你反而很有理了。可是，董事长大少爷，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

周萍（略顿，嗫嚅）那，那——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女人逼着我，激成我这样的。

鲁大海（紧张地，低声）什么，还有一个女人？

周萍 嗯，就是你刚才见过的那位太太。

鲁大海 她？

周萍（苦恼地）她是我的后母！——哦，我压在心里多少年，我当谁也不敢说——她念过书，她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她，——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她要我——（突停）那自然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鲁大海 四凤知道么？

周萍 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含着苦痛的眼泪，苦闷地）那时我太糊涂，以后我越过越怕，越恨，越厌恶。我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你懂么？我要离开她，然而她不放松我。她拉着我不放我。她是个鬼，她什么都不顾忌。我真活厌了，你明白么？我喝酒，胡闹，我只要离开她，我死都愿意。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外面都装得很正经的女人。过

后我见着四凤 ,四凤叫我明白 ,叫我又活了一年。

鲁大海 (不觉吐出一口气)哦。

周 萍 这些话多少年我对谁也说不出的 ,然而——(缓慢地)奇怪 ,我忽然跟你说了。

鲁大海 (阴沉地)那大概是你父亲的报应。

周 萍 (没想到 ,厌恶地)你 ,你胡说 ! (觉得方才太冲动 ,对一个这么不相识的人说出心中的话。半晌 ,镇静下 ,自己想方才脱口说出的原因 ,忽然 ,慢慢地)我告诉你 ,因为我认你是四凤的哥哥 ,我要你相信我的诚心 ,我没有一点骗她。

鲁大海 (略露善意)那么你真预备要四凤么 ? 你知道四凤是个傻孩子 ,她不会再嫁第二个人。

周 萍 (诚恳地)嗯 ,我今天走了 ,过了一二个月 ,我就来接她。

鲁大海 可是董事长少爷 ,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 ?

周 萍 (由衣袋取出一封信)你可以看这封信 ,这是我刚才写给她的 ,就说的这件事。

鲁大海 (故意回避地)用不着给我看 ,我——没有工夫 !

周 萍 (半晌 ,抬头)那我现在再没有什么旁的保证 ,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是我的担保。你再不相信我 ,我现在人还是在你手里。

鲁大海 (辛酸地)周大少爷 ,你想想这样我就完了么 ? (恶狠地)你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 ? (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枪来)

周 萍 (惊慌)你要怎么样 ?

鲁大海 (恨恶地)我要杀了你。你父亲虽坏 ,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 ,最没有劲的东西。

周 萍 哦。好 ,你来吧 ! (骇惧地闭上目)

鲁大海 可是——(叹了一口气,递手枪与周萍)你还是拿去吧。

这是你们矿上的东西。

周萍 (莫明其妙地)怎么?(接下枪)

鲁大海 (苦闷地)没有什么。老太太们最糊涂。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是她的命,只要你能够多叫四凤好好地活着,我只好不提什么了。

[萍还想说话,大海挥手,叫他不必要再说,周萍沉郁地到桌前把枪放好。

鲁大海 (命令地)那么请你把我的妹妹叫出来吧。

周萍 (奇怪)什么?

鲁大海 四凤啊——她自然在你这儿。

周萍 没有,没有。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呢。

鲁大海 (疑惑地)那奇怪,我同我妈在雨里找了她两个钟头,不见她。我想自然在这儿。

周萍 (担心)她在雨里走了两个钟头,她——她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么?

鲁大海 (肯定地)半夜里她会到哪儿去?

周萍 (突然恐惧)啊,她不会——(坐下呆望)

鲁大海 (明白)你以为——不,她不会,(轻蔑地)不,我想她没有这个胆量。

周萍 (颤抖地)不,她会的。你不知道她。她爱脸,她性子强,她——不过她应当先见我,她(仿佛已经看见她溺在河里)不该这样冒失。

[半晌。

鲁大海 (忽然)哼,你装得好,你想骗过我,你?——她在你这儿!她在你这儿!

[外面远处口哨声。

周 萍 (以手止之)不 ,你不要嚷。(哨声近 ,喜色)她 ,她来了 !我听见她 !

鲁大海 什么 ?

周 萍 这是她的声音 ,我们每次见面 ,是这样的。

鲁大海 她在哪儿 ?

鲁大海 大概就在花园里 ?

[周萍开窗吹哨 ,应声更近。

周 萍 (回头 ,眼含着眼泪 ,笑)她来了 !

[中门敲门声。

周 萍 (向大海)你先暂时在旁边屋子躲一躲 ,她没想到你在这儿。我想她再受不得惊了。

[忙引大海至饭厅门 ,大海下。

[外面的声音 :(低)萍 !

周 萍 (忙跑至中门)凤儿 ! (开门)进来 !

[四凤由中门进 ,头发散乱 ,衣服湿透 ,眼泪同雨水流在脸上 ,眼角粘着淋漓的鬢发 ,衣裳贴着皮肤 ,雨后的寒冷逼着她发抖 ,她的牙齿上下地震战着。她见周萍如同失路的孩子再见着母亲 ,呆呆地望着他。

鲁四凤 萍 !

周 萍 (感动地)凤。

鲁四凤 (胆怯地)没有人吧。

周 萍 (难过 ,怜悯地)没有。(拉着她的手)

鲁四凤 (放开胆)哦 !萍 ! (抱着周萍抽咽)

周 萍 (如许久未见她)你怎么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找着我 ? (止不住地)你怎么进来的 ?

鲁四凤 我从小门偷进来的。

周 萍 凤 ,你的手冰凉 ,你先换一换衣服。

鲁四凤 不 ,萍 ,(抽咽)让我先看看你。

周 萍 (引她到沙发 ,坐在自己一旁 ,热烈地)你 ,你上哪儿去了 ,凤 ?

鲁四凤 (看看他 ,含着眼泪微笑)萍 ,你还在这儿 ,我好像隔了多年一样。

周 萍 (顺手拿起沙发上的一床紫线毯给她围上)我可怜的女儿 ,你怎么这样傻 ,你上哪儿去了 ?我的傻孩子 !

鲁四凤 (擦着眼泪 ,拉着周萍的手 ,周萍蹲在旁边)我一个人 在雨里跑 ,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 ,前面我只看见 模模糊糊的一片 ,我什么都忘了 ,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 ,可是我怕 ,我拚命地跑 ,我想找着我们门口那一条河跳。

周 萍 (紧握着四凤的手)凤 !

鲁四凤 ——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我总找不着。

周 萍 哦 ,凤 ,我对不起你 ,原谅我 ,是我叫你这样 ,你原谅我 ,你不要怨我。

鲁四凤 萍 ,我怎么也不会怨你的。我糊糊涂涂又碰到这儿 ,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 ,我忽然想死了。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 ,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我爱我的母亲 ,我怕我刚才对她起的誓 ,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 ,我情愿不活着。可是 ,我刚要碰那根电线 ,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 ,我想到你在屋子里。哦 ,萍 ,我突然觉得 ,我不能这样就死 ,我不能一个人死 ,我丢不了你。我想起来 ,世界大的很 ,我们可以走 ,我们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萍啊 ,你——

周 萍 (沉重地)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 ?

鲁四凤 (急切地)就是这一条路 ,萍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 ,(辛酸地)哥哥恨死我 ,母亲我是没有脸见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我只有你 ,萍 ,(哀告地)你明

天带我去吧。

〔半晌。〕

周 萍 (沉重地摇着头)不,不——

鲁四凤 (失望地)萍。

周 萍 (望着她,沉重地)不,不——我们现在就走。

鲁四凤 (不相信地)现在就走?

周 萍 (怜惜地)嗯,我原来打算一个人现在走,以后再来接你,不过现在不必了。

鲁四凤 (不信地)真的,一块儿走么?

周 萍 嗯,真的。

鲁四凤 (狂喜地,扔下线毯,立起,亲周萍的一手,一面擦着眼泪)真的,真的,真的,萍,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你是我——哦,我爱你!(在他身下流泪)

周 萍 (感动地,用手绢擦着眼泪)凤,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不分离了。

鲁四凤 (自慰地,在周萍的怀里)嗯,我们离开这儿了,不分离了。

周 萍 (约束自己)好,凤,走以前我们先见见一个人。见完他我们就走。

鲁四凤 一个人?

周 萍 你哥哥。

鲁四凤 哥哥?

周 萍 他找你,他就在饭厅里头。

鲁四凤 (恐惧地)不,不,你不要见他,他恨你,他会害你的。走吧,我们就走吧。

周 萍 (安慰地)我已经见过他。——我们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不可挽回地)不然我们也走不了的。

鲁四凤 (胆怯)可是 ,萍 ,你——

〔周萍走到饭厅门口 ,开门。〕

周 萍 (叫)鲁大海 ! 鲁大海 ! ——咦 ,他不在这儿 ,奇怪 ,也许他从饭厅的门出去了。(望着四凤)

鲁四凤 (走到周萍面前 ,哀告地)萍。不要管他 ,我们走吧。
(拉他向中门走)我们就这样走吧。

〔四凤拉周萍至中门 ,中门开 ,鲁妈与大海进。〕

〔两点钟内鲁妈的样子另变了一个人。声音因为在雨里叫喊哭号已经暗哑 ,眼皮失望地向下垂 ,前额的皱纹很深地刻在上面 ,过度的刺激使着她变成了呆滞 ,整个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她的衣服像是已烘干了一部分 ,头发还有些湿 ,鬓角凌乱地贴着湿的头发。她的手在颤 ,很小心地走进来。〕

鲁四凤 (惊惧)妈 ! (畏缩)

〔略顿 ,鲁妈哀怜地望着四凤。〕

鲁侍萍 (伸出手向四凤 ,哀痛地)凤儿 ,来 !

〔四凤跑至母亲面前 ,跪下。〕

鲁四凤 妈 ! (抱着母亲的膝)

鲁侍萍 (抚摸四凤的头顶 ,痛惜地)孩子 ,我的可怜的孩子。

鲁四凤 (泣不成声地)妈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忘了您的话了。

鲁侍萍 (扶起四凤)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

鲁四凤 (低头)我疼您 ,妈 ,我怕 ,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 ,看不起我 ,我不敢告诉您。

鲁侍萍 (沉痛地)这还是你的妈太糊涂了 ,我早该想到的。
(酸苦地)然而天 ,这谁又料得到 ,天底下会有这种事 ,偏偏又叫我的孩子们遇着呢 ? 哦 ,你们妈的命太苦 ,我们的命也

太苦了。

鲁大海 (冷淡地)妈,我们走吧,四凤先跟我们回去。——我已经跟他(指周萍)商量好了,他先走,以后他再接四凤。

鲁侍萍 (迷惑地)谁说的?谁说的?

鲁大海 (冷冷地望着鲁妈)妈,我知道您的意思,自然只有这么办。所以,周家的事我以后也不提了,让他们去吧。

鲁侍萍 (迷惑,坐下)什么?让他们去?

周萍 (嗫嚅)鲁奶奶,请您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地待她,我们现在决定就走。

鲁侍萍 (拉着四凤的手,颤抖地)凤,你,你要跟他走?

鲁四凤 (低头,不得已紧握着鲁妈的手)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鲁侍萍 (忍不住)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

鲁大海 (奇怪地)妈,您怎么?

鲁侍萍 (站起)不,不成!

鲁四凤 (着急)妈!

鲁侍萍 (不顾她,拉着她的手)我们走吧。(向大海)你出去叫一辆洋车,四凤大概走不动了。我们走,赶快走。

鲁四凤 (死命地退缩)妈,您不能这样做。

鲁侍萍 不,不成!(呆滞地,单调地)走,走。

鲁四凤 (哀求)妈,您愿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么?

周萍 (走向鲁妈前)鲁奶奶,我知道我对不起您。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现在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您——

鲁大海 妈,(不懂地)您这一次,我可明白了!

鲁侍萍 (不得已,严厉地)你先去雇车去!(向四凤)凤儿,你听着,我情愿你没有,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走吧!

〔大海刚至门口 ,四凤喊一声。

鲁四凤 (喊)啊 ,妈 ,妈 ! (晕倒在母亲怀里)

鲁侍萍 (抱着四凤)我的孩子 ,你——

周 萍 (急)她晕过去了。

〔鲁妈按着她的前额 ,低声唤“四凤” ,忍不住地泣下。

〔周萍向饭厅跑。

鲁大海 不用去——不要紧 ,一点凉水就好。她小时就这样。

〔周萍拿凉水洒在她面上 ,四凤渐醒 ,面呈死白色。

鲁侍萍 (拿凉水灌四凤)凤儿 ,好孩子。你回来 ,你回来。——我的苦命的孩子。

鲁四凤 (口渐张眼睁开 ,喘出一口气)啊 ,妈 !

鲁侍萍 (安慰地)孩子 ,你不要怪妈心狠 ,妈的苦说不出。

鲁四凤 (叹出一口气)妈 !

鲁侍萍 什么 ? 凤儿。

鲁四凤 我 ,我不能不告诉你 ,萍 !

周 萍 凤 ,你好点了没有 ?

鲁四凤 萍 ,我 ,总是瞒着你 ;也不肯告诉您 (乞怜地望着鲁妈)妈 ,您——

鲁侍萍 什么 ,孩子 ,快说。

鲁四凤 (抽咽)我 ,我—— (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 (大哭)

鲁侍萍 (切迫地)怎样 ,你说你有—— (过受打击 ,不动)

周 萍 (拉起四凤的手)四凤 ! 怎么 ,真的 ,你——

鲁四凤 (哭)嗯。

周 萍 (悲喜交集)什么时候 ? 什么时候 ?

鲁四凤 (低头)大概已经三个月。

周 萍 (快慰地)哦 ,四凤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我的——

鲁侍萍 (低声)天哪。

周萍 (走向鲁妈)鲁奶奶,您无论如何不要再固执哪,都是我错了,我求您!(跪下)我求您放了她吧。我敢保我以后对得起她,对得起您。

鲁四凤 (立起,走到鲁妈面前跪下)妈,您可怜可怜我们,答应我们,让我们走吧。

鲁侍萍 (不做声,坐着,发痴)我是在做梦。我的儿女,我自己生的儿女,三十年工夫——哦,天哪,(掩面哭,挥手)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转过头去)

周萍 谢谢您!(立起)我们走吧。凤!(四凤起)

鲁侍萍 (回头,不自主地)不,不能够!

[四凤又跪下。

鲁四凤 (哀求)妈,您,您是怎么?我的心定了。不管他是富,是穷,不管他是谁,我是他的了。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我看得见的只有他,妈,我现在到了这一步: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他是什么,我也跟他是什么。妈,您难道不明白,我——

鲁侍萍 (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说,苦痛地)孩子。

鲁大海 妈,妹妹既然是闹到这样,让她去了也好。

周萍 (阴沉地)鲁奶奶,您心里要是一定不放她,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自己走了。凤!

鲁四凤 (摇头)萍!(还望着鲁妈)妈!

鲁侍萍 (沉重的悲伤,低声)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伤心地)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

次也就自然地跟着来。——(摸着四凤的头)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他们应当好好地活着,享着福。冤孽是在我心里头,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他们快活,谁晓得就是罪过?他们年轻,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心做了什么错。(立起,望着天)今天晚上,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这罪过我知道,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的儿女们都是好孩子,心地干净的,那么,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回过头)凤儿,——

鲁四凤 (不安地)妈,您心里难过,——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鲁侍萍 (回转头。和蔼地)没有什么。(微笑)你起来,凤儿,你们一块儿走吧。

鲁四凤 (立起,感动地,抱着她的母亲)妈!

周萍 去,(看表)不早了,还只有二十五分钟,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走吧。

鲁侍萍 (沉静地)不,你们这次走,是在黑地里走,不要惊动旁人。(向大海)大海,你去叫车去,我要回去,你送他们到车站。

鲁大海 嗯。

〔大海由中门下。〕

鲁侍萍 (向四凤哀婉地)过来,我的孩子,让我好好地亲一亲。(四凤过来抱母;鲁妈向周萍)你也来,让我也看你一下。(周萍至前,低头,鲁妈望他擦眼泪)好,你们走吧——我要你们两个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

周萍 您说吧。

鲁侍萍 你们不答应,我还是不要四凤走的。

鲁四凤 妈,您说吧,我答应。

鲁侍萍 (看他们两人)你们这次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

今天离开 ,你们无论生死 ,永远也不许见我。

鲁四凤 (难过)妈 ,那不——

周 萍 (眼色 ,低声)她现在很难过 ,才说这样的话 ,过后 ,她就会好了的。

鲁四凤 嗯 ,也好 ,——妈 ,那我们走吧。

[四凤跪下 ,向鲁妈叩头 ,四凤落泪 ,鲁妈竭力忍着。

鲁侍萍 (挥手)走吧 !

周 萍 我们从饭厅里出去吧 ,饭厅里还放着我几件东西。

[三人——周萍 ,四凤 ,鲁妈——走到饭厅门口 ,饭厅门开。蘩漪走出 ,三人俱惊视。

鲁四凤 (失声)太太 !

周蘩漪 (沉稳地)咦 ,你们到哪儿去 ?外面还打着雷呢 !

周 萍 (向蘩漪)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 !

周蘩漪 嗯 ,不只我 ,还有人呢。(向饭厅上)出来呀 ,你 !

[周冲由饭厅上 ,畏缩地。

鲁四凤 (惊愕)二少爷 !

周 冲 (不安地)四凤 !

周 萍 (不高兴 ,向弟)弟弟 ,你怎么这样不懂事 ?

周 冲 (莫明其妙地)妈叫我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蘩漪 (冷冷地)现在你就明白了。

周 萍 (焦躁 ,向蘩漪)你这是干什么 ?

周蘩漪 (嘲弄地)我叫你弟弟来给你们送行。

周 萍 (气愤)你真卑——

周 冲 哥哥 !

周 萍 弟弟 ,我对不起 !——(突向蘩漪)不过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 !

周冲 (迷惑地)妈,这是怎么回事?

周蓁漪 你看哪!(向四凤)四凤,你预备上哪儿去?

鲁四凤 (嗫嚅)我……我?……

周萍 不要说一句瞎话。告诉他们,挺起胸来告诉他们,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

周冲 (明白)什么,四凤,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

鲁四凤 嗯,二少爷,我,我是——

周冲 (半质问地)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鲁四凤 我不是不告诉你;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找我,因为我——我已经不是个好女人。

周萍 (向四凤)不,你为什么说自己不好?你告诉他们!(指蓁漪)告诉他们,说你就要嫁我!

周冲 (略惊)四凤,你——

周蓁漪 (向周冲)现在你明白了。(周冲低头)

周萍 (突向蓁漪,刻毒地)你真没有一点心肝!你以为你的儿子会替——会破坏么?弟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意思,你说,你预备对我怎么样?说!哥哥都会原谅你。

[周冲望蓁漪,又望四凤,自己低头。]

周蓁漪 冲儿,说呀!(半晌,急促)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为什么抓着四凤问?你为什么抓着哥哥说话呀?(又顿。众人俱看周冲,周冲不语)冲儿你说呀,你怎么,你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你难道见着自己心上喜欢的人叫人抢去,一点儿都不动气么?

周冲 (抬头,羔羊似地)不,不,妈!(又望四凤,低头)只要四凤愿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周萍 (走到周冲面前,拉着他的手)哦,我的好弟弟,我的明白弟弟!

周冲（疑惑地，思考地）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我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

周萍（感激地）不过，弟弟——

周冲（望着周萍热烈的神色，退缩地）不，你把她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

周蓢漪（整个幻灭，失望）哦，你呀！（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周冲（受侮地）妈！

周萍（惊）你是怎么回事？

周蓢漪（昏乱地）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你真是糊涂虫，没有一点生气的。你还是你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我看错你了——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周萍（不平地）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么？你这样说话。

周蓢漪（痛苦地）萍，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

周冲（难过地）妈，您怎么？

周蓢漪（丢弃了拘束）我叫他来的时候，我早已忘了我自己，（向周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周冲（心痛地）哦，妈。

周萍（眼色向周冲）她病了。（向蓢漪）你跟我上楼去吧！你大概是该歇一歇。

周蓢漪 胡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神经上没有一点病。你

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揩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周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

周 冲 (痛极)妈,我最爱的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周 萍 你先不要管她,她在发疯!

周 蓢漪 (激烈地)不要学你的父亲。没有疯——我这是没有疯!我要你说,我要你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的一口气!

周 萍 (狼狈地)你叫我说什么?我看你上楼睡去吧。

周 蓢漪 (冷笑)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大家俱惊,略顿。〕

周 冲 (无可奈何地)妈!

周 蓢漪 (不顾地)告诉他们,告诉四凤,告诉她!

鲁四凤 (忍不住)妈呀!(投入鲁妈怀)

周 萍 (望着弟弟,转向蓢漪)你这是何苦!过去的事你何必说呢?叫弟弟一生不快活。

周 蓢漪 (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周 萍 (苦恼)哦,弟弟!你看弟弟可怜的样子,你要是有一点母亲的心——

周 蓢漪 (报复地)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你记着,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周 萍 (愤怒)你胡说,我没有,我没有欺骗他!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蓢漪冷笑)——(向四凤)不要理她,她疯了,我们走吧。

周蘩漪 不用走,大门锁了。你父亲就下来,我派人叫他来的。

鲁侍萍 哦,太太!

周萍 你这是干什么?

周蘩漪 (冷冷地)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你们再走。

(喊)朴园,朴园!……

周冲 妈,您不要!

周萍 (走到蘩漪面前)疯子,你敢再喊!

[蘩漪跑到书房门口,喊。

鲁侍萍 (慌)四凤,我们出去。

周蘩漪 不,他来了!

[朴园由书房进,大家俱不动,静寂若死。

周朴园 (在门口)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

周蘩漪 (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周朴园 (见鲁妈,四凤在一起,惊)啊,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周蘩漪 (拉四凤向朴园)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指着朴园向四凤)叫他爸爸!(指着鲁妈向朴园)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鲁侍萍 太太!

周蘩漪 萍,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给这个妈叩头。

周萍 (难堪)爸爸,我,我——

周朴园 (明白地)怎么——(向鲁妈)侍萍,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周蘩漪 (惊)什么?

鲁侍萍 (慌)不,不,您弄错了。

周朴园 (悔恨地)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

鲁侍萍 不,不!(低头)啊!天!

周蓼漪（惊愕地）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周朴园 嗯。（烦厌地）蓼漪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周蓼漪 天哪！

〔半晌。四凤苦闷地叫了一声，看着她的母亲，鲁妈痛苦地低着头。周萍脑筋昏乱，迷惑地望着父亲，同鲁妈。这时蓼漪渐渐移到周冲身边，现在她突然发见一个更悲惨的命运，逐渐地使她同情周萍，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她不自主地愧恨地望着自己的冲儿。〕

周朴园（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周萍（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周朴园（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萍（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鲁四凤（向母痛苦地）哦，妈！

周朴园（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周萍（向鲁妈）您——您是我的——

鲁侍萍（不自主地）萍——（回头抽咽）

周朴园 跪下 ,萍儿 ! 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这是你的生母。

鲁四凤 (昏乱地)妈 ,这不会是真的。

鲁侍萍 (不语 ,抽咽)

周蘩漪 (笑向周萍 ,悔恨地)萍 ,我 ,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 ,萍——

周 萍 (怪笑 ,向朴园)父亲 ! (怪笑 ,向鲁妈)母亲 ! (看四凤 ,指她)你——

鲁四凤 (与周萍互视怪笑 ,忽然忍不住)啊 ,天 ! (由中门跑下)

[周萍扑在沙发上 ,鲁妈死气沉沉地立着。

周蘩漪 (急喊)四凤 ! 四凤 ! (转向周冲)冲儿 ,她的样子不大对 ,你赶快出去看她。

[周冲由中门跑下 ,喊四凤。

周朴园 (至周萍前)萍儿 ,这是怎么回事 ?

周 萍 (突然)爸 ,您不该生我 ! (跑 ,由饭厅下)

[远处听见四凤的惨叫声 ,周冲狂呼四凤 ,过后周冲也发出惨叫。

鲁侍萍 (同时叫) 四凤 ,你怎么啦 !

周蘩漪 (同时叫) 我的孩子 ,我的冲儿 !

[二人同由中门跑出。

周朴园 (急走至窗前拉开窗幕 ,颤声)怎么 ? 怎么 ?

[仆人由中门跑上。

仆 人 (喘)老爷 !

周朴园 快说 ,怎么啦 ?

仆 人 (急不成声)四凤……死了……

周朴园 (急)二少爷呢 ?

仆 人 也……也死了。

周朴园 (颤声)不,不,怎……么?

仆 人 四凤碰着那条走电的电线。二少爷不知道,赶紧拉了一把,两个人一块儿中电死了。

周朴园 (几晕)这不会。这,这——这不能够,不能够!

[朴园与仆人跑下。

[周萍由饭厅出,颜色惨白,但是神气沉静地。他走到那张放大海的手枪的桌前,抽开抽屉,取出手枪,手微颤,慢慢走进右边书房。

[外面人声嘈杂,哭声,叫声,吵声,混成一片。鲁妈由中门上,脸更呆滞,如石膏人像。老年仆人跟在后面,拿着电筒。

[鲁妈一声不响地立在台中。

老 仆 (安慰地)老太太,您别发呆!这不成,您得哭,您得好好哭一场。

鲁侍萍 (无神地)我哭不出来!

老 仆 这是天意,没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

鲁侍萍 不,我想静一静。(呆立)

[中门大开,许多仆人围着蘩漪,蘩漪不知是在哭在笑。

仆 人 (在外面)进去吧,太太,别看哪。

周蘩漪 (为人拥至中门,倚门怪笑)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冲儿,你这个糊涂孩子。

周朴园 (走在中门中,眼泪在面上)蘩漪,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别看了。

老 仆 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有法子办了。

周蘩漪 (进来,干哭)冲儿,我的好孩子。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你怎么会死得这样惨?(呆立)

周朴园 (已进来)你要静一静。(擦眼泪)

周蘩漪 (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

〔外面仆人与大海打架声。〕

周朴园 这是谁?谁在这时候打架。

〔老仆下问,立时另一仆人上。〕

周朴园 外面是怎么回事?

仆 人 今天早上那个鲁大海,他这时又来了,跟我们打架。

周朴园 叫他进来!

仆 人 老爷,他连踢带打地伤了我们好几个,他已经从小门跑了。

周朴园 跑了?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略顿,忽然)追他去,给我追他去。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一齐下。屋中只有朴园、鲁妈、蘩漪三人。〕

周朴园 (哀伤地)我丢了一个儿子,不能再丢第二个了。

〔三人都坐下来。〕

鲁侍萍 都去吧!让他去了也好,我知道这孩子。他恨你,我知道他不会回来见你的。

周朴园 (寂静,自己觉得奇怪)年轻的反而走我们前头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忽然)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无人应)来人呀!来人!(无人应)你们给我找呀,我的大儿子呢?

〔书房枪声,屋内死一般的静默。〕

周蘩漪 (忽然)啊!(跑下书房,朴园呆立不动,立时蘩漪狂喊跑出)他……他……

周朴园 他……他……

〔朴园与蘩漪一同跑下，进书房。〕

〔鲁妈立起，向书房颠踬了两步，至台中，渐向下倒，跪在地上，如序幕结尾老妇人倒下的样子。〕

〔舞台渐暗，奏序幕之音乐（High Mass - Bach）若在远处奏起，至完全黑暗时最响，与序幕末尾音乐声同。幕落，即开，接尾声。〕

（选自《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北 京 人(第二幕)

曹 禺

人 物

曾皓——在北平落户的旧世家的老太爷 ,年六十三。

曾文清——他的长子 ,三十六岁。

曾思懿——他的长媳 ,三十八九岁。

曾文彩——他的女儿 ,三十三岁。

江泰——他的女婿 ,文彩的丈夫 ,一个老留学生 ,三十七八岁。

曾霆——他的孙子 ,文清与思懿的儿子 ,十七岁。

曾瑞贞——他的孙媳 ,霆儿的媳妇 ,十八岁。

愫方——他的姨侄女 ,三十岁上下。

陈奶妈——哺养曾文清的奶妈 ,年六十上下。

小柱儿——陈的孙儿 ,年十五。

张顺——曾家的仆人。

袁任敢——研究人类学的学者 ,年三十八。

袁圆——袁的独女 ,十六岁整。

“北京人”——在袁任敢学术察勘队里一个修理卡车的巨人。

地 点

中秋夜十一点的光景 ,曾宅小花厅里。

〔当天夜晚 ,约有十一点钟的光景 ,依然在曾宅小客厅里。

〔曾宅的近周 ,沉寂若死。远远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钲 ,仿佛正缓步踱回家去。间或也有女人或者小孩的声音 ,这是在远远寥落的长街上凄凉地喊着的漫长的叫卖声。

〔屋内纱灯罩里的电灯暗暗地投下一个不大的光圈 ,四壁的字画古玩都隐隐地随着翳入黑暗里 ,墙上的墨竹也更显得模糊 ,有窗帷的地方都密密地拉严。从旧纱灯的一个宽缝 ,露出一道灯光正射在那通大客厅的门上。那些白纸糊的隔子门每扇都已关好 ,从头至地 ,除了每个隔扇下半截有段极短的木质雕饰外 ,现在是整个成了一片雪白而巨大的纸幕 ,隔扇与隔扇的隙间泄进来一线微光 ,纸幕上似乎有淡漠的人影隐约浮动。偶尔听见里面(大客厅)有人轻咳和谈话的声音。

〔靠左墙长条案上放着几只蜡台 ,有一只插着半截残烬的洋蜡烛。屋正中添了一个矮几子 ,几上搁了一个小小的红泥火炉 ,非常洁净 ,炉上坐着一把小洋铁水壶。炉火融融 ,在小炉口里闪烁着。水在壶里呻吟 ,像里面羁困着一个小人儿在哀哭。旁边有一张纤巧的红木桌 ,上面放着小而精致的茶具。围炉坐着苍白的文

清,他坐在一张矮凳上出神。对面移过来一张小沙发,陈奶妈坐在那里,正拿着一把剪刀为坐在小凳上的小柱儿铰指甲。小柱儿打着盹。

〔书斋内有一盏孤零零的暗灯,灯下望见曾霆恹恹地独自低声诵读《秋声赋》。远远在深巷的尽头有木梆打更的声音。

陈奶妈 (一面铰着,一面念叨)真的清少爷,你明天还是要走吗?

曾文清 (颌首)

陈奶妈 我看算了吧,既然误了一趟车,就索性在家里等两三天,看袁先生跟愫小姐这段事有个眉目再走。

曾文清 (摇首)

陈奶妈 你说袁先生今天看出来不?

曾文清 (低着头,勉强回答)我没留神。

陈奶妈 (笑着)我瞧袁先生看出来了,吃饭的时候他老望着愫小姐这边看。

曾文清 (望着奶妈,仿佛不明白她的话)

陈奶妈 清少爷你说这件事——

曾文清 (不觉长叹一声)

陈奶妈 (望了文清一下,又说不出)

〔小柱儿一磕头,突由微盹中醒来,打一个呵欠,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又昏昏忽忽地打起盹。

陈奶妈 (铰着小柱儿的指甲)唉,我也该回家的。(指小柱儿)他妈还在盼着我们今天晚上回去呢。(小柱儿头又往前一磕,她扶住他说)别动,我的肉,小心奶奶铰着你!(怜爱他)唉,这孩子也是真累乏了,走了一早晨又跟着这位袁小姐玩了一天,乡下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饿了就吃,累了

就睡,真不像——(望着书斋内的霆儿,怜惜地,低声)孙少爷,孙少爷!

曾霆 (一直在低诵)“……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

曾文清 让他读书吧,一会儿他爷爷要问他的。

[深巷的更锣声。]

陈奶妈 这么晚了还念书!大八月节的,哎,打三更了吧。

曾文清 嗯,可不是打三更了。

陈奶妈 乡下孩子到了这个时候都睡了大半觉了。(铰完了最后一个手指)好啦,起来睡去吧,别在这儿受罪了。

小柱儿 (擦擦眼睛)不,我不想睡。

曾文清 (微笑)不早啦,快十一点钟啦!

小柱儿 (抖擞精神)我不困。

陈奶妈 (又是生气又是爱)好,你就一晚上别睡。(对文清)真是乡下孩子进城,什么都新鲜。你看他就舍不得睡觉。

[小柱儿由口袋里取出一块花生糖放在嘴里,不觉又把身旁那个“括打嘴”抱起来看。]

陈奶妈 唉,这个八月节晚上,又没有月亮。——怎么回子事?大奶奶又不肯出来。(叫)大奶奶!(对文清)她这阵子在屋里干什么?(立起)大奶奶,大奶奶!

曾文清 别,别叫她。

陈奶妈 清少爷,那,那你就进去吧。

曾文清 (摇头,哀伤地独自吟起陆游的《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陈奶妈 (叹了一口气)哎,这也是冤孽,清少爷,你是前生欠了大奶奶的债,今生该她来磨你。可,可到底怎么啦,她这一晚

上一句话也没说，——她要干什么？

曾文清 谁知道？她说胃里不舒服，想吐。

陈奶妈 （回头瞥见小柱儿又闲不住手，开始摸那红木矮几上的茶壶，叱责地）小柱儿，你放下，你屁股又痒痒啦！（小柱儿又规规矩矩地放好，陈转对文清）也怪，姑老爷不是嚷嚷今天晚上就要搬出去么？怎么现在——

曾文清 哎，他也不过是说说罢了。（忽然口气里带着忧怨）他也是跟我一样，我不说话，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他吵得凶，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

〔文彩由书斋小门走进，手里拿着一支没点的蜡烛，和一副筷子，一碟从稻香村买来的清酱肉，酱黄豆，杂香之类的小菜。〕

曾文彩 （倦怠地）奶妈，你还没有睡？

陈奶妈 没有，怎么姑老爷又要喝酒了？

曾文彩 （掩饰）不，他不是我。

曾文清 你？哎，别再让他喝了吧。

曾文彩 （叹了一口气，放下那菜碟子和筷子）哥哥，他今天晚上又对我哭起来了。

陈奶妈 姑老爷？

曾文彩 （忍不住掏出手帕，一眼眶的泪）他说他对不起我，他心里难过，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完了。我看他那个可怜的样子，我就觉得是我累的他。哎，是我的命不好，才叫他亏了款，丢了事。（眼泪流下来）奶妈，洋火呢？

陈奶妈 让我找，——

曾文清 （由红木几上拿起一盒火柴）这儿！

〔陈奶妈接下，走起替文彩点上洋烛。〕

曾文彩 （由桌上拿起一个铜蜡台）他说闷得很，他想夜里喝一

点酒。你想 ,哥哥 ,他心里又这么不快活 ,我——

曾文清 (长嘘一声)喝吧 ,一个人能喝酒也是好的。

陈奶妈 (把点好的蜡烛递给文彩)老爷子还是到十一点就关电灯么 ?

曾文彩 (把烛按在烛台里)嗯。(体贴)给他先点上蜡好 ,别待会儿喝了一半 ,灯“抽冷子”灭了 ,他又不高兴。

陈奶妈 我帮你拿吧。

曾文彩 不用了。

[文彩拿着点燃的蜡烛和筷子菜碟走进自己的房里。

陈奶妈 (摇头)唉 ,做女人的心肠总是苦的。

[文彩放下东西又忙忙自卧室走出。

曾文彩 江泰呢 ?

陈奶妈 刚进大客厅。

曾文清 大概正跟袁先生闲谈呢。

曾文彩 (已走到火炉旁边)哥哥 ,这开水你要不 ?

曾文清 (摇头 ,倦怠地)文彩 ,小心你的身体 ,不要太辛苦了。

曾文彩 (悲哀地微笑)不。

[文彩提着开水壶由卧室下。文清又把一个宜兴泥的水罐放在炉上 ,慢吞吞地拨着火。

曾 霆 (早已拿起书本立起)爹 ,我到爷爷屋里去了。

曾文清 (低头放着他的陶罐)去吧。

陈奶妈 (走上前)孙少爷 ! (低声)你爷爷要问你爹 ,你可别说你爹没有走成。

小柱儿 (正好好坐着 ,忽然回头 ,机灵地)就说老早赶上火车走了。

陈奶妈 (好笑)谁告诉你的 ?

小柱儿 (小眼一挤)你自个儿告诉我的。

陈奶妈 这孩子！（对曾霆）走吧，孙少爷你背完书就回屋睡觉去。老爷子再要上书，就说陈奶妈催你歇着呢！

曾 霆 嗯。（向书斋走）

曾文清 霆儿？

曾 霆 干吗？爹？

曾文清 （关心地）你这两天怎么啦？

曾 霆 （闪避）没有怎么，爹。

〔曾霆由书斋小门快快下。〕

陈奶妈 （看曾霆走出去，赞叹的样子，不觉回首指着小柱儿）你也学学人家，人家比你也就大两岁，念的书比你吃的饭米粒还要多。你呢，一顿就四大碗干饭，肚子里尽装的是——

小柱儿 （突然）奶奶，你听，谁在叫我呢？

陈奶妈 放屁！你别当我耳朵聋，听不见。

小柱儿 真的，你听呀，这不是袁小姐——

陈奶妈 哪儿？

小柱儿 你听。

陈奶妈 （谛听）人家袁小姐帮她父亲画画呢。

小柱儿 （故意作弄他的祖母）真的，你听：“小柱儿，小柱儿！”这不是袁小姐？你听：“小柱儿，你给我喂鸽子来！”（突然满脸顽皮的笑容）真的，奶奶，她叫我喂鸽子！（立刻撒“鸭子”就向大客厅跑）

陈奶妈 （追在后面笑着）这皮猴又想骗你奶奶。

〔小柱儿连笑带跑，正跑到那巨幕似的隔扇门前。按着曾宅到十一点就得灭灯的习惯，突然全屋暗黑！在那雪白而宽大的纸幕上由后面蓦地现出一个体巨如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里的人显得渺小而萎缩。只有那微弱的小炉里的火照着人们的

脸。

小柱儿 (望见 ,吓得大叫)奶奶 ! (跑到奶奶怀里)

陈奶妈 哎哟 ,这 ,这是什么 ?

曾文清 (依然偎坐在小炉旁)不用怕 ,这是“北京人”的影子。
〔里面袁任敢的沉重的声音 :“这是人类的祖先 ,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 ,要恨就恨 ,要哭就哭 ,要喊就喊 ,不怕死 ,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 ,自由地活着 ,没有礼教来拘束 ,没有文明来捆绑 ,没有虚伪 ,没有欺诈 ,没有阴险 ,没有陷害 ,没有矛盾 ,也没有苦恼 ;吃生肉 ,喝鲜血 ,太阳晒着 ,风吹着 ,雨淋着 ,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 ,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

〔猛地隔扇打开了一扇 ,大客厅里的煤油灯洒进一片光 ,江泰拿着一根点好的小半截残蜡 ,和袁任敢走进来。江泰穿一件洋服坎肩 ,袁任敢还是那件棕色衬衣 ,袖口又撩起 ,口里叼着一个烟斗 ,冒出一缕缕的浓烟。

江 泰 (有些微醺 ,应着方才最后一句话 ,非常赞同地)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曾文清 (立起 ,对奶妈)点上蜡吧。

陈奶妈 嗯。(走去点蜡)

〔在大客厅里的袁圆 :(同时)“小柱儿 ,你来看。”

小柱儿 噫。(抽个空儿跑进大客厅 ,他顺手关了隔扇门 ,那一片巨大的白幕上又踞伏着那小山一样的“北京人”的巨影)

江 泰 (兴奋地放下蜡烛 ,咀嚼方才那一段话的意味 ,不觉连连地)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对 !对 !袁先生 ,你的话真对 ,简直是不可更对。你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成天垂头丧气 ,要不就成天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 ,愁生 ,愁自

己的事业没有发展 ,愁精神上没有出路 ,愁活着没有饭吃 ,愁死了没有棺材睡。整天地希望 ,希望 ,而永远没有希望 !譬如(指文清)他 ,——

曾文清 别再发牢骚 ,叫袁先生笑话了。

江 泰 (肯定)不 ,不 ,袁先生是个研究人类的学者 ,他不会笑话我们人的弱点的。坐 ,坐 ,袁先生 !坐坐 ,坐着谈。(他与袁任敢围炉坐下 ,由红木几上拿起一支香烟 ,忽然)噢 ,刚才我说到哪里了 ?

袁任敢 (微笑)你说 ,(指着)“譬如他吧 ,”——

江 泰 哦 ,譬如他吧 ,哦 ,(对文清 ,苦恼地)我真不喜欢发牢骚 ,可你再不让我说几句 ,可我 ,我还有什么 ?我活着还有什么 ?(对袁任敢)好 ,譬如他 ,我这位内兄 ,好人 ,一百二十分的好人 ,我知道他就有情感上的苦闷。

曾文清 你别胡说啦。

江 泰 (黠笑)啊 ,你瞒不过我 ,我又不是傻子。(指文清对袁任敢爽快地)他有情感上的苦闷 ,他希望有一个满意的家庭 ,有一个真了解他的女人同他共处一生。(兴奋地)这点希望当然是自然的 ,对的 ,合理的 ,值得同情的 ,可是在二十年前他就发现了一个了解他的女人。但是他就因为胆小 ,而不敢找她 ;找到了她 ,又不敢要她。他就让这个女人由小孩而少女 ,由少女而老女 ,像一朵花似的把她枯死 ,闷死 ,他忍心让自己苦 ,人家苦 ,一直到今天 ,现在这个女人还在——

曾文清 (忍不住)你真喝多了 !

江 泰 (笑着摇手)放心 ,没喝多 ,我只讲到这点为止 ,决不多讲。(对袁任敢)你想 ,让这么个人 ,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 ,像老坟里的棺材 ,慢慢地朽 ,慢慢地烂 ,成天就知道

叹气做梦 ,忍耐 ,苦恼 ,懒 ,懒 ,懒得动也不动 ,爱不敢爱 ,恨不敢恨 ,哭不敢哭 ,喊不敢喊 ,这不是堕落 ,人类的堕落 ?那么 ,(指着自已)就譬如我 ,——(划地一声点着了烟 ,边吸边讲)读了二十多年的书——

袁任敢 (叼着烟斗 ,微笑)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江 泰 (滔滔不绝)自然我决不尽批评人家 ,不说自己。譬如我吧 ,我爱钱 ,我想钱 ,我一直想发一笔大财 ,我要把我的钱 ,送给朋友用 ,散给穷人花。我要像杜甫的诗说的 ,盖起无数的高楼大厦 ,叫天下的穷朋友白吃白喝白住 ,研究科学 ,研究美术 ,研究文学 ,研究他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 ,为中国 ,为人类谋幸福。可是袁先生 ,我的运气不好 ,处处倒霉 ,碰钉子 ,事业一到我手里 ,就莫名其妙地弄到一塌糊涂。我们整天在天上计划 ,而整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 ,做梦 ,苦恼 ,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 ,我们是活死人 ,死活人 ,活人死 !一句话 ,你说的 ,(指着自已的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才真是(指那“北京人”的巨影)他的不肖的子孙 !

袁任敢 (一直十分幽默地点着头 ,此时举起茶杯微笑)请喝茶 !

江 泰 (接下茶杯)对了 ,譬如喝茶吧 ,我的这位内兄最讲究喝茶。他喝起茶来要洗手 ,漱口 ,焚香 ,静坐。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 ,年龄 ,出身 ,做法 ,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山水 ,江水 ,井水 ,雪水还是自来水 ,烧的是炭火 ,煤火 ,或者柴火。茶对我们只是解渴生津 ,利小便 ,可一到他口里 ,就有一万八千个雅啦 ,俗啦的道理。然而这有什么用 ?他不会种茶 ,他不会开茶叶公司 ,不会做出口生意 ,就会一样 ,“喝茶 !”喝茶喝得再怎么精 ,怎么好 ,还不是喝茶 ,

有什么用？请问，有什么用？

〔文彩由卧室出。〕

曾文彩 泰！

江 泰 我就来。

陈奶妈 （走去推他）快去吧，姑老爷。

江 泰 （立起，仍舍不得就走）譬如我吧——

陈奶妈 别老“譬如我”“譬如我”地说个没完了。袁先生都快嫌你唠叨了。

江 泰 喂，袁博士，你不介意我再发挥几句吧。

袁任敢 （微笑）哦，当然不，请“发挥”！

江 泰 所以譬如——（文彩又走来拉他回屋，他对文彩几乎是恳求地）文彩，你让我说，你让我说说吧！（对袁任敢）譬如我吧，我好吃，我懂得吃，我可以引你到各种顶好的地方去吃。（颇为自负，一串珠子似地讲下去）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小地方哪，像灶温的烂肉面，穆柯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都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

曾文彩 走吧！

江 泰 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二妙堂的合碗酪，恩德元的包子，沙锅居的白肉，杏花春的花雕，这些个地方没有一个掌柜的我不熟，没有一个掌灶的、跑堂的、站柜台的我不知道，然而有什么用？我不会做菜，我不会开馆子，我不会在人家外国开一个顶大的李鸿章杂碎，赚外国人的钱。我就会吃，就会吃！（不觉谈到自己的痛处，捶胸）我做什么，就失败什么。做官亏款，做生意赔钱，读书对我毫无用处。（痛苦地）我成天住在丈人家里鬼混，好说话，好牢骚，好批评，又好骂人，

简直管不住自己 ,专说人家不爱听的话。

曾文彩 (插嘴)泰 !

江 泰 (有些抽噎)成天叫大家看着我不快活 ,不成材 ,背后骂我是个废物 ,啊 ,文彩 ,我真是你的大累赘 ,我从心里觉得对不起你呀 ! (突然不自禁地哭出)

曾文彩 (连叫)泰 ,泰 ,别难过 ,是我不好 ,我累了你。

陈奶妈 进去吧 ,又喝多了。

江 泰 (摇头)我没有 ,我没有 ,我心里难过 ,我心里难过 ,啊——

[陈奶妈与文彩扶江泰由卧室下。

曾文清 (叹口气)您喝杯茶吧。

袁任敢 我已经灌了好几大碗凉开水了 ,我今天午饭吃多了 ,大先生 ,我有一件事拜托你——

曾文清 是——

袁任敢 我——

[愫方一手持床毛毯 ,一手持蜡烛 ,由书斋小门上。

袁任敢 愫小姐。

愫 方 (点头)

曾文清 爹睡着了 ?

愫 方 (摇头)

曾文清 袁先生您的事 ?

[江泰又由卧室走出 ,手里握着半瓶白兰地。

江 泰 (笑着)袁先生进来喝两杯不 ?

袁任敢 不 ,(指巨影)他还在等着我呢 !

江 泰 (举瓶)好白兰地 ,文清 ,你 ?

曾文清 (不语 ,望了望愫方)

江 泰 (莫名其妙)哦 ,怎么 ,你们三位——

〔陈奶妈在内 姑老爷！

江 泰 （摇头，叹了口气）唉，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理我的哟。

（由卧室下）

曾文清 袁先生，你方才说——

〔袁圆在屋内的声音：爹，爹！你快来看，北京人的影子我较好了。

袁任敢 （望望愆方与文清）回头说吧。（幽默而又懂事地）没有什么事，我的小猴子叫我呢。

〔袁任敢打开那巨幕一般的门扇走进去，跟着泄出一道光又关上，白纸幕上依然映现着那个巨大无比的“北京人”的黑影。

〔寂静，远处木梆更锣声。

曾文清 （期待地）奶妈把纸条给你了？

愆 方 （默默点头）

曾文清 （低声）我，我就想再见你一面，我好走。

愆 方 （无意中望着文清的卧室的门）

曾文清 （指门）她关上门睡觉呢。（低头）

愆 方 （坐下）

曾文清 （突然）愆方！

愆 方 （又立起）

曾文清 怎么？

愆 方 姨父叫我拿医书来的。

〔陈奶妈由文彩卧室走出。

陈奶妈 愆小姐，您来了。（立刻向书斋小门走）

曾文清 奶妈上哪儿去？

陈奶妈 （掩饰）我去看看孙少爷书背完了不？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下，远远又是两下凄凉的更锣。

曾文清 悻方 ,明天我一定走了 ,这个家(顿)我不想再回来了。

悻 方 (肯定地)不回来是对的。

曾文清 嗯 ,我决不回来了。今天我想了一晚上 ,我真觉得是我 ,是我误了你这十几年。害了人 ,害了己 ,都因为我总在想 ,总在想着有一天 ,我们——(望见悻方蹙起眉头 ,轻轻抚摸前额)悻方 ,你怎么了?

悻 方 (疲倦地)我累得很。

曾文清 (惻然)可怜 ,悻方 ,我不敢想 ,我简直不敢再想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就像那只鸽子似的 ,孤孤单单地困在笼子里 ,等 ,等 ,等到有一天——

悻 方 (摇头)不 ,不要说了!

曾文清 (伤心)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 ,西一个苦苦地这么活着?为什么我们不能长两个翅膀 ,一块儿飞出去呢?(摇着头)啊 ,我真是不甘心哪!

悻 方 (哀徐)这还不够么 ,要怎么样才甘心呢!

曾文清 (幽郁)悻方 ,你跟我一道到南方去吧!(立刻眉梢又有些踌躇)去吧!

悻 方 (摇头 ,哀伤地)还提这些事吗?

曾文清 (悔痛 ,低头缓缓地)要不你就 ,你就答应今天早上那件事吧。

悻 方 (愣住)为——为什么?

曾文清 (望着悻方 ,嘴角痛苦地拖下来)这次我出去 ,我一辈子也不想回来的。悻方 ,我就求你这一件事 ,你就答应我吧。你千万不要再在这个家里住下去。(恳切地)想想这所屋子除了耗子 ,吃人的耗子 ,啃我们字画的耗子还有什么?(悻方的眼睛悲哀地凝视着他)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等着什么?你别再不说话 ,你对我说呀。(蓦地鼓起勇气 ,

贸然) 慷方,你,你还是嫁,嫁了吧,你赶快也离开这个牢吧。我看袁先生人是可托的,你——

慷方 (缓缓立起)

曾文清 (也立起,哀求)你究竟怎么打算,你说呀。

慷方 (向书斋小门走)

曾文清 (沉痛地)你不能不说就走,“是”,“不是”,你要对我说一句啊。

慷方 (转身)文清!(手里递给他一封信,缓缓地走开。文清昏惑地把信接在手里)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急上。〕

陈奶妈 (迫促地)老爷子来了,就在后面。(推着文清)进去进去,省得麻烦。进去……

曾文清 奶妈,我——

〔陈奶妈嘴里唠唠叨叨地把文清推着进到他的卧室里,慷方呆立在那里。〕

〔曾皓由书斋小门上,他穿一件棉袍,围着一条绒围巾,拖着睡鞋,扶拐杖,提着一个小油灯走进。〕

曾皓 (看见慷方,急切地)我等你好半天了——(对陈奶妈)刚才谁进去了?

陈奶妈 大奶奶。

曾皓 (望见那红泥火炉)怎么,谁又在这里烧茶了?

陈奶妈 姑老爷,他刚才陪着袁先生在这里品茶呢。

曾皓 (藐笑)嗤,这两个人懂得什么品茶!(突然望见门上的巨影)这是什么?

陈奶妈 袁先生画那个“北京人”呢。

曾皓 (鄙夷地)什么“北京人”,简直是闹鬼。

陈奶妈 老爷子,回屋去睡吧。

曾 皓 不 ,我要在这儿看看 ,你睡去吧。

愫 方 奶妈 ,我给你把被铺好了。

陈奶妈 嗯 ,嗯。(感动)哎 ,愫小姐 ,你——(欣喜)好 ,我看看去。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下。曾皓开始每晚照例的巡视。

愫 方 (随着曾皓的后面)姨父 ,不早了 ,睡去吧 ,还看什么 ?

曾 皓 (一面在角落里探找 ,一面说)祖上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房子 ,晚上火烛第一要小心 ,小心。(忽然)你看那地上冒着烟 ,红红的是什么 ?

愫 方 是烟头。

曾 皓 (警惕)你看这多危险 ! 这一定又是江泰干的。总是这样 ,烟头总不肯灭掉。

愫 方 (拾起烟头 ,扔在火炉里)

曾 皓 这么长一节就不抽了 ,真是糟蹋东西。(四面嗅闻)愫方 ,你闻闻仿佛有什么香味没有 ?

愫 方 没有。

曾 皓 (嗅闻)怪得很 ,仿佛有鸦 ,鸦片烟的味道。

愫 方 别是您今天水烟抽多了。

曾 皓 唉 ,老了 ,连鼻子都不中用了。(突然)究竟文清走了没有 ?

愫 方 走了。

曾 皓 你可不要骗我。

愫 方 是走了。

曾 皓 唉 ,走了就好。这一个大儿子也够把我气坏了 ,烟就戒了许多次 ,现在他好容易把烟戒了 ,离开了家——

愫 方 不早了 ,睡去吧。

曾 皓 (坐在沙发里怨诉)他们整天地骗我 ,上了年纪的人活

着真没意思 ,儿孙不肖 ,没有一个孩子替我想。(凄惨地)家里没有一个体恤我 ,可怜我 ,心疼我。我牛马也做了几十年了 ,现在弄到个个人都盼我早死。

方 姨父 ,您别这么想。

曾 皓 我晓得 ,我晓得。(怨恨地)我的大儿媳妇第一个不是东西 ,她就知道想法弄我的钱。今天正午我知道是她故意引这帮流氓进门 ,存心给我难堪。(切齿)你知道她连那寿木都不肯放在家里。父亲的寿木 !这种不孝的人 ,这种没有一点心肝的女人 !她还是书香门第的闺秀 ,她还是——

[外面风雨袭来 ,树叶飒飒地响着。

曾 皓 她自己还想做人的父母 ,她——

方 (由书斋小窗谛听)雨都下来了。姨父睡吧 ,别再说了。

曾 皓 (摇头)不 ,我睡不着。老了 ,儿孙不肖 ,一个人真可怜 ,半夜连一个伺候我的人都没有。(痛苦地摸着腿)啊 !

方 怎么了 ?

曾 皓 (微呻)痛啊 ,腿痛得很 !

[外面更锣木梆声。

方 (拿来一个矮凳放好他的腿 ,把毛毯盖上 ,又拉过一个矮凳坐在旁边 ,为他轻轻捶腿)好点吧 ?

曾 皓 (呻吟)好 ,好。脚冷得像冰似的 ,方 ,你把我的汤婆子灌好了没有 ?

方 灌好了。

曾 皓 你姨妈生前顶好了 ,晚上有点凉 ,立刻就给我生起炭盆 ,热好了黄酒 ,总是老早把我的被先温好——(似乎突然记起来)我的汤婆子 ,你放在哪里了 ?

方 (捶着腿)已经放在您的被里了。(呵欠)

曾 皓 (快慰)啊,老年人心里没有什么。第一就是温饱,其次就是顺心。你看,(又不自觉牢骚起来)他们哪一个是想顺我的心?哪一个不是阴阳怪气?哪一个肯听我的话,肯为着老人家想一想?(望见愫方沉沉低下头去)愫方,你想睡了么?

愫 方 (由微盹中惊醒)没有。

曾 皓 (同情地)你真是累很了,昨天一夜没有睡,今天白天又伺候我一天,也难怪你现在累了。你睡去吧。(语声中带着怨望)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了。

愫 方 (擦擦眼睛,微微打了一个呵欠)不,姨父,我不要睡,我是在听呢。

曾 皓 (又忍不住埋怨)难怪你,他们都睡了,老运不好,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肯陪着我,嫌我讨厌。

愫 方 (低头)不,姨父,我没有觉得,我没有——

曾 皓 (唠叨)愫方,你也不要骗我,我也晓得,他们就是不在你的面前说些话,我也知道你早就耐不下去了。(呻吟)哎哟,我的头好昏哪。

愫 方 并,并没有人在我面前说什么。我,我刚才只是有点累了。

曾 皓 (絮絮叨叨)你年纪轻轻的,陪着我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心里委屈,我是知道的。(长叹)唉,跟着我有什么好处?一个钱没有,眼前固然没有快乐可言,以后也说不上有什么希望。(嗟怨)我的前途就,就是棺材,棺材,我——(捶着自己的腿)啊!

愫 方 (捶重些,只好再解释)真的,姨父,我刚才就是有点累了。

曾 皓 (一眶眼泪,望着愫方)你瞒不了我,愫方,(一半责怨,

一半诉苦)我知道你心里在怨我,你不是小孩子……

愫方 姨父,我是愿意伺候您的。

曾皓 (摇手)愫方,你别捶了。

愫方 我不累。

曾皓 (把她的手按住)不,别。你让我对你说几句话。(唠叨)我不是想苦你一辈子。我是在替你打算,你真地嫁了可靠的好人,我就是再没有人管,(愫方不觉把手抽出来)我也觉得心安,觉得对得起你,对得起你的母亲,我——

愫方 不,姨父。(缓缓立起)

曾皓 可是——(突然阴沉地)你的年纪说年轻也不算很——

愫方 (低首痛心)姨父,你别说了,我并没有想离开您。

曾皓 (狠心地)你让我说,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一个老姑娘嫁人,嫁得再好也不过给人做个填房,可是做填房如果遇见前妻的子女好倒也罢了,万一碰见尽是些不好的,你自己手上再没有钱,那种日子——

愫方 (实在听不下去)姨父,我,我真是没有想过——

曾皓 (苦笑)不过,给人做填房总比在家里待一辈子要好得多,我明白。

愫方 (哀痛)我,我——

曾皓 (絮烦)我明白,一个女人岁数一天一天地大了,高不成低不就,人到了三十岁了。(一句比一句狠重)父母不在,也没有人做主,孤孤单单,没有个体己的人,真是有一天,老了,没有人管了,没有孩子,没有亲戚,老,老,老得像我——

愫方 (悲哀而恐惧的目光,一直低声念着)不,不,(到此她突然大声哭起来)姨父,您为什么也这么说话,我没有想离

开您老人家呀！

曾 皓 （苦痛地）我是替你想啊，替你想啊！

恂 方 （抽咽）姨父，不要替我想吧，我说过我是一辈子也不嫁人的呀！

曾 皓 （长叹一声）恂方，你不要哭，姨父也活不长了。

〔幽长的胡同内有算命的瞎子寂寞地敲着铜钲踱过去。〕

曾 皓 这是什么？

恂 方 算命的瞎子回家了。（默默擦着泪水）

曾 皓 不要哭啦，我也活不了几年了，我就是再麻烦你，也拖不了你几年了。我知道思懿、江泰他们心里都盼我死，死了好分我的钱，恂方，只有你是一个忠厚孩子！

恂 方 您，您不会的。（低泣起来）为什么您老是这么想，我今天并没有冒犯您老人家啊！

曾 皓 （抚着恂方的手）不，你好，你是好孩子。可他们都以为姨父是有钱的，（恂方又缓缓把手抽回去）他们看着我脸上都贴的是钞票，我的肚子里装的不是做父母的心肠，都装的是洋钱元宝啊。（咳）他们都等着我死。哎，上了年纪的人活着真没有意思啊！（抚摩自己的头）我的头好痛啊！（想立起）

恂 方 （扶起他）睡去吧。

曾 皓 （坐起，在袋里四下摸索）可我早就没有钱。我的钱早为你的姨母出殡，修坟，修补房子，为着每年漆我的寿木早用完了。（从袋里取出一本红色的银行存折）这是思懿天天想偷看的银行存折。（递在她的眼前）你看这里还有什么？恂方，可怜我死后连你都没留多少钱。（立起）

恂 方 （哀痛地）姨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您的钱哪！

〔瑞贞由书斋小门上。〕

曾瑞贞 爷爷 ,药煎好了 ,在您屋里。

曾 皓 哦。

〔更声 ,深巷犬吠声。〕

曾 皓 走吧。(瑞贞和慷方扶着他向书斋小门走)

〔曾霆拿一本线装书由书斋小门走进。〕

曾 霆 爷爷 ,抄完了 ,您还讲吧 ?

曾 皓 (摇头)不早了 ,(转头对瑞贞)瑞贞也不要来了 ,你们两个都回屋睡去吧。

〔慷方扶曾皓由书斋小门下 ,瑞贞呆望着那炉火。曾霆走到那巨影的下面 ,望了一望 ,又复逡巡退回。〕

曾 霆 (找话说)妈妈没有睡么 ?

曾瑞贞 大概睡了吧。

曾 霆 (犹疑)你怎么还不睡 ?

曾瑞贞 我刚给爷爷煮好药。(忽想呕吐 ,不觉坐下)

曾 霆 (有点焦急)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

曾瑞贞 (手摸着胸口)没有什么 ,(失望地)要我走么 ?

曾 霆 (耐下)不 ,不。

〔淅沥的雨声 ,凄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

曾 霆 (望着窗外)雨下大了。

曾瑞贞 嗯 ,大了。

〔深巷中凄寂而沉重的声音喊着 :“硬面饽饽 !”〕

曾 霆 (寂寞地)卖硬面饽饽的老头儿又来了。

曾瑞贞 (抬头)饿了么 ?

曾 霆 不。

曾瑞贞 (立起)你 ,你不要回屋去睡么 ?

曾 霆 我 ,我不。你累 ,你回去吧。

曾瑞贞 (低头)好。(缓缓向书斋小门走)

曾 霆 你哭,哭什么?

曾瑞贞 我没有。

曾 霆 (忽然同情地,一句一顿)你要钱——妈今天给我二十块钱——在屋里枕头上——你拿去吧。

曾瑞贞 (绝望地叹息)嗯。

曾 霆 (怜矜的神色微微带着勉强)你,你要不愿一个人回屋,你就在这里坐会儿。

曾瑞贞 不,我是要回屋的。(曾霆打了半个喷嚏,又忍住,瑞贞回头)你衣服穿少了吧?

曾 霆 我不冷。(瑞贞又向书斋小门走,曾霆忽然记起)哦,妈刚才说——

曾瑞贞 妈说什么?

曾 霆 妈说要你给她捶腿。

曾瑞贞 嗯。(转身向文清卧室走)

曾 霆 (突然止住她)不,你不要去。

曾瑞贞 (无神地)怎么?

曾 霆 (希望得着同感)你恨,恨这个家吧?

曾瑞贞 我?

曾 霆 (追问)你?

曾瑞贞 (抑郁地低下头来)

曾 霆 (失望,低声)你去吧。

[瑞贞走了一半,忽然回头。

曾瑞贞 (一半希冀,一半担心)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曾 霆 什么事?

曾瑞贞 (有些赧然)我,我最近身上不大舒服。

曾 霆 (连忙)你为什么不早说?

曾瑞贞 我,我有点怕——

曾 霆 (爽快)怕什么 ,你怎么不舒服 ?

曾瑞贞 (嗫嚅)我常常想吐 ,我觉得——

曾 霆 (懵懂)啊 ,就是吐啊。(立刻叫)妈 !

曾瑞贞 (立刻止住他)你干什么 ?

曾 霆 (善意地)妈屋里有八卦丹 ,吃点就好。

曾瑞贞 (埋怨地)你 !

曾 霆 (莫名其妙)怎么 ,说吧 ,还有什么不舒服 ?

曾瑞贞 (失望)没有什么 ,我 ,我——(向卧室走)

曾 霆 你又哭什么 ?

曾瑞贞 (止步)我 ,我没有哭。(突然抬头望曾霆 ,哀伤地)霆 ,你一点不知道你是个大人么 ?霆 ,我们是——

曾 霆 (急促地解释)我们是朋友。你跟我也说过我们是朋友 ,我们结婚不是自由的。你的女朋友说的对 ,我不是你的奴隶 ,你也不是我的奴隶。我们顶多是朋友 ,各人有各人的自由 ,各走各的路。你 ,你自己也相信这句话 ,是吧 ?

曾瑞贞 (忽然坚决地)嗯 ,我相信 !

[由右面大奶奶卧室内——

[思懿的喊声 瑞贞 !瑞贞 !

曾 霆 妈叫你。

曾瑞贞 (愣一愣 ,转对曾霆)那么 ,我去了。

曾 霆 嗯。

[瑞贞入右面卧室。

曾 霆 (抬头望望那巨大的猿人的影子 ,鼓起勇气 ,走到那巨影的前面 ,对着那隔扇门的隙缝 ,低声)袁圆 ,袁圆 !

[瑞贞又从大奶奶卧室走出。

曾 霆 (有些狼狈)怎么你——

曾瑞贞 妈叫我找恻姨。

〔瑞贞由书斋小门下，曾霆有些犹疑，叹了一口气，又——

曾 霆 袁圆！袁圆！

〔隔扇门打开，泄出一道灯光，袁圆走出来，头插着花朵，身披着铺在地上的兽皮，短裤赤腿，上身几乎一半是裸露着，一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铰成猿人模样的马粪纸，笑嘻嘻地招呼着曾霆。

袁 圆 咦，你又来了？

曾 霆 你，你这是——

袁 圆 （不觉得）我在铰“北京人”的影子呢，（举着那“猿人”的纸模）你看！

曾 霆 （望着袁圆，目不转睛）不不，我说你的衣服穿得太少，你，你会冻着的。

袁 圆 （忽然放下那纸模和剪刀，叉着腰）你看我好看不？

曾 霆 （昏惑）好看。

袁 圆 （背着手）能够吃你的肉不？

曾 霆 （为她的神采所夺，不知所云地）能。

袁 圆 （近前）能够喝你的血不？

曾 霆 （噤嚅）能。

袁 圆 （大叫一声由身后边取出一把可怕的玩具斧头，扬起来，跳在霆儿的前面长啸）啊！喝！啊！（俨然是个可怕的母猿）

曾 霆 （吓糊涂）你要干什么？

袁 圆 （笑起来）我要杀人，你怕不怕？我像不像（指影）他？

曾 霆 （惊异）你要像他——这个野东西？

袁 圆 （一把拉着曾霆）走，进去看看。

曾 霆 （嫉妒地）不，我不，我不去。

袁 圆 （赞美地）进去看看，他真是一身都是毛，毛——（拉曾

霆到门前)

曾 霆 不,不。

袁 圆 走,进去!

〔隔扇门忽然开了一扇,小柱儿也被袁家父女几乎剥成精光,装扮成一个小“原始人”模样走出来。他一手拿着一封信,臂上搭着自己的衣服,一手抱着袁圆叫他去喂的鸽子,露出一一种不知是哭是笑的那份尴尬样子。门立刻关上,纸幕上映出那个巨影。

曾 霆 啊,这是什么?

袁 圆 (嬉笑)这是他(指影)的弟弟小“北京人”。

小柱儿 (憋气)袁小姐,(举着信)你的信,你掉在地上的信。

袁 圆 信?

曾 霆 (猛然由他手里把信抢过来,低头)

小柱儿 (袁圆眼一睁,大叫)你抢什么?

袁 圆 (对小柱儿解释)这是他写的信,(轻轻把小柱儿的手按下)小柱儿,别生气,我喜欢你。

小柱儿 (天真地)我也喜欢你。

曾 霆 (申斥)小柱儿!

小柱儿 (睁圆了眼)怎么喳?

袁 圆 (回头对曾霆,委婉地)曾霆,我也喜欢你,(走到两个中间)赶明儿个我们三个人老在一块玩,好不好?

小柱儿 (粗率)好。

袁 圆 (反身问)曾霆,你呢?

曾 霆 (婉转对小柱儿)你,你睡去吧!

小柱儿 (莽撞)你去睡!我不睡!

〔陈奶妈已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 (听见)哪个说不睡?

小柱儿 (惊怯回头)奶奶。

陈奶妈 (才看清楚小柱儿现在的模样,吃惊)你这是干什么?

小柱儿,你怎么把衣裳都脱了?——

小柱儿 (指袁圆)她叫我脱的。

陈奶妈 袁小姐怎么叫他脱衣裳?

袁圆 (很自然地)一个人为什么要穿那么多衣服呢?

陈奶妈 (冲到她面前,明明要发一顿脾气,但想不到袁圆依然在傻笑,只好毫无办法地)我的袁小姐!(又气又恼地)我看你怎么得了哦!(转身拉着小柱儿)走,睡觉去。

小柱儿 (一边走一边回头乞援)袁小姐!袁小姐!

袁圆 (万分同情)去吧,(摇头叹气)玩不成了。

小柱儿 奶奶!(眼泪几乎流出来)

陈奶妈 走,还玩呢!

小柱儿 不,奶奶等等,还有(举着那鸽子)袁小姐的“孤独”。

陈奶妈 什么“鼓肚”?

小柱儿 (举起鸽子指点)

袁圆 (跑过来)我的鸽子,我的小“孤独”!(一手由小柱儿手里取过来那鸽子)可怜的小柱儿,明天我带你玩,带你去爬山,浮水,你带我去放牛,耕地,打野鸟。这会儿你就,你就跟奶奶睡觉去吧!(望着小柱儿眼泪汪汪,随着奶奶倒退一步)哦,我的可怜的小“北京人”!(突然拉转小柱儿,摇着他,在他脸上清脆而响亮地吻了一下)

陈奶妈 (大气)袁小姐!(对小柱儿)快走!

[陈奶妈立刻拉起小柱儿像逃避魔鬼似的,忙忙由书斋小门下。

曾霆 (愤愤)你,你怎么这样子?亲——

袁圆 (莫名其妙)我不能亲小柱儿么?

曾 霆 (难忍)袁圆 ,你明天不带他 ?

袁 圆 为什么不带他 ?

曾 霆 (说不出理由 ,只好重复)不带他。

袁 圆 (眼一眨)那么我们带他 ,(指影)带这个“北京人”。

曾 霆 (摇头)不 ,也不带他。

袁 圆 (头一歪)为什么连他也不带 ? (突然想起一件事)啊 ,
曾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大秘密。(抱着鸽子跑到巨影下
面的台阶前)你过来。

曾 霆 (拿着蜡烛跑过来)什么 ? (袁圆拉着他 ,并坐在台阶
上。这两个小孩就在那巨大无比的“北京人”的影下低低
交谈起来)

袁 圆 (低声)我爸爸刚才问我是“北京人”好玩 ,你好玩 ?

曾 霆 (心跳)他怎么问这个 ? 他知道我——

袁 圆 你别管 ,爸爸就是这样 ,(轻轻点着他的头 ,笑着)我就
说你好玩。

曾 霆 (喜不自禁)真的 ?

袁 圆 (肯定)当然。

曾 霆 (连忙)我 ,我写的(略举信)这信 ,你看见了 ?

袁 圆 (兴奋地)你别插嘴 ,后来爸又问我 :“你爱哪一个 ?”

曾 霆 (紧张)你 ,你怎么说 ?

袁 圆 (扬头问)你猜我怎么说 ?

曾 霆 (羞赧)我猜 ,猜不出。

袁 圆 (伶俐地)我说我不知道。

曾 霆 (松了一口气 ,然而欣愉地)你答得真好。

袁 圆 后来他就问我 :“你大了愿意嫁给哪一个 ?”(昂首指着
这巨影)是这个样子的“北京人” ,还是曾家的孙少爷 ?

曾 霆 (惶惑 ,也仰起头来 ,那“北京人”的影子也转了转身 ,

仿佛低头望着这两个小孩。曾霆不觉吓了一跳，低声，恐怖地)嫁给这个“北京人”，还是——

袁 圆 (点头)就是他，还是(一手指点着他的心口)你？

曾 霆 你——说——呢？

袁 圆 我说(吻了一下那“孤独”)——你不要生气，我说(直截了当)我要嫁给他，嫁给这个大猩猩！

曾 霆 为，为什么？

袁 圆 (崇拜地)他大，他是条老虎，他一拳能打死一百个人。

曾 霆 (想不到)可，可我——

袁 圆 你呀(带着轻蔑)你是呀——(猛然跳起来，站在台阶上，大叫起来)耗子啊！

曾 霆 (也跳在一旁，震抖地)什么？什么？

袁 圆 (向墙边指)那儿，那儿！

曾 霆 哪儿？哪儿？

袁 圆 啊，进去了！(紧张地)刚才一个(比着)那么点的小耗子从我脚背上“出溜”一下穿过去。

曾 霆 (放下心，笑着)哦，耗子啊！你这么怕，我们家里多的是！

袁 圆 (忽有所得)啊，我想起来了，(高兴地拍手)你呀，就是这么一个小耗子！(拍他的肩)小耗子！

曾 霆 (不快)我，我想——

袁 圆 你想什么？

曾 霆 (贸然)你不，你不喜欢我么？

袁 圆 嗯，我喜欢你，当然喜欢你！(不觉又吻一下那“孤独”)你就是他！(指着那鸽子)你听话，你是这鸽子，你是我的“小可怜”。(她坐在阶上又吻起那“孤独”)

曾 霆 (十分感动，随着坐在阶上)那么你看了我这封长

信——

袁 圆 (又闪来一个念头,忽然立起)曾霆,你想,那个小耗子再下小耗子,那个小小耗子有多小啊!

曾 霆 (痛苦地)袁家妹妹,你怎么只谈这个?我,我的信你看完了,(低头,又立刻抬起)你,你的心(低头)——

袁 圆 (懵懂地摸着自己)我的心?——

曾 霆 (突然)你读了我给你的诗,我信里面的诗了么?

袁 圆 (点头,天真地)念了!

曾 霆 (欣喜)念了?

袁 圆 (点头)嗯,我爸爸说你的字比我写得好。

曾 霆 (惊吓)你给你父亲看了?

袁 圆 (忽然聪明起来)你别红脸,我的小可怜,爸爸说你就写了两个白(别)字,比我好。

曾 霆 那么我给你的诗,你也——

袁 圆 (点头)嗯,我看不懂,我给爸爸看了,叫他讲给我听。

曾 霆 (更惊)他讲给你听!

袁 圆 (不懂)怎么?

曾 霆 没什么。你父亲,他,他讲给你听没有?

袁 圆 (摇头)没有,他就说不像活人作的,古,古的很。(抱歉地)他说,他也看不懂。

曾 霆 那么他还说什么?

[瑞贞和愫方由书斋小门上,刚要走出书斋,瑞贞突然瞥见曾霆和袁圆,不由地停住脚,哀伤地呆立在书斋里。愫方手里握着一件婴儿的绒线衣服,也默然伫立。

袁 圆 (嗫嚅)他说,(贸然)他叫我以后别跟你一块玩了。

曾 霆 (昏惑)以后不跟你再——

袁 圆 (安慰)不理他,明天我们俩还是一块儿放风筝去。

曾 霆 (低语)可,可是为什么?

袁 圆 (随口)恹姨刚才找我爸爸来了。

曾 霆 (吃惊)干什么?

袁 圆 她说你的太太已经有了小毛毛了。

曾 霆 (晴天里的霹雳)什么?

袁 圆 她说你就快成父亲了,(好奇地)真的么?

曾 霆 (落在雾里)我?

袁 圆 我爸爸等恹姨走了就跟我说,叫我以后别跟你玩了。

曾 霆 (依然晕眩)当父亲?

袁 圆 (忽然)我十五,你十几?

曾 霆 (发痴)十七。

袁 圆 (想引起他的笑颜)啊,十七岁你就要当父亲了。(拍手)十七岁的小父亲——你想,(忽然拉着他的手)小耗子再生下小小耗子多好玩啊。你说多——

曾 霆 (突然呜呜地哭起来)

袁 圆 别哭,曾霆,我们还是一块玩,不听我那个老猴儿的话。(低声)你别哭,明天我给你买可可糖,我们一块放风筝,不带小柱儿,也不带“北京人”。

曾 霆 (哭)不,不,我不想去。

袁 圆 别哭了,你再哭,我生气了。

曾 霆 (依然痛苦着)

袁 圆 曾霆,别哭了,你看,我把我的鸽子都送给你。(把“孤独”在他的面前举起)

曾 霆 (推开)不。(又抽噎)

袁 圆 那我就答应你,我一定不嫁给“北京人”,行不行?

曾 霆 (摇头)不,不,我想哭啊。

袁 圆 (劝慰地)真的,我不骗你,等我长大一点,就大一点

点,我一定嫁给你,一定!

曾 霆 (摇头)不,你不懂!(低声呜咽,慢慢把信撕碎)

袁 圆 (天真地)你信上不是说要我吗?要我嫁给——

〔巨影后袁任敢的声音:圆儿!圆儿!

袁 圆 (低声)我爸爸叫我了,明天见,我明天等你一块放风筝,钓鱼,好吧?

〔巨影后袁任敢的声音:圆儿!圆儿!

袁 圆 来了,爸。(忙回头在曾霆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曾霆!

我的可怜的小耗子!(曾霆抬头望着她跑走)

〔圆儿打开隔扇门跑进,门又倏地关上。

〔斜风细雨,深巷里传来苍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

曾 霆 (又扑倒哀泣起来)

〔瑞贞缓缓由小书斋走出来,愫方依然在书斋里发痴。

曾瑞贞 (走到曾霆的身后,略弯身,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哀怜地)不要哭了,袁小姐走了。

曾 霆 (抬头)愫,愫姨的话是真的?

曾瑞贞 (望着他,深深地一声叹气)

曾 霆 (大恸,怨愤地)哦,是哪个人硬要把我们两个拖在一起?(立起)我真是想(顿足)死啊!

〔曾霆向书斋小门跑出。

愫 方 霆儿!

〔曾霆头也不回,夺门而出。

曾瑞贞 (呆呆跌坐在凳子上)

愫 方 (走过来)瑞贞。

曾瑞贞 愫姨。

愫 方 (抚着她的头发)你,你别——

曾瑞贞 (猛然抱着恂方)我也真是想死啊!

恂方 (温和地)瑞贞。

曾瑞贞 (忍不住一面流泪,一面怨诉着)恂姨,你为什么要告诉袁家伯伯呢?为什么要叫袁家小姐不跟他来往呢?

恂方 (悲哀地)瑞贞,我太爱你,我看你苦,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昏惑地)我不知道我怎么跑去说的,我像个傻子似地跑去见了袁先生,我几乎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又昏昏糊糊跑出来了。瑞贞,如果霆儿从这以后能够——

曾瑞贞 (沉痛)你真傻呀,恂姨,他是不喜欢我的。你看得出来?他是一点也不喜欢我的!

恂方 (哀伤地)不,他是个孩子,他有一天就会对你好的。唉!瑞贞,等吧,慢慢地等吧,日子总是有尽的。活着不是为着自己受苦,留给旁人一点快乐,还有什么更大的道理呢?等吧,他总会——

曾瑞贞 (立起摇头,沉缓地)不,恂姨,我等不下去了。我要走了,我已经等了两年了。

[外面曾皓声:恂方,恂方!

恂方 你上哪里去?

曾瑞贞 (痴望)我那女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

恂方 (哀缓地)可是你的孩子,(把那小衣服递在瑞贞的眼前)——

曾瑞贞 (接下看看)那孩子,(长哀一声,不觉把衣服掷落地上)——

[由书斋小门露出曾皓的上半身。

曾皓 (举着蜡炬)恂方,快来,汤婆子漏了,一床都是水!

[恂方与曾皓由书斋小门下。

〔思懿拿着帐本由自己的卧室走出,瑞贞连忙从地上拾起小衣服藏起。〕

曾思懿 (瞥见愆方的背影)愆小姐!愆小姐!(对瑞贞)那不是你的愆姨么?

曾瑞贞 嗯。

曾思懿 怎么看见我又走了?

曾瑞贞 爷叫她有事。

曾思懿 (厉声)去找她来,说你爹找她有事。

〔瑞贞低头由书斋小门下,远处更锣声。文清由卧房走进,思懿走到八仙桌前数钱。〕

曾文清 (焦急地)你究竟要怎么样?

曾思懿 (翻眼)我不要怎么样。

曾文清 你要怎样?你说呀,说呀!

曾思懿 (故意作出一种忍顺的神色)我什么都看开了,人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早晚棺材一盖,两眼一瞪,什么都是假的。
(走向自己的卧室)

曾文清 你要干什么?

曾思懿 (回头)干什么?我拿帐本交帐!

〔思懿走进屋内。〕

曾文清 (对门)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你究竟想怎么样?你说呀!

〔思懿拿着帐本又由卧室走进。〕

曾思懿 (翻眼)我不想怎么样。我只要你日后想着我这个老实人待你的好处。明天一见亮我就进尼姑庵,我已经托人送信了。

曾文清 哦,天哪,请你老实说了吧。你的真意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外人,我跟你相处了二十年,你何苦这样?

曾思懿 (拿出方才慷方给文清的信,带着嘲蔑)哼,她当我这么好欺负。在我眼前就敢信啊诗啊地给你递起来。(突然狠恶地)还是那句话,我要你自己当着我的面把她的信原样退给她。

曾文清 (闪避地)我,我明天就会走了。

曾思懿 (严厉)那么就现在退给她。我已经替你请她来了。

曾文清 (惊恐)她,她来干什么?

曾思懿 (讽刺地)拿你写给她的情书啊!

曾文清 (苦闷地叫了一声)哦!(就想回转身跑到卧室)

曾思懿 (厉声)敢走!(文清停住脚,思懿切齿)不会偷油的耗子,就少在猫面前做馋相。这一点点颜色我要她——

[蓦地大客厅里的灯熄灭,那巨影也突然消失,袁圆换了睡衣,抱着那“孤独”,举着灯,打开一扇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袁圆 (活泼地)哟,(递信给文清)曾伯伯,我爸爸给你的信!(转对思懿指着)你们俩儿还没有睡,我们都要睡了。

[袁圆转身就跳着进了屋,门倏地关上。

曾文清 (读完信长叹一声)唉。

曾思懿 怎么?

曾文清 (递信给她)袁先生说他的未婚妻就要到。

曾思懿 他有未婚妻?

曾文清 嗯,他请你替他找所好房子。

曾思懿 (读完,嘲讽地)哼,这么说,我们的慷小姐这次又——
[慷方拿着蜡烛由书斋小门上。

慷方 (低声)表哥找我?

曾文清 我——

曾思懿 是,慷妹。(把信递给文清)怎么样?

曾文清 哦。(想走)

曾思懿 (厉声)站住！你真地要逼我撒野？

曾文清 (哀恳地)懔方,你走吧,别听她。

懔方 (回头望思懿,想转身)

曾思懿 (对懔方)别动！(对文清,阴沉地)拿着还给她！(文清屈服地伸手接下)

懔方 (望着文清,僵立不动。文清痛苦地举起那信)

曾思懿 (狞笑)这是懔妹妹给文清的信吧？文清说当不起,请你收回。

懔方 (颤抖地伸出手,把文清手中的信接下)

曾文清 (低头)

[静寂。

[懔方默默地由书斋小门走出。

曾文清 (回头望懔方走出门,忍不住倒坐在沙发上哽咽)

曾思懿 (低声,狠恶地)哭什么？你爹死了！

曾文清 (摇头)你不要这么逼我,我是活不久的。

曾思懿 (长叹一声)隔壁杜家的帐房晚上又来逼帐了,老头拿住银行折子,一个钱也不拿出来。文清,我们看谁先死吧,我也快叫人逼疯了。

[思懿忙忙由书斋小门下。

[文清失神地站起来,缓缓地以自己的卧室走。那边门内砰然一声,像是木杖掷在门上的声音。文彩喊着由她的卧室跑出。

曾文彩 (低声,恐惧地)哥哥！

曾文清 怎么？

曾文彩 他,他又发酒疯了！

曾文清 (无力地)那我,我怎么办？

曾文彩 (急促)哥哥 ,怎么办 ,你看怎么办 ?

[突然屋内又有摔东西的声音和谩骂人的声音。

曾文彩 (拉着文清的臂)你听他又摔东西了。

曾文清 (捧着自己的头)唉 ,让他摔去得了。

曾文彩 (心痛地)他 ,他疯了 ,他要打我 ,他要离婚——

曾文清 (惨笑)离婚 ?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 :(拍桌)文彩 !文彩 !

曾文彩 哥哥 !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 :(拍桌大喊)文彩 !文彩 !文彩 !

曾文彩 (拉着他)哥哥 !你听 !

曾文清 你别拉着我吧 !

曾文彩 (焦急)他这样会出事的 ,会出事的 ,哥哥 !

曾文清 放开我吧 ,我心里的事都闹不清啊 !

[文清摔开手 ,踉跄步入自己的卧室内。

[文彩向自己的卧室走了两步 ,突然门开 ,跌进来醉醺醺的江泰 ,一只脚穿着拖鞋 ,那一只是光着。

江 泰 (不再是方才那样苦恼可怜的样子 ,倚着门口 ,瞪红了眼睛)你滚到哪里去了 ?你认识不认识我是江泰 ,我叫江泰 ,我叫你叫你 ,你怎么不来 ?

曾文彩 (苦痛)我 ,我 ,你——

江 泰 我住在你们家里 ,不是不花钱的。我在外面受了一辈子人家的气 ,在家里还要受你们曾家人的气么 ?我要喝就得买 ,要吃就得做 !——谁欺负我 ,我就找谁 !走 ,(拉着文彩的手)找他去 !

曾文彩 (拦住他)你要找谁呀 ?

江 泰 曾皓 ,你的爹 ,他对不起我 ,我要找他算帐。

曾文彩 明天,明天。父亲睡了。

江 泰 那么现在叫他滚起来。(走)

曾文彩 (拖住)你别去!

江 泰 你别管!

曾文彩 (忽然灵机一动,回头)啊呀,你看,爹来了!

江 泰 哪儿?

曾文彩 这儿!

[文彩顺手把江泰又推进自己的卧室内,立刻把门反锁上。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击门)开门!开门!

曾文彩 哥哥!(连忙向卧室的门跑)哥哥!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捶门)开门,开门!

[文彩走到文清卧室门口掀开门帘。

曾文彩 (似乎看见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啊,天,你怎么还抽这个东西呀!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长叹)别管我吧,你苦我也苦啊!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大吼叫)文彩!(乱捶门)开门,我要烧房子啦!我要烧房子,我要点火啦,我——(扑通一声仿佛全身跌倒地上)

曾文彩 (同时一面跑向自己的卧室,一面喊着)天啊,江泰,你醒醒吧,你还没有闹够,你别再吓死我了!(开了门)

[文彩立刻进了自己的卧室,把门推严,里面只听得江泰低微呻吟的声音。

[立刻由书斋小门上来曾皓,披着一件薄薄的夹袍,提着灯笼,由愆方扶掖着,颤巍巍地打着寒战。

曾 皓 (慌张地)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低声对愆方)你,你

让我看看是谁 ,是谁在吵。你快去给我拿棉袍来。

〔悻方由书斋小门下。江泰还在屋内低微地呻吟。突然门内文清一声长叹 ,曾皓瞥见他卧室的灯光 ,悄悄走到他的门前 ,掀开帘子望去。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 :(暗哑)谁 ?

曾 皓 谁 ! (不可想象的打击)你 ! 没走 ?

〔文清吓晕了头 ,昏沉沉地竟然拿着烟枪走出来。

曾 皓 (退后)你怎么又 ,又——

曾文清 (低头)爸 ,我——

曾 皓 (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 ,摇摇晃晃 ,向文清身边走来 ,文清吓得后退。逼到八仙桌旁 ,曾皓突然对文清跪下 ,痛心地)我给你跪下 ,你是父亲 ,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 ,我给你磕响头 ,求你不——(一壁要叩下去)

曾文清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罪恶 ,扔下烟枪)妈呀 !

〔文清推开大客厅的门扇跑出 ,同时曾皓突然中了痰厥 ,瘫在沙发近旁。

〔同时悻方由书斋小门拿着棉袍忙上。

悻 方 (惊吓)姨父 ! 姨父 ! (扶他靠在沙发上)姨父 ,你怎么了 ? 姨父 ! 你醒醒 ! 姨父 !

曾 皓 (睁开一半眼 ,细弱地)他 ,他走了么 ?

悻 方 (颤抖)走了。

曾 皓 (咬紧了牙)这种儿子怎么不(顿足)死啊 ! 不(顿足)死啊 ! (想立起 ,舌头忽然有些弹)我舌头——麻——你——

悻 方 (颤声)姨父 ,你坐下 ,我拿参汤去 ,姨父 !

〔曾皓口张目瞪 ,不能应声 ,悻方慌忙由书斋小门跑下。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哭泣)江泰！江泰！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大吼)滚开呀，你！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江泰！

〔江泰猛然打开门，回身就把门反锁上。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你开门，开门！

江泰（在烛光摇曳中看见了曾皓坐在那里像入了定，江泰愤愤地）啊，你在这儿打坐呢！

曾皓（目瞪口呆）

江泰 你用不着这么斜眼看我，我明天一定走了，一定走了，我再不走运，养自己一个老婆总还养得起！（怨愤）可走以前，你得算帐，算帐。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急喊)开门！开门！你在跟谁说话？江泰！（捶门)开门，江泰，开门！（一直在江泰说话的间隔中喊着）

江泰 你欠了我的，你得还！我一直没说过你，不能再装聋卖傻，我为了你才丢了官，为了你才亏了款。人家现在通缉我。我背了坏名声，我一辈子出不了头，这是你欠我这一笔债。你得还，你不能不理！你得还，你得给，你得再给我一个出头日子。你不能再这样不言语，那我可——喂（大声）你看清楚没有，我叫江泰！叫江泰！看清楚！你的女婿！你欠了我的债，曾皓，曾皓，你听见没有？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吓住)开门，开门！（一直大叫）爹！爹！别理他，他说胡话，他疯了。爹！爹！爹呀！开门，江泰，(夹在江泰的长话当中)开门，爹！爹！

江泰 曾皓，你给不给，你究竟还不还？我知道你有的是存款，金子，银子，股票，地契。（忽然恳切地）哦，借给我三块钱，就三千，我做了生意，我一定要还你，还给你利息，还

给你本,你听见了没有?我要加倍还给你,江泰在跟你说
话,曾老太爷,你留着那么多死钱干什么?你老了,你岁数
不小了。你的棺材都预备好了,漆都漆了几百遍了,你——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同时捶门)开门!开门!

〔思懿拿着曾皓方才拿出过的红面存折,气愤愤地由
书斋小门急上,望了望曾皓,就走到文彩的卧室前开
门。

江 泰 (并未察觉有人进来,冷静地望着曾皓,低声厌恶地)
你笑什么?你对我笑什么?(突然凶猛地)你怎么还不死
啊?还不死啊?(疯了似地走到曾皓前面,推摇那已经昏
厥过去的老人的肩膀)

〔文彩满面泪痕,蓦地由卧室跑出来。

曾文彩 (拖着江泰力竭声嘶地)你这个鬼!你这个鬼!

江 泰 (一面被文彩向自己的卧室拉,一面依然激动地嚷着)
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人,我杀了他,再杀我自己呀。

〔文彩终于把江泰拖入房内,门霍地关上。愫方捧着一
碗参汤由书斋小门急上。思懿仍然阴沉沉地立在那
里。

愫 方 (喂皓参汤)姨父,姨父,喝一点!姨父!

〔曾霆由书斋小门跑上。

曾 霆 怎么了?

愫 方 (喂不进去)爷爷不好了,赶快打电话找罗太医。

曾 霆 怎么?

愫 方 中了风,姨父!姨父!

〔曾霆由大客厅门跑下,同时陈奶妈仓皇由书斋小门
上,一边还穿着衣服。

陈奶妈 (颤抖地)怎么啦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啦?

愫方 (急促地)你扶着他的头,我来灌。

〔老人喉里的痰涌上来。〕

陈奶妈 (扶着他)不成了,痰涌上来了。——牙关咬得紧,灌不下。

愫方 姨父!姨父!

〔文清由大客厅门上。〕

曾文清 (步到老人的面前,愧痛地连叫着)爹!爹!我错了,我错了。

〔文彩由自己的卧室跑出来。〕

曾文彩 (抱着老人的腿)爹!爹!我的爹!

愫方 姨父!姨父!

陈奶妈 老爷子!老爷子!

曾思懿 (突然)别再吵了,别等医生来,送医院去吧。

愫方 (昂首)姨父不愿意送医院的。

曾思懿 (对陈奶妈)叫人来!

〔陈奶妈由大客厅门下。〕

曾文彩 (立刻匆促地)我到隔壁杜家借汽车去。

〔文彩由大客厅跑下。〕

愫方 姨父!姨父!

曾文清 (哽咽)怎么了?(“怎么办?”的意思)怎么了?

曾思懿 哼,怎么了?(气愤地)你看,(把手里曾皓的红面存折摔在他的眼前)这怎么了?

〔陈奶妈带着张顺由大客厅门上。大客厅的尽头燃起灯光,雪白的隔扇的纸幕突然又现出一个正在行动的巨大猿人的影子,沉重地由远而近,对观众方向走来。〕

曾思懿 (指张顺)只有他?

陈奶妈 还有。

〔门倏地打开，浑身生长凶猛的黑毛的“北京人”像一座小山压在人的面前，赤着脚沉甸甸地走进来，后面跟着曾霆。

曾思懿（对张顺）立刻抬到汽车上。

〔张顺对“北京人”做做手势，“北京人”对他看了一眼，就要抱起曾皓。

愫方（忽然一把拉着曾皓）不能进医院，姨父眼看着就不成了。（老人说不出话，眼睛苦痛地望着）

〔“北京人”望着愫方停住手。

曾思懿（拉开愫方，对张顺）抬！（张顺就要动手——）

〔“北京人”轻轻推开张顺，一个人像抱起一只老羊似地把曾皓举起，向大客厅走。

曾霆（哭起）爷！爷！

曾思懿 别哭了。

曾文清（跟在后面）爹，我，我错了。

〔“北京人”走到门槛上。老人的苍白的手忽然紧紧抓着那门扇，坚不肯放。

曾霆（回头）走不了，爷爷的手抓着门不放。

曾思懿 用劲抬！（张顺连忙走上前去）

愫方（心痛地）他不肯离开家呀。（大家又在犹疑）

曾思懿 救人要紧，快抬！听我的话是听她的话，抬！

〔张顺推着“北京人”硬向前走。

愫方 他的手！他的手！

曾思懿（对曾霆）把手掰开。

曾霆 我怕。

曾思懿 笨，我来！

曾文清 爹。

曾 霆 (恐惧)妈 ,爷爷的手 ,手 !

〔思懿强自掰开他的手。〕

曾文清 (愤极对思懿)你这个鬼 !你把父亲的手都弄出血来了。

曾思懿 抬 ! (低声 ,狠恶地)房子要卖 ,你愿意人死在家里 ?

〔大家随着“北京人”由大客厅门走出 ,只有文清留在后面。〕

〔木梆声。〕

〔隔壁醉人一声苦闷的呻吟。〕

〔苍凉的“硬面饽饽”声。〕

〔文清进屋立刻走出。他拿着一件旧外衣和一个破帽子 ,臂里夹一轴画 ,长叹一声 ,缓缓地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 ,顺手把门掩上。〕

〔暗风挟着秋雨吹入 ,门又悄悄自启 ,四壁烛影憧憧 ,墙上的画轴也被刮起来飒飒地响着。〕

〔远远一两声凄凉的更锣。〕

——幕徐落

(选自《北京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茶 馆(第一幕)

老 舍

人 物

王利发、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康六、小牛儿、松二爷、黄胖子、宋恩子、常四爷、秦仲义、吴祥子、李三、老人、康顺子、二德子、乡妇、茶客甲、乙、丙、丁、马五爷、小妞、茶房一二人

时 间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 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幕启 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溜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

里歇歇腿 ,喝喝茶 ,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 ,说媒拉纤的 ,也到这里来。那年月 ,时常有打群架的 ,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 ;三五十口子打手 ,经调人东说西说 ,便都喝碗茶 ,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 ,价钱便宜 ,作起来快当) ,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 ,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 ,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 ,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 ,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 ,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 ,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 ,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 ,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 ,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 ,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 ,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 ;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 ,摆着长桌与方桌 ,长凳与小凳 ,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 ,高搭着凉棚 ,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 ,不知姓名 ,正眯着眼 ,摇着头 ,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 ,也不知姓名 ,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 ,正低声地谈话 ,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 ,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 ,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 ,非出人

命不可 ,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 ,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 ,不能真打起来 ,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 ,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 ,都横眉立目 ,短打扮 ,随时进来 ,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 ,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踏拉着鞋 ,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 ,耳上夹着几张纸片 ,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 ,你外边溜溜吧 !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 ,捧捧唐铁嘴吧 !送给我碗茶喝 ,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 !手相奉送 ,不取分文 ! (不容分说 ,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您贵庚是

.....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 ,我送给你一碗茶喝 ,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 !用不着相面 ,咱们既在江湖内 ,都是苦命人 ! (由柜台内走出 ,让唐铁嘴坐下)坐下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戒了大烟 ,就永远交不了好运 !这是我的相法 ,比你的更灵验 !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 ,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 ,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 ,提着小黄鸟笼 ;常四爷雄赳赳的 ,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 ,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 ,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 ! (然后 ,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楼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嘛！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瓷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胡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

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或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严重的砂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 ,他们在后院哪 !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 !掌柜的 ,预备烂肉面 ,有我黄胖子 ,谁也打不起来 ! (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 ,您快来吧 !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 ,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的小东西 ,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 ,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 ,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 ,您外边溜溜吧 !后院里 ,人家正说和事呢 ,没人买您的东西 ! (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 ! (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 ,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 ,李宅不肯交还……唉 ,咱们还是少说话好 , (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

老 人 (喝了茶)多谢 !八十二了 ,没人管 !这年月呀 ,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 !唉 ! (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 ,穿得很讲究 ,满面春风 ,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 !秦二爷 ,您怎么这样闲在 ,会想起下茶馆来了 ? 也没带个底下人 ?

秦仲义 来看看 ,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

王利发 唉 ,一边作一边学吧 ,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 ,我不干不行啊 !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我有不周到的地方 ,都肯包涵 ,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 ,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 ,多说好话 ,多请安 ,讨人人的喜欢 ,就不会出大岔子 !您坐下 ,

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嘛！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

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像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

货 ,那才能救国 ! (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 ,我跟你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不懂 !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 ,把财产都出手 ,不顾自己了吗 ?

秦仲义 你不懂 ! 只有那么办 ,国家才能富强 ! 好啦 ,我该走
啦。我亲眼看见了 ,你的生意不错 ,你甭再耍无赖 ,不长房
钱 !

王利发 您等等 ,我给您叫车去 !

秦仲义 用不着 ,我愿意蹣跚蹣跚 !

〔秦仲义往外走 ,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 ! 秦二爷 !

秦仲义 庞老爷 ! 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 ? 天下太平了 ,圣旨下来 ,谭嗣同问斩 ! 告
诉您 ,谁敢改祖宗的章程 ,谁就掉脑袋 !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 ,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 ,二爷 ,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 ,不值一提 !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 ? 您看 ,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 您比
作官的还厉害呢 ! 听说呀 ,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 ,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
了 ! 哈哈 !

庞太监 说得好 ,咱们就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吧 ! 哈哈 !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再见 ! (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 ,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 ,
年头真是改了 ! (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

王利发 总管 ,您里边歇着吧 !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 ,但不敢靠近 ,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 ,我的老爷子 !您吉祥 !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 !
(搀庞太监往里面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 ,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 ,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 !反正犯了大罪 ,要不 ,怎么会问斩呀 !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 ,有些作官的 ,念书的 ,乱折腾乱闹 ,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

茶客丁 得 !不管怎么说 ,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 !姓谭的 ,还有那个康有为 ,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 ,去自谋生计吗 ?心眼多毒 !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 ,咱们也不好过 !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 !好死不如赖活着 ,叫我去自己谋生 ,非死不可 !

王利发 诸位主顾 ,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

〔大家安静下来 ,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 ?一个乡下丫头 ,要二百银子 ?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 ,可长得俊呀 !带进城来 ,好好地一打扮、调教 ,准保是又好看 ,又有规矩 !我给您办事 ,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 ,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 ,你怎么又回来了 ?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 ?唐铁嘴 ,你放心 ,没人抓你 !

唐铁嘴 嘛 ,总管 ,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 ,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像预感到什么灾祸 ,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嘛!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 ,我爱大清国 ,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 ,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 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 ,有话好说 ,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 ,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 ,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 ,我听见了 ,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 ,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 ,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 ,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 ,到堂上实话实说 ,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哪？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是不是？

众 嘛！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给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 妇 走吧，乖！

小 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么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

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

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幕落

（选自《茶馆·龙须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狗儿爷涅槃

(多场现代悲喜剧)

刘锦云

时 间

现代。

地 点

北方,一个傍山小村。

人 物

狗儿爷(陈贺祥)

祁永年(还有他的幻影)

李万江

苏连玉

冯金花

陈大虎

祁小梦

〔舞台上一片漆黑。在渐生的微光中,可见一个形状巍峨的旧式砖砌门楼的剪影。

〔先闻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声。一根火柴划亮了,旋又被风吹灭。在火光一现中,我们看见了他——狗儿爷。狗儿爷,这记载着他和他的父辈一段辛酸历史的不雅的诨号,已经伴随着我们主人公走过七十余载的人生旅途。村中的老少爷儿们,似乎忘记了他的堂堂大名——陈贺祥。此刻他已老态龙钟,满头堆雪,但那神态,却像一只困兽,张望着,扑捉着,也伺机着。又一根火柴被他划着,又灭去。

狗儿爷 娘的!一辈子不走运,临了儿连根洋火都划不着,邪了,邪了……

〔又划一根,着了。他去引燃一个用柴草扎成的火把——

〔他身后出现了祁永年的幻影——姑依旧称之为祁永年罢,他做吹火状,随即一阵风哨声,擎在狗儿爷手中的刚刚引着的火把又灭掉。

狗儿爷 (猛回头,始惊愕,继平缓地)是你?

祁永年 是我。

狗儿爷 你不是人。

祁永年 ……不是人。

狗儿爷 你是鬼。

祁永年 ……是鬼。

狗儿爷 你来干什么?

祁永年 因为你想我。

狗儿爷 我想你干吗？

祁永年 因为……你闷得慌。到了咱这岁数，想谁来谁就来。

(指门楼)就这么烧了？

狗儿爷 烧。

祁永年 放火可是犯法。

狗儿爷 我烧我儿子！

祁永年 还有我闺女、你那儿媳妇一半儿呢。

狗儿爷 一块儿烧！

祁永年 烧了，烧了，你“了”啦？哈哈！

狗儿爷 你笑什么？

祁永年 我笑你。

狗儿爷 笑我啥？

祁永年 笑你不如我。

狗儿爷 (蔑视地)我会不如你，嗯？我会不如你？

祁永年 你狗儿爷就是不如我。我住过这门楼，大荷包掌柜的我当过，死了——虽说死得不那么开心，大小算个三顷地的财主，也闭眼了。你呢，得门楼，烧门楼，这就叫狼肉贴不到狗身上。

狗儿爷 你给我滚，臭地主！

祁永年 咱俩可是儿女亲家。

狗儿爷 我压根儿不认，怕脏了我的门风。

祁永年 咱俩，一辈子鸡吵鹅斗，一辈子冤家对头，这晚儿，该讲和了。人家小两口可正商量过好日子呢——

[门楼的另一侧，出现陈大虎、祁小梦。

祁小梦 门楼是你爹的命根子，你敢动？

陈大虎 破车碍好道，就得动动。

祁小梦 今儿下午可是闹了个人仰马翻。

陈大虎 人老了,好糊弄。

祁小梦 你爹可不好糊弄。

陈大虎 还不是照样蒙他。咱就说把门楼卖了,卖钱还账。他一病二十年,卖门楼子还了他吃药的钱。

〔狗儿爷、祁永年一直在谛听。〕

祁永年 听听,卖啦!

陈大虎 明天就卖,卖了就拆。

狗儿爷 明天卖,老子今天烧!烧了才痛快,烧了才足性,烧了才踏实,烧了才……

祁永年 烧吧,烧吧,又红火又热闹!

狗儿爷 你神气个啥?一个三顷地的破财主!五道庙的神仙——没受过大香火。大财主,咱当过……

祁小梦 老头子好像是睡了。

陈大虎 折腾够了,也该歇歇了。

祁小梦 偏有那老人,越老越精,越老越死性,越老越难对付,你爹就是。

陈大虎 财迷转向呗!

祁小梦 蛤蟆不长毛——天生的那道种儿!你不财迷?东拉西扯地忙活一天,上炕累得直哼哼,相儿!

陈大虎 那为谁?我是扒子,你是匣子,我的宝贝匣子……

祁小梦 行啦,快看看你爹去吧!

祁永年 嘻嘻,财主的热屁你都拾不着,还当过——

狗儿爷 当过!你狗儿爷当过大财主,你狗儿爷挂过千顷牌!

祁永年 不就是收了我那二十亩地的好芝麻?

狗儿爷 呸!那怎么是你的呢?大炮一响,你兔崽子滚蛋了,全村人跑光了。(回味而神往地,可闻枪炮声隐隐)就剩那没

边儿没沿儿的一汪金水儿似的好庄稼 ,满洼满洼的饱盛粮食 ,瞅着眼宽 ,想着舒心 ,拿着顺手——谁的?咱的!你狗儿爷的!天爷呀 ,人活到这份儿上 ,才有点儿滋味 ,嘿嘿 ,哈哈……

祁永年 揣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土庄稼孙 ,嘿嘿 ,哈哈……

〔陈大虎急促的喊声:“爸爸,爸爸!”

〔笑声、喊声隐去。枪炮声大作。暗。

2

〔枪声时而遥远 ,时而响在耳畔。

〔狗儿爷身后是大片熟透了的秋粮。这会儿 ,他满头的白发消失 ,复成壮年。

狗儿爷 说咱狗儿爷上炕认得媳妇 ,下炕认得鞋 ,出门认得地——不对!这地可不像媳妇 ,它不吵不闹 ,不赶集不上庙 ,不闹脾气。小媳妇子要不待见你 ,就捏手捏脚 ,扭扭拉拉 ,小脸儿一调 ,给你个后脊梁。地呢 ,又随和又绵软 ,谁都能种 ,谁都能收。大炮一响 ,媳妇抱着孩子 ,火燎屁股似地随人群儿跑了。穷的跑了 ,富的也跑了。地不跑 ,它陪着我 ,我陪着它。好大的粮食囤啊 ,就剩我 ,还有这个不怕死的蝮蝮儿……

〔一左一右 ,光环里同时出现祁永年和陈大虎的面孔。

祁永年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甬你美 ,狼肉贴不到狗身上!

陈大虎 (同时)这大概是我爹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这点事 ,怀里抱着我的时候他就说 ,手里领着我的时候他还说 ,现在 ,你们有工夫 ,就听他说。我想 ,听一回也就够了。风吹

票子满地滚的时候 ,咱各打各的主意。

〔左右隐去。〕

狗儿爷 怎么着 ,这庄稼不该收 ?熟掉地的粮食 ,眼瞅着不收 ,阎王爷都不饶你。——哈 ,好喜人儿的高粱 !好长势 ,好品种 (指点)“歪脖黄”、“打锣槌”、“凤凰窝”、“黑老婆儿翻白眼” ,嘿 ,穗头挺大 ,秧不高——“母猪翘脚”。来吧 ,挑进篮儿里就是菜……呸 !小家子气 ,高粱原本是贱粮 ,吃多了拉不出屎来 ,还是这“金皇后”老玉米……哟 ,芝麻 !张开嘴儿的芝麻 ,坐角低 ,秸秆高 ,一水儿的“霸王鞭” ,老祁家的 ,好长的地头 ,足有五百丈 ,我给他扛活的时候 ,半天锄不了一遭地。姓祁的跑了 ,谁的 ,你狗儿爷的 ,来吧 ! (砍芝麻)真他妈过瘾……砍完了芝麻刨花生 ,还有黍子呢 ,过年好吃粘饽饽……(炮声)“你个财黑子 ,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媳妇抱孩子跑的时候这么骂我。阎王爷不收就能活着回来 ,要收你 ,一个炮弹下来 ,我不去炸死俩 ,我去了饶一个。孩儿他妈呀 ,你要是福大命大活着回来 ,我的小乖乖 ,你就喝香油吧 ! (砍着 ,念着)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舍不得媳妇——逮不住和尚 !舍不得孩子……(渐向舞台深处)

〔炮声渐隐。〕

3

〔已是战后。祁永年逃难回来 ,打上狗儿爷门来。〕

祁永年 (恶狠狠)狼肉贴不到狗身上 !狗儿爷 ,小刀子——

〔狗儿爷上。〕

狗儿爷 (踌躇满志 ,哼着河北梆子《大登殿》)“十呀八年 ,才坐

了西帝长安……”要说当个地主可也不易——忒累！为倒腾这十几石芝麻，腰都快累折了。（立刻纠正自己）小家子气！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那时候你就是陈大掌柜的了！瞧人家祁永年，一年到头，长袍短褂儿，干鞋净袜儿，横草不拿，竖草不拈，出门就骑驴，吃咸菜泡香油……这刚才，谁呀？叫大号成不成——陈贺祥！

祁永年（鄙夷地）大炮一响，倒把你小子端起来了。我说，这年成不错吧？

狗儿爷 敢情！（神秘地）不瞒你说，盆里碗里，连鞋窠拉儿里都是香油，油脂麻花吃腻了不说，敢情油性忒大了跑肚拉稀。

祁永年（不阴不阳地）说吧，工钱怎么算？

狗儿爷 工钱，啥工钱？

祁永年 你给我砍芝麻，我得开给你工钱哪！

狗儿爷 噢，二十亩芝麻，穷命一条。要芝麻，拿命来。

祁永年 我告诉你，还乡团可要回来。

狗儿爷 我告诉你，区小队可离这儿不远，过河儿就是。

祁永年 这芝麻是我的，长在我地里的。

狗儿爷 这芝麻是我的，装在我口袋里的。

祁永年 还有王法没有？

狗儿爷 王法叫大炮轰啦！

祁永年 天生的无赖，贱种。

狗儿爷 你小子骂人？

祁永年 祖上无德，你爹就是贱种。

狗儿爷 你爹就是贱种！

祁永年 你爹不是贱种？跟人家打赌，活吃一条小狗儿，赢人家二亩地，搭上自个儿一条命，还给你挣了个狗名字。

狗儿爷（不平地）那是因为我爹没有地，他喜欢地，可是没有地……你爹不是贱种？你爹一落草儿脑门子上就鍍着字——大财主？呸！光绪年间发大水，满洼里沟满壕平，地里不剩一根草刺儿，偏你们家的房顶上长了二尺高的香菜——你说，那泥皮房顶上怎么会长香菜呢？

祁永年 傻小子，那是财神爷指使我爹，把一大包子香菜籽儿拉拉到抹房和泥用的麦糠里啦。

狗儿爷 我爹倒是听说了，第二年抹房，在那麦糠里拌上了香菜籽儿，倭瓜籽儿，还有西葫芦籽儿，偏巧七七四十九天没见一个雨星星儿。俺们爷儿俩也没少给财神爷上供，还不如喂狗呢！

祁永年 那是你爹命贱。

狗儿爷 你爹命也不贵，是他那香菜卖得贵。损不损？卖到大饭庄里一角钱一根！你们家这三顷地就是这么来的。

祁永年 哎，就是这么来的，发财啦！

狗儿爷 就许你发财？老子也要发发，可劲儿地发发！

祁永年 你这不是正道儿！

狗儿爷 老子土里刨食儿，敢说不是正道儿？

祁永年 少废话，赔芝麻！

狗儿爷 赔你个“坐着”，爷没工夫！

祁永年 狗性难改，那年你就把我的大辕骡掉进井里头……

狗儿爷 赖谁？我给你扛活，你不叫我歇，也不叫牲口歇，它渴急了，还不往井里扎？你把我吊在你们祁家那座高门楼上，水蘸麻绳一通打，肉皮子坏了还能长起来，可惜了我那件刚上身的老寨子布的小褂儿叫你打烂了。挨打顶了你的骡子，小褂儿你得赔我，赔我！

祁永年 胡搅蛮缠！把芝麻还我，没事儿。

狗儿爷 想要芝麻 ,没门儿。

祁永年 别忘了 ,这地——我是地主 !

狗儿爷 大炮一响 ,你滚蛋了 ,我就是地主 !

祁永年 我是地主 !

狗儿爷 我是地主 !

〔一阵枪声震耳。李万江持枪跑上 ,他是民兵小队长。

李万江 谁是地主 ?

狗儿爷 (指祁永年)他是 !

李万江 (训斥地)逃亡地主祁永年听着 :命令你即刻回家 ,仔细如数地清理浮财 ,把土地文书匣子准备出来 ,听候斗争处理。

祁永年 (惶恐地)是。

李万江 老老实实 ,不准捣鬼 !

祁永年 是。(欲下)

狗儿爷 (神气地)回来 !

祁永年 是。

狗儿爷 老老实实 ,不准捣鬼 ! 去吧。

祁永年 是。(下)

狗儿爷 (兴奋欣喜地)万江兄弟 ,咱们的队伍打回来了 ?

李万江 打回来了 !

狗儿爷 解放了 ?

李万江 解放了 !

狗儿爷 不受祁永年的气了 ?

李万江 永远不受了 !

狗儿爷 咱 ,有地种了 ?

李万江 很快就平分。

狗儿爷 大恩大德 ,大恩大德 ! 兄弟 ,你狗哥半辈子忍受祁家

的,别的房子俺不要,求你作主,把祁家那高门楼儿,俺吊在上头挨过打的,把它分给咱吧,行呗?

李万江 行,就分给你!

狗儿爷 大恩大德,大恩大德……

〔村中乡亲苏连玉风风火火地跑来。他是个剃头匠,常赶集串乡,因而消息灵通,一个办好事不见多好,办坏事不见多坏,而又非常乐意助人办事的家伙。〕

苏连玉 狗儿哥……俺狗嫂没啦!

狗儿爷 (急切地)她……

苏连玉 俺们都躲在东沙岗的柳树巷里,一个炮弹下来,炸了个锅底儿坑,嫂子她就……

狗儿爷 我那大虎呢?我儿子呢?

苏连玉 孩子倒没事,好好儿的,抱回俺家去了。

狗儿爷 (大恸)芝麻有了,媳妇没了!我的亲人……我的儿子……

〔暗。〕

4

〔陈大虎的声音:“爸爸,爸爸!”〕

〔灯光照亮门楼的一角,满头白发的狗儿爷偎伏在那里。〕

〔陈大虎找到了狗儿爷。〕

陈大虎 爸爸,您又晕乎什么呢?

狗儿爷 (一动不动地)我想你妈。

陈大虎 (平静地)亲妈死了,就为您那二十亩芝麻……

狗儿爷 想你后妈。

陈大虎 后妈走了 ,就为您死心眼 ,想不开……

狗儿爷 (紧紧抱住门楼的砖角)门楼 ,我的门楼 !

陈大虎 就剩这门楼 ,还有我。您要哪个 ,说话吧 !

〔祁小梦披衣上。〕

祁小梦 大虎 ,城里打来长途电话 ,问咱的白云石厂啥时候开工 ?

陈大虎 照时不误——明天。

祁小梦 明天 ?这门楼——

陈大虎 拆。不拆怎么走汽车 ?爸爸 ,回屋去吧 !

祁小梦 折腾病了 ,还得俺们伺候您 ,都挺忙的。

狗儿爷 (无奈何)虎儿的妈 ,虎儿的妈 ,我的亲人哪……

〔暗。〕

5

〔光启前 ,先闻苏连玉的声音 :“狗儿哥 ,走吧 !”〕

〔春日拂晓 ,凉风习习。路边有星星点点的花草。狗儿爷和苏连玉并肩走来。〕

苏连玉 我的哥哥 ,瞧你这三心二意的劲儿 ,这是娶媳妇 ,美差 ,不是上杀场 !

狗儿爷 美差是美差 ,可这么快 ,不怕老少爷们儿笑话 ?

苏连玉 没人笑话这个。老话儿说 :女人好比是墙上的泥皮 ,揭去一层还有一层。走了穿红的 ,就有挂绿的。你这二茬子光棍的罪 ,还没受够 ?种地 ,开油坊 ,里里外外 ,又当爷们儿 ,又当娘们儿 ,不是事儿。我担着剃头挑子走村串户 ,早就替你留神捯摸了。

狗儿爷 这兵荒马乱的 ,缓腾缓腾再说吧 !

苏连玉 得了,狗儿哥,别拿捏着啦。桃村那头我可递过话儿去了,我说俺们陈大爷中年丧妻,日子足性,别的甭说,光香油家里也趁个三缸两缸的。听我这一说,那小寡妇小嘴儿乐得瓢儿似的。再说那小模样儿,就别提多俊了,我想想长得跟谁似的,咱村就没那么个人……对,就跟你们家西屋东墙上贴的那张吕布戏的那个貂蝉似的。

狗儿爷 真的?

苏连玉 去了瞧哇,这又不是隔山买老牛。说句丧良心的,见了她,恨不得头年柳树巷那一炮打的不是你媳妇,干脆是我那块“产业”——邈邈相儿!长得磨盘似的。

狗儿爷 别瞎说。人家多大?

苏连玉 十九。

狗儿爷 我都三十八啦。

苏连玉 怕啥?这年头,有您这十五石五斗芝麻戳着,黄花闺女都能娶,小寡妇算啥!咱哪,事不宜迟,说去就去,有把儿烧饼先攥到手,不能临了儿放了秃尾巴鹰,给它来个先下手为强——抢!

狗儿爷 抢?

苏连玉 听我的,没错儿。他们那儿是敌占区,还没闹“妇女解放”呢,寡妇嫁人缺多大理似的,谁要生了这个心儿,再是个漂漂亮亮的,那帮子红了眼的光棍汉就都来下家伙,谁抢到手是谁的,还有半路上让人劫走的呢。瞧,我还带根打狗棒呢!(亮出身后的棍子)

狗儿爷 (也早有准备)我还带了根绳子,万一要是……

苏连玉 (恍然)敢情你小子早有准备,还在这儿穷磨牙!走吧,趁天没亮。

狗儿爷 十八里地,一跑就到。

苏连玉 记住 ,到那儿 ,别说你三十八。

狗儿爷 知道。

〔二人隐去。随即灯光照出一树桃花。冯金花背身站在树下。狗儿爷在央求。不远处有苏连玉持棒的身影。〕

狗儿爷 你叫冯金花？

〔冯金花点头。〕

狗儿爷 “寻”我你愿意？

〔冯金花摇头。〕

狗儿爷 哎呀 ,到这时候了 ,来点痛快的吧！先扭过脸儿来行不行？

冯金花 (转身)给你 ,让你看个够。

〔狗儿爷假装吸烟 ,划亮一根火柴 ,他是要借亮瞅瞅。火光照亮两个人的脸。〕

狗儿爷 娘的 ,是挺中看。

冯金花 妈哟 ,你多么大啦？

狗儿爷 三十……三十一。

冯金花 比我大一轮。

狗儿爷 你也属狗？

冯金花 什么？

狗儿爷 (急数算)子丑寅卯……属蛇 ,都属蛇 ,你看我这记性。

冯金花 我嫌你大。

狗儿爷 还大？这小女婿的拳头 ,大女婿的馒头——大女婿知道疼 ,我的傻奶奶儿！我疼你……

冯金花 呸！——怎么个疼法？

苏连玉 (插话)瞧他那满脸胡茬子。

冯金花 嗯？

狗儿爷 这……(猛见苏连玉向他伸出三个指头)噢,我许给三条。

冯金花 三条,哪三条?

狗儿爷 居家过日子,男的是扒子,女的是匣子——咱可别是没底儿的匣子。进门你当家,我交钥匙,行呗?

冯金花 差不离儿。第二呢?

狗儿爷 大麦二秋,不用你下地。

冯金花 我还是肉皮子嫩,日头晒了长毒疮。

狗儿爷 我行,庄稼人有闲死的,没累死的。眼下地不多,日后地多了,咱兴许还能雇个人手儿呢!

冯金花 真的?你说还能雇人?

狗儿爷 怎么着,就许他们雇我?告诉你,咱……有存项!

冯金花 听说了。第三?

狗儿爷 第三……(见苏连玉又向他伸出三个指头)噢,许你不上三台:一不上井台,咱村南有甜水井,村北有凉水泉儿,我把大缸小缸老给你挑得满满的。二不上磨台,捅驴屁股抱碾棍,本来不是娘们儿干的,粗罗麩子细罗面,供上你吃用了。三不上锅台,我会烙饼摊鸡蛋,切细咸菜丝儿泡香油,咱见天吃这个。还有什么你说,我满应满许,行了呗?

冯金花 哼,你们男的都这样儿,这会儿急得蹿蹦儿,说啥都行,过后儿就变卦!

狗儿爷 咱狗儿爷可不是那路人。

冯金花 (掩口)嘻……

狗儿爷 大名陈贺祥——我说孩儿他妈……

冯金花 去,来不来的先叫这个!

狗儿爷 我样样儿许了你个老满儿,可有一宗,你可得把咱大虎看顾好,那可是咱陈门后承啊!

冯金花（伤神地）我死了男人，又新死了孩子，奶还没吊上去，
（抚胸）老胀得疼，怀里空得慌，缺个孩子。

狗儿爷 嘿，芝麻粒儿掉进针鼻里——巧啦！连玉兄弟，成
啦——

冯金花 谁说成啦？

狗儿爷 不成？不成再说，咱长长的工夫耐耐的性儿，你还要怎
个儿？

冯金花 俺们这儿的老例儿，不管新人旧人，不能脚踩地走着出
村，不能落下话把儿，说俺们是自个儿走来的。

狗儿爷 可眼下，哪儿去找人马车辆呢？这么办，我背你——
（摆架式）

冯金花 累死你！

狗儿爷 心疼了不是？

苏连玉 还有我呢。（吓唬地）瞧，大道上可有一伙人过来啦！

狗儿爷 孩儿他妈，快——

冯金花（扒上后背，捶他脊梁）你个狗儿爷……

狗儿爷 回家吧，我的狗儿奶奶！（小跑）

冯金花 哎哟，瞧你，硌我腰啦……（咯咯笑，被狗儿爷背下）

苏连玉（羡慕地）好事儿全叫他摊上啦！喝喜酒去。

6

〔舞台一片敞亮，敞亮得有些耀眼。磨砖对缝的海青
门楼修饰一新。紫红紫红的大枣压颤了枝条。门楼
前、枣树下，略置矮方桌、矮板凳。

〔冯金花坐在矮凳上纳鞋底儿，随着针线的走动，嘴里
悠然地哼着什么小曲儿，比如说是“大轱辘车呀轱辘

轱辘转哪转哪转哪转到了咱们的家……”

〔幕后传来狗儿爷的喊声：“往哪儿跑……”遂上，手里攥几颗红枣。

冯金花 嚷谁呢？又是这么纸糊的驴——大嗓儿！

狗儿爷 你倒自在，我给牲口拌顿草的工夫，让人家把枣树刨了，你也不管。也没见过这样的穷孩崽子，由打小枣儿刚落花胎儿就来糟害，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又喊起来）有人养活没人管的听着，你家是过日子，人家也是过日子！

冯金花 行了，行了，火上房似地，不怕人家笑话。本来嘛，大枣大枣，谁见谁拢，一个稀罕物儿，吃个就吃个，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莫不成谁家还能房顶上开门儿？

狗儿爷 今儿丢仨，明儿就许丢五个。（看手里的大枣）咱小虎儿呢？

冯金花 让那院他连玉大婶抱去玩啦。你过来瞅瞅……

狗儿爷 啥？

冯金花 虎儿的大鞋底子，都快赶上你啦！

狗儿爷 邪虎，四岁的孩子能有我脚大？

冯金花 我说，明儿我想赶个集去。

狗儿爷 一哭二笑，三赶集四上庙——娘们儿的能耐。

冯金花 我想找个先生瞧瞧，过门儿这几年了，我也没……

狗儿爷 就为这……嗨，年轻的时候我就算过一卦，说我命中一子，怕啥？好儿不在多，一个顶十个。

冯金花 想起这档子，就觉乎着对不住你。（抽咽起来）有个一男半女的，也是我的个依靠。

狗儿爷 你这么疼虎儿，还怕虎儿不疼你，不护你的怀？

冯金花 谁知道呢，一层肚皮一层山……

狗儿爷 咱虎儿可是有良心的，用不了几年就长大了——他大

了,我也老了!

冯金花 你不老,老了,我也不嫌。

狗儿爷 是呗,小女婿的拳头……

冯金花 行了,说说又来劲了,唱曲儿似地哄我,当初你三条五条地满嘴抹蜜,过了门儿怎么样,这几年拿人当驴使,差点儿没把人累死。

狗儿爷 过日子就得抽筋扒骨。眼下好了,菊花青卖了,气轱辘大车拴上了,磨扇压手的日子总算过去了,趁眼下地皮子贱,能多抓挠几亩是几亩,先把苏连玉大斜角这三亩买过来,好一好儿明年还能多置点。(仰看门楼)你老祁家吹灯拔蜡,完蛋啦!高门楼,过浆砖、小布瓦儿、磨砖对缝,十里八村儿头一份儿的体面,姓陈啦!见天见打这走几趟,不吃飯心里也舒坦。姓祁的,哪天老子也把你挂在这儿门楼上打打秋千。你狗儿爷有这么大权力?有!谁给的?咱政府!

〔苏连玉上。〕

苏连玉 (喊)狗儿哥!

狗儿爷 瞧,肥猪拱门来啦——

冯金花 连玉兄弟,过来坐。

苏连玉 嫂子,虎儿可真聪明,扳着手指头数数儿,一气儿能数到三百。从小看大,三岁看老,这小子大了准不是善茬儿,秀才、举人手拿把攥。(回身叫)来吧,这老地方,你还不熟?

〔祁永年神情萎缩地走来,停步,直盯着那本属自己现却已归外姓旁人的门楼,心思无限。〕

狗儿爷 (扯过苏连玉)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苏连玉 买地卖地,这得过帖子,写文书,咱村除了他,没人会

写。

狗儿爷 你就不许顺手划拉划拉？

苏连玉 我呀，贴对联儿还把个“肥猪满圈”贴屋里呢！不怕，咱斗争性儿归斗争性儿，事儿归事儿，就算咱借他的手使唤使唤，让他伺候伺候咱，还不行？

狗儿爷 对，今儿让他伺候伺候咱。……祁永年，过来坐吧！

祁永年 不不，我就站站。

苏连玉 叫你坐你就坐，站着怎么写字？

祁永年 是。（坐下，打开布包，摊开笔砚）

狗儿爷 虎他妈，咱那张高丽纸呢？

冯金花 在墙柜东头的皮匣里。

狗儿爷 快，给咱钥匙。

〔冯金花把拴有铜铃的钥匙给他。〕

冯金花 （得体地）祁家大哥，喝水。

祁永年 不敢不敢。看得出，日子挺发旺啊！

冯金花 托共产党的福呗。

祁永年 是，是，这眼下，又要置地……

〔狗儿爷取纸回来，让冯金花回屋里。〕

狗儿爷 （接道）手里头有俩糟钱儿，闲着也是闲着，就置买点儿。庄稼人地是根本，有地就有根，有地就有指望，庄稼人没了地就变成了讨饭和尚，处处挨挤兑。这理儿——你在行啊！

祁永年 是，是。

狗儿爷 （卖谰地）这菊花青也是贱骨头，这两天不大拿食儿，大把大把的料豆子抓给它，闻都不闻，叫我灌了它两勺子香油才好了。连玉兄弟，这气轱辘车就是比咱那笨式花轱辘拿活，打足了气自个儿就往前窜，邪不邪？大菊花青都坐不

住坡 ,那天愣抻断了两根后鞞。

苏连玉 (顺口答音)那是 ,马是龙性。

狗儿爷 还有这门楼 ,这一归置 ,更体面了吧 ?

苏连玉 体面多了。

狗儿爷 老祁 ,你说呢 ?

祁永年 体面。

苏连玉 (对祁永年)还愣什么 ? 开写吧。

祁永年 老苏 ,你是要卖……

苏连玉 村东大斜角 ,三亩。

祁永年 (感触殊深)大斜角……

苏连玉 这你门儿清 ,在先是你们祁家祖遗产呢。

祁永年 (落笔 ,随口念出)立卖契人苏连玉 ,因本身不便……

苏连玉 对 ,本身不便。娘们儿半拉身子骨 ,常年干不了活儿 ,除了生孩子没耽误 ,别的全误了 ,张嘴物儿不少 ,干活儿的不多。我也就会剃头 ,挣不上仨瓜俩枣 ,有点地也撂荒了。

往下写——

祁永年 因本身不便 ,愿将大斜角地三亩……

苏连玉 写明内有水井一口。

祁永年 (脱口)知道。

苏连玉 对呀 ,狗儿哥 ,你忘啦 ? 那年那头骡子……嫂子 ,你不知道 ,就在这门楼儿上 ,他把俺狗……

狗儿爷 (觉得有授锐气)别说啦 ! 写——

祁永年 (写)东至……

苏连玉 东至柳树巷 ,西至老官道……唉 ,这你门儿清 ,我才种几年儿 ?

祁永年 (写)愿卖——多少 ?

苏连玉 三石芝麻。

祁永年 三石芝麻？(对苏连玉)便宜呀！

苏连玉 便宜就便宜，俺们哥们儿过得着。

祁永年 (对狗儿爷)太便宜啦！

狗儿爷 你还有完没完？瞅着眼儿热你买！叫怎么写你就怎么写不得了，仨鼻子眼——跟我这多出一口气儿！写，三石芝麻……

祁永年 (摇头惋惜，写)三石芝麻，卖与……

狗儿爷 写大名，陈贺祥！

祁永年 (写)永不翻悔，恐口无凭，立字为证。立字人：苏连玉、陈贺祥。代笔人：祁永年。二位，有印章呀？

狗儿爷 印章？(摇头)

祁永年 那就……摁个手印儿吧！（慢条斯理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印盒）

〔狗儿爷和苏连玉摁手印，祁永年加盖印章。狗儿爷盯着那方神秘的印章，不觉欣欣然、怅怅然。〕

祁永年 这儿，还缺个“中人”呢——

狗儿爷 中人？

祁永年 买卖借当，都需有中人。

狗儿爷 我知道。

苏连玉 现成的，就他，村长——李万江。

狗儿爷 我去找他——

苏连玉 (有意拦下)先不用，咱这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的事——是两厢情愿吧？

狗儿爷 两厢情愿——“愿打愿挨”。

苏连玉 这就截啦，等哪天遇到他，念叨一声，让他也摁这么一家伙，齐活。先写上——李万江。

〔祁永年写毕，把他所用什物，郑重其事地包起。〕

狗儿爷 兄弟 ,到地里看看去吧 !

苏连玉 你呀 ,比当初娶俺狗儿嫂还心急 ,撵不住接夜的屁 ,
走——

狗儿爷 (支走地)你先走一步 ,我随后就到 ,我这……跟老祁
说句话。

苏连玉 大斜角——我等你。(下)

狗儿爷 (一时拿不准自己的感觉)祁……祁掌柜 !

祁永年 (吓坏了)别别别 ,我这……伺候着呢 !

狗儿爷 你说这地卖得值 ?

祁永年 (抖擻地)太值啦 !那地身儿半沙半胶儿 ,又经涝又经
旱 ,离村儿又不远 ,这么便宜就出手 ,怪啦 !

狗儿爷 我也觉乎着有点怪。

祁永年 (寻思 ,忘形地)嗯 ,这位苏爷担着剃头挑子绕世界转
游 ,走南闯北 ,耳目灵 ,会不会……会不会是要打第三次世
界大战哪 ?

狗儿爷 什么 ?——你 ,你想变天 ?

祁永年 不不 ,我什么也没说 ,我可什么也没说呀 ! (欲走)

狗儿爷 你别走 !

祁永年 我求求你 ,高高手儿……

狗儿爷 我什么也没听见 ,行啦吧 ?咱说旁的……你看呢 ,这眼
下——(指门楼、院落)反正你也是用不着啦 ,你就把那
……(比划)小匣匣 ,还有那小方块块儿 ,倒给我吧 ,兴许我
能用上它。怎么样 ?祁……掌柜。

祁永年 (似乎懂了)这个 ,你不能用……

狗儿爷 胡说 !我怎么就不能用 ?就许你能用 ?

祁永年 这上边儿刻的是我的名字——祁永年。

狗儿爷 咱把它磨磨 ,把“你”磨了去 ,重新刻上“我”——陈贺

祥。

祁永年 你看呢 ,该“斗争”我的 ,你们都拿去了 ,这个 ,我还留着它 ,兴许 ,兴许我还有用着它的时候。

狗儿爷 你小子 ,还是贼心不死呀 !

祁永年 不不 ,我是说 ,乡亲们谁要求我写个文书借帖的 ,对巧还得用它一下 ,比方说 ,今儿这事儿。好 ,请留步——(溜走)

狗儿爷 呸 ! 让你留着 ,留着它做酱吧 ! 一个小匣匣儿 ,一个小石块块儿 ,算啥 ? 老子到集上 ,刻它一斗两簸箕 !

〔冯金花闻声上。

冯金花 这又是跟谁嚷呢 ?

狗儿爷 祁永年 ,那老不死的 !

冯金花 人哪 ,一时说一时 ,在先瞧他有多么威风啊 ,这会儿成落架的黄瓜啦 ! 行啦 ,杀人不过头点地。

狗儿爷 这小子 ,还做梦呢 ! 虎他妈 ,我到……(自得地)咱那三亩地上看看去。

〔一阵马嘶。

狗儿爷 别忘了给咱那菊花青添草拌料 ,狗儿奶奶 !

冯金花 忘不了你那心尖子 !

狗儿爷 俺看看地去。(扔下那串带铜铃的钥匙 ,当啷一响)

7

〔脚下是陈家坟地。新月投下一片朦胧。有秋虫二三鸣唧。

〔狗儿爷踉跄走来。

狗儿爷 看看地去 ,看看地去 ,看看我的地 ,看看我的地去 ! 撒

手不由人 ,这是最后一趟啦……一壶酒 ,满满儿一壶酒 ,他一杯 ,我一杯 ,我一杯 ,他一杯 ,小酒壶一打跟头 ,酒净了 ,人醉了 ,菊花青没了 ,气轱辘车没了 ,地没了……

〔一左一右的光环里 ,现出祁永年和陈大虎的面孔。

祁永年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老阳儿不能总晌午。瞧 ,三天好日子没过 ,就乱了。乱吧 ,乱吧 ,叫你们乱成一锅粥 !

陈大虎 (同时)还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 !爸爸 ,您就不能说点新鲜样儿的 ?说吧 ,说说也好。说说您就知道为什么您撅着屁股拜了一辈子财神奶奶土地爷 ,临了儿也没发了财。谢天谢地 ,我没有随您——眼珠子没有长在后脑勺儿上 !

〔左右二人隐去。

狗儿爷 咱的地没啦 ,爹 !那不是我的酒。是他的——李万江的酒 ,他提来的 ,满满儿一壶。李村长是好人 ,是恩人 ,给咱这么大脸 ,不能不喝。他一杯 ,我一杯 ,我一杯 ,他一杯 ,小酒壶一打跟头 ,酒净了 ,人醉了 ,就都没了 !不是没了——李村长说——乡长指示 ,咱村要“一片红” ,人家都红了 ,你狗儿爷不能当“黑膏药” !不当 ,打仗支前 ,土改分田 ,咱没落(读 là)过后——我说——可是 ,把那人马土地 ,说声归 ,就归了大堆堆儿 ,你一人浑身是铁捻多少钉 ?一人指挥几百条锄把子 ,能行 ?别忘了 ,亲哥儿俩为一垄青苗 ,还打出花红脑子来呢 !可是行呗——他说——你就擎好儿吧 ,傻老爷们儿 ,眨眼之间 ,咱就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喝牛奶 ,吃饼干。我说 :我不情愿。他说 :你就是财黑子 ,地虫子 ,三斧劈不开的死榆木头 ,脑袋瓜子赛石头。我急了 :当“黑膏药” ,俺认了。他说 :那就揭“膏药” !我问 :怎么个“揭”法 ?他说 :把你新买的“大斜角” ,还有(指脚下)这坟地葫芦嘴儿 ,都拢过来 ,划出那边边沿沿、零零星星的来跟你换 ,是膏

药也贴在脚指头上,不能胸脯上来块黑。——别蒙我啦,谁不知道“远女儿近地无价之宝”啊!再说那都是薄碱沙洼,种一斗,收八升,不换!——不换就得归堆儿,一片红,乡里还等着报喜哪,来,喝!——喝!这工夫,我媳妇,小金花插嘴啦,逢自庄稼主儿过日子,就得随个大溜儿,图个顺气,人家都那样,独独儿咱来个花“虎拨拉”(一种灰绿色鸟)——一个色!人家万江兄弟没日没夜地跑动是为谁,还不是为咱好?丑话说前头,你要不入,咱就分家,虎儿俺们娘儿俩入,俺们可不跟着你当那个“膏药”户。听听,敢情她们老娘儿也开会了。——还是嫂子明白,狗儿哥,别二心不定啦,眼看这就楼上楼下——话攻耳朵酒攻心,家神招外鬼,内外夹攻,走投无路,我就归堆儿啦,归堆儿啦——爹!菊花青,那菊花青舍不得走啊,舍不得离开我刚给它做好的三块板儿拼成的新柳木槽啊!这地,也没了,爹,小狗儿——你白吃啦!我,对不起你……(失声伏地)

〔祁永年走来。站定,拍了拍他。〕

祁永年 都后半夜了,秋风可凉,紧自趴着,留神冻着。

狗儿爷 (昏沉沉地)爹,爹,我是狗儿,来了!

祁永年 狗儿兄弟……

狗儿爷 (看不清)你是谁?

祁永年 兄弟,怎么样?这把土儿还没攥热乎儿,就奶妈子抱孩儿——人家的啦!我早就说过,这狼肉贴不到狗身上,当初……

〔远处射来一束手电光,照在他二人身上。〕

狗儿爷 (认出)是你?臭地主!你是瞧出殡的不嫌殡大,看着火的不嫌火苗子高,地没了——你解恨,你……滚!(一巴掌打在祁永年的脸上)

〔李万江上。〕

李万江 打得好！狗儿哥，不能让他看咱的笑话。明天开大会，刘乡长给你戴一朵这么大的光荣花！——祁永年，你要老老实实！

祁永年 是。

李万江 你不要错打算盘。对你，我们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一旦有风吹草动，拿你是问！

祁永年 是。

狗儿爷（欣喜地）兄弟，就你能降伏这坏东西，你是大英雄，俺一辈子听你的。

李万江 好大哥，咱回家吧，明天开大会——

狗儿爷（想想）可是，我不要开大会，不要光荣，俺要地，要马，要车……

李万江 老哥，不能走回头路。

狗儿爷 不能走回头路？

李万江 对。天不早了，嫂子还在家等着呢，快回家吧！

狗儿爷 回家，回家——（猛回身）地没啦……爹！（一头伏地）
〔此间，祁永年一直缩在一旁瞅着。〕

李万江 祁永年！

祁永年 有。

李万江 还愣着干什么？背上他——回村。

8

〔数年后的秋天，庄稼道上。一阵“嘿嘿嘿”的痴笑声。头发已见花白的狗儿爷狂跑上。冯金花手提一摞捆在一起的方方的草药包追上。这是她带他看病回来。〕

冯金花 虎他爸 ,别乱跑 ,听话——

狗儿爷 丧门神 ,扫帚星 ,哪来的野娘儿们别动手动脚的 ,我不认识你 ! (奔跑)

冯金花 (扯住他)别往庄稼地里钻 ,刚下过雨 ,一陷两脚泥。听话 ,顺道儿回家。

狗儿爷 你这娘们儿 ,别拉我……

冯金花 我求求你 ,别瞎跑 ,回家吃药——

狗儿爷 别拉我……

冯金花 你的病——

狗儿爷 我要拉屎 !

冯金花 (无可奈何)唉 ,就在这儿……

狗儿爷 多轻巧——就在这儿 ,败家子儿 ! 金粪银粪 ,不如人粪 ,一泡屎三棵苗 ,那是随便的 ? “猫不脏天 ,狗不脏地” ,我上我的“大斜角”——

冯金花 “大斜角”没了。

狗儿爷 上我的“葫芦嘴儿”。

冯金花 也没了。

狗儿爷 跑了 ? 飞了 ? 地还能长翅膀 ? 你这娘们儿…… (痴笑 ,自言自语)多好的地呀 ! 一大片 ,又一大片 ,老天爷把地交到凡人手里头 ,你们就这么个种法儿 ,活糟哇 ! 荒成了草山 ,滚成了草蛋 ,长疯了的草都把小苗儿给掐死了 ,儿子们 ,对不起你们的庄稼祖宗啊 ! 瞧吧 ,到时候 ,阎王爷都不能饶你 ,不能饶你……

〔苏连玉背筐上。〕

苏连玉 狗儿哥 ,这程子好点吧 ?

狗儿爷 好着哪 ,锅也砸啦 ,树也伐了 ,这倒好 ,光屁股裹脚——干净利落 ! 你不是说 ,除了媳妇和烟袋 ,都归大堆儿吗 ?

苏连玉 那是大队长李万江说的。

狗儿爷 你是谁？

苏连玉 (大声)副大队长苏连玉。

狗儿爷 (痴笑)你还要卖地？三石芝麻——便宜！不是肥猪拱门,是过路财神,三石芝麻,落了个光荣。还卖地？你先等等——俺有点急事儿……

苏连玉 (拉住他)狗儿哥,别绕世界跑,你听我说……

狗儿爷 我说你跟这娘们儿犯的可是一路病,告诉你(附苏连玉耳上)……

苏连玉 嗨！那快去——

〔狗儿爷颠颠儿跑下。〕

冯金花 (痛苦地摇头)见了你们还明白点儿,就是不认得我。白天是个疯子,晚上是个死人。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啊……(抽泣)

苏连玉 (无言可慰)嫂子,这是五十斤豌豆,先凑合吃。(从筐里取一布袋,递过)

冯金花 也多亏你们当干部的,还总惦着俺们。

苏连玉 这事还不能让他知道。

冯金花 谁？

苏连玉 李万江。

冯金花 为啥？

苏连玉 (诡秘地)瞒产私分。

冯金花 那咱不要。

苏连玉 嘿,真是李万江领导的好社员,他那儿一把死拿,你这穷耿直,我倒里外不是人儿。这粮食算给我病老哥哥的,行吧？

冯金花 人穷顾不得脸面,要就要。可不管怎么说,人家万江兄

弟可是大好人 ,办事一碗水儿端得平 ,财帛上五指漏缝 ,一点儿不占便宜。你们当干部的要都像他就好啦 !

苏连玉 都像他 ? 带头儿吃苦 ,带头儿受苦 ,见社员总拉着个苦驴脸子 ,自个儿混得屋里屋外茅帘草舍 ,家不像家 ,日子不像日子 ,三十大几啦还没娶上媳妇 ,外头忙活一天 ,回来还得撇着眼子捅锅腔子 ,他倒够得上苦典型。

冯金花 (掩口)叫你褒贬得人家就没人啦 ! 那天见他打县上开会回来 ,穿个四兜的制服 ,还真像个大干部呢 ! 帽子底下露出一圈儿青脑瓜皮儿 ,大眼睛呼扇呼扇的 ,挺精神 ,怎么就……(忘情地)真是好汉无好妻 ,赖汉娶花枝……

苏连玉 (看看她 ,又意外发现地)是吗 ?

冯金花 (赧然 ,又伤神地)看我 ,自个儿的心还操不完呢 ! (指布袋)就这 ,也吃不到接新粮食 ,可怎么了 !

苏连玉 嫂子 ,大秋头子上 ,不能枕着烙饼挨饿。眼瞅黍子黄梢了 ,棒子苍皮儿了 ,秋天猫猫腰 ,胜似春天走一遭——社员谁不趁这会儿到地里掠个斗儿八升的 ? 大秋上骡子马还摘箍嘴 ,许它道边上逮一嘴呢 ,你就不许晚上也背个筐 ,出来到地里转转 ,小的溜儿的弄点儿 ?

冯金花 嫂子长这么大没偷过人家 ,我怕人逮。

苏连玉 这算什么偷啊 ! 上边说了 ,这叫小摸小拿儿 ,圆乎脸儿一抹长乎脸儿 ,就过去了。再说挤到这肯节儿上了 ,除了咱那位一把死拿的李万江 ,碰上谁也是睁只眼儿闭只眼儿。

冯金花 你又说人家。

苏连玉 还是那话 ,干部要都像他那么钉是钉 ,铆是铆 ,当社员的就没法儿活。

冯金花 (一时畅快)要都像你呢 ?

苏连玉 都像我 ? 干脆 ,穷得卖裤子 !

冯金花 那倒轻省了。
苏连玉 怎么？
冯金花 都甭下地干活啦——
苏连玉 嫂子 ,你可真逗！

〔这工夫，“嘿嘿”的痴笑声从庄稼地里传来，苏连玉应声跑去。冯金花蹙额叹息。稍顷，苏连玉跑回——

苏连玉 嫂子 ,快回家给俺狗儿哥洗裤子吧！

9

〔夜。风雨刚过，雷声渐隐，月露微光。有哗啦哗啦的庄稼叶子的响声，间或有掰下玉米棒子的声音：“嘎巴——嘎巴——”

〔李万江大声吆喝。他紧紧抓住一个背筐人的手腕，从黑压压的青纱帐到高处来。被抓的是她——冯金花。

冯金花 ……万江兄弟 ,是我！

李万江 是谁我不管 ,我就知道 ,今儿黑夜你是第七份儿。背上筐 ,跟我回大队部 ,明儿早起开大会 ,一律坦白交代。

冯金花 斗争？

李万江 嗯 ,不斗行吗？

冯金花 兄弟 ,你高高手 ,我就过去啦！

李万江 一回过去 ,下回照样不要脸。

冯金花 你说 ,谁不要脸？

李万江 谁偷谁不要脸。噢 ,因为干的人多了就不说“偷” ,叫“摸” ,叫“拿”——一回事 ,现在叫你们摸光了 ,拿没了 ,秋后往上缴什么 ,社员吃什么？

冯金花（豁出去）吃我呀——吃我，吃我这不要脸的老娘们儿！

李万江 一别来横的，二别来浑的。小鬼子横不横？还乡团浑不浑，李万江由打十六岁扛枪当民兵就没怕过。

冯金花 功劳不小啊！不怕横的，不怕浑的，饿的你怕不怕？冯金花十九岁进了你们村儿，啥时候干过爱财不顾脸的事？你要“一片红”，是我帮忙替你揭了“黑膏药”。“黑膏药”揭了，没过几年，老财迷鬼疯了，除了吃喝不省人事，让我白日黑夜地这么挨着，守着，我早就够够儿的啦！你说我不要脸，我早就不要脸啦，我吃过苏连玉给的不要脸的粮食……

李万江 你？

冯金花 你别瞎疑心，老娘不是见谁都稀罕，那是瞒产私分的。

李万江 好你个老苏！

冯金花 你说我不要脸，我真错看了你！用不着你斗争，这半死不活的日子我早就够了，我这就跳井去，叫你们斗我的死尸吧……（长嚎）我的妈呀——

李万江 嫂子，别价，这半夜三更的，忒瘁人……

冯金花 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可没了活路啦……（先诉说，后转为传统哭调）捶板石呀，一面光呀，湛青的豆角拉了秧啊，我的妈呀——

李万江 嫂子，嫂子，是我不要脸，还不行吗？

冯金花（抹泪起身）就是你不要脸！叫你吧村里闹得这么少吃没烧的，一点不心疼，还有脸发态度，莫怪人家把你说得秃钱儿不值。

李万江（替她背起筐）嫂子……

冯金花 别这么一口一个嫂子，叫得怪麻得慌，你比俺大……

李万江 冲着狗儿哥——

冯金花 这会儿别提他！

李万江 我说 ,这可下不为例。

冯金花 不 ,我还来——

李万江 还来？

冯金花 为了叫你逮我 ,为了瞅瞅你这会儿的好脸子。不价 ,啥时候见了 ,脸老阴得水儿似的 ,活像谁欠你二百吊 ,总没个笑模样儿。

李万江 (无可奈何)嘿嘿！

冯金花 瞧你那俩虎牙。

李万江 别来了！这么着 ,我这干部可没法儿当。

冯金花 就来！

李万江 我说你——狗儿爷有病 ,你这狗儿奶奶也有病啊是怎么的？

冯金花 有病。

李万江 也是疯病？

冯金花 胡说 ,饿病。

李万江 你？

冯金花 是饿病。饿了 ,更睡不着。睡不着就瞎想 ,想咱村里的人……你呢 ,三十大几的人啦 ,屋里连个女人都没有 ,你不想？

〔顿时沉默。有雨点声。〕

冯金花 又下起来了 ,淅着可受不了 ,我这还带条口袋呢 ,快来挡挡。

〔李万江沉默如一桩木头。冯金花跑过去 ,用口袋为他也为自己遮雨。〕

冯金花 我 ,受不了啦……(扑进李万江的怀里)

〔一条口袋严实地盖住俩人的头。〕

〔晚上。村街。狗儿爷提一只牲口料斗上。〕

狗儿爷 牲口、人一样，都爱吃个新儿。先刷牲口槽，槽得刷，不能有馊性味儿。添草，草要碎，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撒料，料要炒，炒了才有香份味儿。泔水，水要清，不能打发要饭花子似的，给人家馊泔水。草上膘，料长劲，水提精神，匀溜溜儿地拌好了，躺在炕上，你就听吧——吭嗷，吭嗷嗷……对，马不得夜草不肥！你听，咱菊花青的槽口多好啊！红缨鞭穗一甩，菊花青翻蹄亮掌，真亚赛脚底生风……（对着某处细端详）瘦了，瘦多了，鬃也不打，毛也不梳——（向远处招呼）小子，那夹板栓儿勒得紧，吊它脖子，听见没有？活儿累，料不足，使不得法，能不瘦？没人心疼，我心疼。料，咱炒得了，口粮里攒的，细火里煨的，（尝一粒）真香，乖乖，等着，等着，我来了……

〔一座房前。屋内传出阵阵嘻闹声、喊声：“……夫妻对拜，进入洞房！”〕

〔苏连玉从屋里出来，他已有几分醉意。〕

苏连玉 哎哟，我的狗儿哥，这地方，今儿你可不能来哟！

狗儿爷 不，让我来，我想它……

苏连玉 想也不行啦！

狗儿爷 让我进去看看——

苏连玉 你进去就乱套啦……

狗儿爷 看看我那菊花青。

苏连玉 菊花青？（恍然）吓死我啦——这儿没有菊花青。

狗儿爷 这不是牲口圈？

苏连玉 这是洞房 ,娶媳妇的洞房。走吧 !

狗儿爷 是谁——谁娶媳妇 ?

苏连玉 (迟疑地)李万江——

狗儿爷 万江兄弟 ,半截子入土了才成家 ,真不易。他多大 ?

苏连玉 三十八。

狗儿爷 瞧瞧 ,记得不 ,我娶你金花嫂子的时候 ,就是三十八。

苏连玉 (试探地)金花嫂子呢 ?

狗儿爷 (尽力回想)她 ? 不是说……赶集去啦 ?

苏连玉 对对 ,赶集去啦 !

狗儿爷 快回来了。

苏连玉 对对 ,去吧 !

狗儿爷 不 ,万江娶媳妇 ,我得扰他杯喜酒喝喝。

苏连玉 别别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青 ?

狗儿爷 (小声 ,神秘地)——瘦了 ,溜儿圆的屁股蛋儿都见棱见角啦 ! 给它送料去 ,可香啦——别动手 ,不是给你的 !

苏连玉 对 ,不是给我的。(哄他走)老哥 ,饲养处在那边儿。

狗儿爷 (辨认)可不是 ,我的门楼子在那边儿——我的“大斜角”在那边儿——我的菊花青在那边儿 ,对不对 ? 谁说我胡涂 ,这心里亮堂着哪 ! 乖乖 ,来了 ,来了……(下)

苏连玉 老哥慢着点 ,黑灯瞎火 ,深一脚浅一脚的。(舒口气 ,对屋内喊)嗨 ,我说不近不离儿的就得啦 ,天不早了 ,人家也该歇着啦 ,散散儿吧 !

[屋里人声散去。冯金花从里面出来。看衣着打扮 ,她还真像个新媳妇。

冯金花 累苦你了 ,连玉兄弟。

苏连玉 错了不是 ? 从今往后 ,得改口叫哥哥 ,我比狗儿哥小 ,可比万江大。

冯金花 唉,揪心哪!都到这晚儿了,这一步,我也不知道走得对不对。

苏连玉 满好。你想,要不是合情合理,人家公社里就给判“离”了?狗儿哥人已经是那样了,何必再饶上一个呢?可话又说回来了,我老苏眼里不揉沙子,这些年你对万江这点心思,我愣没瞧出来!

冯金花 去,说说就没正经的。我所不放心的就是这一老一小。(指屋内)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跟陈家过了十多年,实在没办法才走了这一步,今儿嫁给姓李的,姓陈的我还得伺候,一套碾子一套磨,都得拉。你呢,在村里大小担份差事,对陈家不管是老的少的,都得另眼看顾,往后过日子上有个马高蹬短的,不能说是一推六二五。

苏连玉 不会,你不是说——万江兄弟可是个大好人!

冯金花 别打岔!听我这么说完了,他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个倒仰……

苏连玉 他说啥?

冯金花 (模仿)得了嘛,你就擎好儿吧,那一老一小,就当是我的一个老丈人,一个小舅子。我说——放你的狗屁!

[屋里传出李万江的喊声:“金花,金花……”]

苏连玉 瞧,等着急啦。他呀,别看三十多了,你还得慢慢儿调理调理呢!

冯金花 去你的,还是哥哥呢!

苏连玉 三天没大小嘛。得,我别尽自耽误着啦!(一笑,下)
[冯金花欲进屋,又停住,心事重重地站在屋门口。这工夫,狗儿爷提着料斗子又转回到这里。]

狗儿爷 那小子,把着一槽牲口,他不经心喂,还不让别人喂。幸好,没让他看见。可我把料往槽里一倒,忽拉伸过来八张

嘴 ,三下两晃 ,料没啦 ,吃到菊花青嘴里没几个豆豆儿。这大锅吃饭 ,大槽喂料 ,谁也甭打算上膘 ,照这么着 ,非趴架不可。——哟 ,又转回来了。听这悄没声儿的 ,八成闹新房的也散了。喜酒没喝上 ,咱去听听“窗户根儿” ,听听这小两口……

〔狗儿爷走到屋前 ,冯金花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
冯金花 (猛然下跪)我对不起你 ,下辈子变牛变马 ,我还你 ,我还你……

狗儿爷 (觉得好笑)嘿 ,“窗户根儿”也没听上 ,正赶上新媳妇上拜。糟啦 ,没带拜钱 ! 啧 ,蝎拉虎子戴帽盔儿——不露脸儿。你等等 ,我回家找俺那拿钥匙的 ,你金花嫂子 ,给你要拜钱。

〔冯金花起身跑进屋里 ,咣啷一声关上屋门。

狗儿爷 (想想)赶集去啦 ? 嗯 ,赶集 ,上庙 ,烧香 ,祷告 ,一个尼姑嫁老道……

11

〔一个白天。高门楼下。

〔狗儿爷坐在台阶上细心地收拾一个水罐。

狗儿爷 风一阵 ,雨一阵 ,雷公电母耍一阵。刮风下黄土 ,满地铺金子 ,必是好年成。下雨天上掉鲤鱼 ,一尺长的大鱼 ,尾巴挨着眼的小鱼。不好 ,鱼是驮米的驴 ,吃鱼费粮食 ,阎王爷不答应。阎王爷厉害 ,说一不二。地动山摇 ,花子摔瓢 ,摔了瓢不要饭 ,有吃的。吃饱饭 ,耍浑蛋。浑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他们硬要拆我这门楼 ,非要管我这门楼叫“四舅”(“四旧”) ,我说是你妈的舅姥爷 ,我一骂 ,“四舅”

没认下，外甥也滚蛋了。有两样东西不能横，一个是地，一个是媳妇。我就横了一回，就都不回来了。不回来，我去找。不是找媳妇，是找地。有了地，没的能有，没了地，有的也没。上哪儿找？不是天边儿，不是地沿儿，告诉你——（诡秘地）风水坡，坡上有棵橡子树，树下有个凉水泉儿，泉边儿有个窑窑儿，整好住我一个人儿。那儿有地，开出多少都归自个儿。那儿风凉，一个苍蝇都没有。你去？不行。李万江独独儿批准我一个人，说是另眼看待，邪不邪？我寻思着，是咱有能耐，有力气。不假，有这水罐子，有这把镐头，去到天边儿也是条汉子，有土就扎根。忘不了你，李万江，俺的大恩人。（仰看门楼）老伙计，我先走走，还回来，甬难受，照看你——有咱儿子。儿子呢？俺大虎呢？大虎！大虎！谁说的，他正跟一个丫头打恋恋，可不能找个瞅着喜相、不会过日子的。像俺金花那样，嘴一份手一份的，打灯笼难选，就是爱赶个闲集儿，玩儿疯心了，还不回来，不回来……去赶集，去上庙，去烧香，去祷告……（倚门框，似睡非睡）

〔祁永年出现在他眼前。〕

祁永年 狗儿爷，有些日子不见了，身子骨儿还结实？

狗儿爷 祁永年？你老多了……去，可恶！

祁永年 不待见，咱走。

狗儿爷 别走，说会儿话，实在闷得慌。

祁永年 你儿子呢？

狗儿爷 找女人去了。

祁永年 你女人呢？

狗儿爷 赶集没回来。

祁永年 菊花青呢？

狗儿爷 死啦！又有一匹小菊花青，它下的，也入辕儿啦！

祁永年 你的？

狗儿爷 大伙儿的。

祁永年 那句老话儿怎么说来的？忘了？

狗儿爷 没忘——爹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自有，自有不如怀里揣，怀里揣不如手里攥！啊，你反动！李万江，他说反动话——

祁永年 别喊，你看——（打开布包，亮出那方印盒）

狗儿爷 小匣匣，给我！

祁永年 你用不着啦。

狗儿爷 用得着，告诉你——我上风水坡啦！

祁永年 那也不给。

狗儿爷 我明白，咱庄稼人都一路脾气，有恩的报恩，有仇的记仇，你还记着我那年打过你一巴掌。来，打我一下，两不该。

祁永年 我打不了你了，因为我……已经死了！

狗儿爷 （并不意外）你死了？……好像听说过。

祁永年 革命小将一棒子下去，我就……对，罪该万死，狗命一条。

狗儿爷 狗命，人命，总算是一条性命儿，阎王爷给张人皮披披也不容易，怪可惜了儿！

祁永年 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光知道攒钱置地，一辈子没吃过一条直溜黄瓜，完了得不到一炉香。也是心里闷，才来找你。

狗儿爷 你不是还有个闺女，叫个啥？

祁永年 叫小梦，和你们虎儿一般大，苦了她啦！

狗儿爷 本是你的种儿，活该倒霉。

祁永年 女大当嫁呀。

狗儿爷 谁敢沾惹呀？好好儿的干白净的主儿没罪找枷扛？拿来吧，小匣匣——

祁永年 不给。

狗儿爷 你是人死心不死——

祁永年 人家都那么说。

〔陈大虎引祁小梦上。

陈大虎 来吧，他疯疯癫癫的，认不出你来。

祁小梦 万一要认出来呢？

陈大虎 认出来也不怕，早晚你也得进这门楼儿啊！

〔此时，祁永年的幻影并未离去，且在以下的戏中只在狗儿爷眼中存在，大虎、小梦均“视”而不见。

陈大虎 爸爸，爸爸！

狗儿爷 (似醒非醒地) 嗯，虎儿，你妈还没回来？

陈大虎 不是赶集去了？

狗儿爷 集上热闹？

陈大虎 热闹。

狗儿爷 这是谁？

陈大虎 快叫哇，叫——爸爸。

祁小梦 (腼腆地) 大叔。

狗儿爷 (欣慰地) 噢，好，好，就是你们俩——打恋恋？(猛然)
你，你怎么像他？

祁永年 是我闺女不像我？

狗儿爷 你姓啥？

祁小梦 ……

陈大虎 说呀——

祁小梦 姓“梦”，叫“梦祁”。

狗儿爷 你不是这个祁永年的闺女？

祁小梦 (痛苦地)不是。

祁永年 是又怎么样？

狗儿爷 是我不要她。

祁永年 你不要,他要——我们祁家的大姑老爷。

狗儿爷 我宰了他！

祁永年 不能收留收留？

狗儿爷 要说咱陈祁两家,前半辈儿没有人情也有水情,让孩子离开你这块臭地,找个吃饭安身的地方,也不为过。

祁永年 是啊,我这“帽子”也不能传辈呀！

狗儿爷 不行,说出大天来也不行！这闺女——就算她是水葱儿似的——要是你祁家人,进了陈家,这门楼儿怎么算？
嗯？这门楼儿,姓陈还是姓祁？

[陈大虎、祁小梦见其“状”相视摇头。

祁小梦 (怯怯地)大叔,不姓祁。

狗儿爷 可我越端详、越寻思……

陈大虎 (岔开)爸爸,您又鼓捣这破罐子干啥？

狗儿爷 破罐子？就这一罐子凉水灌进肚里,是割麦子,是锄大田,一百个伙计甩下他九十九个,他祁家雇长活就爱找咱陈狗儿爷,别看我把他骡子掉井里头……噢,爸爸要走了。

陈大虎 您上哪儿？

狗儿爷 (神往地)风水坡,橡子树,凉水泉儿……

祁小梦 大虎,你不记得？咱小时候去过,那有酸枣棵子,红石榴儿,一朵一朵的小蓝花儿,像星星……

狗儿爷 闺女你去过？

祁小梦 嗯。

狗儿爷 我就去那儿。我还是不放心,你真不是祁家的闺女？

祁小梦 真不是。

狗儿爷 你知道吗？那老家伙死啦！老天爷要收人，不，老天爷管神仙，不管他，是阎王爷，派来兵呀将的，一通儿闹呼，一棒子下去，脑浆迸裂……

陈大虎 爸爸，您说上风水坡的事，万江大叔能同意？

狗儿爷 他呀，见我就赔笑脸儿，好像欠我什么似的。

祁永年 嘻……

狗儿爷 你甭捡乐儿，咱还没完呢。——（对陈大虎）跪下！

陈大虎 爸爸……？

狗儿爷 冲着咱门楼跪下，跪呀！

〔陈大虎无奈，跪在门楼下。〕

狗儿爷 还有你，进了陈家门儿，就随陈家人儿，也跪下。

〔陈大虎拉祁小梦跪下。〕

狗儿爷 跟着我说。噢，（对祁永年）你也别走，好好听着，瞅着，看看陈家人的骨气。俺陈门有后，不像你，断子绝孙！——头句话，不忘新社会的好儿，不忘大救星的恩。说！

陈大虎 ……说啦。

狗儿爷 二句话，看好家，护好院，守住门楼儿，替下老砖，揭换残瓦，看见门楼如见爹妈。说！

陈大虎 ……说啦。

狗儿爷 记住祁家仇，不见祁家人……

陈大虎 疯话！小梦，这倒不赖，就算咱俩在这儿拜天地吧！

祁小梦 让我记住祁家仇呢，你还说笑话儿。

狗儿爷 说！

〔传来急促的钟声。〕

陈大虎 爸爸，别说啦，万江大叔敲钟呢，催人干活去。

狗儿爷 不忙，祁永年听着——

祁永年 是。

狗儿爷 记住祁家仇 , 不见祁家人——闺女 , 说 !

祁小梦 (难忍地) 记住祁家仇 , 不见祁家人……爸爸 !

狗儿爷 (满意地) 哎——

[又是一阵钟声 , 夹着李万江的喊声 : “ 上工喽—— ”

12

[风水坡。

[祁小梦前来给公爹送饭。

祁小梦 (喊) 爸爸 !

[狗儿爷上。他的装束活脱一个前清的山民 , 差只差后脑勺上少条辫子。

狗儿爷 一瓢井湃 (读拔) 凉 , 三尺树荫凉儿 , 就算上了金銮殿。

祁小梦 爸爸 , 我给您烙的金银饼 , 您瞧 , 银子裹着金子。

狗儿爷 干活要讲究 , 吃饭要将就 , 不价 , 损寿。阎王爷说 这半罐子油 , 你不能吃 ! 我就没吃 , 我在那老玉米根儿起 , 一棵给一勺儿 , 数物件儿都馋 , 一个理儿。那小老玉米喝了油 , 足性啦 , 夜里我就听它们比着赛地拔节儿 , 嘎巴 , 嘎巴……眼瞅那玉米大喇叭口甩着 , 穗头半吐半咽了不是 , 天不下雨 , 掐脖子旱 , “ 天灵灵 , 地灵灵 ”——一祷告 , 登时满天跑云彩 , 小雨下得又细发又匀溜儿 , 点点入地。要不 , 大棒儿能结这么壮实 ? 说归齐 , 那半罐油我还没舍得都使上 , 剩下的让老鼠喝了 , 喝就喝 , 阎王爷不饶它。好闺女 , 累不累 ?

祁小梦 爸爸说的——有闲死的 , 没累死的。

狗儿爷 孝顺闺女 , 门楼修没修 ?

祁小梦 修得光光亮亮。

狗儿爷 祁家的人见没见？

祁小梦 压根儿见不着他们。

狗儿爷 好，吃饭。

〔金银饼就凉水，爷儿俩吃着。苏连玉跑上。

苏连玉 狗儿哥！

祁小梦 连玉大叔。

狗儿爷 着急麻撒地找我，又想卖地？

苏连玉 好嘛，我都快卖老婆了。村里动刀子啦！

狗儿爷 见点血去火气——剃头掌柜的，带刀子没有，趁工夫给我脑袋胡噜几下，都成连毛僧了。

苏连玉 还脑袋，要……割尾巴！

狗儿爷 猪尾巴？

苏连玉 人尾巴！

狗儿爷 人长尾巴？

祁小梦 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人是猴儿变的。

狗儿爷 阎王爷呢，老虎变的？

苏连玉 别说闲篇儿啦，快掰棒子。

狗儿爷 还不熟呢。

苏连玉 落住一个是一个，等会儿就全没啦。

狗儿爷 哪一码对哪一码，你打根儿上说。

苏连玉 哪一码对哪一码我不知道，可要打根儿上说，这根儿就在她。

祁小梦 我？

苏连玉 人家说，俺狗儿哥来风水坡，本不是他的主意，是你的主意，本不是他的本性，是你的本性，其实也不是你的本性，是你爹的本性。

狗儿爷 就是我的本性。

苏连玉 糊涂！

祁小梦 我明白了,是我连累了老人,我应该跟我爹一块儿早早儿死了。

狗儿爷 我死?风水坡上这么好的庄稼,我舍得它,它还舍不得我呢!我呀,就是那摔不死的老刺儿猬。闺女,你知道刺儿猬为什么摔不死吗?你一摔,它就一轱辘。一物降一物,黄鼠狼有办法……

〔李万江同陈大虎上。〕

李万江 老苏,你倒先来了。

苏连玉 通个风,报个信,咱不就少办点损事吗?

陈大虎 爸爸,咱回家吧,把风水坡上的庄稼让给人家。

狗儿爷 这提灯喝号的,来红毛儿妖精了?熟透的庄稼,在还乡团的枪子儿底下爹都没让过。让?往远里说,爹指望它和祁家比个高低;近里说,这么好的闺女,仨瓜俩枣地娶了人家,爹还指望它给闺女补办一份彩礼呢!

陈大虎 爸爸,您还不明白,您要护着风水坡,人家就整治她。她可早有了身子,三个月啦!

狗儿爷 哈,谢天谢地!过路财神,你们听着,俺陈家要见下一辈人啦!老村长,到时候喝咱翻身户的满月酒!

李万江 喝,喝,可眼下这地……

狗儿爷 大兄弟,你告诉他们,说这是“另眼看待”。

李万江 (为难地)这一时一个“现在”,现在不是要割尾巴吗?你的尾巴,又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平平常常的尾巴,而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尾巴。因为你的儿媳妇,她爹,你的亲家,他不是……死了吗?

狗儿爷 你八成是吃错药了吧?

李万江 (顾不得了)她不是祁永年的闺女吗?

狗儿爷 不许你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你睁眼瞅瞅，那老王八羔子能有这么好的闺女？

苏连玉 老哥，麻烦就在这儿，你现在“成分”不干净了，又在这风水坡上闹“单干”，人家不狠狠儿地割你的尾巴？——千真万确，她是祁永年的闺女。

狗儿爷 （疑信参半）闺女，你真是祁家的那个……小梦？

祁小梦 爸爸，我是小梦！

狗儿爷 你们，你们起誓发愿的……蒙我？

祁小梦 爸爸，俺上没兄下没弟，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看在我拙手笨脚地服侍您、伺候您三年的分上，您就收下我吧！

狗儿爷 趁着你妈不在家，你们欺负我呀！

陈大虎 爸爸，交出风水坡吧！

狗儿爷 不交。

陈大虎 要不他们就拉她走，开大会……

狗儿爷 （神情骤变）他敢！是祁永年的闺女，是又怎么样？九狗还出一獒呢，一个窝里出来的也不能都是坏蛋。告诉他们，你更名改姓了，叫陈祁氏，这也不大好……

李万江 老哥，无论如何，这尾巴也得割。因为……

狗儿爷 你别说了！我就寻思着，眼时下，还不如解放前了呢！

李万江 （骇然）你说什么？你敢……

狗儿爷 那晚儿，还乡团把咱挤兑急了，咱还能找八路军去呢，这晚儿，叫俺找谁去呀？

苏连玉 嗨，这叫竹竿捅水沟，捅进一节说一节，这一节叫割尾巴，再说你这尾巴又不是一般的尾巴。

狗儿爷 尾巴？我早就掐头去尾光剩中当间儿啦！是谁出的这缺德主意，我×他八辈祖宗！好嘛，又要割尾巴——儿媳妇你先避一避，我让大伙儿瞧瞧，看咱狗儿爷腩上有尾巴没

有？

祁小梦（款款地）万江大叔，老人正病着，别惊动他了。这风水坡上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我姓祁的顶着，我跟你们走，走吧。

狗儿爷 闺女，你走了，谁还给俺送饭哪？

〔冯金花出现在人群当中。〕

冯金花 李万江，当初我跟你怎么说的？你又是怎么应的？你喝了迷魂汤似的要干什么？你那个小乌纱帽帽儿值几个大？不顶吃，不顶喝，还那么贪着它，二郎爷喝西北风——你有这神瘾？不干正好，少昧良心。这割尾巴的官司我打了，天大的事朝我说——还不快走？让人家一家人在这风水坡上……（悲戚地）团圆团圆吧！

狗儿爷 这位大嫂，心眼儿真快性，说话真受听，人家还是老娘们儿呢！可叹哪，你们当官儿的！

〔除狗儿爷一人外，其他人都隐去。〕

13

〔狗儿爷痴痴望着。〕

〔祁永年幻影出现。〕

祁永年 认得吗？

狗儿爷 有点儿眼熟。

祁永年 瞧，又来了，那两口子。

〔李万江、冯金花出现在远处，相互说着什么。〕

狗儿爷 还要割尾巴？

祁永年 过去几年的事就别提了。这回，兴许是美事儿。

狗儿爷 这一阵儿云彩，一阵儿雨的。

祁永年 冷够了就回暖。

狗儿爷 走。

祁永年 聊会儿。

狗儿爷 没工夫。

〔二人隐去。

冯金花 (又一遍叮咛)牵上菊花青。

李万江 忘不了——我为啥去的？

冯金花 槽头买马望母仔——这匹小菊花青跟那老菊花青一模一样,脱个影似的。酒呢？

李万江 提上了。

冯金花 把那两个老腌儿鸡子儿带上,他顶爱吃这个。

李万江 带上了。

冯金花 别这么丧荡游魂的,高兴点儿。

李万江 高兴,高兴,二十多年了,我又把马给人牵回去,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冯金花 我的爷爷,想开点儿吧,你可别有个好歹的,要再疯一个,我可就没法儿了。你把马送到风水坡,哥儿俩喝一顿,他心口一热,气儿一顺,阿弥陀佛,也许能明白过来呢！

李万江 那敢情好,我也省心了,连马带你,我一块儿还给他。

冯金花 我抽你！你当我也是这匹马呢——女人就这么不值钱？

〔一阵马嘶,灯光暗去。复明,狗儿爷、李万江同坐风水坡。

李万江 喝,满满儿一壶。

狗儿爷 难得,先捋一口。说吧,兄弟,你要一片红,狗儿哥决不当黑膏药。

李万江 不说这个。先吃——

狗儿爷 老腌儿？难得。（品味）嗯，是味儿，哪儿来的？

李万江 腌的。

狗儿爷 谁腌的？

李万江 我媳妇儿。

狗儿爷 嗯，老娘们儿都会这个，喝！

李万江 喝！老哥，你这会儿明白吗？

狗儿爷 老弟，我什么时候糊涂过？

李万江 那是我糊涂。你说，这人世上的事儿，有时候几十年一个老模样儿，可有时候呢，一个早起就变了，还越变越邪虎，越变越没边儿。

狗儿爷 都是属孙猴儿的。可阎王爷说啦，再怎么变，那高门楼也姓陈，也不能把他变回来……

〔祁永年幻影出现。〕

狗儿爷 哟，他还真来了。

祁永年 荒郊野外的，孤得慌，来蹭口酒喝。

狗儿爷 去！

祁永年 咱们可是儿女亲家，你陈家娶了我闺女。

狗儿爷 那不假，不光娶了，我孙子都有了。可有一宗，咱这亲戚不走动。

李万江 （愕然）狗儿哥，你怎么了？

狗儿爷 喝咱的，甭理他。

李万江 谁呀？

狗儿爷 祁永年。

李万江 我要说的就是他。

祁永年 你看看。

狗儿爷 你少插嘴！——怎么，你说？

李万江 你真要是还……嗨，这么说吧，他真要能来了，也和咱

平起平坐啦！

祁永年 你看看。(一屁股坐下)

狗儿爷 去,去,我怕脏了这块土。

李万江 你这观点儿不时兴了,这不行。

狗儿爷 怎么行?把你的酒给他喝?

李万江 按眼时下的令儿,给就给。

祁永年 你看看。(伸手接杯)

狗儿爷 (接李万江手中酒杯,冲祁永年泼去)给你,我叫你喝,叫你喝!你要平起平坐,休想!你想认亲家,没门儿!

〔二人撕扯成一团。〕

李万江 你这是怎么了?狗儿哥,狗儿哥,(拉也拉不住,大喝)

陈贺祥——我给你送马来啦!

狗儿爷 马?(痴笑)嘿嘿……你又哄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李万江 不是哄你,是板上钉钉。菊花青,我给你牵来啦!

狗儿爷 我不要。等哪天,你再拿一壶酒来喝喝,又牵去了。

李万江 不会啦!

狗儿爷 要会呢?

李万江 我保险。

狗儿爷 谁保你的险?

祁永年 死榆木头!

狗儿爷 你少插嘴。

李万江 谁要再来那套浑不讲理的,我也豁啦,再就不种地了,饿死他!噢,还有地,“宝葫芦嘴儿”,也归你种了。

狗儿爷 真的?

李万江 蒙你——天打雷劈!

〔一阵马嘶。〕

狗儿爷 菊花青？我的菊花青，乖乖，你在哪儿？

李万江 凉水泉儿，橡子树上拴着呢。

祁永年 凉水泉儿，橡子树上拴着呢，橡子树上拴着呢……

狗儿爷 滚，一万年我也不理你！

〔祁永年隐去。〕

狗儿爷 我得先饮饮它，叫它美美儿喝个够，清潏潏的长流水，喝个够……（兴冲冲下）

〔山谷间回响着一声呐喊：“我有马啦——”李万江百感交集地追过去。〕

〔有顷。狗儿爷双手捧水罐，凝视着自己倒映在罐内清水面上的容颜，缓缓走上。李万江随其后。〕

狗儿爷 （低唤着）狗儿爷，陈贺祥，老伙计，一根儿黑头发也没啦！这一脑瓜子白雪花花儿，换了点儿什么呀？万江兄弟，这是你？脸像个核桃皮。你——四十几啦？

李万江 （苦笑）唉，六十整。

狗儿爷 你六十？我比你大一轮，那我就七十二？老天爷呀……

李万江 老天爷不管这个。

狗儿爷 噢，阎王爷……

李万江 收起你的阎王爷吧！那小学生的书本子上说，这是规律，大自然的。

狗儿爷 自然大老爷呀，你再让我倒退三十年，不，二十年，我要攒上全身的力气，攥断它十根锄把子，不赛倒他祁永年，不把他那小匣匣儿拿到手，不挂上千顷牌，我就在这凉水泉儿里头一头浸死！

李万江 还是不大明白。（大声）老哥，这也不晚！

狗儿爷 有你这么一说，咱还有儿子，还有孙子呢。耕、耩、锄、

耨、筛、簸、扬、拿，都学到手，才算一个庄稼人。我要手把壶儿地调教他们。骡子马不调教还不能入辕儿呢。

李万江 是时候了，白露早，寒露迟——

狗儿爷 秋分种麦正当时。

李万江 早种一天——

狗儿爷 早熟十天。

李万江 牵上菊花青，驮上铺盖卷儿，儿子媳妇和孙子都等着急啦，回家吧，我的老哥。

狗儿爷（一时自得地）走！儿子、媳妇、孙子、菊花青、高门楼……（回忆、思忖）虎儿的妈，俺虎儿的妈呢？赶集？（摇头）不对……万江兄弟！

李万江 怎么？

狗儿爷 快回村！我得找金花去，找俺的金花去，找俺的金花去！不管是死，还是活。她跟俺受苦受累半辈子，俺得好好儿补付补付她！

李万江 你……没忘了她？

狗儿爷 忘不了，那是媳妇儿。

李万江 回村——我告诉你。

14

〔随着一阵阵的马嘶声，微光照亮那座门楼——它愈显破旧了。〕

〔一阵煞车声。陈大虎、祁小梦上。他俩兴致很好。〕

陈大虎（回身招呼）师傅，谢谢啦！

祁小梦 这趟城逛的，累死了。

陈大虎 祁家大小姐，别那么娇嫩啦！快去看看儿子吧。

祁小梦 就知道疼你那宝贝儿子。

〔苏连玉匆匆跑来。〕

苏连玉 这班车一到 ,就知道你们公母俩回来了 ,可把我等急啦 ! 侄媳妇放心 ,你们龙龙在俺们家玩得可好啦 ,小子真聪明 ,扳着手指头数数儿 ,能数到五百了……

祁小梦 真麻烦大婶。

陈大虎 大叔 ,推土机怎么样 ?

苏连玉 明天就到。销货合同呢 ?

陈大虎 敲定了 ,三千吨。

苏连玉 这年头 ,张嘴就成千上万。三千吨 ,三对三 ,三三见九……这一泡儿下来 ,钱可不老少 !

陈大虎 小意思 ,比起人家大王庄的白云石厂来 ,差远去了。

苏连玉 我早就说过 ,你小子不是善茬子 ,心气儿高着呢 !

陈大虎 万江大叔可是还半信半疑呢。

苏连玉 他呀 ,怎么说呢 ,村里孩子都给他编成曲儿了 :李万江 ,老一套 ,认准受穷一条道儿 ,塞他一个大元宝 ,他抱着元宝去上吊 ! 连你爹都算上 ,你苏大叔比他们强就强在这心眼儿稍微活泛这么一点儿。

祁小梦 要不您怎么老不吃亏呢 !

苏连玉 侄媳妇别寒碜我了 ,咱这是自私自利。这回可说出大天来也跟你们漂在一块儿 ,干定了 ,咱也弄个小万元户当当。得 ,我这就去乡政府 ,把咱白云石厂的营业执照取回来。

陈大虎 苏大叔 ,等您回来喝酒 ,咱顺便商量明天开工的事。

苏连玉 误不了。(下)

陈大虎 (温存地)歇歇吧 !

祁小梦 嘻……

陈大虎 笑啥？

祁小梦 笑城里那丫头 ,穿的那小衣裳儿 ,光胳膊露腿 ,也不错 ,又省布又凉快。

陈大虎 这就叫进步 ,赶明儿你也来它一件穿穿。

祁小梦 在村里？妈哟 ,我怕吓死两口子。

陈大虎 管他们呢 ,我爱瞅就行呗！

祁小梦 去你的！

陈大虎 你没见人家明出大迈的 ,就这么拉着扯着——(搂住祁小梦的肩膀)

祁小梦 这么甜哥哥蜜姐姐儿的 ,俺可不惯。

陈大虎 老封建……

[冯金花踌躇地走上。

冯金花 (怯怯地)小虎……

陈大虎 (不知如何是好)……大婶！

祁小梦 (热情地)大婶 ,您屋里坐。

冯金花 不啦。你们俩在家？门楼旧多了 ,你们——没有修修它？

陈大虎 不用了 ,明天就拆。

冯金花 拆？

陈大虎 砖头都酥了 ,不拆也得塌。

[祁小梦给这位“稀客”端来一盘红枣。

祁小梦 大婶 ,您吃枣儿。

冯金花 (喃喃地)大枣大枣 ,谁见谁拢……

陈大虎 大婶 ,您来……？

冯金花 我来看看你爸爸。

陈大虎 您知道 ,爸爸他在风水坡呢 ,几年不回家了。

冯金花 你万江大叔给他送马去了。

陈大虎 多余。

祁小梦 (制止)大虎!

陈大虎 本来就是多余,肚子疼上眼药,管屁用!

冯金花 怎么这么说话?马是他的家业,满盘子满碗的指望,见了马,兴许能明白过来。

陈大虎 还是别明白,明白了,我这儿不好办,您也……

冯金花 孩子,别这么说。这些年,他不容易,活过来就不容易。我愿意让他明明白白地再过几年,让他明明白白地再看看这个家,看看这座门楼,看看你们,也让他明明白白地再看我一眼……小虎,我对不起你们爷儿俩呀!

陈大虎 您别说啦……妈!

祁小梦 (恸哭)我爸爸……要能活到这晚儿,就好啦……

陈大虎 姑奶奶,你就别凑热闹啦!

〔马嘶声。狗儿爷步履硬朗地走上。〕

狗儿爷 马来啦!

祁小梦 (热情向前)爸爸!

狗儿爷 (高声答应)哎,好闺女,快把东间屋拾掇出来,安上木槽,俺俩先住一块儿——

〔冯金花躲之不及,欲言又止。〕

狗儿爷 (一眼瞥见她,神态大变)虎儿,你妈,她赶集去,还没回来?

陈大虎 没有。

冯金花 (稍稍定心,十分尴尬地)你,身子骨好……

狗儿爷 你是……万江弟妹?多亏你呀,多亏你呀……走吧,万江兄弟回家啦。

冯金花 让我跟小梦姑娘,给……马,再拾掇一回屋子吧!

狗儿爷 不。梦,你过来。早先,你们家这院子的格局,你还记

得吗？

祁小梦 不记得。听我爸爸念叨过，说进这门楼往里是屏门，过了屏门往里走，一边是丁香树，一边是荷花缸……

狗儿爷 对，对！

祁小梦 正面是大厅，东西是配房。

狗儿爷（神往地）对，对呀！后来分到手的户都把房子拆走另盖去了，咱落下这个门楼。门楼是脸面，有了门楼就不愁院子。虎儿，眼时手里头活泛吗？

陈大虎 您要干什么？

狗儿爷 干什么？他祁家人能盖个院子，咱陈家人就是白吃饭的？

陈大虎 没有，一个子儿也没有。大白天的说梦话！

冯金花 小虎，有话跟你爸爸好好说。

〔苏连玉抱镶入镜框的营业执照上。〕

苏连玉 哟，这老子回来啦！

狗儿爷（没好气地）等着买你的地呢！

苏连玉 还不大明白。

冯金花 老苏。

苏连玉 您……也来了？

冯金花 知道他回来，过来看看。想不到还这么油糊心似的，不认人。

苏连玉（放心了）那咱可就明说了。营业执照拿到手啦，等厂子办起来，你们小公母俩就是正副经理，你苏大叔顶损也得弄个第二副经理当当吧？等推土机一到，咱就拆门楼，破土动工。

狗儿爷（暴跳）什么？你们要拆门楼？这乌烟瘴气的，你们——你们是要拆门楼？

苏连玉（蒙哄）是这么回事儿，这门楼子老了，想想，你老它能不老？拆了它，等俺金花嫂子赶集回来……

狗儿爷（神态骤变，悲怆地）她回不来了！刚才我在枣树上拴马的时候，东街坊侩二奶奶告诉我啦。老苏哇，你一辈子蒙我呀？

〔李万江上。〕

李万江 老哥呀，到我家去吧，咱俩心碰心地说说！（见冯金花，惊）你也来了？

狗儿爷 万江兄弟，领弟妹回家吧。俺那金花，虎儿他妈，不回来了。是神，我给她修座庙，是鬼，我给她修座坟，就在我心里头。可你们，你们不能斩尽杀绝呀，我的一村之长！你不能眼瞅着有人串通一气，拆我的门楼，摘我的心哪！

陈大虎 爸爸——

狗儿爷 谁是你爸爸？你早就忘了祖宗！

陈大虎 俺没忘。太爷爷俺没听说过，爷爷为二亩地，生吃一条狗，死了，爹想地想疯了。不就是为发家吗？这家您儿子发定了！

狗儿爷 你发家？呸！俺年轻的时候，大年五更还提着围灯去捡粪呢——你有这点出息？好好的院子，叫你糟踏得破狼破虎，我问你，门口那块下马石呢？

陈大虎 盖厂房，垫地基了。

狗儿爷 厂房，厂房，厂房是你亲爹？你安的什么花儿肠子，中的什么邪？不一扑纳心地种地，忘了黄土生金，抓多少钱也是打河漂儿！这个理儿，你小兔崽子懂吗？

陈大虎（耐心开导地）爸爸，您看咱这地方有多好！前面临马路，后面贴白云坡，瞧那白花花的，一水儿的白云石。这东西是宝贝，外国人盖洋楼都用上这个，出多少都有销路。费

不了多少事,加工加工,石头打滚就变钱。不能光瞅着这破门楼子,土里刨食儿啦!

祁小梦 是呀,那几亩地您手捋胡子就种了。您不种也不要紧,咱花钱请人帮工。等门楼一推,厂房盖起来,就在大门口盖间小屋,春冬两闲,您就在这儿看看传达室,养养花,养养鸟,接接电话。给您开双份工资,按月拿奖金。

狗儿爷 嘿,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好个枣木棒槌——一对儿!你们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哪!好儿子哎,你爹顶着枪子儿抢芝麻,外搭你妈一条命,为的谁呀?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孽种,出娘儿胎我就把你摔死了!还有你,善眉善眼的闺女,敢情也这么阴毒!到了儿还是没改你们祁家的门风儿。(大声)祁永年——

〔祁永年幻影出现。〕

祁永年 有。

狗儿爷 这可是你闺女!

祁永年 龙生龙,凤生凤——

狗儿爷 你这坏事种!

苏连玉 得,又迷心啦。

狗儿爷 (对幻影)这是你的圈套!明的不行,你来暗的,把你的丫头派来毁我的家呀!这是我一把血一把汗挣的,是新社会给的。李万江你给作证——还有你,(对苏连玉)剃头的——还有你,(对冯金花)这位大嫂——你们都给作证,俺这份家业来得容易吗?不能叫这败家子儿们由着性儿糟践!

陈大虎 (决断地)爸爸,这门楼卖了!

狗儿爷 (愕然)卖了?

陈大虎 您病着,打针、吃药,拉下一屁股两肋的饥荒,卖钱还

帐。

狗儿爷 卖给谁了？

苏连玉 卖给我啦！

狗儿爷 (摇头顿足)苏连玉,你可真是俺的喝一个井里水长大的好兄弟哎！当初你卖给俺地,今儿你买我的门楼……多少钱？

苏连玉 (随口而出)三石芝麻！啊,不——价钱另议,明天一准过户儿,明天。

狗儿爷 明天？

陈大虎 明天。

狗儿爷 (求救)老村长,我问你管不管,管不管？

李万江 我管,我管,我管不了！老哥刚回村,你还不知道,眼下的一大特点,就是谁也不听谁的。全村几百口子都是能人,就我一人是笨蛋。兄弟一百个对不起你,别的单说,唯独这拆门楼的事,我不敢管,不能管,也管不了。那什么——你找乡长去吧！

狗儿爷 你当官儿不作主？

李万江 明儿我就下台。

狗儿爷 孩子哭,给妈抱了去？

李万江 乡长比咱官儿大,想必主意高。

狗儿爷 去就去,找到大乡长,连你们大伙儿一齐告！

苏连玉 狗儿哥哎,您去也白去,我刚从乡里回来,听说来了两个日本客人,乡长正陪着喝酒呢！

狗儿爷 什么什么？乡长也当汉奸！完了,完了……

陈大虎 爸爸,您就歇歇心吧！

狗儿爷 我人死心也不能歇！

陈大虎 我们供您吃,供您喝,样样儿由您的性儿,伺候您,孝顺

您把您当老神仙供着，还不行吗？

狗儿爷 你要当孝子？

陈大虎 当孝子。

狗儿爷 孝顺我？

陈大虎 孝顺你。

狗儿爷 这门楼，不拆啦？

陈大虎 破车碍好道，挪挪窝儿，理所当然的。

狗儿爷 (狠狠一掌打过去)反叛！

〔众人各以不同的姿态愣住。

〔暗。

15

〔门楼。祁小梦的咯咯咯的笑声。陈大虎的嗬嗬嗬的笑声。

〔狗儿爷和祁永年——第一场时的情状。沉默有顷，开始动作。

狗儿爷 (收拾着，点燃火把)明天，明天，你们有你们的明天，我有我的明天……

祁永年 我可没有我的明天——好好，有我闺女的明天。

狗儿爷 (发现他还在身旁)滚，我永远不想见你！

祁永年 (叨念着)过了今天是明天，明天明天好热闹……(隐去)

狗儿爷 明天——好热闹，好热闹……(狂呼)门楼——我的门楼！(掷出火把)

〔一束强光照着跪伏在门楼前的狗儿爷。

〔满台大火。巍巍门楼被火焰吞没。〕

〔人声、马达轰鸣声，雄浑地交织在一起，直响到终了。〕

〔有人喊：

“推土机来啦！”

“快救火呀！”

〔陈大虎、祁小梦上。二人的神色像是刚刚从火里钻出来。〕

陈大虎 老爷子呢？

祁小梦 走了。

陈大虎 菊花青？

祁小梦 牵去了。

陈大虎 快——你和连玉大叔张罗救火，收拾利落，天亮推土机就要来了，一分钟也耽误不得。

祁小梦 你呢？

陈大虎 找爹去！（快步跑下）

祁小梦 去哪儿——

〔传来陈大虎的声音：“风水坡——”〕

〔火渐熄。〕

〔马达声大作。推土机隆隆开入。〕

——幕落·全剧终

一九八五·秋

（选自《锦云剧作集》，中国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李 白

郭 启 宏

人 物

- 李 白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唐代大诗人。时人称为“诗仙”、“醉圣”、“谪仙人”。年五十多岁 ,明眸修眉 ,神采飘逸。人们历来认为“飘然太白” ,未尽然 ,他一直在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踟躅。
- 宗 琰 李白的继室。其祖父宗楚客于武后、中宗朝三次拜相。年三十多岁 ,天生一种钟秀灵奇 ,李白称她为“灵光” ,韩娘则呼为“阿琰”。
- 韩 娘 宗琰的乳娘 ,六十多岁。
- 吴 筠 道士 ,后隐居于横望山石门旧居。性高鲠 ,善诙谐 ,是李白的好友。唐玄宗天宝年间曾举荐李白入朝。年五十多岁。
- 李腾空 庐山屏风叠紫霄观女道士 ,道号腾空子 ,宗琰女友 ,已故奸相李林甫之女。有一种道服掩不住的美韵。三十岁。
- 李 璘 唐玄宗李隆基的第十六子 ,唐肃宗李亨的异母弟 ,封永王。四十岁上下。
- 惠仲明 永王幕府司马 ,为永王宠信的谋主。后调任奉节县令 ,

被宋康祥擢升为宣州刺史 ,旋复治罪斩首。年四十多岁。

宋康祥 御史中丞 ,兼领三镇节度使 ,后兼任江南道观察使。年近六十。

栾 泰 永王幕府散官 ,封“神鸡童” ,永王的男嬖 ,二十岁上下。

孙 二 浔阳监狱狱卒 ,后追随李白。十八九岁。

郭子仪 天下兵马大元帅。早年曾获罪 ,为李白所救。年纪与李白相仿。

纪许氏 村妇 ,年可六十多岁。

小纪刚 纪许氏之孙 ,十一二岁。

老渔父 浔阳江上渔翁 ,后移居当涂 ,年逾七十。

祁 五 永王幕府参谋 ,年约三四十岁。

贺十三 永王幕府参谋 ,年约三四十岁。

屈 大 永王幕府参谋 ,年约三四十岁。

录事、主书、侍卫、军士、随从、皂隶、押差等若干。

(注 :人物年龄均为首次出场时的年龄)

时 间

唐肃宗(李亨)在位年间

—

〔当代歌者弹琵琶而歌 :

何处觅诗魂 ?

向涂山、采石 ,青莲、碎叶 !

提什么脱靴捧砚好飘然，
只怕是出仕归隐终难决。
自天宝繁华过后，
《霓裳》惊破，神州流血，
半百学士，又将书剑朝天阙。
永王幕里，斗酒浇成万世文，
浔阳狱中，丹心换得一身铁。
人愁绝！夜郎长流，
看巴山寒塞、蜀道鸟途、夔门千堆雪！
幸遇赦，布衣蔬食醉当涂，
社鼓声声，偏唤起请缨心烈。
一代诗仙兮来复归，
江天唯见波底月！

〔初冬。

〔浔阳江头。木鱼声轻轻飘来。临江的长亭此刻成了送别的场所。韩娘面向西北，将宫锦袍、珊瑚鞭高高捧起，李白身着襦袍，头戴纱制玄色角巾，腰佩长剑，神情肃穆地跪拜着，宗琰着窄袖衫、长裙、披风，捧酒旁立；一侧，李腾空黄冠道服，机械地敲着木鱼，背书似的喃喃诵经。

李 白（站起，把酒酌江）太上皇！我又出山了！我接受了永王殿下邀请！呵不！是安禄山一把火把我烧出了庐山！

〔宗琰取袍，为李白穿上，韩娘递鞭，又拿起地上的包袱为李白系上。

李 白（看着袍和鞭，感喟地）久违了！太上皇，你的銮驾已经……转进巴蜀，满目疮痍的中原，你是看不到的呀！半个月前，我从幽州逃了回来，一路上火还在烧，人还在死，几天

几夜听不见一声鸡鸣！回到庐山，我常常神思恍惚，我好像看见长江变成了易水，庐山变成了燕山，华夏子民都穿上了胡服，三岁小儿也呜呜咿咿学着胡语……

宗 琰 所以夫子改变了归隐的志向，从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如今是……

李 白 （自嘲）永王一呼就上船！（笑）灵光，我知道你并不赞同……

宗 琰 不！我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不阻拦你。

〔老渔父驾小舟缓缓驶来。〕

老渔父 太白先生，请上船吧！

李 白 （点头。复对宗琰调侃地）如果我佩着黄金印回来，夫人不会觉得我太俗气、不肯理睬我吧？

宗 琰 （一笑）希望夫子功成身退……

李 白 我知道，还回庐山来，再续五湖之游。（慷慨挥手）我走了！

〔木鱼声突然中止。宗琰示意李白。〕

李 白 （走近李腾空，躬身行礼）感谢腾空道姑为我诵经。

〔李腾空欠身还礼。〕

〔一阵笑声，吴筠身着紫道袍，头顶斗笠，腰系酒葫芦，高喊着跑来：“太白兄，等一等！”〕

李 白 （回望，惊喜）吴兄！

〔吴筠与众人行礼。〕

李 白 （走近来）不是巧遇吧？

吴 筠 天半行云，山中流水，松间明月，江上清风，无往而不相逢！（指着酒葫芦）我送你一程！

〔李白看着酒葫芦摇头。老渔父亮出一坛家酿村醪。〕

李 白 (指老渔父)老渔伯,老酒友!

[众人同声欢笑。]

老渔父 上船吧!

李 白 (欲登舟,忽然想起什么)哦,等一等!(急往回跑)

韩 娘 先生哪儿去?

李 白 韩娘,我忘了带上书了!

韩 娘 (一笑)先生不是亲手放进包袱里了吗?

[李白从包袱里取出两本书,笑着把珊瑚鞭塞进包袱里。]

吴 筠 这就叫骑着马找马!(取过李白手中书)《庄子》、《离骚》……太白兄,我刚刚遇见一个怪人,他说要到岭南去,却一个劲儿地奔北走!

李 白 (笑)世上真有南辕北辙的人?

吴 筠 想用庄子洒脱的胸襟去完成屈原悲壮的事业,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李 白 (笑)好你个老道!南走到头就是北,北走到头就是南!

吴 筠 (亦笑)屈原走到头就是庄子,庄子走到头就是屈原!

李 白 (认真地)也是永王殿下礼贤下士,他派幕府司马惠仲明三次登门。

吴 筠 我就为这事来的!(神秘地低声)听说永王起兵意不在平乱……

李 白 在什么?

吴 筠 争位!同他的长兄、当今圣上争皇位!

李 白 (忿然断然)道听途说!过几天永王就要东巡。(一阵兴奋)可以想见云旗猎猎,雷鼓嘈嘈,千百楼船逶迤东下,那场面肯定十分壮观!我要写诗抒发我的感受,题目就叫

《永王东巡歌》,一两首不能尽意,写它十首!

〔吴筠仰面不语,走开去。〕

李 白 (骤生歉意,上前郑重地)有证据?

吴 筠 有证据,我就把你拖回庐山!(不悦)你现在是一盆火!

李 白 (笑)万一像你所说,永王一时糊涂,我正好用《东巡歌》对他晓以大义,激发他复国兴邦的正气!

吴 筠 (不与争辩,径自上船)喝酒!

老渔父 先生上船吧!

李 白 (点头)灵光,韩娘,我走了!

宗 琰 夫子保重!

韩 娘 先生保重!

李 白 腾空道姑,我走了!

李腾空 (似若未闻,继续诵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李 白 (一笑)谢谢。(登舟,挥手而别)

〔一轮月出。舟行。宗琰等渐隐。〕

李 白 (见吴筠低头喝酒)哎!两个人喝!

吴 筠 (笑着为李白斟酒)我想起天宝元年你奉诏入长安时候写的两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 白 此一时彼一时!唔,你在笑话我?

吴 筠 我是忧喜参半。既然太白兄执意要投奔永王,人各有志,怎能勉强?

李 白 (沉吟)用舍在他,来去由我!(举杯立船头)李白耿耿此心,明月可鉴!

〔隐隐响起李腾空的诵经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木鱼声轻轻飘过。

二

〔歌声：

自信经纶手，
能开天地春。
孰知千岭外，
更有万重云。

〔数月后。翌年春。

〔江右某地。永王幕府司马惠仲明官署的议事厅。一侧有屏风，另一侧有书案、绣墩。不远处白茫茫大江横亘。

〔惠仲明正在案前书写什么，喃喃有声，时而摇头叹息，时而欣然自得。

惠仲明（掷笔）录事！

〔录事应声跑来。

惠仲明（收拢诗稿）你把太白先生的《永王东巡歌》抄录五十份，派人四乡张贴！用篆书给我单录一份。

〔录事应声退下。

惠仲明（站起身来，伸伸懒腰，为一个辉煌的远景所鼓舞）七年著作郎，七年散官，快到知天命之年了，总算看到天边薄薄的曙色！

〔栾泰匆匆跑来。

惠仲明（吓了一跳）栾泰！

栾泰 我有机密……

〔惠仲明立时警觉起来，转过屏风察看有无藏匿的人。

栾泰 殿下奉诏起兵 ,原来不打算北伐安禄山 ,(悄声)是

.....

惠仲明 (急掩其口)不许胡说!

栾泰 胡说?昨晚殿下说了,“李亨呀李亨,我要杀到京城,叫你当不成皇帝!”

惠仲明 殿下亲口对你说的?

栾泰 殿下亲口说的.....梦话。

惠仲明 (勃然色变)大胆!

栾泰 你,你怎么翻脸了?

惠仲明 殿下自幼丧母,是圣上抚养长大,他们弟兄情深,胜过一母所生。

栾泰 我.....没撒谎,殿下有说梦话的毛病。亏得是我听见。这不?我刚刚从薛半仙那儿讨来了一个偏方,专治说梦话的。(掏出偏方)

惠仲明 你这是诬罔殿下,扰乱军心!殿下知道了容得了你吗?

栾泰 这?这?惠大人.....

惠仲明 栾泰!殿下封你神鸡童,官居七品,你好好斗你的鸡,叫殿下开心,这是你的本分!你又是殿下贴身的人,凡事乖觉点,有话到我这儿为止。

栾泰 是是!(不便即去,走到案前,凑趣地)惠大人在写诗呢?

惠仲明 抄诗,李白的诗。(折叠起来,揣进袖内)

栾泰 李白的诗?大人对李白恭恭敬敬,李白对大人可是不大恭敬.....

惠仲明 你又信口开河。

栾泰 真的!李白这家伙狂傲得很,好几个月了,不是喝酒做诗,就是借酒使性!

惠仲明 李白是诗仙、醉圣！

栾泰 幕府里没有同他合得来的！也就是大人还能同他对付，可他也没把大人放在眼里……（偷窥对方）

惠仲明（一笑）诗人免不了有些怪癖，没有怪癖也就成不了诗人。

栾泰 话是这么说，可现在殿下对他也凉了！

〔惠仲明不由得一愣怔。〕

栾泰 司马怎么不知道呢？李白才来时候，殿下对他多好啊！让他跟着东巡，又让他参加水军宴会，还让他上楼船听歌看舞！嘿，他倒来了邪劲！又要出主意，自比卧龙岗上诸葛亮；又要露武艺，说他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代，还想带兵打仗，自称什么东晋谢安石。这一来，殿下也就懒得听他摆唬了！

〔开道之声骤起：“殿下驾到！”惠仲明、栾泰闻声急整衣冠走出中堂。〕

〔录事手拿誊写完好的《永王东巡歌》走进中堂，四顾无人，正犹豫着，开道之声复起：“两厢回避！”录事进退维谷，灵机一动，匿屏风后。〕

〔李璘昂然走入中堂。贴身侍卫随入。惠仲明、栾泰相继走入。〕

李璘（坐）都坐下！惠司马！

惠仲明 卑官在！

李璘 昨天江陵水军连夜东下，过一会儿我也要东下督军，幕府中善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惠仲明 是殿下。

李璘 有件不大不小的事叫我不放心。听说太白先生整天喝闷酒，你们亏待他了吧？

惠仲明 殿下派仲明三请李白，仲明不敢亏待。

栾 泰 是他自己闹的！整天怨气冲天！

李 璘 太白先生一介文人，不该苛求。本王麾下有个李白，全军增色呀！

惠仲明（揣摩对方意图）李白向来自视很高，希望重用，如果殿下肯授他官职……

李 璘 惠司马为李白求官……李白是个大文人，眼下在幕府里连个参谋都不是。唉！我没给他官做，是爱惜他的诗才，让他写诗比让他当官好呵！父皇当初也曾说过，李太白非廊庙之器！

栾 泰 太上皇的话我懂，李白不是当官的料！

李 璘 哎！太白先生稀世奇才，将来总要给个官做的，别让他感到失望！

栾 泰 对，热火罐让他抱着！

李 璘（愠怒）你到底心术不正！退下！

栾 泰 是是。（走下）

李 璘（对侍卫）文武官员一律不准进来！
〔侍卫应声走出警戒。

惠仲明（知事态严重）殿下，有紧急军情？

李 璘 你好机灵！（慢悠悠地）我那位大哥已经下诏，要我去巴蜀觐见父皇。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惠仲明 殿下去巴蜀……只怕凶多吉少。

李 璘 不去？

惠仲明 还是不去为好。

李 璘（一笑）我已经毁书斩使了！

惠仲明（大惊）殿下！

李 璘 哼，他想软禁我！是他逼得我破釜沉舟！我江陵水军一定能够一鼓而下江南，等我立马钟山浮舟练湖，再和他一

决雌雄！

惠仲明 殿下胆识超人，如有神助。

李 璘 眼下万事俱备，只欠一篇檄文。

惠仲明 讨伐……京城……

李 璘 不！讨伐京城派来的那个宋康祥！

惠仲明 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宋康祥……殿下天纵英明！
讨伐宋康祥进退有据！进可以入主京城，退可以声明为清君侧。

李 璘 现在我要借重太白先生的生花妙笔日月盛名了！

惠仲明 让李白起草檄文？（忽有难色）就怕李白不愿起草这样的檄文……

〔李璘沉吟 踱步 忽见屏风后有动静 隐隐露出双足。〕

李 璘 （一惊）议事厅有没有闲杂人等？

惠仲明 没有。

〔李璘行至屏风前，佯作不慎撞倒屏风。屏风后人声惊叫。〕

李 璘 （大喝一声）有刺客！

〔侍卫飞步走入。录事跪地求饶。惠仲明一见录事，骇然，侍卫一剑刺死录事，拾起《永王东巡歌》。李璘阅后置案上。〕

惠仲明 （惶恐）殿下受惊了！卑官确实不知道屏风后面有人……（跪地）死罪死罪！

李 璘 是什么人？

惠仲明 官署中的录事。是卑官让他誊录《永王东巡歌》，大概是一时躲闪不及。

李 璘 （对侍卫）你误杀了！（扶起惠仲明）不干你的事，好好安葬他吧！别忘了厚恤他的家眷！

惠仲明 是 殿下。

〔侍卫拖录事尸首入内。〕

〔一声驴叫。随之而来的是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幕僚祁五、贺十三、屈大和栾泰步步后退，高喊：“这是司马官署，不能骑驴！”李白幕内呵叱：“天子门前都容我走马，幕府门前就不容我骑驴？！”又一声驴叫。李白吆喝着：“这头蠢驴，怎么不走了？原来你也怕官府！”〕

李 璘 (自语)来得正好！(示意惠仲明接待，返身入暖阁)

〔李白身着宫锦袍、手执珊瑚鞭，醉眼矍眈走来……〕

祁 五 太白先生，你这头坐骑可真宝贝，拉着不走打着倒退……

栾 泰 还披着彩衣，像个什么呀？

〔幕僚们掩口而笑。〕

李 白 像个无才无德却头戴乌纱身披紫蟒的东西！

栾 泰 你在骂我！

李 白 我在奉承你，你能当大官！

栾 泰 (脱口而出)什么大官？

李 白 宰相！

栾 泰 (不知就里)不敢！

李 白 你獐头鼠目，熊腰猪肚，不懂文章，不识今古，斗鸡走狗，飞扬跋扈，你不作宰相作什么？

〔一座瞠目。惠仲明急急出迎。〕

惠仲明 太白先生，你又醉了……

李 白 我醉的时候最明白！（发现惠仲明，拉其手）你带我去见见永王殿下吧，我有一肚子话，都快要憋死了！

惠仲明 先生要见殿下，是不是饮食不周？

李 白 不是。

惠仲明 起居不便？

李 白 不是。

惠仲明 哦！先生入了幕府，有后顾之忧？

李 白 也不是。

惠仲明 依仲明看来，殿下思贤若渴，以上卿之礼款待先生，先生食有鱼、出有车、有以为家，何不以诗文为乐？

李 白 （忽然作色）惠司马，你代永王请我出山，难道为了让我诗文为乐？

惠仲明 这……但不知……先生所求……

李 白 我的所求？跃马挥戈，驱驰疆场，报效太上皇当年知遇之恩！你们看我身上的宫锦袍、手中的珊瑚鞭，都是太上皇所赐！（辽远的回忆重又勾起，历历如在眼前）想当年，我醉卧长安酒家，太上皇召我进宫，我沉醉不能上船……后来太上皇一见，真是如贫得宝、如暗得灯、如饥得食、如旱得云呀！这不是我的杜撰，是太上皇亲口所说！呵，金銮殿上，我一篇奏颂，龙颜大喜，赐食七宝床上，万乘之尊亲自为我调羹！沉香亭畔，我三章《清平调》，李龟年奉旨献歌，万乘之尊亲自为我吹笛！谁不知道李白醉写吓蛮书，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太上皇当年给李白何等的恩遇呵！可是今天，我入幕府几个月了，殿下为什么还不起用我？难道这宫锦袍、珊瑚鞭就像天上的流云、江河的逝波？（哽咽）

〔李璘大笑自暖阁走出。〕

李 璘 太白先生，热血男儿呀！

李 白 （惊喜）殿下！（欲跪拜）

李 璘 （急扶）感谢先生写了《东巡歌》，鼓士气壮军威呀！

李 白 （颇得意）是吗？这诗文真像曹操父子所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李 璘 是的！李璘每天黎明即起，必读先生的诗，真是异香满口呀！

惠仲明 就像民间所说：“三天不读李白诗，舌头生疮口发臭！”

李 璘 不错！说来先生未必相信，我有说梦话的毛病，可是我的梦话偏偏是先生的诗！

〔一座欢笑。〕

李 白 （飘飘然）李白愧领了！

栾 泰 （不择场合抢风头）殿下梦话要都是诗，那倒不赖，就怕……

〔李璘、李白、惠仲明俱一惊。〕

李 璘 （忍怒）多嘴！

〔栾泰把掏出的偏方藏入袖内。〕

李 白 殿下，李白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

〔李璘屏退左右，唯惠仲明留下。〕

李 白 敢问殿下梦中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

李 璘 太白先生，梦话就是梦话，不过，言为心声，心中没有邪念，嘴里自然都是正言，都是先生的佳句啰！

李 白 （借着酒劲）李白痴长殿下十多年，就倚老卖老一次吧！

李 璘 先生有话不必客气。李璘洗耳恭听。

李 白 你可要明白君臣之道，要守大节尽忠尽孝呵！有些传言……

李 璘 （轻微抽搐）多谢先生！哎呀，从前只知道先生的诗才，今天更懂得先生的人品！李璘从今以后更要倚重先生！请先生受我一拜！（欲拜）

李 白 （急扶）不可不可！（激动得热泪盈眶）殿下！殿下你从善如流，真有江海的胸怀！你是大唐中兴的希望呵！

李 璘 先生过奖了！

李 白 呵殿下 ,你领兵像秋霜一样的威严 ,你待人又像冬日一般的温暖！李白愿当殿下的马前卒 ,死而无憾！

李 璘 呵呵 ,先生歇息去吧！（扶李白出中堂 ,似若无心地转向惠仲明）惠司马 ,给杜甫的信写了没有？

惠仲明 （一愣）杜甫的信……没有……

李 白 （一惊）子美不是让安禄山关在牢里？

李 璘 听说已经潜逃 ,有人在江夏见到了他。

李 白 谢天谢地！子美得救了！殿下邀子美什么时候到军中？

李 璘 是这么回事 ,我想请杜甫写一篇檄文……

李 白 写檄文？为什么不找我？怎么舍近求远呢？

惠仲明 （敲边鼓）殿下是考虑到杜甫沉郁老到 ,适合写这类文字吧？

李 白 （愠怒）怎么？殿下看不起李白 ,那李白只好自请还山 ,告辞！

惠仲明 先生息怒！

李 璘 先生不要误会 ,是李璘不敢烦劳先生。

惠仲明 恐怕先生大手笔不屑写这类文字……

李 白 笑话！这类文字怎么啦？汉代司马相如写过《谕巴蜀檄》 ,本朝骆宾王写过《讨武曌檄》 ,不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吗？

李 璘 是呀！如果先生肯挥如椽大笔 ,我想这篇檄文还是先生写来精采！

惠仲明 杜子美不及李太白！

李 白 哎！子美的妙处李白不能！子美博大精深 ,毕竟天才！只是作文太苦 ,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太苦了太苦了！

惠仲明 杜子美确实苦语愁吟！

李 璘 惠司马还没给杜甫写信吧？

惠仲明 还没有，没有……

李 白 那么，这题目……

李 璘 就叫《讨逆檄文》吧？

李 白 凡写檄文必要正名！讨逆，谁是逆？自然是安禄山了！我看就叫《为永王讨逆胡安禄山檄》，或者干脆叫《讨安禄山檄》。

李 璘 都可以，都可以……

李 白 前者是李白作文，后者是李白代永王作文……

李 璘 都可以，都可以……

李 白 （大喝一声）拿酒来！

李 璘 （对内高声）为太白先生摆酒！

〔屈大、祁五、贺十三等幕僚们拥上来簇拥着李白入暖阁，栾泰也跟着进去。李璘阴沉着脸，留下惠仲明。〕

惠仲明 殿下，李白这檄文应该是讨宋的呀……

李 璘 该怎么做，你还不明白吗？

惠仲明 是，是。

李 璘 一会儿我派人来取檄文。

惠仲明 是，是。

李 璘 （高声）取五百金！

〔侍卫应声急上，递过钱袋。李璘把钱袋交给惠仲明。〕

惠仲明 赏赐？

李 璘 （冷然一笑）润笔。（与侍卫匆匆出门）

惠仲明 （紧追几步）殿下保重！（返身回中堂，摇了摇头）润笔……

〔暖阁内轰然赞美之声：“大手笔！”〕

惠仲明（喃喃自语）大手笔……（突然涌起莫名的惆怅，欲入暖阁）

〔祁五、贺十三自暖阁走出。〕

祁五 难怪他狂，确实才思敏捷！

〔李白兴冲冲持檄文自暖阁走出，屈大、栾泰随出。〕

李白 李白交卷了！（呈上檄文）

惠仲明 太快了！真是倚马千言！（阅檄文，频频点头）先生心肝五脏都是珠玑锦绣吧？要不然，怎么开口成文落笔生花？

李白（四顾）殿下呢？

惠仲明 哦，戎马倥偬，殿下东下督军去了。

李白 呵？怎么不招呼我？给我立功的机会？

惠仲明（看看钱袋，对众人）诸位自便吧！

〔栾泰与祁五、屈大、贺十三等轰然散去。〕

惠仲明 先生！（提钱袋）这是殿下给你的……

李白 什么？

惠仲明 ……润笔五百金。

李白（呆然）润笔？什么意思？拿我当卖文的？（猛然激愤）打发我走！到底忠言逆耳呀！

惠仲明（规劝）刚才先生有些话说得是不大得体……

李白 我也是一时冲动，我是好心！就算说错了，他可以当面训斥我呀！为什么背地里来这一套！

惠仲明 先生难道不懂得伴君如伴虎？

李白 让我时时堆着笑脸，处处陪着小心，我办不到！我走！

惠仲明 先生可要三思而行……

李白 李白平生不吃后悔药！哈哈！一个李白，五百金！五百金就给打发了！什么忠心什么报国热忱……徒有虚名的诗仙醉圣，原来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卖文的刀笔！哈哈！

我走！我走！

惠仲明 先生还是带上它吧！（递钱袋）

李 白 （将钱袋摔地下）李白走了！（跌跌撞撞出走）

惠仲明 五百金不要，还把文章留下，李白呀，你连卖文都不会！
（复摇头，提笔改檄文）“讨宋康祥檄”……（沉吟，又改）
“讨附逆乱臣宋康祥檄”……（喟然长叹）古往今来有多少
真真假假的文字！谁也弄不清楚了！

〔小校高喊：“司马大人！”走进。〕

惠仲明 （认出小校）你来取檄文？

小 校 是。（取酒）殿下赐给惠大人的宫廷美酒。

〔李白烂醉走进。〕

李 白 还我檄文！李白文章金不换！

惠仲明 （急藏檄文于袖内）先生！

李 白 还我檄文！（忽见酒）宫廷美酒！哈哈！一醉解千愁！
来，喝！

〔李白欲打开酒坛，小校急上前争抢，往来之际，酒坛落地。〕

惠仲明 （对小校）到外面稍等。

〔小校退出。〕

李 白 唉！可惜了！流了满地！看，狗都喜欢这宫廷美酒……（步入中堂，跌坐绣墩，伏案而眠）

〔栾泰急急跑来。〕

惠仲明 栾泰！上哪儿去了？

栾 泰 大势不妙，这一带让宋康祥的军队包围了！

惠仲明 （大惊失色）呵？宋康祥来得这么快！

栾 泰 三十六计，走为上！

〔几声凄厉的犬吠。〕

惠仲明 (近前,又一惊)狗死了!(低声)毒酒……(摇头,喃喃地)你这样刚愎自用,怎么能成大事?狡兔还没死,就想烹了走狗……

栾泰 (催促)走吧!

李白 (睁开阖眈醉眼)还我檄文!

惠仲明 (掏出檄文,丢给李白)给你!(与栾泰悄悄溜走)

李白 (看檄文,大惊)怎么改成讨宋康祥了?无耻!无耻!无耻之尤!(猛力撕扯,忿忿然)回庐山!(跌跌撞撞往外走了几步,忽犹豫起来)我就这样回去?(看着身上的宫锦袍)吴筠兄!腾空子……(酒劲忽上涌,呕吐,只好坐椅子上。伏案歇息)

[齐刷刷脚步声响起。军士数人持戈矛冲进中堂。一军士上前推搡李白。]

李白 (摆手,喃喃地)我醉欲眠君且去!

[一军士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李白提起。]

[幕内喊声:“宋大人到!”宋康祥威风八面走进。李白醉意全消,两眼失神,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呆了。]

宋康祥 把附逆作乱者一律收监!

[李白四下张望,未见“附逆作乱者”,他正在纳闷……军士们忽拥上。]

李白 (辩白)我是李白!

宋康祥 不管是谁,绑了!

[军士们将李白捆绑。]

三

[一个月后,雨天。]

〔浔阳狱,李白囚室。

〔木栅栏内不时传来“银铛铛”镣铐碰撞声,李白在昏黑中走动;木栅栏外烛光晃动,香火氤氲,李腾空在诵经。重浊的镣铐声与轻清的木鱼声奇妙地交响。狱卒孙二为李腾空添香。

李 白 (吟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银铛)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银铛)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银铛铛)

孙 二 (近前)先生又在念诗,不累吗?

李 白 不。狱吏不让喝酒,我以诗当酒。

孙 二 (笑)诗能当酒?

李 白 诗的天地有如醇酒的甘美!

孙 二 先生念的是新作的诗?

李 白 (摇头)是庄子的《逍遥游》,也可以说是无韵的诗!呵,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妙文哪!风神洒落,汪洋恣肆,“怒而飞”三个字抵得上古往今来全部诗篇!

李腾空 (忽然插话)先生的“非人间”三个字也许更好!

李 白 什么?“非人间”?(寻声望去)

李腾空 (朗吟)“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 白 你是……

〔李腾空转过身来。

李 白 (惊喜)腾空子!

李腾空 夫人招呼贫道为先生诵经祈福。

李 白 诵经祈福……

孙 二 腾空道姑已经念了三遍《道德真经》了!

李 白 多谢腾空子!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祈

它做什么？腾空子，与其面壁诵经，不如相对论文，不管是“非人间”还是“怒而飞”……

李腾空 不敢献丑。先生只管论文，贫道为先生诵经。这也是一种修炼，动静相成，阴阳互补……（忽觉语出不妥，两颊飞红）

李 白（未曾察觉）何必客气！如果不嫌鄙陋，李白奉赠狱中新作两首。（从草褥下取出诗稿，让孙二为之传递）

李腾空（恭敬地接读）《百忧章》、《万愤词》……（读罢凄然）百忧万愤尽在其中，先生太苦了！（背身落泪）

李 白（长叹）冰冷的铁锁锁住了热血的身躯！这木栅栏里头是牛羊圈，这碗里盛的是鸡狗食！

〔孙二无语，李腾空沉默。〕

李 白（猛然爆发）李白呀李白，你活该受罪！你有才无识，不！有眼无珠！你为什么想不到他们弟兄之间会这样势不两立！

孙 二（欲拦）先生……

李 白（不理睬）这一位，真让吴筠道士不幸而言中，他奉诏起兵真的是要抢皇帝位！那一位？老子还没死就急急忙忙在灵武登基！

孙 二（急捂李白口）先生可不能乱说呀！

李 白（甩开孙二手）实事！我怕什么？大不了是个死！他们兄弟争位，全不顾安禄山大敌当前，国家完了！完了！完了！……

孙 二（急欲转话题）先生，我看祸根是奸臣杨国忠！

李 白 李林甫！

〔孙二一惊，望一望李腾空，局促不安。李腾空似若无闻，依旧诵经。〕

孙 二 先生 杨国忠是罪魁祸首！

李 白 不错！你们都恨杨国忠，可我更恨李林甫！这个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是他起用了安禄山，他才是肇事者！

〔李腾空颇尴尬。〕

孙 二 他过世了……

李 白 他死了，可安禄山反了，大唐江山也断送半壁了！李林甫这个误国奸贼，死了也要鞭尸三百！（合掌，举起手铐猛然砸去，饭碗碎了，发出声响）

〔静场。〕

〔狱吏幕后厉声：“怎么回事？”〕

〔李腾空悄悄起身收拾碎碗。〕

孙 二 是我，孙二！不小心碎了个碗！（从李腾空手中接过碎碗片，行至李白前）先生！（低语）李林甫是……

李 白 （一惊，慢慢上前，竭力控制情绪使语气和缓）李小姐，多谢你了，李白是朝廷重犯，不敢劳驾小姐费神诵经！（下逐客令）你请吧！

孙 二 （出乎意料，慌张地）先生！

〔李腾空进退两难。〕

李 白 （高吟）李白无须知祸福，泰山一掷轻鸿毛！（银铛铛走开）

〔李腾空一阵酸楚，默默收起经卷，又看看诗稿，欲收又不敢，犹豫着。〕

李 白 （看在眼里）李白说话从不改口，既然说赠，你愿拿走就拿走！不过，一个囚犯的百忧万愤，相府千金是读不明白的。你请吧，（高声）请吧！

〔李腾空悄悄收起诗稿，默默走到门口，宗琰与韩娘蓑衣斗笠迎面而来……〕

宗 琰 腾空子！

〔李腾空嘴巴动了动，终于没有说话，低头急急地走了。

李 白 （发现宗琰）灵光！

宗 琰 夫子！腾空子怎么啦？

李 白 是我下了逐客令！

宗 琰 （大惊）你把她赶走？（二话没说，返身欲追）

李 白 不要追了！她原来是奸相李林甫的千金！

宗 琰 （伤痛地）韩娘，你把腾空道姑请回来！

〔韩娘应声急走下。

李 白 你这是……

宗 琰 （半晌）你在痛恨李林甫，我想结交李林甫！

李 白 （愕然）你在说什么呀？

孙 二 （不解）李林甫不是已经死了吗？

宗 琰 宗族在，同僚在，门生在，虎威犹在！

李 白 （愤然）我不明白，不明白！

宗 琰 （突兀而问）夫子认定，奸相的女儿一定也奸？

〔李白一时语塞。

宗 琰 （拾起李腾空忘了带走的木鱼）李腾空如果贪图富贵，何必到庐山入道？

李 白 入道是大唐时尚，她是趋时尚！要不然，已经入道又何必进出监狱、涉足红尘？

宗 琰 （沉吟片刻）她……她仰慕先生的诗才，情愿涉足红尘，借助李林甫从前同僚、门生的势力，为夫子打通关节，免夫子的罪！

李 白 （极感意外）呀？（愣神）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韩娘走了进来。〕

韩 娘 腾空道姑坐船走了！

〔宗琰饮泣。〕

韩 娘 (不无怨艾)先生你还蒙在鼓里呢 ,先生的案子是皇上亲自过问的……

李 白 呵？他当太子时候就不喜欢我……

韩 娘 不能用银钱赎罪 ,也不能用官爵减刑！阿琰为了先生的案子跑遍了大街小巷、高门深宅！有的人躲了起来 ,有的人变了脸 ,有的人故意装聋作哑！只有一个腾空道姑……
(哽咽)

宗 琰 她本打算念完经就去京城 ,可你……(悲泣)赶走了唯一的希望！

〔李白愧悔惶惑。〕

〔雨声猛然大作。〕

李 白 (木然 ,出神)今晚上不会有月亮了！

韩 娘 雨天！

李 白 (仰望)雨 ,你是什么？你是苍天的泪 ,还是我心中的泪……呵不 ,你不该是泪 ,你该变作洗冤的水！

韩 娘 (不住地念叨)腾空道姑是个好人 ,她说过要是京城门路不通 ,她还要上前方找郭元帅……

李 白 郭元帅？

宗 琰 郭子仪 ,当今天下兵马大元帅。

李 白 (惊诧)呵？(忽大笑 ,得意)李白好眼力呀！(狂喜)我得救了！哈哈 ,我得救了！

宗 琰 夫子你怎么啦？

李 白 我没告诉过你 ,二十年前在贺兰山 ,郭子仪误了军令判了死罪 ,是我救了他！是我！

宗 琰 (喜极而泣)夫子得救了!

韩 娘 谢天谢地!(与宗同泣,少顷)可是,你伤透了腾空道姑的心,她不会去找郭元帅了!

宗 琰 (心一沉,复毅然决然)我去!

韩 娘 (一惊)你?一个人去?一个女流……

宗 琰 (点点头)你给我收拾行装,我这就去!

[韩娘迟疑着,宗琰欲往外走。

李 白 (猛然)回来!

[宗琰止步。

李 白 你不能去!

宗 琰 (惊疑)你担心我餐风露宿?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担心郭子仪不敢过问?

李 白 (摇头,不无痛苦地)郭子仪既然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平乱大业就系在他一人身上,不能因为我的案子连累了郭子仪,危害了大唐江山,不能!不能呵!再说,人生在世施恩岂为图报,索恩近乎无赖!

韩 娘 可先生你怎么办呢?

李 白 (自信地)我没有罪!他们迟早得放了我!

宗 琰 (猛然爆发)不!我不能听你的!不!不!(往外走)

[幕后传来传讯声:“带犯人!”

[宗琰、韩娘一脸惊怖。

[似乎不远处影影绰绰一队犯人披枷戴锁走过,银铛镣铐的鏖鏖声十分清晰且节奏分明。

[狱吏打开李白囚室的栅栏门。

[宗琰、韩娘扑向栅栏,哭倒在地……

四

〔接前场。〕

〔浔阳宋康祥行辕大堂。毗邻是监狱。〕

〔宋康祥正在审案。两厢有军士执戈矛侍立。主书伏案书记。惠仲明、栾泰及祁五、贺十三、屈大均囚服，分列跪地。〕

屈大 我在永王幕府也是个挂名的参谋，永王也从来没有找我要过主意。

宋康祥 你也不想谋个前程？

屈大 不想。前面有人挡着道……

宋康祥 谁？

屈大 惠司马！

〔惠仲明忽抬头，欲回顾复低头。〕

宋康祥 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图谋吗？

幕僚们（同声）没有。

宋康祥（拍案）大胆！

屈大（惊慌）大人息怒。我想想，这图谋嘛，是有那么一点……

祁五 屈大惦记着永王收藏的兰陵王面具。

屈大 祁五总想偷走永王的王羲之法帖！

宋康祥 贺十三！

贺十三 我？（看看祁五、屈大）不用你们戴罪立功，我自己说了吧！我是迷上了永王府里一个歌妓，姓常，叫常玉柳……

宋康祥 乌合之众！一旁站着！

〔幕僚们叩头、站起、旁立。〕

宋康祥 栾泰！

栾泰 在！

宋康祥 你封了神鸡童，一定是永王的心腹！

祁五 他有一套斗鸡绝活……

栾泰 也不太绝，就一点小窍门。看来用不上了，我奉献给大人吧！你先把狐狸油熬成膏，要文火，把这膏往鸡冠上这么一抹，再把带锯齿的小铁片往鸡脚上这么一拴，这就齐了！对家的鸡一闻到狐狸味儿，先就发怵，不溜也发蔫，躲不过铁凤爪！我准保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宋康祥 （感慨）邪门歪道，也官居七品！

栾泰 这不新鲜！永王爱玩双陆，有个姓王叫什么名的双陆玩到家了，永王给了个六品！

宋康祥 你就凭着斗鸡绝活成了永王的心腹！

栾泰 是……呵不！永王还喜好男风！嘻嘻，男风，听说这喜好打从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有一个叫龙阳公的……敢情汉高祖、汉武帝都有这个喜好……

宋康祥 （制止）哼！放肆！

栾泰 大人，不是栾泰甘愿作践自己，我是说，神鸡童不过是供人玩乐，要说永王的谋主，真格的那得是惠司马！

〔惠仲明阴沉地斜视栾泰。〕

宋康祥 （摆手）一旁站着！

〔栾泰叩头、站起、旁立。堂前只剩下惠仲明一人孤零零地跪着。〕

宋康祥 永王和圣上本来骨肉情深，被你们这帮幕僚挑唆拨弄，弄得同室操戈！惠仲明，你是永王的第一谋主，知罪吗？

惠仲明 大人，仲明受株连，罪有应得！不过幕府中另有曲折，望大人明察！

宋康祥 讲！

惠仲明 仲明自幼家贫，也曾田间劳作，也曾受人雇佣；后来刻苦读书，在秘书监里做个八品著作郎……

宋康祥 谁叫你背履历写功德史！刚才同僚已经作证，你是永王的第一谋主！

惠仲明 大人，我是去年春天才入了永王幕府的，同他们是一个样的。就因为我比他们勤快一些，永王才提拔我做司马，他们嫉妒我也在情理之中……

宋康祥 你权欲熏心，谋逆的事，你是幕府中始作俑者！

惠仲明 大人错了！仲明在永王面前劝说进谏，忠言不断呀！同僚不知底细，只想当然，也是有的，大人却不能同他们一般见识！

宋康祥 诡言狡辩！

惠仲明 大人已经搜查了幕府的公署私宅，敢问大人，永王案上可有仲明起草的公文？仲明家中可有永王赏赐的珍宝？

宋康祥 密谋策划，要什么公文？珍宝藏，又谁能知道？你招供吧！

〔惠仲明忽然仰天大笑。一座相觑。〕

惠仲明 人都说宋中丞明察秋毫，原来也是一个昏官，专以子虚乌有判案！这样看来，仲明无供可招情愿一死！（径自站起，向门外走去，仰天长叹）悔不该当初没有喝下永王赏赐的毒酒！

宋康祥 回来！你啰嗦什么？

惠仲明 当初永王楼船东下，派人赐我宫廷美酒。如果那时候死了，也就清白了！

宋康祥 你怎么知道那宫廷美酒是毒酒？

惠仲明 酒坛落地，狗舔吃以后，中毒死了。

宋康祥 谁能作证？

惠仲明 李白！

宋康祥 (沉吟)带李白！

〔李白囚服由二军士押送，昂然而入。他看见惠仲明等一个个身着囚服，且蓬头垢面，心中几分哀悯夹杂几分快意。他走上前去，向宋康祥一揖。

宋康祥 为什么不跪下？

李 白 (昂首挺胸)天生膝盖不能弯。

宋康祥 哦？恐怕古往今来没有这样的人吧？

李 白 有！三国时候巴郡太守严颜说过，巴郡有断头将军无屈膝太守！蜀汉大将魏延别说屈膝，连脖颈都不能回！

宋康祥 (笑)杜撰！陈寿的《三国志》上没有记载吧？

李 白 史书没记载，百姓有传说，那魏延一回头，马岱手起刀落，以此推论。

宋康祥 (笑)百姓传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回头不得。你呢？

李 白 李白腰间有傲骨，屈身不能！

宋康祥 (微笑点头)好吧，你就坐下。

〔李白傲然就座。

宋康祥 你见过永王赏赐惠仲明的御酒吗？

李 白 见过，那是毒酒！

宋康祥 怎么知道？

李 白 狗舔吃了，中毒死了。

惠仲明 大人，仲明决不是煽惑永王作乱的谋主呀！

栾 泰 (高喊)李白是谋主！

李 白 (站起，怒视)卑鄙！

宋康祥 (示意李白坐下，对栾泰)刚才你说是惠仲明，现在又说是李白！

栾 泰 是这样的：先是惠仲明，后是李白。永王费了一番心思才把李白招来，李白一到，就把自己比作诸葛亮，什么谢安石，那还不是谋主呀？大谋主了！

李 白 （苦笑）我是个笔和剑并用的人，可是永王只想用我的笔为他歌功颂德，并不想用我的剑为国家尽忠效命，更别说听从我的规劝了！

宋康祥 你曾经规劝过永王？

李 白 是的，我劝他要明白君臣之道，要守大节尽忠尽孝，谁知他……

宋康祥 哦？在场还有谁？

李 白 惠仲明在！

宋康祥 惠仲明，你能作证？

惠仲明 （少顷，摇头）我不在场！

李 白 你？（猛然站起）

惠仲明 宋大人，李白和永王密谈，我们手下人是不能窥探的呀！

栾 泰 大人，李白才是永王的心腹！我想起来了，他还受了永王五百金的贿赂！

李 白 （怒形于色）那不是贿赂，是润笔！就因为我的话不中听，他才用五百金打发我走！（悲怆地）他在藐视我，藐视我的人格！我把钱袋扔在惠仲明的官署，拂袖而去！

宋康祥 （对惠仲明）是这样吗？

惠仲明 （面无表情）记不清了。

〔李白瞠目结舌，颓然跌坐。〕

宋康祥 贿赂也罢，润笔也罢，你为永王写了些什么？

李 白 为他起草讨安禄山檄文……

宋康祥 （急问）文稿在哪儿？

李 白 (一愣神,垂下头来)让我撕掉了……

[惠仲明长吁一口气。

李 白 (忽抬头)写檄文时候,这帮人都在!

栾 泰 没有的事!大人,李白狼子野心哪!他家世代商人,却要冒充本朝宗室,说自己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天枝帝胄!

屈 大 他给儿子取名伯禽,谁不知道周公的儿子就叫伯禽,是诸侯王呀!

贺十三 他还是个酒色之徒!前妻死后他勾引过东鲁一个良家女子!后来又和一个姓刘的寡妇合灶,不到一年又把人家给甩了!

祁 五 对!他的诗里十句有九句不是酒就是女人,趣味低下,格调粗俗,言词下流,不堪入目呀!

李 白 (脸色煞白,浑身发抖,拍案而起,全部愤怒迸出三个字)王八蛋!

栾 泰 嘿嘿嘿,大文人怎么骂起街来了?

[宋康祥一拍惊堂木,蓦地鸦雀无声。

李 白 别以为李白头朝下,就什么屎盆都往我脑袋上扣!
(缓缓坐下)

[静场。一军士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一军士 大人,大人,李白的妻子闯公堂了!

宋康祥 叫她出去!

一军士 她进来了!

宋康祥 叫她……

[宗琰从容走来,大大方方走到椅子跟前。

宋康祥 ……坐下吧。

[宗琰像贵宾一样就座。

宋康祥 你来为李白辩护……

宗 琰 是的。我想大人办案的主旨 ,无非查明永王作乱的谋主……

宋康祥 这是本官公务 ,不劳动问。

宗 琰 (一笑)大人 ,大凡称得上谋主的 ,一要高官重任 ,才可以参预机密 ;二要贴身侍奉 ,才可以随时策划。对吗 ?

宋康祥 嗯……

宗 琰 李白从入幕到现在 ,永王始终没有授他官职……

李 白 是的。

宗 琰 李白入幕几个月 ,和永王见面只有三次 ,交谈不过十几句话 ,又在大庭广座之中 ,纵有谋逆作乱的心肠 ,也没处说呀 !我想大人军中也设幕府 ,大人手下也有智囊 ,如果李白定为谋主 ,敢问大人军中手下有这样既无官职又不贴身的谋主吗 ?

〔李白渐渐听呆了……〕

栾 泰 大人 ,她是他老婆 ,自然要给他择得干干净净啰 !

宋康祥 李白虽无官职 ,也不贴身 ,可是他有一支笔 ,可以扫千军、扛九鼎 ,至少可以昭示永王称帝之心 !

宗 琰 有凭据吗 ?

宋康祥 (对主书)呈上来 !

〔主书呈上《永王东巡歌》。〕

宋康祥 李白 ,《永王东巡歌》可是你写的 ?

李 白 是。我在诗中笔锋直指逆胡安禄山 !

宋康祥 第九首说永王胜过秦皇汉武 ,又把永王比作本朝太宗文皇帝 ,什么用意 ?

〔一座惊呆 ,唯惠仲明强作镇定。〕

李 白 没 ,没有呀 !

宋康祥 你自己看吧 !

李 白 (阅稿 ,大惊)不是我写的!

栾 泰 刚才还说是你的大作 ,怎么转眼不认帐了!真不是个东西!

李 白 这第九首不是我写的!

〔宗琰取过诗稿 ,一页页翻阅。〕

李 白 大人 ,第九首决不是李白手笔!诗贵立意 ,立意 ,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 ,诗的上品才高气逸、格清调雄 ,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气急败坏)这首诗直白浅露 ,用典比事不伦不类 ,遣词造句鄙陋粗俗 ,气韵荡然 ,文采丧尽 ,这 ,这哪里是李白手笔!(捶胸顿足)

宋康祥 稍安勿躁。

宗 琰 (猛然有得)大人 ,李白写的《永王东巡歌》一共十首 ,这里却是十一首 ,显然这第九首是多出来的!

宋康祥 (警悟 ,仿佛自语)为什么就写十首?

宗 琰 十首是个定数。自《诗经》大小《雅》以十首为一“什”以来 ,诗家奉为定法……

李 白 (亦警悟)不错!前几天我在狱中写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也是十首!

宗 琰 第九首一定是伪作 ,是幕府中人伪作!

〔宋康祥目光扫视幕僚们。〕

栾 泰 反正我不会写诗!

幕僚们 我们也不灵!

宋康祥 惠仲明你看看是谁的笔迹?(递稿)

惠仲明 (一副认真辨认的样子)是永王幕府录事的笔迹!他擅长篆书。

宋康祥 录事在哪?

惠仲明 被永王误杀了!

宋康祥 诗稿是谁给录事的？

惠仲明 我。

宋康祥 你能证实这第九首不是你的伪作吗？

惠仲明 能！如果仲明那样颂扬永王，永王是不肯加害我的。

宗 琰 大人，但凡一代枭雄往往孤家寡人，刚愎自用，纵然有一二心腹，相处日久也会生疑，知情过多的人难免要被灭口！

惠仲明（狠狠看了宗琰一眼）遗憾的是李白诗稿送来已经十一首了！

李 白（气极复悲怆）那不是我的神韵，不是我的格调，决不是！譬如富家子弟，即使醉梦之中胡言乱语，也不会说出叫化子的话来！

宋康祥 惠仲明，你敢肯定原本就是十一首？

惠仲明（一口咬定）确凿无误。

〔一时陷入僵局。〕

宋康祥（挥手）下堂去吧！（指李白）你留下。

〔一干犯人被押出公堂。唯宋康祥、李白、宗琰三人在堂。〕

宋康祥（离座）太白先生！你受苦了！

李 白（难以置信，木讷地）大……人！

〔宗琰亦惊呆。〕

宋康祥 本官派人明察暗访一个月了！难道先生没看出来，本官是要营救先生的。

〔李白、宗琰不知如何答对。〕

宋康祥 只是先生的《永王东巡歌》流播大江南北，那第九首……（低声）龙颜震怒呀！

李 白（醒转）大人，那第九首确实是别人伪作！

宋康祥 眼下无法查明 ,(踱步)看来只好迂回文字 ,为先生上表免罪!

李 白 (惊喜而痴迷)免罪?

宗 琰 大人!(急急跪拜)

宋康祥 (急扶)夫人 ,康祥仰慕先生诗才 ,如果真能为苍生、社稷保全绝代奇才 ,康祥将不枉此生了!

李、宗 (感激涕零)大人哪!

宋康祥 事不宜迟 ,先生动笔吧!

李 白 我?代大人起草?合适吗?

宋康祥 就写《为宋中丞自荐表》。

〔李白、宗琰相视 ,有些犹豫。

宋康祥 康祥派人打通关节 ,先生挥毫吧!

〔李白点头 ,奋笔疾书 ,文不加点。

宋康祥 (一页页阅稿)先生不愧谪仙人 ,人间哪有这样的奇才!(阅至末页)“属逆胡暴乱 ,避地庐山 ,遇永王东巡随行……”哦 ,“遇永王东巡随行……”先生 ,我改一个字 ,“随行”改为“胁行”。

李 白 胁行 ,胁迫随行……

宗 琰 那就是永王强制 ,李白被迫……

李 白 可我不是被迫的呀!

宋康祥 千古文章 ,褒贬之间往往就在一字增损!(笑)先生不是太白是太迂 ,太迂阔了!毕竟不是官场中人呵!

李 白 (亦笑)是太迂 ,太迂阔。那就……(看宗琰 ,宗琰点头)胁行!(提笔修改)

宋康祥 (收拢文稿 ,对内)主书!

〔主书应声跑来。

宋康祥 (交稿)立刻抄录 ,快马飞送京城!

〔主书应声持稿入内。〕

〔李白、宗琰相视，疑为梦寐。〕

宋康祥 该惩办的是惠仲明那样的人！而对先生，康祥一门心思为先生洗刷！

李 白 （再度涕零）中丞大人！

宋康祥 康祥字长乐，先生就称我长乐吧！

〔李白唯唯。〕

宋康祥 希望先生免罪之后，能容我登门求教，与先生诗酒交欢、纵论天下英雄！

李 白 （引为知己）长乐兄，如果封疆大吏都像你这样，天下豪士俊杰能不闻风而至、血写春秋？！

宋康祥 等案件了结，我一定举荐先生入朝为官！

宗 琰 不！不！免罪足够了！

李 白 是，是……

宋康祥 （一笑）当然，这还要听凭圣上卓裁。先生有一位贤内助呀，比起汉朝才女蔡文姬营救董祀，毫无逊色！难怪宗夫人和文姬夫人同名！

宗 琰 大人过奖了！

宋康祥 摆酒！为先生和夫人压惊。

〔李、宗相视愕然。〕

〔幕后传来尖细的声音：“圣旨到！”〕

宋康祥 （大惊失色）呵？这么快！（急急正冠，疾步走出门去）

〔幕后传来宋康祥的声音：“臣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宋康祥接旨！”〕

〔李白、宗琰紧张地等待着……〕

〔宋康祥手捧诏书走进门来。〕

宋康祥 （高声）在押犯人听诏！

〔惠仲明、栾泰、祁五、贺十三、屈大蹒跚而来，并李白，一齐跪地。宗琰趋避。〕

宋康祥（读诏）“诏曰：朕以孝治天下，今太子册立，恩泽及于四海，特颁大赦令。浔阳狱内除李白外，尽行赦免！李白谋逆，罪在不赦，念及前功，减罪一等，长流夜郎！诏至之日，取道巴蜀，赴流所……”

李 白（站起）长流夜郎！

众囚犯（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惠仲明等欢欣雀跃，奔出门去，唯闻一片镣铐响。〕

〔宗琰哭奔过来，抱住李白，泪尽沾衣……〕

李 白 长流夜郎！（伏地悲号）太上皇呵！

宋康祥（上前搀扶李白，唏嘘太息）晚了！晚了！遗恨千古呀！太白先生，这是天意，天意呀！康祥无力回天，愧对先生了！（少顷）按照唐律，流刑三千里，杖一百……

李、宗（惊呼）杖一百？

宗 琰 杖一百还怎么赴流所呀……（悲泣）

李 白 也好，死在杖下，免得跋山涉水，做个孤魂野鬼！

宋康祥（踱步、沉吟）我让主书写上，李白狱中染病，病体难支，这一百杖……康祥做主，免了！

宗 琰（缓缓跪地）大人！

李 白（木然）谢大人！

宋康祥（高喊）孙二！

〔孙二应声走进。〕

宋康祥（对李白）孙二是我派到监狱里去的，我还让他押送你上路吧。（对宗琰）夫人，诏命不能耽搁，赶紧为太白先生收拾行装吧！

〔宗琰含泪应声走下。〕

李 白 宋大人 ,李白平生从不低三下四求人 ,今天我要求大人了 !

宋康祥 康祥一定尽力 !

李 白 李白走后 ,请大人多多体恤李白家小。

宋康祥 先生只管放心上路 ,你走后我给沿途州府修书数封 ,请他们多多照拂。

〔宗琰、韩娘手持简单行李走进。〕

韩 娘 (哭奔过来)先生 ! (跪地)

李 白 (扶起韩娘)韩娘 ,我拖累你了 !

韩 娘 苍天有眼 ,教先生路上平平安安吧 !

〔宗琰含泪为李白系好包袱。李白与孙二走到一起 ,宗琰与韩娘站另一边。〕

李 白 大人 ,此去夜郎走湘黔还是走巴蜀 ?

宋康祥 取道巴蜀。

李 白 (惊呼)呵 ?

宋康祥 (出示诏书)上面写着呢 ,“取道巴蜀 ,赴流所……”(悄然而下)

李 白 蜀道难呵 !

〔幕后高腔骤起 :“蜀道难^哪—— ! 难于上青天^哪—— !”〕

〔宗琰缓缓走向李白 ,解下李白身上包袱 ,将包袱系在自己身上。〕

宗 琰 (轻声)夫子 ,我跟你走 !

〔李白泪雨滂沱 ,哽咽不能成声〕

歌声 :

不忍别 ,还相随 ,
相随直到夜郎西……

韩 娘 (猛然上前)阿琰,你不能去!

〔宗琰轻轻将韩娘推开。〕

韩 娘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入列)

宗 琰 韩娘!(抱泣,忽正色)难道你不希望我们回来时候有个家吗?(猛然推开韩娘)

〔韩娘掩面而泣。〕

〔李白、宗琰、孙二缓缓前行……〕

〔歌声复起……〕

五

〔当代歌者弹琵琶而歌:〕

巴山耸作峻嶒骨,
川江泻出纵横才。
逐客尘埃羁蜀道,
诗魂烂熯月徘徊。

〔一年后。暮春。〕

〔长江之滨。〕

〔夜幕初降,山高月小。〕

〔纪许氏偕孙小纪刚正在祭江。无非香烛纸马之属,唯大酒坛分外显眼,上贴方形红纸,大书“玉浮梁”。〕

〔月色胧明,渔火点点。一叶小舟驶靠江岸。孙二系舟,扶李白、宗琰上岸,复搬行李。〕

小纪刚 (抬头望月,用川音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

〔李白一惊,寻声前行。宗琰随行。〕

小纪刚 (背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 白 (惊喜)李白呀李白,你的诗并没有从大家的记忆里抹掉!(复前行)

纪许氏 (从酒坛里舀出一勺酒,倾入碗内)这是先生最爱喝的玉浮梁。(跪地,将酒碗举过头顶)这碗酒敬先生好诗才!(站立)先生你生前万万不会想到,朝廷里会有人奏请皇上要毁掉你的诗!可这是秦始皇也办不到的。瞿塘峡有先生《蜀道难》的石刻,大家都跑去摹崖拓诗,山道上人来人往,灯笼火把红了半边天!先生,大家心里头有你呀,你把这碗酒喝了吧!(酌酒江上)

李 白 (欣喜)看,李白到底是李白!(环顾自身,喜极而悲;回望宗琰,亦悲喜参半,泪光莹莹)

纪许氏 (复舀一勺酒,倾碗内,举碗过顶)这碗酒敬先生好人品!先生你亲近老百姓,一心向着大唐,在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些权贵面前你不低眉不弯腰……

〔李白忽然有惶惑不安之感。〕

纪许氏 天下人都敬重先生刚眉傲骨,不做乌纱帽的奴,是个堂堂大丈夫!

李 白 (再也抑制不住,走了过来。痛楚地)不!李白不全是那样。他有刚眉傲骨,也有奴颜媚态……

纪许氏 (大惊)你是什么人?

李 白 我……(欲言又止)

纪许氏 (愤然)你怎么能这样糟蹋太白先生?

李 白 唉!世人并不知道李白多次求官呀……

纪许氏 读书人想替百姓做点事,不当官又有啥法子?

李 白 可是李白为了求官,曾经给荆州长史韩朝宗写过什么样的信呵,说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分

明是阿谀奉承！前年，李白入了永王幕府，还写了《永王东巡歌》，为永王歌功颂德！去年，在浔阳监狱，李白为了免罪，替宋康祥代笔，有些话说得也不大老实。李白呵李白，你是个大俗人，俗不可耐的人呵！（声泪俱下）

纪许氏（气得发抖）你！……

李 白 我说的都是实事！

纪许氏 好！好！就算你说的是实事！你该知道乱世做人不容易呀！大丈夫能屈能伸，以屈求伸，有什么不对？石头缝里冒出的硬芽儿，就是扭弯了些枝枝叶叶，也是朝上长的呀！

李 白 不是这样的，不是……

纪许氏（大怒）你这样苛求太白先生，你安的什么心！（怒极而泣）先生已经过世了，还有人不依不饶！人呵，你就不能厚道点吗？（含泪怒骂）你！你滚吧！滚得远远的！

小纪刚（扬起小拳头）我要揍死你！

孙 二（气急，不顾宗琰劝阻冲上前去）你这老婆子！我们先生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咒念他？

纪许氏 你说什么？你们先生……

孙 二 他就是李白，李太白！

纪许氏（一惊，旋即否定）不对！太白先生判了长流夜郎，走湘黔，过洞庭湖翻船落水，他追着屈原大夫去了！

〔一座无言。一天明月魂翩跹。〕

纪许氏 我见过太白先生。十年前老头子活着时候亲手为先生酿酒……（复看李白，已须发皆白）你不是！（摆手）你走吧，走吧……

〔孙二欲驳，宗琰制止，与李白走开去。〕

〔纪许氏酌酒江上。〕

〔幕后喊声：“太白先生！等一等！”众人一惊。衙役匆

匆跑来。

衙 役 奉节县太爷有令 ,太白先生不用赶到县城 ,就在白帝城赤松道院安歇。(递过包袱)县太爷送给先生御寒的衣衫。

李 白 谢谢奉节县令。

纪许氏 (拉过衙役)他是哪个太白先生?

衙 役 还有哪个?天底下只有一个李白 ,李太白!

纪许氏 (大惊诧)他不是取道湘黔……

衙 役 取道巴蜀!这不 ,白帝城是逆江上水最后一站 ,离了白帝城 ,就要往南入黔中道去夜郎了!(走下)

纪许氏 (如梦寐 ,辨认)你是……

李 白 李白。

纪许氏 (倒身下跪)先生恕罪!

小纪刚 (亦跪地)太白爷爷!我刚才还想揍死你……(哭了起来)

[宗琰扶起纪许氏 ,李白扶起小纪刚。]

纪许氏 你是……

孙 二 宗氏夫人!

纪许氏 (复跪泣)夫人恕罪!

宗 琰 (急扶、亦泣)夫子 ,我们应该谢谢阿婆!

李 白 (点头)阿婆呀 ,你让我看见了一天明月!

[月光猛然朗照。]

纪许氏 先生 ,我们家姓纪 ,过世的老头子就是你诗里写的那个纪叟!玉浮梁……

李 白 (不胜感慨)呵!纪叟!纪大兄!你到了另一个天地去了 ,还在酿玉浮梁吧?你说什么?那里没有李白你卖给谁?……(突然抱起酒坛)我都买下了!咱老哥俩喝吧!

纪许氏 (含泪舀酒)先生喝 ,喝 ,玉浮梁……

小纪刚 祖母,这碗酒得我来敬!(端过酒碗)我敬,敬太白爷爷……是神仙下凡!

〔一座破涕为笑。〕

李 白 小友呀小老乡,我可不是神仙!

小纪刚 你是你是!大家都说你是得罪了玉皇大帝才贬到我们人间来的,是吗?

李 白 哦哦!我到处得罪人,现在又贬到夜郎去了!

小纪刚 夜郎?(笑)夜郎自大!

李 白 是是!李白狂傲自大,到夜郎好好改掉自大的毛病!

小纪刚 太白爷爷别发愁!

李 白 呵呵,爷爷不发愁!

小纪刚 我陪你喝!(自斟酒,背诵)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 白 (笑)好好!与尔同销万古愁!(把小纪刚抱了起来)

小纪刚 (忽问)爷爷,怎么就叫万古愁?

〔李白顿时百感交集,缓缓放下小纪刚。〕

纪许氏 (拉过小纪刚)先生别在意,小孩子不懂事!

李 白 (惨然)问得好!(对宗琰)问得好!

宗 琰 (善为解人)夫子,古人讲诗无定解。

李 白 是呀,诗无定解。小友呵小友,你叫爷爷怎么解释呢?(猛然倾杯而尽)万古愁!万古愁!哈哈!万古愁呵!

六

〔一个月后。初夏,黄昏后。〕

〔夔州奉节县白帝城。〕

〔在江涛声中,纤夫的号子失去往日的雄浑:〕

(领)天边外哟，

(合)嗨哟！

(领)夜郎国呀，

(合)嗨哟！

(领)会得入哟，

(合)嗨哟！

(领)不得出呀，

(合)嗨哟……

〔赤松道院外，宗琰坐在残碑墩子上，身旁有诗稿和两双自编的草鞋。她正在试草鞋……〕

〔孙二拿着一张旧兽皮跑了上来。〕

孙 二 (兴冲冲)夫人！

宗 琰 (打起精神)孙二！来试试！（取草鞋）这双是先生的。这双是你的！

孙 二 我用不着。（抬脚）铁脚板！夫人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宗 琰 我……有！（硬让孙二试鞋）

孙 二 (感动地)夫人！（穿鞋，走几步）合适！合适！（急脱鞋）夫人，听人说，去夜郎的路上尽是大山，一天变好几个节气，先生病了一个月，病刚刚好，明天又要上路……（见宗琰神情黯然，急忙打叠精神）夫人，我跟山下人家淘换了一张旧皮子，你好歹来几针，先生就有件皮坎肩了！

宗 琰 孙二心眼真好！（取过皮子，观察量度，用剪刀剪，却剪不动）

孙 二 我来！（取过剪刀，费了半天劲）嘿，剪下来了！（忽然想起）可惜先生的剑没了，要不，一剑就成！

宗 琰 (笑)夫子那把剑没福气，连这用场都派不上！

〔衙役高喊：“太白先生！”夹着包裹上山。〕

宗 琰 是差官呀 ,先生八成又去看月出啦 !

〔山头上 ,白的光环。众人仰望着。〕

衙 役 夫人 ,我们县太爷今晚上要来给先生送行。

宗 琰 (意外)送行 ?

衙 役 你们离了白帝城 ,往南那段路可惨了……

宗 琰 (少顷)你们县太爷叫什么名字 ?

衙 役 县太爷嘱咐 ,不用通名讳 ,见了面就知道了。他让我先传个话 ,还有衣裳、干粮。(递包裹)

宗 琰 我替先生谢谢县太爷了 !

〔衙役告辞。〕

宗 琰 这县太爷可真怪 !说他好心 ,他几次三番催促上路 ,说是怕误了行期 ;说他歹意 ,他接长不短送东西……一个月了就是不肯露面 ,临要走了又偏来送行……

孙 二 准是先生从前的朋友 ,旧情没忘 ,又怕沾包丢了乌纱帽 !

〔吴筠内喊 :“太白先生 !”〕

宗 琰 又是谁来了 ?

孙 二 平时比衙门还肃静 ,今天怎么啦 ,踏破山门 !我去看看 !

〔吴筠踏歌而来 :“方外清音皆自然 ,管无孔兮琴无弦……”他依旧道袍、斗笠、酒葫芦。〕

吴 筠 嫂夫人 !

宗 琰 (惊喜)吴道士 !孙二 ,快找先生去 !

〔孙二应声而去。〕

吴 筠 (看见草鞋、皮坎肩)你们这是……

宗 琰 明天就要上路……

吴 筠 去夜郎……(虽在意料 ,毕竟惊心。故作诙谐)嘿 ,来

早不如来巧！

宗 琰 你请坐……

吴 筠 （见只一残墩）我喜欢站着。（蓦见诗稿）太白的诗？
（取诗稿看）

宗 琰 他一路上做的，我替他收着，也时常拿来读读。

吴 筠 （阅诗）……这落款“海上钓鳌客”是太白兄天宝二载在长安起的别号。“海上钓鳌客”……哎呀，太白兄如今身处蓬蒿，还忘不了海上钓鳌！好！好！

宗 琰 只怕是夫子自嘲吧！

吴 筠 哦对对！知李太白者，还是宗氏嫂夫人！

〔孙二跑了回来。〕

孙 二 先生来了！

〔宗琰、吴筠回望。山间一轮明月，李白仿佛从月中走下……〕

李 白 （突然飞跑）吴兄！

吴 筠 （上前）太白兄！

〔四目相对又惊又喜，茫然如堕烟雾。〕

李 白 （恍如隔世）天半行云，山中流水，松间明月，江上清风……

吴 筠 无往而不相逢！

李 白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吴 筠 这不，见到了！朋友的名字总是月光。

李 白 说得好！当年我们在石门旧居相识，就是这样的月光；天宝年间我们在长安酒楼上畅饮，也是这样的月光……

吴 筠 前年在浔阳江头我送你去永王幕府，也还是这样的月光！

李 白 （感喟）月光亘古不变，人间却沧海桑田！想当年我初

出夔门，本想济苍生安社稷，可结果处处碰壁；天宝年间我待诏翰林院，满以为可以实现抱负，又被一帮奸臣排挤，落得个“恳求归山”；这次，嘿，仅仅三个月，笔没秃，剑没磨，就稀里糊涂进了监狱，别人全放了，独有我“遇恩不沾”！一腔热血换来了长流夜郎！（悲愤难抑）

吴筠（忽然大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李白（惊诧）什么？

吴筠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果然心如明月，身外浮云，不扫自消！

李白（不满）好洒脱呀！难道你没看到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已经成了囚徒！

吴筠（平静地）有减损必有增益！

李白（忿然）可我只有减损！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吴筠 起居无定所，随处有花香！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人生如白云在天，静静地飘着，物我两忘……

李白（反唇相讥）那么“鸟倦飞而知还”，应该是一种返璞归真了！

吴筠 对！我一直等着你倦飞而还。

李白 谢谢！我做不到！（远望）呵，一个月前就在这长江边，有人为我祭酒，十岁童子能把我的诗倒背如流！

吴筠（大笑）天下能把李白的诗倒背如流的何止一个童子！道可道，非常道，无欲无求，生亦非喜，死亦非悲，一切顺乎自然！

李白（动容）哼，你千里迢迢是来嘲笑我是个俗人！

吴筠（不动声色）惟清静能脱俗。

李白 你能清静，我不能超然！好吧！你当你的神仙，我做我

的俗人！囚犯！（背吴筠而立）

宗 琰 （不知所措）夫子！

孙 二 （亦惊慌）吴道士！

〔衙役上山。

衙 役 奉节县令上山拜会先生！

〔吴筠不动声色走开去。

宗 琰 （追过去）吴道士，你不能……

吴 筠 （摇头）方外人不拜世俗官！（一揖，径自走下去）

宗 琰 孙二，快把他追回来。

〔孙二应声追下。李白茫然。

〔惠仲明独步上山，挥手示意衙役回避。

惠仲明 太白先生久违了！

〔李白、宗琰大吃一惊。

李 白 你是……

惠仲明 奉节县令惠仲明。

李 白 （骤时火冒三丈）不认识！

惠仲明 （早有准备）先生受苦了！唉！宦海无风三尺浪！仲明本不想再入官场，只因圣上钦点，天命不可违！（见地上诗稿，拾起一阅，欲缓解气氛，凑趣地）这“海上钓鳌客”是先生别号？

李 白 （气不打一处来）犯忌吗？

惠仲明 哪里哪里……（讨好地）哎呀敢问先生临沧海而钓巨鳌，不知道这钓丝该有多长，先生以什么为钓丝？

李 白 （不假思索）以长虹为钓丝。

惠仲明 好！以什么为钓钩？

李 白 以明月为钓钩。

惠仲明 妙！那么以什么为钓饵？

李 白 (怒目而视)以天下无仁无义的势利小人为钓饵!

惠仲明 (悚然,干笑)先生了不起!仲明今晚上山,是来同先生告别的……

[宗琰要过诗稿,纳于袖内。]

李 白 我们已经告别了!

惠仲明 已经告别?

李 白 对!在浔阳大堂上已经告别了!

惠仲明 先生还是那样傲骨刚眉,难得难得!仲明月夜上山,还要告知一个消息……

宗 琰 (警觉)什么消息?

惠仲明 (慢条斯理)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宋康祥大人要来探望先生。

[宗琰松了一口气,李白无反应。]

惠仲明 宋大人派快马带来口信,要仲明转告先生,请先生……

李 白 (不耐烦)县太爷还有什么吩咐?

惠仲明 这?不敢,不敢……

李 白 没有吩咐,那就请吧!我要睡觉了!

惠仲明 是……时候不早了!(自我圆场)免送!留步!(转身冷笑)全然不懂变通之道!(缓缓下山)

[李白焦躁地踱步。]

宗 琰 夫子,入夜了,你大病刚好,明天还要上路,真该歇息了!

李 白 (挥不去一怀愁绪)我睡不着!

宗 琰 那……试试这草鞋和皮坎肩。

李 白 不用试了。你先歇着去,让我自个儿再待一会儿!

[宗琰想了想,收拾起草鞋皮坎肩入内。]

李 白 (走至悬崖上,面对长江,缓缓跪拜)长江!不舍昼夜

的长江！我不能忘记你！这万水争流的夔门，漩涡起伏的滟滪堆，激扬了我多少文字！我不能忘记你！就在这白帝城，我第一次辞别了巴蜀父老，走向神州寥廓的天地！我不能忘记你呀！你的山山水水印下了我的足迹，你用甘美的乳汁，还有恢宏磅礴的阳刚之气，造就了堂堂七尺李太白！……呵不！长江！我必须忘记你！世道难行，如同夔门，人心险恶，又好比滟滪堆！我必须忘记你！还是在这白帝城，我将最后一次辞别巴蜀父老，踏入夜郎蛮荒的绝国！我必须忘记你呀，你的一草一木洒满了我的血泪，你又用香冽的酒使我清醒，使我终于看清了人世的污浊！呵，长江，永别了！从今以后，你和我都将形神两异！除非在梦里，用翩翩的浮想去追寻你往日的三千弱水、十万高山！永别了，长江！

〔宗琰自内出，悄悄行来。〕

李 白 你没睡？

〔宗琰摇摇头。〕

李 白 再过几个时辰就要上路了！（见宗琰黯然神伤，忽然抖擞精神，佯作达观）灵光，人们把夜郎说成野蛮人的地方，其实那都是因讹传讹，细论起来夜郎倒是个好地方咧

……

宗 琰 （茫然）好地方？

李 白 夜郎古称夜郎国，据说，汉朝时候我们老乡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就到的夜郎。那里民风淳朴，没有盗贼，没有徭役，没有尔虞我诈的官场！

宗 琰 （知李白用心良苦，顺着话茬儿）四季作物怎么样？

李 白 嘿！稻米一年两熟，草木长绿不凋，四季都有瓜果，槟榔、木瓜之类你听过可没吃过，林檎、榴莲之类你连听都没

听说过吧？呵，对了！荔枝是果中之王，杨贵妃想吃荔枝，跑死快马嘞！你呢，只要这么一伸手……真是一片乐土呵！“乐土乐土，爱得我所”！

宗 琰（善解人意而强颜欢笑）那我就当杨贵妃，专门给你捧视！

李 白 哎呀，少一个脱靴的……

宗 琰 让孙二当高力士！

李 白 对，孙二，高力士！他那个细嗓子……

〔二人相顾哈哈，却是惨笑。〕

宗 琰 夫子，这其实也是你的一次壮游！夫子登五岳、渡三江，仗剑走天涯，惟独没有去过夜郎！夜郎的风光一定会激发夫子的诗情，夫子又该有佳篇力作了！（下意识掏出诗稿）

李 白 是呀！（拿过诗稿。忽然摇了摇头，慢慢将诗稿揉成一团，欲抛入江中）

宗 琰（急忙夺回诗稿）夫子你怎么啦？

李 白（猛然转身）灵光，我们不要再哄骗自己了！我们都不愿意老死夜郎！

宗 琰（抑不住盈眶热泪）夫子！

李 白 苍天可怜见！只要不死在夜郎，我再也不过问世事了！我后悔呀，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宗 琰 夫子，不说当初了……

李 白（痛心疾首）你和我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出奔走，浪迹天涯，你没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现在又累你随我长流夜郎，我，我对不住你呀！

宗 琰 不！不！夫子，这一年多来，你和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满足呀，我高兴呀！只要能 and 夫子在一起，心相守，魂

相随，夜郎就是桃花源哪！

李白（感泣）灵光！

宗琰（扑怀）夫子！

〔二人抱泣，任热泪流淌。

〔吴筠与孙二悄悄行来。

李白（发现吴筠）你？没走？

吴筠（一笑）我说走了吗？（拿过孙二手中四根竹杖，高高举起）人手一杖！（分杖）

宗琰（感动地）吴道士！

李白（尤为激动）吴兄！（抱泣）

吴筠 夜深了！（解下道袍给李白披上，又解下腰间酒葫芦）肠子里也得加加温！

李白（破涕为笑）吴兄妙人呀！

宗琰 夫子你大病刚……

李白 酒治百病！

宗琰 谁说的？

李白 书上说的。

宗琰（明知杜撰，故问）什么书？

吴筠 嗯……《太白内经》！

〔众人俱笑。李白、吴筠传递着酒葫芦，你一口我一口，行至悬崖边……

〔幕后歌声：

举头青冥天，
低头绿水澜。
有酒邀庄子，
无诗赠屈原……

〔暗转。

〔晨光熹微。

〔白帝山下。

〔李白、宗琰、吴筠、孙二一行行来。

〔惠仲明急急追来。

惠仲明 太白先生！

〔李白一行止步。

惠仲明 恭喜先生！

李 白 (无名火起)滚！

惠仲明 (欲怒)你……(复平静)你听我说呀……

李 白 不要说了！我这不上路了吗？到夜郎！

惠仲明 唉！我告诉过你了，等一等宋大人……

李 白 不必了。你要好心，就替我问候宋大人！

惠仲明 宋大人这就来了！

〔幕后高喊：“宋大人到！”

〔宋康祥疾步走来。惠仲明急让路。军士们随着走来，侍立。

李 白 宋大人！

宋康祥 圣旨下！李白听诏！（打开圣旨）

〔李白脱下道袍，交宗琰，复急急跪拜。宗琰、吴筠、孙二均趋避。

宋康祥 (读诏)“大唐皇帝诏曰 赦李白！”

〔变化过于突兀，一时鸦雀无声，众人均未及反应，空气凝固了。

〔宋康祥缓缓上前扶起李白。

李 白 (难以置信)赦李白……

〔宋康祥出示诏书。

惠仲明 (低声)就三个字？

宋康祥 足够了！

〔李白仍木然站立。〕

惠仲明 恭喜先生……(欲上前)

〔宋康祥示意不要打扰,惠仲明嘿然而退。〕

宗 琰 (上前)感谢宋大人讨来诏书……(欲跪)

宋康祥 (急拦)康祥不敢邀功掠美！是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

李 白 (喃喃地)郭子仪？

宋康祥 郭元帅听说太白先生蒙难,大哭三天,水米不进！他亲自修书上表,拼着全家一百口人的性命为先生作保,又用出生入死换来的官爵赎了先生的罪！

李 白 (猛然爆发)郭子仪呀！(放声大哭,望西北噗咚一下跪倒在地)

〔宗琰、孙二亦跪。〕

宋康祥 感谢圣上英明,皇恩浩荡！

〔宗琰、孙二山呼“万岁”。〕

李 白 (涕泪纵横)肝胆相照,一言九鼎,旷世英雄郭子仪！
(一拜再拜三拜)

宋康祥 (扶起李白)太白先生,现在好了,你又可以大展宏图了！

〔李白下意识地漫应着。〕

宋康祥 你大概还不知道,如今局面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杨国忠死了,杨贵妃死了,高力士也贬罪了！圣上盼望着早日河清海晏,眼下朝廷正在用人之际……

惠仲明 哦？(凑上前来)圣上有口谕？

宋康祥 (佯作未闻)太白先生,我打算上表为先生求官,不知……

李 白 哦 哦……

宗 琰 乌纱紫蟒黄金印已经是过时黄花了！

李 白 哦 哦……宫锦袍、珊瑚鞭早就没了不是？

宋康祥 (思索)宫锦袍……

〔宗琰将道袍披李白身上,为其系好。〕

宋康祥 那就从长计议。夫人,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随从引韩娘上前。〕

李、宗 (惊呼)韩娘！

韩 娘 先生！阿琰！（与宗琰抱泣）谢天谢地,可见到你们了！先生,我这把老骨头是为你们俩留着的,往后好好陪着阿琰过安稳日子,什么官也不当了！天塌下来让大个儿的顶着去！

李 白 呵？是,是……

宗 琰 夫子,我们上庐山屏风叠吧！

李 白 好,好,屏风叠好……

韩 娘 先生的本家叔叔李阳冰托人捎过好几次信,要先生住在当涂。

李 白 好,好,当涂好……

宗 琰 当涂离石门旧居只有几十里路……

李 白 石门旧居？哎,吴兄呢？吴兄在哪儿？

〔吴筠一直望着浩瀚的长江,闹中取静。这时,他微笑着走上前来。〕

李 白 吴兄！

吴 筠 吴兄丢不了！

李 白 当涂？

吴 筠 当涂！

〔二人相视一笑。〕

宋康祥 孙二,这趟差事辛苦你了!你是回浔阳当个狱吏呢还是随我进京?

孙 二 如果大人恩准,我愿终生侍奉先生!

宋康祥 嗯……好!仁者人也!好好侍奉先生,万一有个差池,我可要找你算帐呵!

孙 二 是,是!

惠仲明 (终于上前)恭喜先生遇难呈祥!宋大人,船只现成的,就在江边……

李 白 多承关照。李白一介狂士,冒犯之处请海涵。

惠仲明 哪里哪里,先生为人耿直,向来快人快语,没遮拦,这我还不知道吗?我是一点芥蒂也没有哇!宋大人,我这就去招呼船老大!(走下)

李 白 (望着惠仲明远去的背影,对宋康祥)这个人怎么当上了县令?还钦点?

宋康祥 (轻描淡写)一个小人!蝇营狗苟的小人!(忽一笑)说来可笑!(拉李白至一旁)他居然打听到你的自荐表上“随行”改成“胁行”,还跑到我们上来求官,嘿,意在要挟。

李 白 混帐!哼,在官场里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

〔宋康祥蓦然有些尴尬。〕

李 白 (急换话题)长乐兄,李白卜居当涂了!从今以后一片闲云两只野鹤!

宋康祥 巧了!康祥又兼领江南道观察使,当涂属宣州,宣州归江南道管辖,我进京复命之后就赴任所,后会有期!(拜别而下)

〔随从和军士们退下。〕

〔内声:“上船啰!”〕

李 白 (猛然将草鞋竹杖皮坎肩尽抛江中)走!(发觉少了吴

筠)哎,吴兄!

吴筠 (向李白挥手)我走旱路!当涂见!(径自吟啸而去)
“道袍知有处,度牒走天涯。笠积吴江雪,履香蜀岭花
……”

李白 (摇头一笑)当涂见!(携宗琰、韩娘、孙二向江边走去)

〔朝霞满天。

〔滟滟堆迎面而来,清晰可辨三个大字:“朝我来。”

〔幕后歌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七

〔半年后,一个秋日。这是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即秋社日。社日是古代祭祀社稷的盛大的节日。村民们带着米酒、社饭、瓜果到社稷坛祭神。社日里有田鼓(击鼓)、角抵(相扑)、锦标(射箭)等各种赛事。社日这天,连女人也不做针线女红了,人们借助酒的力量,终于使自己魔鬼般的本性从礼教的胆瓶里释放出来,于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宣州当涂县江边,一个临时堆起的社稷坛。坛上铺着五色土,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坛周竖着旗帜,依东西南北方位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旗。

〔闷雷般“咚咚咚”的鼓声应和着“呜咿呵,呵咿呜”的歌声:

共工之子兮夸父之祖，
名勾龙兮神后土，
饱我五谷兮安我茅庐，
糕酒祭兮达幽都……

〔村民们戴着有如傩戏的面具，环绕着社稷坛狂舞。其中有戴着面具的李白、吴筠和孙二。

〔宋康祥与随从在狂舞的队列中寻觅着……随从摘下一个人的面具，原来不是李白，是孙二。孙二做了个鬼脸，顺手将面具戴在随从头上，笑着把随从推入舞队。宋康祥在孙二的指引下摘下一个人的面具，一看是吴筠。吴筠哈哈大笑说：“宋大人与民同乐吧！”抢过面具给宋康祥戴上。舞队把宋康祥卷了进去。

〔舞队狂呼旋舞，离了社稷坛，望村中而去。只有一个舞者留了下来，他踏着醉步，踉踉跄跄。吴筠、孙二正在纳闷，这舞者猛然摘下面具，是穿着道袍的李白！三人开怀大笑。

吴 筠 明天入道，笃定了？

李 白 红口白牙！道袍都穿了半年了！我跟你三击掌，怎么样？

吴 筠 （摇头）世上没有永久的誓盟。哦！前几天我路过泾县，衙门口贴出了招贤榜。看来你这号人时来运转，又要吃香了！你要入道，可得三思呵！

李 白 呸！花谢花开，与你道士何干！

吴 筠 （一笑）我回石门旧居，恭候你大驾光临！

李 白 要好酒！（大笑，复戴面具，追奔而下）

八

〔紧接前场。〕

〔李白卜居处，茅屋数间，四壁萧然，除了酒具，案上唯一显眼的是李腾空的木鱼。〕

〔宗琰、韩娘在包包打捆。〕

〔社鼓声隐隐传来……〕

韩娘 收拾差不多了！这回他真的想开了……

宗琰 这半年来夫子把世情看淡了！

韩娘 嘿，入道，又不用出家，闷得慌就去云游，这种道士对他的路！

宗琰 就是日子太清苦，拖累了我的乳娘！

韩娘 （搂住宗琰）我算什么？你是宰相的孙女，也走腾空道姑的路……

宗琰 腾空子？（走到案前，拿起木鱼）两年了，打听不出一
点消息……

〔轻轻响起“笃笃笃”的木鱼声，仿佛从虚空中飘来。木鱼声越来越响，却是激越的社鼓声，越来越近……〕

〔赛神舞队来到门前。穿着道袍戴着面具的李白和戴着面具的宋康祥走进屋里，随从和孙二也走了进来。李白、宋康祥摘下面具，开怀大笑。李白将面具戴在宗琰头上，宋康祥也对韩娘如法炮制。又一阵笑声，宗琰、韩娘随舞队跳踏而去。〕

李 白 （高呼）摆酒！

宋康祥 等一等（目示随从）

〔随从去门前把担子挑进屋内，搬上社酒、社糕。孙二

斟酒。

李 白 今天社日要一醉方休！（举杯）

宋康祥 等一等，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宝物……

李 白 什么宝物？

〔门外吵嚷声轰然而起：“看斗鸡啰！”〕

宋康祥 哎？圣上明令禁止斗鸡，怎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对孙等）去看看！

〔孙二、随从应声出门。〕

李 白 长乐兄，喝！

宋康祥 好，干！

〔二人一饮而尽，又争着为对方斟酒。〕

〔孙二急急回屋。〕

孙 二 是一个浮梁茶商出高价看斗鸡！

〔随从带着醉醺醺的栾泰走来。〕

栾 泰 （惊呼）太白先生！你……宋大人！

李、宋 （一愣）栾泰？！

〔栾泰不由得腿一软，欲跪，见微服的宋康祥似无恶意，急忙用手掸掸衣裤，以掩饰一时的失态。〕

李 白 （感慨）真是山不转水转，太巧了！

栾 泰 （来神）还有更巧的呢！惠仲明这家伙由夔州奉节县令一蹦蹦到你们宣州当刺史……

李 白 （深受刺激）惠仲明又升官了！这种人怎么就该一辈子当官？还越当越高！是哪个混帐东西提拔他的？！

〔宋康祥佯作摇头叹息。〕

栾 泰 呃呃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听说这家伙已经死了！

李 白 （一惊）死了？

〔宋康祥不动声色。〕

栾泰 听说犯了什么案子 ,就地斩首……

李白 是真的 ? (征询地望着宋康祥)

〔宋康祥支支吾吾 ,含糊其词。〕

栾泰 还听说他临死前来真格的了 ,说他对不住太白先生……

李白 哦 ?

栾泰 说那《永王东巡歌》第九首是他无心的伪作 ,阴错阳差做成了先生的冤狱。

李白 呵 !

栾泰 (讨好 ,献计)先生赶紧写篇文章露布天下 ,你李太白没有那……败笔 !

李白 (恩怨俱泯)不必了 !李白常有败笔 ,甚至有马屁文章 !

栾泰 这 ?可先生要不说明白 ,不知情的还真以为那也是先生的货色 ,闹不清楚了 !

李白 古往今来有多少闹不清楚的事呵 !青史上留下的不过一停 ,那九停呢 ,知道它的兴许只有头上的青天 !神鸡童 ,来 ,喝酒 ! (拉其入座)

栾泰 这 ? (略推辞 ,终入座 ,载饮载叹)从前对不住先生 ,栾泰谢罪了 ! (离座欲拜)

李白 (急扶)几点浮萍随着一江秋水漂走了 !来 !喝酒 !

栾泰 (呷一口)宋大人 ,可我这心里总别扭着。先生 ,如今我栾泰手头宽绰了 ,有俩钱 ,如果先生不嫌弃 ,栾泰要补偿…… (掏出钱袋 ,恭敬地奉上)

李白 (猛然停杯怒喝)收起你的臭钱 !

栾泰 (意外一愣 ,尴尬地)先生别这样 !

李白 (拍案而起)你收不收 ?

栾泰 这……何必呢？

李白 (将钱袋往栾身上一掬)你给我走！

栾泰 (亦怒)真不懂好歹！臭钱？怎么臭？你落魄到这步田地还清高？我卖茶，你卖文，高低贵贱都是一个卖；我赚钱叫盈利，你赚钱叫润笔，放入腰包都是一样丁当响的开元通宝！说实话，今天赶上了，我在还我的良心债！良心债！

〔李白垂首，哑口无言。〕

宋康祥 太白兄和你不一样，你是什么人品！

栾泰 大人！你也太小看人了！不是我酒壮人胆，我做买卖赚钱堂堂正正，我比那些倚官仗势赚昧心钱的心里踏实！

宋康祥 (发威)滚！

栾泰 (迟疑)滚就滚……(对李白)不领情拉倒！你闻着发臭，我看着放光！（提着钱袋边走边说）哼！狂什么？你就比我干净？别忘了你是有前科的人！

〔李白猛然站起，又缓缓坐下。〕

孙二 (气急)你是什么东西！（追过去挥拳欲打）

宋康祥 叫他回来！

栾泰 (嘟哝)回来就回来……

宋康祥 (俨然审案)你知罪吗？

栾泰 我，我是说他别那样傻狂傻狂的，免了刑可不算销了罪……

李白 (气急)你！

宋康祥 跪下！给我跪下！

栾泰 我……我没说不跪下……

李白 (摆手)让他走吧！

宋康祥 (大吼)滚！

栾泰 我说过了，滚就滚。（摇摇晃晃）哼，会耍笔杆儿管什

么？早入了副册末等了！（误以为孙二欲追来，急忙溜走）

李 白 （痛苦地）前科……

宋康祥 犯不着跟这种人生气……

李 白 （宣泄地）换大杯！

孙 二 （劝阻）先生！

宋康祥 先生的前程，我已经安排好了……

〔社鼓声骤起，又分明夹杂着马蹄声。

〔宗琰、韩娘持面具匆匆进屋。

宗 琰 夫子，你猜谁来了？郭元帅来了！

李 白 （惊呼）郭子仪！（急奔出屋）

〔宋康祥急整衣冠。

〔郭子仪戎装大踏步走来。

郭子仪 （一见李白，倒身下跪）恩人！

李 白 （相向而跪）元帅！（悲从中来）

〔众人相继跪地。

郭子仪 一别二十年，恩人老了！

李 白 元帅也两鬓霜雪了！

宋康祥 （行至郭子仪前，跪拜）不知元帅驾到……

郭子仪 你是……

宋康祥 卑职宋康祥。

郭子仪 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江南道观察使……

宋康祥 正是卑职。（郭子仪扶起宋康祥）

郭子仪 （扶起李白，凄然）恩人受苦了！

〔一座皆泪。

李 白 （对孙二）重开酒宴！杀鸡待客！

孙 二 是……这？（面有难色）

〔韩娘拉过孙二，急忙张罗。

〔郭子仪、宋康祥、李白依次就座。〕

郭子仪 (对宗琰)夫人请入席。

宗琰 (逊谢)元帅请自便。我不会饮酒。

李白 (笑)她和酒没有缘分。

郭子仪 (坐定,举杯)恩人……

李白 不不！恩人是元帅,就称我太白吧！

郭子仪 就依恩人！子仪有今天,全是太白先生再造！我在军中听说先生卜居当涂,我是带着先生给我的胸怀志向来的,我要对先生倾心吐胆畅叙别后……

李白 我也时常春树暮云思念着元帅,可不知道元帅的大旗在哪里飘扬？这半年来我卜居当涂,就好比烂柯山中,不晓得人世间沧海几度变桑田了！

郭子仪 子仪正要告诉先生。子仪领兵伊始,贼势正凶,如今已大不相同了！安禄山让他儿子安庆绪给杀了,史思明又杀了安庆绪,前不久,史思明又让他儿子史朝义给杀了！叛军内乱不止,已经日薄西山了！

宋康祥 叛军内乱是元帅屡战屡胜所导致的呵！

郭子仪 托先生的福荫,子仪不敢辜负先生的期望。眼下官军对史朝义已经形成围歼之势,这大概是平乱的最后一战了！先生,我大唐山河重光指日可待啦！

李白 (兴奋不已)壮哉！大英雄！（大呼）酒来！鸡来！
〔孙二急捧酒。〕

李白 鸡呢？
〔孙二哑口,尴尬。〕

韩娘 (上前低声)那只鸡前天宰了。
〔声虽小,一座俱闻。李白颓然。〕

宋康祥 (取银两交孙二)今天康祥做东！

郭子仪（阻止，朗声大笑）君子之交淡如水！先生不要介意。

郭子仪 汾阳酒徒！有酒足够了！

李 白（黯然神伤）元帅，李白难于启齿呀！看看灵光头上……

〔宗琰下意识护着发髻。〕

李 白 那支金步摇不见了！她为了生计，瞒着我卖掉了当年的陪嫁！她以为我不知道，我也装糊涂，可这是什么滋味呀？李白堂堂七尺，养活不了家小，还算什么男子汉！

宗 琰 夫子不要说了。你为了生计，强摧刚眉硬屈傲骨，去豪门去市井去凡夫俗子堆里逢场赋诗、赔笑卖文！

郭子仪（动容，大恸）先生落魄是子仪的过错呵！如果早日知道先生蒙冤入狱，何至于让先生长流夜郎！又何至于让先生困顿到这样地步！

宋康祥 元帅，康祥十分内疚！如果不是审案误了时日，下情不能上达，也不至于让先生长流夜郎！

郭子仪 唉！说起来多亏女冠子李腾空……

李 白（惊呼）李腾空？

〔宗琰、韩娘、孙二俱惊诧不已。〕

郭子仪 李腾空在京城四处碰壁，她带着先生的《百忧章》、《万愤词》，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我的营帐！

李 白 原来是这样……

郭子仪 郭子仪只是知恩图报，李腾空才是见义勇为哪！

李 白（急切地）腾空子现在在哪儿？

郭子仪 她奔波跋涉，一病不起，已经……呵，羽化登仙了……

宗 琰（悲泣）腾空子！（凝视案上木鱼）

韩 娘（亦泣）腾空道姑！

李 白（望空下跪）李白深恩负尽了！

〔虚空中轻轻响起“笃笃”的木鱼声……

李 白 (自语)腾空子,一个方外人,尚且这样古道热肠!

郭子仪 (扶起李白)先生请节哀。子仪在汾阳薄有田产,如果不嫌弃,就请先生和夫人到汾阳吟诗作赋,婆娑风月,那里已经没有战乱了。

〔一时静场。

〔李白笑着摇头。

宗 琰 夫子舍不得当涂的山水……

宋康祥 (踊跃地)也好,康祥就在此地为先生添置田产……

李 白 长乐兄你忘了《礼记》上的话,丈夫不食嗟来之食?

宋康祥 那么,今天当着元帅的面,康祥把多年的宿愿说说。太白先生一代奇才,如果不能入朝为官,就是康祥这个江南道观察使的失职……

郭子仪 哎!为官未必定要入朝。太白先生到子仪军中如何?宋大人你说呢?

宋康祥 也好,也好,康祥正好给先生送来一件……(目示随从)

〔随从去担子里捧出宫锦袍。

李 白 (惊呼)宫锦袍!

宋康祥 康祥差不多找遍了浔阳,可惜珊瑚鞭没有下落。

李 白 (捧起宫锦袍)太上皇!(悲号)

郭子仪 先生,圣上已经下旨,要海内各路封疆大吏为国家遴选人才,特别是那些历尽劫难而忠心不二的人才!圣上说,大唐中兴务必做到野无遗贤!宋大人,是这样的吗?

宋康祥 是的,是这样的。

宗 琰 (捧过宫锦袍,置案上)元帅,夫子这把年纪,还是寻个安静的地方为好。

郭子仪 夫人请放心 ,子仪不敢教先生鞍马劳顿 ,只希望明珠重见天日 !

宗 琰 元帅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只是我们已经答应了吴筠道士 ,明天就要去石门旧居入道了 ! (指地上包袱)

郭、宋 (惊愕)入道 ?

郭子仪 (沉吟片刻)既然这样 ,子仪不敢强勉。当年先生赠我玉带 ,激励我为国尽忠 ;今天一别 ,再相逢难了 ,就以这把虹霞剑相赠吧 ,先生见它如见故人 ! (解剑)

李 白 (受剑)多谢元帅 ! (壮怀激烈)李白虽然老迈 ,不杀尽乱臣贼子誓不还家 !

宗 琰 (惊惧)夫子你 ?

李 白 (系好宝剑 ,捧起宫锦袍)看来李白平生的志愿只有在元帅帐中能够实现 !

郭子仪 先生 !呵 ,先生当真要到子仪军中 ,往后先生的衣食住行 ,子仪一定亲自照料 !

李 白 不 !李白为平乱而去 ! (仰望)太上皇 !平乱最后一战 ,李白请缨从军 ,为国家竭尽绵薄 ! (穿上宫锦袍)

〔社鼓声大作。〕

宋康祥 这宫锦袍正好为先生壮行色 !

宗 琰 夫子你该不是心血来潮……

李 白 (摇头)灵光你向来深明大义 ,你会成全我最后一次的。

〔众人望着宗琰 ,良久 ,宗琰含泪不语 ,蓦然转身入内。韩娘随之入内。〕

〔一座尴尬。〕

郭子仪 先生不必勉强……

李 白 李白决心已定 !

郭子仪（少顷）子仪听凭先生的决断，细柳营的辕门永远为先生敞开。告辞了！

宋康祥 康祥也告辞了！

〔李白无语相送。〕

郭子仪 先生请留步。（低声嘱咐）宋大人你可要善待太白先生呵！

〔宋康祥唯唯诺诺。郭子仪揖别而去。宋康祥殷勤地追随而去。随从急追下。〕

〔李白倚门而望。〕

〔宗琰自内走出，韩娘追出。〕

韩 娘 不能答应他！他发疯了，你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宗琰不语。李白、孙二回屋内。〕

宗 琰 重开酒宴，我要和夫子饮酒论诗！

〔众人愕然。〕

李 白 灵光？你从不喝酒……

宗 琰 今天是社日，破例！孙二，摆酒哇！

韩 娘 你？你也疯了？

〔孙二迟疑着为宗琰、李白斟酒。〕

宗 琰 夫子你说什么叫诗？

李 白 这？我写了一辈子诗，可没想过给诗画个方圆。

宗 琰 有人说诗言志，有人说诗抒情，有人说诗是怀时感物、明心见性……

李 白（渐来神）呵还有吴筠说得有趣，他说诗就是酒，酒一浇五脏六腑里里外外全是诗（湿）！（笑）

宗 琰（亦笑）所以杜子美才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不过，我总觉着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字的灵性！每个字都有灵性！它们借着诗人的手，一个个从笔尖跑了下来，排成队，列成

行！

李白 嗯,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夔门滟滪堆上“朝我来”三个字吗?那三个字排在一起就是诗!仿佛主宰天地的神灵!可以让你流波顺轨,也可以让你葬身鱼腹!

宗琰 怪不得远古时候仓颉造字,天落下五谷杂粮的雨,到夜里大鬼小鬼都嗷嗷地哭呢!原来天地鬼神都怕字的灵性让人得了去!所以杜子美又说夫子“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韩娘 (抑捺不住)阿琰!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有心思说什么干呀湿呀神呀鬼呀!

宗琰 (一笑)韩娘,我敬你一杯!(斟酒)

韩娘 (气呼呼)喝!今儿个这一天,上上下下人来人往,说的全是酒话!(酒酣气振)你怎么不为先生想想!六十岁的人了要去从军,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宗琰 西周姜子牙、前汉朱买臣、战国的廉颇、蜀汉的黄忠,还有当朝郭子仪元帅,不都是老来有为的吗?

韩娘 有为个鬼!(影射地)忘了在长安受人挤对的事了?忘了在浔阳蹲大牢的事了?这世道容得了一个书呆子建什么功立什么业!

李白 李白不敢有建功立业的奢望,只是想,平乱最后一战,我不能置身局外!

韩娘 先生你当然知书达理,可是阿琰妇道人家不知进退,你怎么也不替她想想!我们姑娘自打过门后,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她好歹是前期宰相的孙女,可不是小户人家!半年前还跟着你长流夜郎!你为了自己的功名,就忍心又把她扔在家里……(泣不成声)

〔李白低下头来。宗琰忍着泪。〕

孙 二 (上前)韩娘！你和夫人都不知道，先生八成是让栾泰给气的！

宗 琰 栾泰？他来了？他说什么了？

孙 二 他说先生免了刑可没有销了罪，是有前科的人……

韩 娘 放他娘的狗臭屁！

李 白 唉！栾泰不过是说出了别人不肯说出的话！我想从军，不是栾泰激的。不过我得感谢他……

韩 娘 你是傻是癫？你感谢他！

李 白 感谢他让我看清了自己！（苦笑一声）人们总说飘然太白，不！我不是游荡在林间月下的世外人！天下名山大川赐给我的也不是仙风道骨，而是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是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庄子的怒而飞！

韩 娘 (似懂非懂，对李白)那好，你给我倒一杯……散伙酒！
〔李白愕然。〕

宗 琰 (急对孙二)韩娘醉了，你伺候她歇息吧！
〔孙二应声扶韩娘入内室。〕

宗 琰 夫子继续谈诗吧！

李 白 我可没这雅兴了！

宗 琰 也好！（举杯）我为夫子从军壮行色！

李 白 (犹豫举杯)你同意我去了？

宗 琰 我怎么能不同意呢？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是死也要死在边野，马革裹尸……

李 白 (狐疑不定)你真的明白我的心迹？

宗 琰 你是一本书，我读遍了每一页。你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脱手一掷的投枪，年过六十也豪情不减。

李 白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忽觉不对味）可你并不希望我再入仕途……

宗 琰（凄然一笑）今天，先是栾泰一激，使夫子看清了自己，接着又是平乱最后一战的召唤，夫子不能置身局外！太上皇的宫锦袍，郭元帅的虹霞剑，都在鼓荡着夫子的热血，连腾空子的死也意外地激起了夫子入世的雄心！夫子面对这一切，能不慷慨从军吗？

李 白（心事被妻子一一道出，顿生愧赧）面对这一切，我唯独没想到你！你的所求不过是庶民百姓人皆有之的夫妻生活，可我，我只是一味地索取你的体谅！

宗 琰（摇头，少顷）感谢你这半年来一直留在当涂家中……（忽哽咽，背过脸去）

李 白 请原谅我。我也没想到我又会去从军！鬼使神差，我总觉着后脊背上有一根无形的珊瑚鞭在抽打着我！我，我可不是为了功名呀！

宗 琰 你再也不会像苏秦那样去追逐黄金印了！你要做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

李 白（愣神，猛然）我不去从军了，不去了！

宗 琰（一愣）你该不是在说气话吧？

李 白 不，不是的。我这把年纪还能干些什么？一把铅做的钝刀！而那闲云野鹤的生活原本是你和我共同的追求！

宗 琰（惊喜）真的？

李 白（坚定）真的！

宗 琰 好夫子！

〔二人相向而泣。〕

宗 琰（忽然）不！你做不到！你身在仕途的时候，无法忍受官场的倾轧，一旦纵情于江湖，你又念念不忘尽忠报国。你是进又不能，退又不甘！

李 白（颓然长叹）入木三分，入木三分呵！也许我这一辈子

注定这样来回走着！（痛苦地低下头来）

宗 琰 （复归平静，取出诗稿）如果没有这样来回走着，也就没有李白的诗了！富贵没有诗，隐遁没有诗，只有那颗不能安静的心，浇上醉人的酒，才能挥洒出不朽奇文！古往今来，能有几个人得到了字的灵性？夫子你得到了！你让我把这些诗稿编成集子，嗯，就叫《青莲集》吧？人走了，字的灵性陪伴着我……

李 白 （凄然）感谢夫人……

宗 琰 也希望夫子成全我。（将一个包袱递给李白，另一个包袱自己背着）

李 白 （一惊）怎么？你要去石门旧居？

宗 琰 不。找腾空子作伴。

李 白 腾空子……庐山屏风叠……

宗 琰 是。（去案前拿起木鱼）

李 白 （猛然发喊）不！不能！你不能入道！我还要回家来的！

宗 琰 夫子，你就当我是替夫子报答腾空子吧！
〔李白低头无语。〕

宗 琰 （安详地）夫子你看长江边的芦苇，风一吹来，芦花随风摆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聚散之间没有一次相同。
〔虚空中应和着木鱼声。〕

李 白 （安静下来，沉吟）有聚必有散，有散必有聚，聚散相依……

宗 琰 聚也是散，散也是聚！

李 白 也好，你先走一步。总有一天，我到屏风叠找你！

宗 琰 多谢夫子！（与李白对饮）

李 白 （掷杯）灵光，看我舞剑，为我壮行色！

〔社鼓声蓦地大作。

李 白 (抽出郭子仪所赠虹霞剑,边舞边诵)扶摇直上的大鹏,向九万里奋飞吧!上摩苍天,下覆大地,去周旋天纲吧!去跨蹠地络吧!去遨游混茫吧!去搏击虚无吧!(力不从心,踉跄欲倒)

〔宗琰急扶住。

〔社鼓声骤息。

宗 琰 (忽然垂泪,哽咽着)夫子,你还去吗?(缓缓跪下)

〔李白无言拄剑而立。

九

〔明月在天,清辉流泻。

〔采石矶头。一叶带篷的小舟在江中漂流。李白着宫锦袍佩虹霞剑立船头。老渔父大笠子、宽袖衫、芒屨,正撑船。

李 白 老渔伯,今晚好月色,你我饮酒赏月,怎么样?

老渔父 那敢情好!家酿的酒是现成的,清风明月又不用花半个子儿!

〔老渔父与李白对酌。

李 白 好酒好酒真好酒!(啧啧赞叹)

老渔父 (笑)先生什么酒没喝过!这是家酿村酒,比不得宫廷美酒!

李 白 宫廷御酒确实好,只是加了糖掺了香料,你这家酿本味本色!

〔老渔父不解。李白放眼望去,月下一江水,透出清冽、甘美。

李 白 人生百年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要喝它三百杯才好 !
看 ,江水泛起玉液金波 ,就好像新酿的葡萄酒 !哈 !那不是一江水是一江酒 !不用金樽不用玉碗 ,就趴在船边喝它三万六千日 !

老渔父 先生真是酒仙 !

李 白 哎 !谁不爱酒 ?天地都爱酒 !

老渔父 天地都爱酒 ?(笑着摇头)

李 白 天若不爱酒 ,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 ,爱酒不愧天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呵 ! (哈哈大笑 摇摇晃晃来回走着)

〔老渔父笑着入舱。〕

〔明月的清辉洒落在水面上 ,漫江如霜如霰 ,如玉如银。江心分明一轮圆月 格外的明亮皎洁。〕

〔李白倾杯豪饮。一阵燥热 ,除去乌纱幞头巾 ,脱却金线盘花宫锦袍 ,露出紫道袍。〕

〔隐约间 ,吴筠画外音 :“锦袍其外 ,道服其里 ,既可合 ,又可分 ,太白兄练达得多了 !哈哈 !”〕

〔李白哈哈大笑 ,脱下紫道袍 ,干脆连靴子也褪了下来 ,浑身上下一色素白 ,立船头举杯邀月。〕

李 白 明月 ,明月 !你是玉盘 ?是冰轮 ?是天庭的灯 ?是瑶台的镜 ?是有形的诗意 ?是无声的歌吟 ?(少顷)我在问你呀 ,明月 ,明月 ,你说天地间什么最公正 ?

〔万籁俱寂。忽起吴筠画外音 :“三界内外 ,惟道为尊 ,道最公正。”〕

李 白 不 !光阴最公正 !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它不会因为你权势显赫而低眉奉献一分 ,也不会因为你道德高尚而额外加恩一寸 ! (大笑 ,复倾杯)

〔水拍长天 雁叫芦花。〕

李 白 好一片芦苇荡呀！噢，原来是月亮里桂树的影子！

〔宗琰画外音：“夫子你看长江边的芦苇，风一吹来，芦花随风摆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聚也是散，散也是聚！”〕

〔木鱼声轻轻飘来……〕

李 白 （举杯邀月）腾空子！别来无恙！

〔李腾空画外音：“我很满足。”〕

〔李白在听月。〕

〔李腾空画外音：“大悲凉和大欢喜一样教人满足，就像今晚这满圆的一轮。”〕

〔复归寂静。李白把剑插入水中，轻轻摆动，只见那皎洁的一轮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波光与月色齐辉，一片粼粼……偶尔传来轻吟低啸的风声，不时响起柔波拍舷声、泼刺刺鱼儿跳浪声，隐约可闻诗的格律声：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李白一不小心，剑落江底，他略不加意地看了看，倚着船舷继续用手掬水，似乎在捞月……水中月变成一片白的光亮，光亮渐渐扩散，在一圈圈加大的白光里，科头、跣足、一身素洁的李白的轮廓渐渐模糊起来，终于溶化在月色波光之中……〕

歌声：

会当痛饮兮造化之满杯，
乐天地之极乐兮悲宇宙之极悲。
万象为宾兮我为主，
乘清风而来兮载明月以归……

——剧终

1990年6月25日初稿

1991年5月25日修改于北京六部口

(选自《郭启宏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版)

棋 人

过 士 行

人 物

- 何云清 六十岁 ,围棋大师。
司 慧 五十一岁 ,司炎之母。
司 炎 二十岁 ,无业青年。
黄媛媛 十九岁 ,导游。
聋 子 六十二岁 ,大夫。
胡铁头 五十九岁 ,作家。
鬼头刀 五十九岁 ,高级工程师。
双飞燕 六十岁 ,生物学家。
一子不舍 五十六岁 ,企业家。
游 魂 司炎的生父 ,由一束光表演。

场 景

这个戏的景应当是虚实结合得很好的。何家的门、窗、床、桌、椅、棋盘、棋子、火炉等等要实 ,而墙壁可以不要 ,以便能把这间孤伶伶的房子和无边的夜色、黄昏、清晨等组织在一起。

这个戏的用光应该是非常讲究的。连一个重要的角色——游魂都要由光来完成，光是这里的一个角色。

司家要做得实一点，书的比例可以放大，要突出书挤走了人的空间。在书堆中，司慧才更显得孤寂和冷落。

第一幕的情境应该突出风。

第二幕第二场要突出雪，最后要下得很大很大。

第三幕要突出月色。月光如水。

第四幕第一场的天要透亮，要蓝；第二场要突出夜色，漫漫的长夜，无边无际。

关于角色

何云清应该是一位瘦高的老头儿，白皙而文雅，风度翩翩，特别是他的一双手，修长而灵巧，几乎会说话。

司慧永远自怜，永远需要别人。她的风度端庄而哀怨。

司炎实际上是一个疯子，但是属于那种“文疯子”，表面看不出来，只是稍微有些神经质。

媛媛是青春的化身，她是生命力的体现。她的性感体现在她的全身，尤其是那双腿，修长而美好。

聋子有时是真听不见，有时是故意打岔。

游魂——司炎的生父是由一束光来表演，这是一个关乎成败的角色。

第一幕

〔幕启。〕

〔初冬。〕

〔云清的小屋内。

〔光渐显。西北风吹打着窗棂，破烂的窗户纸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云清在墙角一张单人板床上拥被而坐。

〔屋子中最明显的是一个已熄灭的火炉和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桌子很旧，黑糊糊的分不清是油漆还是油泥。桌子上是一块木制的围棋盘，棋盘两侧摆放着装着云南棋子的藤篓。

〔聋子兴冲冲地上，来到门外，敲了敲门，然后熟悉地闯了进来。

聋子 好冷！你怎么还不起？

何云清 谁请你进来的？

聋子 把火生上好不好？有没有斧子？我劈点柴。

何云清 我不再下棋了，你听见了吗？

聋子 我耳背，你大点儿声！

何云清 我不再下棋了，（喊）不再下棋了！

聋子 我又不下棋，从来都是在一旁看棋，要喊，呆会儿他们来了，你冲他们喊去！

何云清 呆会儿？他们还要来？真是死也不得安宁。

聋子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何云清 什么日子？

聋子 你的生日，六十大寿。

何云清 （缓缓地）是呀，六十啦，整整五十年……

聋子 什么？

何云清 （大声地）整整五十年！

聋子 五十年怎么啦？

何云清 五十年没离开过棋盘！

聋子 多福气！

何云清 多没意思呀，从棋盘上猛一抬头，才看见你们这些人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耳朵也聋了。

聋子 我这是打小儿聋的。

何云清 你说，一辈子没离开过棋盘，是福气？

聋子 多干净呀！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脏。

何云清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多想、多想出污泥而不染一回啊。你也让我、让我闻闻污泥——

聋子 老而弥坚，才对。人老了是不能后悔的，一后悔就会天塌地陷。

何云清 我用我的生命，我的青春焐暖了这些石头做的棋子，而我肉做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冷下去，真的冷呀。

聋子 把火升起来，你会舒服的。我多羡慕你，你知道吗？我曾经不止千百次地怨恨自己没有下棋的才能。

何云清 人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

聋子 想想吧，当你举起棋子的时候，全国下棋的人都会在你的智慧之光下晕眩。

何云清 那是过去的事啦。

聋子 你是没有敌手的大国手！

何云清 这倒更让我苦闷。

聋子 云清，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多愁善感的，那时候你在棋盘旁一坐就是一天，那么挥洒自如，那么胸有成竹，倾倒了整整一代人呀！

何云清 下棋的人。

聋子 什么？

何云清 （大声）倾倒了下棋的人！

聋子 废话，跳舞的人碍不着你。

何云清 可是他们知道那倾倒了他们的下棋人是在多么孤寂地活着吗？聋子，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你知道吗？

聋子 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何云清 我一个人吃饭常常没有胃口。

聋子 你没有儿女的牵挂，你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黯然神伤)

何云清 对不起，可我多愿意身边有年轻人……我愿意听见他们说笑，愿意看见他们奔跑……

聋子 (苦笑)可这一切都得硬性搭配。一群能奔跑的儿女，要搭配一个不能奔跑，骨质疏松，绝经以后凶恶无比的老太太。是她给了这些能奔跑者以生命。

何云清 你干吗这么刻薄？你不能让人存一点美好的幻想吗？

聋子 看来，你……

何云清 我怎么啦？说呀。

聋子 你真的是老啦。

何云清 哦……我软弱了？……你们不懂呀……

聋子 我怎么不懂？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是怕你在围棋之外去寻找幸福，到头来又是一场空。

何云清 我哪敢奢望什么幸福，我不过是想寻找个活生生的、活生生的……不再是冰冷的石头。

聋子 其实我也矛盾得很，我正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不知道这消息到底算不算个好消息。

何云清 那就快说吧。

聋子 不过，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半坏的可能……

〔“胡铁头”、“双飞燕”、“鬼头刀”、“一子不舍”四位棋迷说笑着上，推门而入。〕

何云清 聋子，今天谁也不许谈棋字。

胡铁头 何兄 ,大伙儿给你祝寿来啦。

众人 何老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何云清 我不管饭。

众人 带着呢。

聋子 连火都没生。

一子不舍 斧子呢 ? 劈点儿柴。

何云清 门后呢。

〔聋子找出斧头。〕

聋子 劈什么呢 ?

何云清 你把我劈了吧。

胡铁头 (生气地)我说老何 ,今天大喜的日子 ,大伙儿一来给你祝寿 ,二来凑在一块儿下盘棋 ,你干吗这么阴阳怪气的。

何云清 我不想过生日 ,也不想再下棋。

胡铁头 那我们自个先战着 ,来来 ,坐 ,我先跟一子不舍战一局。

〔胡铁头与一子不舍分坐八仙桌两旁。〕

〔何云清生气。〕

一子不舍 猜先吧 ?

胡铁头 别废话 ,先摆上仨。

〔胡铁头、一子不舍二人落子如飞。〕

〔何云清无奈地从床上下来 ,默默地拿起聋子手中的斧头到屋外去劈柴。〕

〔落子声与劈柴声并起。〕

鬼头刀 今天气氛不大对。何老怎么啦 ?

胡铁头 (向鬼头刀)下棋就下棋 ,不能老外鹜。我说你(向一子不舍)这几个子还要呀 ? 真是一子不舍 ,看我怎么擒你大龙。你们都好好儿学习学习。

鬼头刀 这儿一伸腿儿就回家了。(指指棋盘)

胡铁头（大怒）是他下是你下？时间有的是，呆会儿你再把脑袋搁在我刀底下不迟。

聋子 何云清这回发了狠，看来是真不打算下了。

胡铁头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

聋子 什么？

胡铁头 下棋、赌博都一样，上了贼船就下不来。

聋子 我是苏东坡的拥护者，不下光看，这样胜亦欣然，败亦可喜。

双飞燕 我脚都冻木了。

〔何云清抱着一抱劈柴进了屋，把柴扔在炉旁，生气地把斧子放回了门后。

〔聋子帮何云清生起火来，一阵浓烟四起。

双飞燕 呛死了。（咳嗽）

〔众人都咳嗽起来。

胡铁头 要适应各种作战环境和敌情。就是原子弹爆炸，我们也要岿然不动地下棋。（落子）

何云清 先生们，你们都用过早饭了吗？

众人 吃过啦，谢谢。

何云清 是啊，你们都是有妻室的人，昨晚夫妻恩爱，今早围棋赌局，日子过得多么惬意。（抓住棋盘，缓缓地掀起，棋子纷纷坠地）

〔胡铁头、一子不舍抢救不及，胡铁头大怒。

胡铁头 我承认你是高手，可高手应该品格更高，你敢这样对待多年老友！

何云清 我这儿不是围棋俱乐部！五十年啦，你们占用了我多少时光？

双飞燕 云清兄，话不能这么说，你也得到了乐趣，排遣了寂寞。

何云清 双飞燕,你根本没有下棋的天赋,跟谁都是双飞燕,双飞燕下面有个夹过,你一辈子也没记住,与你这样下棋不动脑子的人对局,谈何乐趣。

〔双飞燕惭愧地低下了头。〕

鬼头刀 何兄,双飞燕好歹也是大学教授,你跟他下棋并不失身份。

何云清 鬼头刀,你在棋盘上鬼鬼祟祟了一辈子,有什么出息?凡是赢我的,都是我……

鬼头刀 (气愤已极)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何云清 至于你,一子不舍,哪回不是丢条大龙?像你们这些人,我可以让你们一大把,随便码,我竟然哄着你们玩儿了五十年。

胡铁头 还有我呢,足下还没有论及。

何云清 你以为我会给你留面子吗?

聋子 我倒很想知道知道你对这位常胜将军的评价。

胡铁头 说呀。(向聋子)你甭幸灾乐祸。

何云清 你的霸道,你的残忍溢于盘上。哪有什么境界可言?妙棋没有,全是哈密手。业余杀手的粗俗、好杀,恃强凌弱在你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胡铁头的手气得不停地发抖)可到了高手的刀下,脑袋搬家你都不知道。

胡铁头 你、你,那你说什么是最高境界?

何云清 这里不再是你们这些臭棋散发气味的战场,最高境界与你们无缘,别再问了,回去吧,都该料理料理后事,回首一下往事,看看自己是否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或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胡铁头 这些个屁话应该留给你自己。

鬼头刀 我们并不是光会下棋,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

建树。

何云清 是啊,你们都事业有成。(指鬼头刀)你是高级工程师,建过亚洲最大的桥,可你却无法在棋盘上越雷池一步。(指双飞燕)你是生物教授,你却无法让自己的棋活着。(指一子不舍)你能通过各种关系,使用种种手段,把你们的劣质产品推销出去,可你却无法推销你的棋艺,因为它不言自明,臭,就是臭!(指聋子)你们当中最起码的也是个大夫……

聋子 什么?

何云清 我说最差也是个大夫。

聋子 怎么是最差呢?我比他们强多了。

何云清 说是大夫,可没法给自己看耳朵;说是棋迷可不敢亲自下棋,你呀,永远是个局外人。

胡铁头 你还是没有谈我。

何云清 大头儿永远在后边。你是个作家,过去靠贩卖自编的英雄史诗度日,现在你的那些个英雄和你一样,都老了,不招人待见了,成了唐·吉诃德啦,新的你又编不出来,你就在些个下流小报上以骂人为生,余勇可贾,你就在棋盘上撒野,拿这些个臭棋取乐……可你的英雄帮不了你的棋,你永远是个只知滥杀的刽子手……你不是问什么是下棋的最高境界吗?现在告诉你,听完了就离开这里,永远别再来!

胡铁头 (大吼)混蛋!说!

何云清 不战屈人!

胡铁头 兵不血刃?我最痛恨的是不能杀你个落花流水。我就想杀你!

何云清 永远不能。

胡铁头 我最高兴的也是你只能杀我。

何云清 什么意思？

胡铁头 你自认为是高手 ,可你有多少年没下过对手棋？你还是至高无上 ,不可战胜的吗？

何云清 (懊丧地低下了头)是啊 ,多少年啦。

胡铁头 这对一个以下棋为生的人来说 ,难道不是一个绝妙讽刺吗？

何云清 我的时间 ,我的生命 ,不就是让你们消耗掉了吗？

胡铁头 你现在谈起我们 ,你们 ,分得那么清楚 ,难道我们没有……帮助过你吗？

何云清 如果我不下棋 ,又何必要你们的施舍？

胡铁头 那没办法 ,你的悲剧就是你有下棋的天赋 ,而别的你永远不行！再见吧 ,棋人！(下)

一子不舍 等等！咱们上哪儿下去呀？(追下)

聋子 多年的棋友啦 ,别伤了和气。

鬼头刀 千里搭凉棚 ,没有不散的筵席。(下)

双飞燕 (冲何云清)感谢你终于说出了实话 ,我不会再下棋了 ,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我的事业上。(下)

聋子 你看看 ,一个挺好的下棋场所 ,一个维持了半个世纪的世外桃源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这老哥儿几个没了这个下棋的场所可怎么活呀？这么大岁数了再流落街头 ,听任那些个棋痞羞辱？在家里下？招致几代人的抗议？算了吧 ,混吃等死吧。

何云清 (出神地自语)她就那样跟他走了……

聋子 你伤害他们太重了。都是老人啦 ,承受不住。

何云清 (出神地)他就那样把她带走了……

聋子 不下棋怎么行呢？生态平衡会遭到破坏的 ,你一定要下棋 ,我会让你下棋的……不组织棋赛 ,活着有什么劲？

〔青年时代的司慧出现在舞台上,她不与其他角色交流,是何云清的幻觉。

〔青年时代的司慧穿着旗袍,端庄、文雅,但内心充满炽热的情感,是一个感情丰富,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的爱的姑娘。可由司炎的未婚妻媛媛来串演青年司慧。

司 慧 我和你在说话呢,你倒是听见没有?难道我真的还不如这些黑白石头吸引你吗?

何云清 快完啦,快完啦。

司 慧 你的心永远在棋盘上。你从来没有认真听我说过一句话。我要走了,我要到一个没有下棋的人的国度里去。你,你还是没听我说什么!(下)

何云清 女人天生痛恨智慧。每当男人思考,女人就会落泪。

聋 子 你在跟谁说话?

何云清 你还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聋 子 你刚才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仁慈,那么温顺,你不是在思念什么心上人吧?

何云清 我能有什么心上人?刚才胡铁头叫我什么?棋——人?

聋 子 是棋人。火要灭,该添柴了。

何云清 已经没什么可烧的了,灭就灭了吧。

聋 子 以后万一你和什么人下棋,看在我们几十年的交情上,告诉我一声,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奢望,就想看人下棋。

何云清 (略带歉疚地)聋子,让我怎么说呢,恐怕不会了。你没见这火吗?有的烧它才旺。下棋也要燃烧,它的柴,是下棋人的生命。

聋 子 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清,再见吧,老哥哥。从此我会老死

在床榻上 ,听任老婆孩子摆布。

何云清 你不是故意刺激我吧 ? 你拥有的 ,我不一定感兴趣。

聋 子 我想起来了 ,司慧还健在。

何云清 哦……

聋 子 对不起 ,我一直就犹豫该不该告诉你……你不爱听 ,可我还是憋不住……不说啦 ,再见。

何云清 你要没别的事 ,我们可以聊会儿天儿。

聋 子 没有棋下 ,光废话有什么意思。

何云清 这么多年 ,我陪你们下了多少棋 ,(有点愠怒)你们就不能回报我几句话吗 ?

聋 子 (故意苛刻地)必须和棋有关。

何云清 (乞求地)尽量吧。

聋 子 (挑剔地)太冷了。

何云清 我添火。

〔何云清拿出斧子 ,显得有些激动。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聋 子 你哆嗦什么 ? 不是劈我吧 ?

何云清 (寻视)真的没的可烧了。就把这块棋盘劈了吧 ,以后也没用了。

聋 子 (护住棋盘)别 ,别 ! 冷 ,认了 ,棋盘不能劈。你还会下棋的。

何云清 你要这么说 ,今天咱们就非把它劈了不可。

聋 子 (缓缓地抬起身)劈 ,劈就劈 ,你吓唬谁 ? 你的东西 ,你有权这么做 ! 我还怕你下不去手呢。

〔何云清一斧子劈在了棋盘上。〕

〔聋子惨叫一声 ,跌坐在椅子上。〕

〔何云清拿起已成两半的棋盘 ,来到炉子前 ,一斧一斧

把它们劈成碎片 ,又一片一片把它们扔进炉子里 ,火顿时旺了起来。

〔聋子伤心地望着火苗 ,泣不成声。〕

何云清 (故作轻松地笑了两声 ,慢慢转回身 ,提着斧子向聋子走来)行啦 ,谈谈她吧。

聋 子 你把那凶器放下 !

〔何云清的斧子脱手落地。突然一股失落和茫然的情绪笼罩了他。〕

何云清 算啦 ,别提她啦。(无力地坐下)

〔停顿。〕

〔只有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声音。〕

聋 子 司慧陪着她的儿子来看病 ,我认出了她。

何云清 她也老了。

聋 子 当然。但风韵犹存 ,比年轻时更多了一种味道。

何云清 别胡扯了。他的儿子姓什么 ?

聋 子 姓她的姓 ,叫司炎。

何云清 她就是这么不讲理 ,什么都得成为她的。孩子长得像谁 ?

聋 子 不像他爸爸。像司慧。

何云清 这孩子也有二十多岁了吧 ?

聋 子 是。非常聪明 ,可以说充满智慧。只是做为男孩子 ,稍显柔弱了一些。

何云清 所以得了病 ?

聋 子 不 ,他是因智力过于旺盛而得病的。

何云清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你看看 ,聊聊天多有意思 ,光下棋有什么用 ?

聋 子 他的智力使他对一切复杂的事物都充满兴趣。如果没

有可以来满足他的 ,他的精神就会出问题。

何云清 这你倒要好好给他看看。

聋 子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可以治他的病。

何云清 我 ?

聋 子 用围棋。

何云清 我只听说尧帝造围棋是为了教他的儿子丹朱下棋 ,这是用智慧来治疗愚莽。而你却要用智慧来治疗智慧。

聋 子 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在运转 ,非常痛苦 ,要不断地给它加油 ,才能使这部精密的机器不致损坏。

何云清 有的是高级的、复杂的油嘛 ,像微积分、相对论 ,哲学、地震预报学。

聋 子 没用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如同儿戏。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真理都只讲一面官司 ,而惟独围棋要做双向的矛盾思维 ,一面官司是不能下棋的。

何云清 (兴奋地)这些评价你怎么今天才得出来 ?

聋 子 这是病人说的。

何云清 那个孩子 ?

聋 子 司炎。

何云清 他母亲可是最讨厌下棋的。

聋 子 他母亲禁止他下棋。

何云清 真不像话。可他会下吗 ?

聋 子 他看过无数的棋谱 ,经常在自己的大脑里对局。

何云清 这不是挺好吗 ?

聋 子 在医学上 ,有一种现象叫意淫 ,你听说过吗 ?

何云清 我不大知道。

聋 子 就是用想象来完成性行为。人的性欲如果不能通过身体释放出去 ,长期在意念中存在 ,就会抑郁得病。而长期在

头脑中下棋又没有实践机会 ,人也会得病的。为了挽救这个孩子 ,我请求你和他下一盘棋 ,不 ,只和他谈谈棋 ,或者聊聊与棋有关的事 ,再不 ,就让他摸摸你的棋子 ,……这还不成吗 ?

何云清 这个……

聋 子 要不就让他见你一面 ,一句话不说就让他走 ?

何云清 他母亲要是知道了呢 ?

聋 子 我是医生 ,我有权决定病人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何云清 我已经下决心不再下棋了。

聋 子 什么 ?我又听不见了。

何云清 所有聋子都是雄辩家 ,因为对方的话永远不能影响他。

聋 子 我再问你一句 ,这孩子会不会是你的 ?

何云清 司慧离开我的时候才二十多岁 ,又过了十年 ,她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 ,假如这个孩子现在二十多岁的话 ,司慧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离开我三十年了 ,我从没见过她。

聋 子 我知道了。那你倒是想不想见见司慧 ?

何云清 无所谓了……再说谁知她是怎么想的。

聋 子 她凭什么不让你下棋 ?又凭什么不让她儿子下棋 ?我要是你 ,就偏要在她身边埋下一颗会下围棋的定时炸弹。

何云清 干什么 ?

聋 子 (老天真地)好叫她的晚年过得惊天动地。

何云清 就为了一个女人 ?

聋 子 这世界上有多少事不就为了一个女人 !

何云清 可现在都什么岁数啦 ?

聋 子 主要是让她明白一个道理。

何云清 什么道理 ?道理已经不重要了。

聋 子 (泄气地)那 ,我走啦。(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欲下)

何云清 等等。

〔聋子期待地仰视着何云清。〕

何云清 你不是说女人老了以后非常不美吗？

聋 子 可司慧不是，她永远……怎么样？见见吗？

何云清 那……请他来吧。

聋 子 司慧？

何云清 笑话。她怎么会肯。当然是她的孩子……

聋 子 他叫司炎。你说的可当真？我怎么感谢你？

何云清 我只说见他，并没说和他下棋。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幕启。〕

〔时间紧接前一幕。〕

〔司慧家中司炎的房间内。〕

〔房间里到处都是书，有的在书架上，有的堆放在地上、床上、桌上。〕

〔在一堆书上，摆放着一个永动仪。司炎躺在这堆书后看书，观众看不见他。司慧，一个五十多岁看上去却顶多只有四十多岁的女人，忧郁地坐在司炎的床上，望着司炎的方向。〕

司 慧 我在跟你说话呢，我已经在这儿两个小时了。

司 炎 知道。

司 慧 你不能把书放下，跟妈说会儿话吗？

〔司炎把手中一本厚厚的书放在书堆上,仍然没有起来。〕

司 炎 我的头总有一天会爆炸。您听说过乳腺增生吗？

司 慧 知道,怎么啦？

司 炎 我猜想我的脑细胞一定也是在不停地增生。我只有不停地思考,来消耗这些细胞。

司 慧 医生也这么讲吗？

司 炎 他说我的智力过剩,必须不停思考,否则我的精神就会崩溃。

司 慧 男人思考的时候是最令人厌恶的时候。

司 炎 是因为他旁若无人吗？

司 慧 你明白就好。这个世界不是靠脑子才有的,有多少事,多少灾难是由于动脑子造成的啊！

司 炎 那这个世界是靠什么存在着的呢？

司 慧 是靠动心。就那么点真性情。高兴或是不高兴,爱或是不爱。

司 炎 一点想像力都没有,(坐起,头露出了书堆,注视永动仪)这个简单的仪器真是精妙,只要给它一个力,它就会不停地动下去。宇宙大概也是这样……

司 慧 (偷偷地抹眼泪)又开始说傻话了。

司 炎 但是究竟是谁最初给了它一个力呢？

司 慧 这谁会知道？

司 炎 我必须不断思考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脑子里才舒服一些。我爸爸爱思考吗？

司 慧 他不爱。他就会陪着妈说话儿,逗笑,有时还会假装掉几滴眼泪,赚你更多的泪水……

司 炎 真无聊。

- 司 慧 我不许你这么说长辈。
- 司 炎 后来呢？
- 司 慧 后来他出远门了 ,这么多年啦.....
- 司 炎 他也不捎个信回来。你为什么不让我姓父亲的姓？
- 司 慧 是妈把你带大的 ,儿子永远是母亲的。
- 司 炎 儿子跟着母亲 ,是永远也长不大的。
- 司 慧 我没让你总跟着我 ,就让你跟妈说两句话 ,你看你。
- 司 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要有我爸在多好 ,他能老陪着您.....
- 司 慧 (擦眼泪)还提这个干什么？没用。还是说说你吧 ,那个姑娘你满意吗？
- 司 炎
- 司 慧 人还漂亮吧？
- 司 炎 我很少注意女人 ,更很少去比较她们 ,我不知道她算不算漂亮。
- 司 慧 你不能老心不在焉的 ,总得考虑考虑终身大事吧？
- 司 炎 您为什么不让我下棋？
- 司 慧
- 司 炎 您对围棋的厌恶有点儿过了 ,您不觉得吗？
- 司 慧 围棋会把你吃了 ,连根骨头都不剩。
- 司 炎 您又没接触过围棋.....一定是听什么人告诉您的。
- 司 慧 你瞎猜也没用。妈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有几个下棋的会关心别人？只顾他自己高兴。下到最后 ,连点儿人味儿都没了。
- 司 炎 假使下棋是一种生理需要 ,是应该允许的。
- 司 慧 我不懂你的话。
- 司 炎 如果围棋对某些人来说如同药品 ,可以治病.....

司 慧 (打断)可那会上瘾的,就像长期吃止痛片。
司 炎 一个人总不会对什么都没瘾吧?譬如您……

司 慧 我,怎么啦?

司 炎 没什么。

司 慧 你说呀。

[门铃响。

司 慧 准是媛媛来啦。你坐好,精神集中一些,别那么爱搭不理的。我去开门啦?(下)

司 炎 真是烦人,连点儿自由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从书堆中走出,坐在一把椅子上)

[司慧陪媛媛上。媛媛上身穿一件毛线大衣,下身穿短裙,露出一双修长的玉腿。

司 慧 (假意寒暄)一开门,我就想到这么漂亮的姑娘是谁。

媛 媛 谢谢。

司 慧 请坐床上吧,暖和暖和。(有点鄙夷地)穿这么少一定特别冷吧?

媛 媛 还好,习惯了。

司 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都是打那个时候过来的……可到了老了的时候,腰痛腿疼,才知道那个时候多不知道爱惜自己……

媛 媛 是不是你们在谈事情?我……

司 慧 不不,请别介意,当然是你们两个谈,我去给你沏茶。

媛 媛 不用了,您在这儿我们一起聊会儿挺好的,更热闹些。

司 慧 真的?那就过会儿再沏。请把大衣脱了吧?

[媛媛脱掉大衣,薄薄的羊绒衫下胸部丰满惹眼。司慧接过了她的大衣,放好。

媛 媛 你这儿书真多。

司 慧 司炎 ,人家和你说话呢。

司 炎 (不冷不热地)我正在听。

媛 媛 这些书真漂亮。

司 慧 我是从小就不主张他这么拼命读书的。他太爱动脑筋 ,总有一天会累坏的。

媛 媛 我喜欢有头脑的男人。他们的情感不那么外露。我最受不了许多男人那种赖皮赖脸的样子。

司 慧 你接触男性的机会很多吗 ?

媛 媛 是的……不过……都是很一般的接触。

司 慧 那当然 ,那当然……听说 ,黄小姐是做导游……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

媛 媛 去过的地方多 ,没去过的地方少。

司 炎 比地球广阔的是宇宙 ,比宇宙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媛 媛 说得真好。现在的风景点大多都被开发坏了。

司 慧 这些年我也没去哪儿 ,可市里的几处古迹看看 ,也就明白了。到处都是卖矿泉水的 ,也不知中国人怎么那么渴。

媛 媛 据说有的水还是侏罗纪的呢。

司 炎 很可能就是恐龙撒过的尿。

司 慧 这孩子 ,什么话都抄起来就说。

媛 媛 他可不是孩子了。

司 慧 他是 ,起码在我这儿他是。

司 炎 黄小姐喜欢唐诗吗 ?

媛 媛 读的不多。

司 炎 你知道这一首吗 ?两个黄鹂鸣翠柳……

媛 媛 (接着念)一行白鹭上青天。

司 炎 这两句诗是有因果关系的。

媛 媛 真的 ?

司 炎 为什么好好的，一行白鹭上了青天？

媛 媛 为什么？

司 炎 就因为两个黄鹂鸣翠柳。黄鹂你见过吗？

媛 媛 没有，一定很可爱的。

司 炎 黄鹂很大。差不多有鸡那么大，叫起来非常响亮，而且是两个在不停地叫，喜欢清静的白鹭忍受不了了，就飞上了天。

媛 媛 （爽快地笑了）真有意思。

司 慧 （沉着脸站起身）我不喜欢你这种取笑。我去沏茶，你们说话吧。（下）

媛 媛 好呀，原来你在讽刺我们。

司 炎 我的脑细胞在增生，（媛媛笑）要杀死它们只有不停地作复杂思考。和你们聊闲天，我非常痛苦。

媛 媛 读书会让你好受一些吗？

司 炎 有些作用，但越来越不管事了。所有书都有愚蠢的一面，这对智力活动是一种障碍。

媛 媛 包括你这些书吗？

司 炎 当然。我准备不断处理掉它们，最后一本不剩。

媛 媛 太可惜了。

司 炎 我已经全部看过了，我要腾干净我的大脑来装新的东西。

媛 媛 （不知所措地）你这么爱动脑筋，真应该去科学院做研究员。

司 炎 恰恰因为我太爱用脑筋，被科学院拒绝了。

媛 媛 你开玩笑。

司 炎 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用脑更是这样。

媛媛 你又找到一种动脑筋的好方法了吗？

司炎 理论上已经找到了，实践上还没有。

媛媛 这怎么讲？

司炎 这属于私事，告诉你没多大意义。

媛媛 也许我能帮你。

司炎 其实告诉你也就告诉了。我妈妈反对我下棋。

媛媛 大概她是怕你太入迷耽误了正事。

司炎 可今天所有有意义的和没意义的事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抢着干，不要说正事，就是歪事也很难轮上你。而下棋既说不上是正事，也说不上不是正事，它甚至比所有复杂的正事和非正事还要复杂不知多少，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媛媛 下棋好玩儿吗？

司炎 还没下过。

媛媛 那你怎么知道好玩儿？

司炎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媛媛 听不懂你瞎转(zhu i)。

司炎 你最喜欢什么地方？

媛媛 热带。

司炎 为什么？

媛媛 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一年到头都可以穿裙子。

司炎 老了怎么办？当曲张的静脉像蚯蚓一样爬满了你的双腿，屁股经受不住地心的长期引力，终于下垂的时候，你的裙子，你的热带将成为你的死敌。

媛媛 真讨厌，想那么远干什么？能高兴几年是几年吧。

司炎 你为什么要暴露你的双腿？

媛媛 好看，我为我的双腿自豪。

司炎 (无动于衷地注视她的腿)好看？怎么好看？

媛媛 你真笨 ,还是装傻充愣 ?

司炎 这是人与地球发生联系的惟一两个支点 ,原来是四个。另外两个变成了胳膊。胳膊比腿更重要 ,可人们认为胳膊不如腿美。

媛媛 你怎么知道 ?

司炎 维纳斯的雕像不就是没有胳膊吗 ?

媛媛 (气愤地站起 ,走了几步 ,踢踢大腿)腿长就是好看 ,就是好看。

司炎 将来可以利用优生学培育一种人 ,他们就像圆规一样 ,只有腿 ,没有别的。

媛媛 (一脚踢飞了一本书 ,书中夹的纸片飞舞起来)你真混蛋 !

司炎 这些书反正是要扔的。

[媛媛一脚踢飞了永动仪。

司炎 这可不行 ,它是我的图腾。

[司炎捡回永动仪 ,重新安装好。

司炎 (向媛媛)你碰一下这里 ,它就会不停地走下去。(媛媛犹豫)碰呀。

[媛媛碰了一下永动仪 ,永动仪动了起来。

[司炎的脸上现出奇异的表情 ,他注视着永动仪 ,而媛媛却注视着他。

司炎 你做着造物主的工作。地球是哪一天开始围绕太阳旋转 ?胎儿的心脏是怎么突然起跳的 ?

[司慧用托盘端着两杯茶上。

司慧 媛媛 ,花茶还是绿茶 ?

媛媛 花茶吧 ,谢谢您。

司慧 你看 ,我猜到了。

〔司慧把茶放在桌上,想加入谈话。〕

司 慧 (向媛媛)还是你有办法,总算不再让他老用脑子了。刚才在跳舞?

媛 媛 (不好意思地)伯母。

司 慧 接着跳吧。不碍的。

司 炎 你以为我会干那种无聊的事吗?太操心了吧?

司 慧 (欲言又止,擦了擦眼角的泪)你就会气我,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我干什么老围着儿子转呢?我有我的……我有我的事儿干。

〔停顿。〕

〔司慧突然抽泣起来。〕

〔门铃响。〕

司 慧 (抹了把眼泪)大概是赵大夫来了,(向媛媛)你们接着聊吧。(下)

〔聋子的声音:(大声地)病人在哪儿?〕

〔司慧的声音:请您注意点称呼,这么叫人家,多受刺激呀。〕

媛 媛 你以后想下棋就说找我去了,没准儿我会跟你一起去。

司 炎 一言为定。(笑笑)

〔聋子提药箱与司慧同上。在司炎的房间外止住脚步。〕

司 慧 先等一等。我简单跟您说说。(伤心地)这几天他病得更厉害了,天天头疼,说是脑细胞又在增生,吵着要下棋……

聋 子 绝对不能让他下棋。

司 慧 可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

聋 子 你要能说服他,要医生干什么?

司 慧 他还下棋吗？

聋 子 (明知故问)谁？

司 慧 还能有谁？也是六十岁的人啦。

聋 子 云清吗？不下了，把棋盘劈了！

司 慧 你小点声，你这耳朵还没治好？

聋 子 越来越聋。

司 慧 孩子正在谈女朋友，你可不要向他宣扬独身主义。

聋 子 那自然。病人例外。

司 慧 请吧。(把聋子让进司炎屋里)这是媛媛。这是赵大夫，给司炎看病的。

聋 子 你好。对不起，请你们回避一下。(掏听诊器)

司 慧 媛媛，我们到外面坐吧。

媛 媛 (冲司炎做了个肯定的手势)待会儿见。

〔司慧和媛媛同下。〕

〔司炎充满敌意地望着聋子。〕

聋 子 (从药箱里掏出一副围棋)这是药。(小心地张望了一下司慧的房间，把棋子举起，倒在了司炎的桌上)

〔司炎喘着气，眼睛闪着贪婪的光，双手捧起一把棋子。〕

聋 子 收好。马上跟我去医院！

〔幕急落。〕

第 二 场

〔幕启。〕

〔下午，斜阳入户。天空飘着晴雪。〕

〔云清家。景同第一幕。〕

〔何云清正在屋里踱步。〕

〔房间窗明几净，窗纸已糊好。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壶嘴里冒着热气。〕

〔胡铁头、鬼头刀、一子不舍携带棋盘棋子来到门前。〕

胡铁头（叩门）云清，开门哪。

何云清（从窗户上往外望了一眼）又是你们，我不是说过咱们不再下棋了吗？

胡铁头 何必当真。你下午不是也没别的事吗？

何云清 我要会客。

胡铁头（扒窗户往里一望）喝，今天这是怎么啦？窗明几净，还有火！还有开水！

〔鬼头刀、一子不舍也扒窗往里望。〕

鬼头刀 今天必有高手对局。

一子不舍 我们能站边儿上看看也好。

胡铁头 何兄，别让我们外边冻着啦。

何云清 棋盘都劈了，棋子都送人了，还拿什么下！

胡铁头 这还不容易。瞧。（拿出棋盘）

〔一子不舍拿出棋子。〕

何云清 实在不能奉陪。

胡铁头 你保证今天不谈棋吗？如果真和棋一点儿关系没有，我们绝不久留。

何云清 这个……

鬼头刀 你看你看，今天还是有下棋的人吧？

何云清 即便是谈谈棋，也不欢迎你们听。

胡铁头 这你就不对了，我们听听能损失你什么？

何云清 你们程度太低，听不懂，瞎耽误工夫。

三 人 所以我们才要学习嘛。

〔光转暗，天上下起小雪，风在呼啸。〕

何云清 (哭笑不得)哎。(开门)

〔胡铁头、鬼头刀、一子不舍三人要拥入。何云清挡住他们。〕

何云清 听会儿就走。(三人答应)不许多嘴。(三人答应)把棋盘棋子放外边。(三人照办)

〔何云清闪开路,三人放声大笑,抢进门来。抖落身上的雪粒。〕

何云清 双飞燕呢?

胡铁头 从良啦。

何云清 你这张臭嘴呀……

鬼头刀 他说要把精力放在科研上,还说反正他的棋又不行,再下也提高不了啦。

〔双飞燕叩门。〕

〔何云清稍整了一下上衣,去开门。〕

〔胡铁头、鬼头刀、一子不舍正襟而立。〕

〔门开了,双飞燕红着脸站在门外。〕

何云清 (意外地)嗨!

三 人 重操旧业。

双飞燕 我想通了,下棋只要有节制,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不一定和搞事业就对立嘛。

胡铁头 这没什么,郑庄公还掘地见母呐,咱们一个百姓说了不算那有什么。这不,我们不都又来了吗?

何云清 请进吧。

〔双飞燕庄重地走了进来,何云清关上门。〕

双飞燕 真暖和。怎么不下呢?(小心地抖落身上的雪)

何云清 棋盘、棋子都没了。这你知道,棋盘劈了、烧了,棋子我给了一个小伙子。

胡铁头 那副云子我惦记了不止一年啦 ,干吗给他 ?

何云清 这是聋子的一个病人。

鬼头刀 什么病人。

何云清 一种爱动脑子的病 ,据说只有围棋可以治他的病。

四 人 那我们也有。

何云清 不一样。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汽车刹车声。

[聋子陪着司炎上。叩门。

[何云清开了门。让进司炎和聋子。

聋 子 (向云清)这位就是司炎。(向司炎)何云清何老。

[何云清伸出手去 ,与司炎握了握 ,两个人来到桌前 ,何云清示意 ,两人侧对观众落座。聋子坐了下首。

[胡铁头、双飞燕、鬼头刀、一子不舍面对观众在上首站成一排。

何云清 (指胡铁头等)这些都是我的棋友。

聋 子 都是作家、教授。

胡铁头 这位年轻人是做什么的 ?

聋 子 看病的。

胡铁头 这我知道 ,他的病也许我就能看。

聋 子 (向司炎)那你自己跟他讲。

司 炎 (不屑地)什么也不做。

何云清 (向司炎)对不起 ,我去沏茶。(起身去炉旁沏茶)

胡铁头 (坐在何云清的位子上)您喜欢文学吗 ?

司 炎 (一手捂额)对不起 ,我头疼。

胡铁头 是对文学头疼 ,还是对我 ?

司 炎 对文学和搞文学的人。

胡铁头 你认为目前的文学与以前的相比 ,有什么优势 ?

司 炎 它是由没有文化的人来从事的。

胡铁头 这算什么优势？你拿老夫开玩笑。

司 炎 没有。文学和文化是两码事。就像人和猿人是两码事一样。过去总混为一谈，现在终于分开了。现在的悲剧仅仅是没有文化而已，文学还没有达到。

胡铁头 嗯。（思索）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司 炎 没有文化的作者是由没有文化的读者造就的。过去哪有那么多文学的消费者？《红楼梦》要是一开始就要考虑板儿爷的胃口，还有《红楼梦》吗？

胡铁头 有道理。

鬼头刀 （推开胡铁头）小弟弟，我来问个问题可以吗？

司 炎 我是来下棋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鬼头刀 回答了问题才可以进入下一个议程。

司 炎 （无奈地）那好吧。

鬼头刀 请问桥梁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

司 炎 请问补钉对衣服意味着什么？

鬼头刀 请不要反问，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司 炎 桥梁是一种无奈，现代的大型桥梁是为车辆通行而设计的。有一天当人们不再使用车辆时，这些桥梁就成了伤疤。

鬼头刀 为了桥梁的存在，证明人有建筑的智慧，我们也会诅咒你说的未来。

胡铁头 为了反对没有文化的文学和没有桥梁的未来，我们要先杀你一盘。

司 炎 我要和最棒的人下。

胡铁头 等等。双飞燕再问一个。

双飞燕 我没有问题。

胡铁头 想一个。

何云清 (推开鬼头刀,把茶递给司炎,顺势坐下)这是我的客人。你们太过分了。

胡铁头 我们不能下棋,还不能提问吗?双飞燕,你一定要提。

双飞燕 (腼腆地)那好吧。请问人和猿到底是什么关系?

司炎 我又开始头疼了。

胡铁头 那也得回答。

司炎 没有关系。人可能和猿一样古老,只是数量太少,考古学家没有挖到而已。

何云清 (向双飞燕)他说的对吗?

双飞燕 这是一种假说,对不对没有关系,他敢于这样去想就非常了不起。

胡铁头 一子不舍,该你问了。

聋子 作家、教授们都问过了,总经理就算了吧。

一子不舍 你们别轻商,我问他一个如何逃税的问题。

何云清 你们要喝茶,我这儿碗不够。

胡铁头 我们自己带着呢。(与众人快快地去倒茶)

何云清 (向司炎)下棋要心静,了解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任何好处。听说你母亲不让你下棋?

司炎 她十分痛恨下棋。

何云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司炎 不知道,大概她反对一切理性。

何云清 我也反对下棋。

司炎 可是……

何云清 你看到提问题的这些人了吗?

司炎 ……

何云清 下棋成了他们的生理需要。多么可悲。

- 聋子 我把他请来 ,是请你教他下棋的。
- 何云清 (向司炎)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下棋了吗?
〔四位棋友各人端着自带的茶杯聚拢过来。〕
- 司炎 难言之隐。
- 何云清 那天胡铁头叫我棋——人……
- 胡铁头 我们都是 ,你别在意。
- 何云清 在一个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忽然想到除了棋 ,
他什么也没有经历过 ,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 司炎 多幸福!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 何云清 是啊 ,什么也没有比老年后悔更令人难过的啦。
- 聋子 别老扯闲篇好不好?
- 何云清 听说你从没有和别人实践过?
- 司炎 是的 ,我只是看过不少棋谱。
- 何云清 可怜呐。
- 司炎 没办法 ,家母不让下。
- 何云清 你今天来 ,你母亲知道吗?
- 司炎 今天说是来看病 ,以后我还可以说是去会女朋友。
- 何云清 会女朋友……那可是应该认真去会的呀。我年轻的时候……算啦 ,还是谈谈你要做的吧。你头脑中能够想像一个棋盘吗?
- 司炎 当然。
- 何云清 为什么女人会反对男人下棋呢?
- 司炎 我只知道家母是因为受不了冷清。
- 聋子 你不谈棋 ,总谈女人做什么?
- 何云清 谁说我今天要谈棋?我今天就谈女人。
- 司炎 (向聋子)可你说今天是来学棋的。
- 何云清 (向聋子)你是这么跟他讲的吗?

聋子 (喊)什么?

何云清 我为什么要听别人摆布?我想下就下,不想下就不下!

司炎 (向聋子)要是不下棋我们就回去吧。

何云清 哼,小小年纪脾气不小。你有什么资格非要和我下棋?

司炎 交过手,你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

何云清 (微露喜色)言之有理。你母亲……

司炎 (打断)你认识家母?

何云清 不,不……我是问你母亲如果知道了你违反她的意愿,去和别人下棋,会怎么样?

司炎 我不知道。

何云清 (怒)我要你想一想。

司炎 这是私事吧?

何云清 既然是我们两个人下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下棋纯属个人的事,可哪那么简单,(激动地)那时候我那么爱下棋,可有人就是不让我下棋,现在我不想下棋了,这些人又非逼我下!

[聋子低下了头。胡铁头、鬼头刀、双飞燕、一子不舍面面相觑。]

司炎 对不起。那时候有人不让你下棋,你下了吗?

何云清 当然。下了,当然下了。

司炎 您不惜失去这个朋友?

何云清 你……你知道这件事?

司炎 我不知道您的事,凡是别人的私事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是想说尽管你遭到那么强烈的反对,可您还是下了。我现在也一样,尽管您反对我下棋,可我还是要下。

何云清 (长叹一声)我只是反对我和你下棋。并不反对你下,我有什么权力不让你下棋,我只是怕你伤害了你的母亲。

司 炎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清清静静地下棋……

何云清 你说什么？

司 炎 没什么。如果您实在不愿下的话 ,我能不能和其他先生下一盘？

胡铁头 我来。

何云清 慢。初学者要上路 ,一定要路子正 ,不能和这些野棋下 ,那会毁了你。

胡铁头 别听他的。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何云清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噢 ,你头脑中能不能想像一个棋盘……

司 炎 能 ,我能啊 ,先生……

何云清 回答我 ,围棋为什么是艺术？

司 炎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才是艺术。

何云清 (感动地)说得多好呀 ,说得多好呀！(向众人)你们永远不会理解……(向司炎)这个棋盘在你的头脑中？

司 炎 在我的灵魂里。

何云清 纵横各十九路 ,一共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

司 炎 这象征着周天之数。

何云清 棋子分成黑白两色。

司 炎 这是阴阳。

何云清 四个角像春夏秋冬一样。

司 炎 四季交替 ,生息不止。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何云清 三百六十一这说明什么？

司 炎 这“一”大概就是双方要争夺的吧？

何云清 不错。如果双方旗鼓相当 ,胜负只有这一点之差。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过于贪婪。围棋是你一手、他一手下的 ,所以平衡是最重要的 ,所有激烈的战斗都是因失去平衡而

引起的。

胡铁头 这些高论你为什么平常不讲给我们听？

何云清 你们只知胡杀 ,哪有听棋的心思。

司 炎 保持均势 ,等待对方下出过分的棋？

何云清 (微笑)一点不错。你活 ,也要让人家活 ,不让人家活
就要鱼死网破。

司 炎 我懂了。

何云清 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旦心理失去平衡 ,就会翻了
天。

司 炎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和您实战对局？

何云清 你要破我的戒？

四 人 下一盘吧。

聋 子 下吧。

何云清

司 炎 对了。谢谢您送我的棋子 ,我也有个小礼物送给您 ,赵
大夫 ,您帮我拿出来好吗？

聋 子 我都忘了。(起身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纸盒 ,放在桌上)

何云清 太客气了。

[司炎打开盒盖 ,拿出了永动仪放在桌上 ,用手动了一下 ,永动仪动了起来。

司 炎 一旦开始 ,它就永不停歇。

何云清 (注视良久)棋盘棋子！

[胡铁头、一子不舍抢出门去 ,把早已放在门外的棋
盘、棋子搬了进来放在桌上。

[棋盘是一块崭新的厚木做成。

[棋子是簇新云南子 ,装在素净的藤篓里。

[永动仪在棋盘边上走动。

〔众人聚拢过来。

〔何云清打开了棋篓。

〔漫天大雪。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幕启。

〔残冬。与上一幕相隔数月。

〔何云清家。

〔何云清独对孤灯，在棋盘上敲着棋子，不时望望屋门。

〔永动仪在不停地走动，何云清有时凝视它。

何云清（叹息）等谁，谁不来。（站起，踱步）我这是怎么啦？没下过棋，还是没遇见过高手？什么样的高手我没见过？什么样的棋我没下过？一个黄口小儿竟然让我拿不起，放不下，度日如年。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不跟他下，对，说出大天来也不跟他下了。我还给准备了酒，真是多余。你不来，我自己喝。

〔云清开了门，月色皎洁。他从窗外拿进一碟晾着的油炸花生米，进了屋，关好门，在窗台的盐罐里捏了一小撮盐，细细地撒在上面，然后抓了一颗花生米，故作滋味地嚼起来，随后把花生米放在棋盘边上。

〔云清转身去拿酒和酒杯，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突然呈现出一种老态。他颤巍巍地从床下摸出一瓶五粮

液,拧开盖,嗅了嗅,发出一声醉人的“呵”声。

何云清 这么好的酒,你不喝可惜了。我给你个杯子,装装样子?

〔何云清走到窗台前,拿了两个小青花瓷酒盅。回到桌子前,自己面前放了一个,对面放了一个。给对方斟了一杯,给自己斟了一杯,放下酒瓶,拿起自己的杯与对方的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又斟满。〕

何云清 (吟诵)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何云清 (干杯)我这是怎么啦?(微醉)耐不住寂寞啦?(又斟一杯饮尽)我还背唐诗,我居然还记得李白。(大醉)当然记得,什么都记得,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谁都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你也没有什么……下棋没什么……不下,不下也没什么……活着,活着没什么……不活着,不活着也没什么……我承认你有下棋的天赋……你有!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比你强多啦!现在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你别骄傲!(抓起对方的酒杯饮尽)灰心啦?别别别,要经得住挖苦,很多人棋下得比你好,可他们不能说懂,有人一辈子不懂,可你一天就懂了……我可不是奉承你,我生怕你下不了,我恨不得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我、我就差跪地下求你了！（摔碎对方的空杯）

〔停顿。〕

〔叩门声。〕

何云清 我说你会来嘛。（开门）

〔月光如洗 寒星闪烁。〕

〔门外没有人。〕

何云清 进来吧。别藏了。不进来，好，我关门睡觉。（关门，人藏门背后。突然又开门）哈，跑不了！

〔由一束光扮演的形象——游魂立在门外。〕

何云清 吓我一跳。你是谁？除了司炎，谁来了我也不下。

〔游魂的声音：是司慧让我来的。〕

〔游魂是一束幻觉中的光影。他的表演要和何云清交流。以下只有光和声音。〕

〔游魂像一阵风进了屋。〕

〔何云清脚步踉跄地跟着他。〕

游魂 人们习惯上叫我丧荡游魂。

何云清 喝一杯，赶紧走吧，我还要有朋友来下棋。

游魂 我也许不应该把她从你身边带走。

何云清 你是游魂，不是人？那你哈一口气，如果有哈气你就是人不是魂。

游魂 我也不愿做游魂，可我更不愿意做人。（哈气）你看，什么也没有，你相信了吧？

何云清 来索命吗？等我下完这盘棋跟你走。

游魂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何云清 这个孩子真不守信用！

游魂 司慧。三十年前，我带走了她。

何云清 那时候我只知道下棋。

游 魂 你很幸福 ,没有比只知道下棋的人更幸福的了。

何云清 不 !不能这么说。

游 魂 后悔啦 ?

何云清 她还是一个人。她需要有人说话.....

游 魂 有一天 ,我终于无话可说了 ,我就走了 ,成了游魂。

何云清 她多么不幸 !

游 魂 不 ,她曾经拥有过 ,这就够了 ,以后的日子她会用回忆去填补。

何云清 你不应该离开她。

游 魂 我没有话可以陪她说了 ,我留下个儿子 ,让他替我去说吧。

何云清 你毁了她。

游 魂 我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还不能原谅我吗 ?

何云清 作为鬼魂来说 ,你太脆弱了。喝一杯吧 ,坚强些 !

游 魂 (哭泣)请你教我下围棋吧 !

何云清 围棋是一场生死游戏 ,你已经尝过真正的生死了 ,还学它做什么。

游 魂 我要反复品尝生死的味道 ,只有它可以让人无比激动。反复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断地周而复始 ,只是在棋盘上 ,而与人世无涉。

何云清 坐吧。(两人对弈)作为鬼魂来说 ,第一手走在天元更合你的身份。

游 魂 就是正中央的这颗星吗 ?

何云清 是的。这是太极 ,这是元初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游 魂 只是它孤伶伶地漂浮在中央 ,很难让人觉得它实实在

在的。

何云清 所以说高者在腹。它不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无形的,也就具备了各种可能,它是无边的。你是鬼魂,你是无形的,只有你能抓住它。只有超越了生死的人才能抓住它。

游 魂 我的儿子有没有下棋的才能?

何云清 他有的是天赋。他对棋的感觉就像鱼对水的感觉一样。虽然它是一条出生不久的鱼,游得还不十分好,但却是无比的和谐。他最终会驾驭大海的。

游 魂 假如让你放弃他,你愿意吗?

何云清 不,不能。他是为围棋而生的。

游 魂 他是为他母亲而出生的,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他母亲的愿望。

何云清 司慧可曾考虑过别人的意愿?

游 魂 把围棋留给真正寂寞的鬼魂吧,人活着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去享受活着。

何云清 它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

游 魂 它会夺走你的魂魄,让你与死无异。司慧是个永远需要生机的人,听我的话吧……(飘然而下)

〔何云清醉了,伏在桌上昏睡。〕

〔叩门声。〕

〔何云清摇摇晃晃地去开门。〕

〔是媛媛。〕

媛 媛 请问您是何老先生吗?

何云清 我这里不接待女鬼。

媛 媛 好大的酒气,您喝醉了吧?

何云清 你是谁?狐仙小翠?

媛媛 我叫黄媛媛,是司炎的女朋友,能让我进去吗?我穿得少,外面太冷。

〔何云清闪开身,媛媛进。〕

何云清 (打量着媛媛光着的腿)怎么?阴间也不发你条裤子?

媛媛 伯父……

何云清 (打断)没有伯母,伯父从何谈起。

媛媛 老伯,我是替司炎来报信的。

何云清 他为什么不来?他不知道我们有约吗?

媛媛 他妈妈和他大吵大闹,寻死觅活的,她知道了司炎下棋的事。

何云清 司慧?(注视媛媛)真像啊。

媛媛 您认识?

何云清 啊……认识。对不起,你稍坐片刻,我就回来。

媛媛 哎,您去哪儿?这房子里就我一人,我怕。

何云清 (摇晃)我喝多了一点,去一下,马上回来。

媛媛 我扶您吧。

〔媛媛搀扶着何云清出了屋门,何云清的呕吐声。〕

〔媛媛搀扶着何云清上。〕

媛媛 (倒了一杯水)您漱漱口吧。

〔何云清漱口。〕

何云清 头晕得厉害。你真像司慧。

媛媛 您躺下吧。我可不愿像她。

〔媛媛扶何云清躺下,为他盖好被子。〕

媛媛 您……您是不是司炎的生父?

何云清 (神秘地)过来,过来我告诉你。

〔媛媛凑过来。〕

何云清 (拉住媛媛的手)不是。

媛 媛 (坐在床沿上)那谁是？

何云清 刚走。一个游魂。

媛 媛 这屋里好冷,我要走了。再见。(站起身,拉开屋门,一阵寒颤)外面更冷,月亮也没了,好黑。

何云清 那就回来吧。

[媛媛关上门,坐在桌旁。

媛 媛 这酒我可以喝点儿吗？(自斟自饮)

何云清 喝吧,喝吧,本来是给司炎留的。

媛 媛 司炎的母亲说要来找你。

何云清 找我干什么？

媛 媛 找你要儿子。她先发现司炎把屋子里所有的书都扔了,再也顾不得和她说一句话,每天都独自闭目打坐。后来她听见每到半夜司炎的风子里总有唏里哗啦的声音。有一天,她闯了进去,看见司炎一个人在摆弄棋子。

何云清 她就闹了个翻天覆地？

媛 媛 比这个还可怕。她从此一句话不说,光是流泪,整整三天三夜,泪水不停地流,眼睛都快哭瞎了。

何云清 天哪！司炎怎么办呢？

媛 媛 他依旧是摆弄他的棋。

何云清 那……司慧怎么知道他是跟我下棋呢？

媛 媛 她说他落子的姿态都像你。她说你做什么动作都不好看,只有拈来一枚棋子,(用食指和中指从棋篓里夹出一枚白子,啪地打在了棋盘上)悠悠地落在棋盘上时,那才好看。

何云清 可是她终于不看了,烦了。

媛 媛 是的,她说她痛恨你用这么漂亮的,修长、白皙的手指去夹棋子。在这一瞬间……

何云清 说呀。

媛媛 我不敢说。

何云清 没关系 ,说吧 ,恕——你——无罪。

媛媛 她说……这可是她的原话……她说在这落子的一刹那 ,你他妈好像自己是什么神仙似的。

何云清 这关她什么事 ?

媛媛 她说她一定要让你明白 ,你是人 ,不是神仙。

何云清 哦……给我倒杯酒。

媛媛 您别喝了吧 ,刚刚吐过 ,再喝会喝坏的。

何云清 倒上。

媛媛 只有一个杯子。(倒酒 ,起身递酒给何云清)

何云清 (饮尽)她肯定会问聋子的。

媛媛 是 ,她一问 ,聋子就全说了。

何云清 这些个叛徒。

媛媛 聋子说 ,要在她身边埋一颗围棋炸弹。

何云清 (笑)这是他 ,不是我。

媛媛 把她气坏了 ,你当心吧 ,她会来找你算账的。

何云清 司炎对你怎么样 ?

媛媛 他好像没有我似的。其实 ,我尽帮他打掩护。

何云清 火气未退的人是下不了棋的。所有高手 ,对棋以外的事物都能做到古井无波。这种生活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媛媛 这酒好香。(嘴对瓶口饮酒)

何云清 痛快 !

媛媛 我脸红了吧 ?(用手搓脸 ,有些醉意)

何云清 女子最动人的时候就是喝酒和下棋。似醉非醉 ,桃花上脸 ,蛾眉微锁 ,举棋不定。

媛媛 (又饮一大口)男人最讨厌的时候也是做这两种事。

烂醉如泥 ,舌头发软 ,横眉立目 ,悔棋斗殴。

何云清 (哈哈大笑)说得好 !说得好 !

媛媛 (站起 ,摇晃)我……我醉了……不 ,我没醉。

[何云清忙起身 ,脚步不稳地扶住媛媛。

媛媛 你觉得我很轻浮吗 ?

何云清 不。

媛媛 说慌 ,一个导游怎么会不轻浮 ?你准会这么想。(饮酒)

何云清 别喝了吧。我不知道什么导游不导游的。

媛媛 你没到风景区去过 ?黄山、庐山 ,一个姑娘打个旗子 ,后面跟着一队游客。

何云清 我已经几十年没出过这个屋子了。

媛媛 我不信 ,达摩老祖才面壁十年。

何云清 真的。三十年了 ,从我的女人离开我以后 ,我一直没离开过这块棋盘。

媛媛 好可怜。

何云清 所有下棋的人都羡慕我这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今天我头一次听说我可怜。

媛媛 难道你自己没觉得吗 ?

何云清 提这些个干什么 ?

媛媛 没有和女人下过棋吗 ?

何云清 没有哪个女人愿下棋。

媛媛 我和你下一盘五子棋吧 ?

何云清 那哪能算是棋 !

媛媛 干吗那么偏见 !我就要和你下 !

何云清 好好好。(收拾棋子)这是我刚刚和一个鬼魂下的。

媛媛 我不听 ,你吓唬我。

〔何云清、媛媛二人对坐，下棋。〕

媛媛 导游大多数都是干净姑娘你信吗？

何云清 我信。

媛媛 我……（抽泣起来）我不是。（痛哭失声）

何云清 喝酒！

〔何云清、媛媛二人对视，光渐收。〕

〔永动仪走动着。〕

〔暗转。〕

第 二 场

〔敲门声。〕

〔光骤亮，日上三竿。〕

〔时间：翌日早上。〕

〔何云清家。〕

〔何云清与媛媛连忙起床，衣冠不整。〕

何云清 我去看看。（走到门后）谁呀？

〔何云清把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用力一推就进了屋，是司慧。〕

〔司慧打量了一下屋子，马上发现了媛媛，媛媛扭过脸去不看她。司慧愤怒而又尴尬。〕

司 慧 我真没想到……媛媛，我不是故意的，但你也总要解释解释吧。

媛 媛 不必了吧。我会向司炎说的。我和他没什么可能了。
再见。（下）

司 慧 （向何云清）老了老了还浪漫一下子。

何云清 不听声音，我快认不出你了。

司 慧 （哽咽）我这么多年没来，头一次就碰上这么扫兴的

事。

何云清 有什么办法 ,我也是人嘛。

司 慧 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你知道吗 ?

何云清 知道。

司 慧 你一边教他下棋 ,一边抢夺他的女朋友.....

何云清 (恼怒地)这是两回事 !

司 慧 你在欺骗他 ! 你在利用他 !

何云清 (激动地)老天作证 ,他的才华多么让我惊喜 ,为了教他下棋我寝食不安。

司 慧 他不是你儿子。

何云清 这又有什么关系。

司 慧 他是我的儿子 ,他应该听我的。

何云清 他不是孩子了 ,他有权选择。他喜欢围棋 ,没有围棋他活不了.....

司 慧 (抽泣)没有他 ,我也活不了。

何云清你要他怎么样 ?

司 慧 我只要他心里有我 ,别把心放在棋上。

何云清 坐下说吧。

[司慧坐在了桌子旁 ,何云清也坐在了桌旁。

何云清 (端详棋盘)奇怪 ,昨天我除了和媛媛连五子还和谁下了棋 ?

司 慧 (烦躁地)你看 ,又是棋 ,又是棋 ,我三十年没来 ,来了你还是棋。

何云清 等一等 ,让我想想。这是一个丧荡游魂 ,一个真正的鬼魂。我让他第一手就下在天元上。

司 慧 你真是疯了 ,竟然梦见和鬼下棋。

何云清 可昨天这个鬼自称是司炎的父亲。

司 慧 (焦急地)他还活着？

何云清 他是一个游魂。

司 慧 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何云清 司慧,你清醒点。他毕竟是个鬼魂。

司 慧 我就想有个说话的伴儿,哪怕是个鬼也比和你们这些下棋的木头人在一起强。

何云清 他说他是一个话已说尽的鬼,是一个无话可说的鬼,他甚至要学围棋来排遣寂寞。

司 慧 何云清,你连鬼都勾引,你把我身边的、心上的人都夺走了,我恨你,恨你的棋。

何云清 你不了解我,这几年我已经不想下棋了。我甚至把棋盘都劈了,烧了。多年的棋友被我赶出了门,他们都是我小时候就在一起下棋的朋友,多少年,我们在一起下棋,而他们又给了我生活上多大的照顾,你知道,我除了下棋什么也不会。

司 慧 当年就是因为看你放不下他们,我才走了。

何云清 只要你幸福,走了我也不怨你。

司 慧 (垂泪)走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可你连看我一眼都不看,还是在那儿下你的棋。

何云清跟你说,你也不信,你说的这句话在下棋人中间是不会引起什么警醒的。你要换句话说,或许我会注意到的。我们下棋的人常常要说该你走了。该我走吗?我走啦。

司 慧 (不知所措地)是这么回事吗?那天,哪怕你和我说话,也许我就不走了。

何云清 走了就走了,别再想过去的事了。只要他真心待你,走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多好呀。

司 慧 (留恋地)是呀,他多会体贴人呀,不像你,那么木头。

(何云清叹息)他能一直陪你说话到黑灯,等你睡了,他才敢睡。(何云清摇头)早晨,麻雀在树上叫个不停,他开始在你的耳边小声叫你,一点不会惊了你,直到你在梦中听见他的召唤……

何云清 这些我怎么可能做到……(怒)你别说了!

司 慧 (失望地)可是他突然走了,一下子没了,没有人在你耳边絮语,没有人逗你发笑,只有婴儿的啼哭。我就和这个婴儿整天的说呀说呀,终于有一天他长大了,竟然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他居然哼哈的应付你,到现在他常常连哼一声都懒得了……(哭泣)

何云清 司慧,上了岁数,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

司 慧 我不会,我控制不了。我求求你。把他放了吧。

何云清 你是那么自私,你夺走了我过去的快乐,又来夺我现在的寄托。

司 慧 (气忿地)这也是我要说的,你才是这样的人。

何云清 我为什么非得依着你不可?你既然从这个门里走出去了,我们就情分已尽,还弄这些个鼻涕眼泪的干什么?我不想再见到你!

司 慧 ……

何云清 请你走吧!走!

司 慧 他是我的儿子……

何云清 他是围棋的儿子,几个世纪,千百万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懂得棋道的天才!他也是我生命的延续。

司 慧 (祈祷)我那可怜的在阴间的丈夫,你和我一起给这个人跪下,求他放了我们的儿子吧,你听到了吗?

[游魂的声音:他是为他的母亲而生的……]

何云清 (迷惘地)上苍在回答你……当一个下了五十年棋的

人决心不下棋的时候 ,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少痛苦 ?繁茂的大树从此枯萎了 ,生命快到了尽头。这个时候司炎来了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他是火 ,年轻的智慧之火 ,他点燃了这棵枯树 ,非要把他烧光不可……

司 慧 你不要夸大他的作用。

何云清 难道你看不出我是在用我的心和你说吗 ?我愿意熄灭这火 ,听从你的话 ,我可以不跟他下棋 ,我可以不跟他下棋。

司 慧 ……(感动地)谢谢你 ,云清。

何云清 但是谁又能阻挡得了他 ?他仍然会不停地思考 ,他仍然会去想像他心目中的棋……他是那么的年轻……热烈。

司 慧 这样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烧光的。我希望他像一个常人那样活着。现在 ,你看到了 ,连他的女朋友都离开了他 ,我不怪媛媛 ,我太理解女人了 ,帮帮我吧。

何云清 他是为你出生的……

司 慧 (眼睛里闪烁着光)你终于这样看了。

何云清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一个已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鬼魂穿过冥冥的黑暗 ,跋涉过迢迢的黄泉路 ,来请求我……

司 慧 我那可怜的人 !

何云清 (柔声地)司慧。

司 慧 (抬起泪眼)云清。我对不起你。

何云清 别说了 ,我已经下决心。我要用一盘棋来摧垮他。

司 慧 怎么 ,你还是要找借口和他下棋 ?

何云清 这可不是什么借口 ,这是一盘绝命的棋 ,下完这一盘之后 ,你会看到的 ,无论是他 ,还是我都永远永远不会再下棋了。这是最后一盘棋呀 !

司 慧 说得那么庄严 ,好像是什么祭天的仪式。

何云清 是祭天 ,就是祭天 ,那被宰杀的生命用来作为牺牲的 ,

就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把它重新奉还给上天……永不触摸 !

司 慧 我一辈子不看下棋 ,这盘棋我一定要在场。

何云清 那将是异常悲壮的 ,不看也罢。

司 慧 我要为你们祈祷 ,从头到尾。

何云清 (正色 ,高傲地)去吧 ,告诉你的宝贝儿子 ,他根本就不配下棋 ,他应该躲在你的怀里吃奶。不信的话 ,我只用一盘棋就可以让他记不起太阳是从什么地方升起的。

司 慧 (缓缓地站起)云清……(捂住脸 ,哭泣)

〔何云清端坐不动。

〔幕落。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幕启。

〔初春的早上。

〔时间 :与前场相隔数日。

〔何云清的家。

〔胡铁头、鬼头刀、双飞燕、一子不舍肃然而立。聋子正在帮何云清更衣。

何云清 我穿这件白纺绸的长衫怎么样 ?

胡铁头 好看 ,就是冷了点吧 ?

何云清 火生了吗 ?

鬼头刀 炉火正旺。

何云清 不会冷的 ,说不定要出汗的。我喜欢白色 ,何况今天我要执白。

胡铁头 你何必这么认真。

何云清 你不是说连你都不是他对手了吗？

一子不舍 他和您怎么比。

何云清 我今天要让他俩子。

鬼头刀 恐怕不好让吧 ,按他的棋力 ,顶多一先。

何云清 没二话可说 ,必须让俩。

双飞燕 那你会很吃力的 ,说不定……

何云清 我今天要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杀棋 ,我一辈子讨厌杀招 ,今天要开开杀戒。

胡铁头 今天有好戏看了。

聋 子 这是我这一辈子亲自组织过的最棒的棋战了。

何云清 也是最后之战了。棋子洗过了吗？

聋 子 三百六十枚棋子 ,全部用西山的泉水洗过。

何云清 不能有一枚残子。

聋 子 全部挑拣过 ,万无一失。

何云清 黑子要墨玉透明。

聋 子 阳光一照就像翡翠一样剔透。下在盘上像乌金一样华贵。

何云清 白子要洁白无瑕。

聋 子 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高贵得让人不敢触摸。落在盘上 ,像羊脂一样雪白滑润。

何云清 (抚摸棋盘)棋盘可要一尘不染！

聋 子 请最好的漆匠重新划线 ,油漆一新。这是不反光的上等漆 ,灯光照在上面不会刺伤你的眼睛 ,手上的汗气沾在上面瞬刻即会消散。

何云清 谢谢。洗手。

[聋子用一干净的水钵为何云清冲手。又用一条雪白

的毛巾为其擦干。

何云清 把扇子给我。

胡铁头 什么天气你要用扇子。

聋子 预备了。(递过一把折扇)

何云清 (缓缓地打开折扇,白色扇面上用草书写着一个大大的无字)他们该来了。(唰地并拢起折扇)

[叩门声。

何云清 请!

[门开了,早晨的阳光先把司炎、司慧长长的身影投进了屋子。

[母子挽扶着庄重地走了进来。

[司慧穿一件黑色丝绒的旗袍,外罩一件白色开司米的开襟毛衣。

[司炎穿一身黑色毛哔叽学生装。

[司炎向何云清鞠躬一礼,何云清回礼。

[何云清与司炎落座。

[司慧坐在上首中间。聋子站在她身旁。

[胡铁头、鬼头刀、双飞燕、一子不舍分列两旁。

聋子 (打开棋篓看了看,把黑棋递给司炎)让俩子。

司炎 (面有难色)不是应该让先了吗?

何云清 令堂大人把话带到了吗?

司炎 当然。我认为您是要故意激怒我。其实您完全不必如此,这和您一向的为人也大相径庭。

何云清 虽说让你俩子,你也要小心应对,这盘棋你要输了,大家作证,你要答应你母亲的请求,永不下棋。

司炎 没问题。我可以下了吗?

何云清 你要起个誓。

司 炎 有这个必要吗？我不会食言的。

司 慧 云清 ,要不就免了吧？

何云清 妇人之仁！一定要起。

司 炎 我……说什么？

何云清 我若输给何云清 ,永不下棋 ,尽心奉养母亲。说吧。

司 炎 我若输给何云清 ,永不——下棋 ,尽心(悲忿地)奉养母亲。

〔何云清点点头。〕

何云清 开始吧。

司 炎 是让俩子？

聋 子 是的。

〔司炎庄重地从棋篓里拿出一枚黑子放在自己的右上方 ,又拿出一枚放在左下方。〕

〔何云清注视片刻 ,夹起一枚白子以无比飘逸的动作 ,把子打在天元上。〕

胡铁头 啊？走天元？疯了。

〔司炎抬头望了何云清一眼 ,他对何云清这样一反常态的狂放感到奇怪。〕

〔司炎沉着地夹起一枚黑子 ,下在自己的右下角星位。〕

〔何云清下在自己右下角的小目上。〕

〔司炎低挂白的小目 ,白二间高夹。司炎走大斜定式。〕

胡铁头 大斜千变！神鬼皆愁。这里的复杂奥妙让多少高手却步！我就爱看这么下棋。这是长坂坡大战的趋势。

〔双方落子如飞。子声叮咚 ,错落有致。〕

司 慧 (向聋子)您带着药呢吗？

聋 子 啊？带着呐。

〔聋子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药盒 ,倒了一粒在司慧手上 ,

司慧吞下。

〔聋子自己又服了一粒。〕

聋子 我也得吃一片儿 ,太紧张了。你们几位。(让药)

〔众人没有分心 ,没有人看聋子 ,依旧全神贯注于棋盘上。〕

胡铁头 白棋似乎差一个次序 ,黑棋厚呀。

鬼头刀 不 ,这是故意卖个破绽。

聋子 二位 ,观棋不语。

胡铁头 对 ,对。

鬼头刀

一子不舍 不好 ,白棋这几个子危险。

鬼头刀 这叫弃子 ,白棋肯定不会恋子 ,只要轻巧地转身 ,白棋就会定鼎中原。

一子不舍 不能给呀 ,这是棋筋 !

胡铁头 像你这么财迷永远是占小便宜 ,吃大亏。

一子不舍 你看你看 ,白棋还是在突围吧 ,这几个子太重要了。

〔司慧紧张地注视着棋盘 ,时不时困惑地看看对局双方的眼神 ,时不时看看观战者的表情 ,猜测着战斗对哪一方有利。〕

胡铁头 黑棋这手厉害 ,白棋已成瓮中之鳖。

鬼头刀 哪里 ,白棋气吞山河 ,这是空前绝后的弃子大转换 ,白棋弃子之前故意多送几子给黑棋 ,它是生怕黑棋不理呀。这个黑棋不能不吃 ,吃了吐不出 ,黑棋要撑破了胃呀 !

司慧 (向聋子)谁要赢 ?

聋子 早着呢。别说话。

司慧 现在谁好一点 ,快告诉我。

胡铁头 这一转换 ,局面太复杂了 ,看不清。

双飞燕 刽子手都搞不清往哪里下刀了 ,那肯定是不好说。

鬼头刀 天元这一子大放光彩 ,妙 !

〔司炎陷入思考。面部表情有些神经质。〕

〔何云清看了司炎一眼 ,慢悠悠地打开了折扇 ,轻轻地扇了扇 ,闭目养神。〕

〔司炎懊悔、痛苦的面容 ,他下意识地咬着指甲。〕

司 慧 (心软了)司炎 ,我们不下了吧 ?

〔司炎凶恶地瞪了司慧一眼。〕

司 慧 你别这样凶狠 ,你别这么看我。我怎么能想到一个游戏会这么残酷。

司 炎 这下你满意了 ?输了棋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将永远丧失对局的机会 !

何云清 (脸上掠过一丝怜悯)你看好了 ,要仔细看呀。现在仍然是均势。

司 炎 用不着你的怜悯 ,你还是看好你自己的子吧。(向聋子)我要杯水。

聋 子 你们谁 ,去倒杯茶。

胡铁头 (向鬼头刀)快 ,你去。

鬼头刀 一子不舍 ,你去。

一子不舍 双飞燕 ,你离得近 ,你去吧。

双飞燕 我怕刚一走 ,双方又开战了。

聋 子 哎呀 !水来了再走 ,我看着呢。

〔双飞燕恋恋不舍地看着棋盘 ,脚在一寸一寸地挪动。〕

司 慧 (站起)还是我来吧。

〔司慧倒了茶来 ,手在颤抖。她把茶放在司炎跟前。司炎端起茶杯就是一大口。〕

司 慧 慢点儿 ,烫。

〔司炎继续思考。〕

〔一阵雁叫声从旷远的天上传来。〕

何云清 是大雁在叫吧？

一子不舍 好像是隔壁烤鸭店在宰鸭子。

何云清 (停顿)是雁叫。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胡铁头 下棋老走心还成。

〔媛媛砰的一声把门撞开。〕

〔她上身穿薄薄的羊绒套头衫,下身穿着短裙,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

媛 媛 快来看呀,天上过雁哪！

聋 子 安静。

媛 媛 你们这些死人！晚了可就看不见啦！

何云清 在哪儿,在哪儿？(站起,急步走向媛媛)

〔媛媛扶着何云清抢出门外,两人久久地凝视着天空。〕

〔屋里的人仍在紧盯着棋盘。〕

何云清 多少年啦,光低头下棋,没抬头看天呀！

媛 媛 雁真多呀！

〔响成一片的雁叫声。〕

何云清 这是去北方生儿育女的。

媛 媛 何先生,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我要去热带了,马上就走。

那盘棋我就不看了。

何云清 那个一年四季都能穿裙子的地方？

媛 媛 你会来看我吗？

何云清 我的棋——不知能不能下完……

媛 媛 明年春天我一定回来看你。

何云清 明年？明年！

媛 媛 再见啦！(倒退,挥手,下)

何云清 飞得远远呀。

〔胡铁头急步出屋,拉回何云清。〕

胡铁头 走吧,该你啦!

何云清 (缓缓落座)对不起。媛媛是来告别的,她到最热的地方去了。

司炎 (冷冷地)知道。

何云清 她告诉你了?

司炎 除了下棋,我不再关心别的。

〔何云清低头看棋,不再言语。他发现了自己的一处破绽,难以察觉地皱了皱眉。打开了扇子,轻摇几下,又停住了。下意识地把扇子慢慢地一股股撕开。〕

〔只有司慧注意到了何云清的动作。〕

〔司炎的表情舒展了,从容地落下一子,颇有大将风度。〕

一子不舍 白棋!(昏倒)

胡铁头 (指挥若定地)抬下去。

聋子 (跑过来)别动。(翻一子不舍的眼皮,号脉)紧张过度。铁头,帮我把他抬到床上,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与胡铁头把一子不舍抬上床)

聋子 各位,谁神经受不了,心里有点准备。

双飞燕 不行,我到外面换换空气。(推门到了屋外,隔着窗子可以看见他的背影。做深呼吸)

聋子 (向司慧)要不,你……

〔司慧摇摇头。〕

〔双飞燕扒窗往里看。一副既恐惧又好奇的表情。〕

司慧 血!云清,你流鼻血了。

〔鲜血滴在云清的衣襟上。〕

〔云清用手摸了一下鼻子 ,看了看手上的血。〕

何云清 (镇静地) 上火了。毛巾 ,凉的。

〔聋子拿一条毛巾 ,交给屋外的双飞燕 ,双飞燕跑向院内的自来水龙头。传来哗哗的放自来水冲毛巾的声音。〕

司 慧 云清 ,还下吗 ?

何云清 杀人的剑已然出鞘 ,它在铮铮作响 ,已经无法收回了。

〔司炎一副胜利在握的表情。〕

〔双飞燕跑入递上毛巾 ,扫了一眼棋盘 ,恐惧地扭头又跑出了屋门。〕

〔聋子小心地为何云清揩血。〕

司 慧 我来吧。(接替聋子 ,擦血)

〔司慧把沾了血的毛巾向双飞燕晃了晃 ,双飞燕又跑入接过毛巾跑出。再次传来自来水的流淌声。〕

司 炎 该您走了。

何云清 知道。

〔双飞燕复上 ,送来新洗过的毛巾。〕

〔司慧把毛巾镇在何云清的额上。〕

〔双飞燕喘息着 ,远远地望着棋盘。〕

双飞燕 (小声地向聋子) 该谁了 ?

〔鸦雀无声。〕

〔司炎的茶杯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司 炎 对不起。

何云清 (夹起一子 ,在空中划了个圈 ,停住了) 司慧 ,现在就此罢手还来得及。

司 慧 (默默祈祷) 下吧。

何云清 (自语) 这可是致人死命的一招 ! 这一子下去 ,鬼都会

在棋盘上哭泣！（凝视司炎）

司 慧 天大的罪过 ,我来承担。

〔司炎不解地望望司慧又望望何云清。

何云清 （自语）我怎么忍心去屠杀这个青年？他犯了什么罪？他有思考的权利 ,他有喜爱智慧的权利 ,他需要扶植 ,他需要帮助 ,他哪里禁得起我手中这么沉重的屠刀？！

司 炎 该您了。

何云清 （自语）原谅我吧 ,但愿你能输得起。

〔何云清“啪”的一声清脆地落子。

〔司炎目光粘在棋盘上 ,突然他捂住双眼。

〔胡铁头、鬼头刀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司 炎 （惨叫）不！

〔胡铁头、鬼头刀充满恐惧。

〔司慧痛苦万分。

司 炎 不！这不公平！我还要下！

何云清 在这世界上不会了。

司 炎 （猛地掀翻棋盘）我到阴间也要和你再下！

〔司慧抱住司炎 ,司炎甩开她 ,跑下。

〔司炎的声音 :不 ,不——

〔静场。

〔幕急落。

第 二 场

〔幕启。

〔深夜。

〔时间紧接前场。

〔何云清的家。

〔何云清坐在桌旁 ,呆呆地注视着永动仪。

〔精巧的永动仪闪着光 ,无声无息地走动。

何云清 司慧——你要我们放弃的是什么？是什么？

〔门被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司炎像一阵风飘然而入 ,立在了何云清的背后 ,喘息着。

〔何云清感到了背后的气息 ,慢慢地转回身 ,惊呆了。

何云清 是的 ,你是要来的。我应该想到。

司 炎 死活问题。

何云清 当然。

司 炎 真的死了吗？

何云清 ……你说什么？

司 炎 我的棋。除了我的棋还有什么？

何云清 棋？我没想过 ,已经下完了。

司 炎 不 ,我又想过了 ,我没死。

何云清 你的棋。

司 炎 是的 ,我的棋。

何云清 不会吧？

司 炎 我们复一下盘好吗？

何云清 我们已立过誓 ,永不再下了。

司 炎 这不是下 ,只是复盘。

何云清 我恐怕拿子的力量都没有了。

司 炎 这不公平 ,死活问题不能不认真。那盘棋的结果我不想更改 ,我只想和你研究一下我们下过的。这盘棋使我永远丧失了下棋的权利……

何云清 你还记得吗？

司 炎 一清二楚。

何云清 好吧 ,你摆摆看。

〔司炎复现刚才的棋。〕

司 炎 最后你走了这一着 ,对吗 ?

何云清 不错。

司 炎 (落下一子)我走这里 ,你怎么办 ?

何云清 ……奇怪……妙手 !

司 炎 我还死得了吗 ?

何云清 不 ,你是活的 ,你是活的 ,你是活棋 ,刚才……天呀 !我
怎么可以冤枉你 !

司 炎 不 ,我死了。

何云清 没有 ,你活着 ,你还可以再下棋。我和你母亲都输给你
了。

司 炎 不重要了 ,只要你承认就可以了。我真的已经死了。
是我死了 ,不是我的棋。

何云清 不不 ,你瞎说 ,你瞎说。你那么年轻。

司 炎 我终于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 ,我可以下我的棋了。

何云清 (痛苦地)不 ,你母亲怎么受得了 !为了她 ,你也……

司 炎 我要我的生活 ,这不过分吧 ?

何云清 孩子 !

司 炎 我什么都不能做 ,她不让我思考 ,死 ,她肯定也不让的 ,
但是我终于死了。

何云清 可怜的孩子。

司 炎 我走了 ,别替我担心 ,那里并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坏。再
见吧。

〔司炎风一样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何云清痛苦地低下头。〕

〔门砰的一声。披头散发的司慧闯了进来。〕

司 慧 (凄惨地嚎叫)云清——

〔何云清缓缓地站起身，迎向司慧。

何云清（沉重地）他来过了。

司 慧（激动地）他没事吧？他还活着？

何云清 来的是他的魂魄。

司 慧（悲痛地）我的儿子！

〔何云清抱住了司慧，她瘫软在云清的怀中。

〔无边的夜色。

〔永动仪在渐暗的光中依然走动。

〔幕徐落。

〔剧终。

1994 年

（选自《坏话一条街——过士行剧作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版）